

# 蘭州歌稿



---

兰州部队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革命回忆录编辑室

# 蘭州戰役

甘肅人民出版社



我军攻占黄河铁桥。(解放军画报社供稿)



彭总在师以上干部会上讲话。

进入兰州后，彭德怀同志在批阅文件。





彭总和藏族  
同胞说话。



我突击大军  
越过六盘山。

(解放军画  
报社供稿)



固头战斗中我军缴获敌军大量战马。(解放军画报社供稿)

我左翼部队跨过洮河追歼逃敌。(解放军画报社供稿)





彭德怀司令员深入前线和战士在一起。

我炮兵进入阵地。(解放军画报社供稿)





我军占领第一道外壕后炮火延伸。(解放军画报社供稿)

我军占领阵地准备反击反扑。





我军向敌阵地发起冲击。



我军击中的黄河铁桥被炸弹命中正在硝烟弥漫。

(解放军摧毁北铁桥)



把红旗插上兰州城。

我军进入兰州城。



战斗结束我军押下大批俘虏。

(解放军画报社供稿)





兰州人民热烈欢庆解放。(解放军画报社供稿)



兰州人民向我军赠送锦旗。

(尚进同志摄影)

边区人民支前运送弹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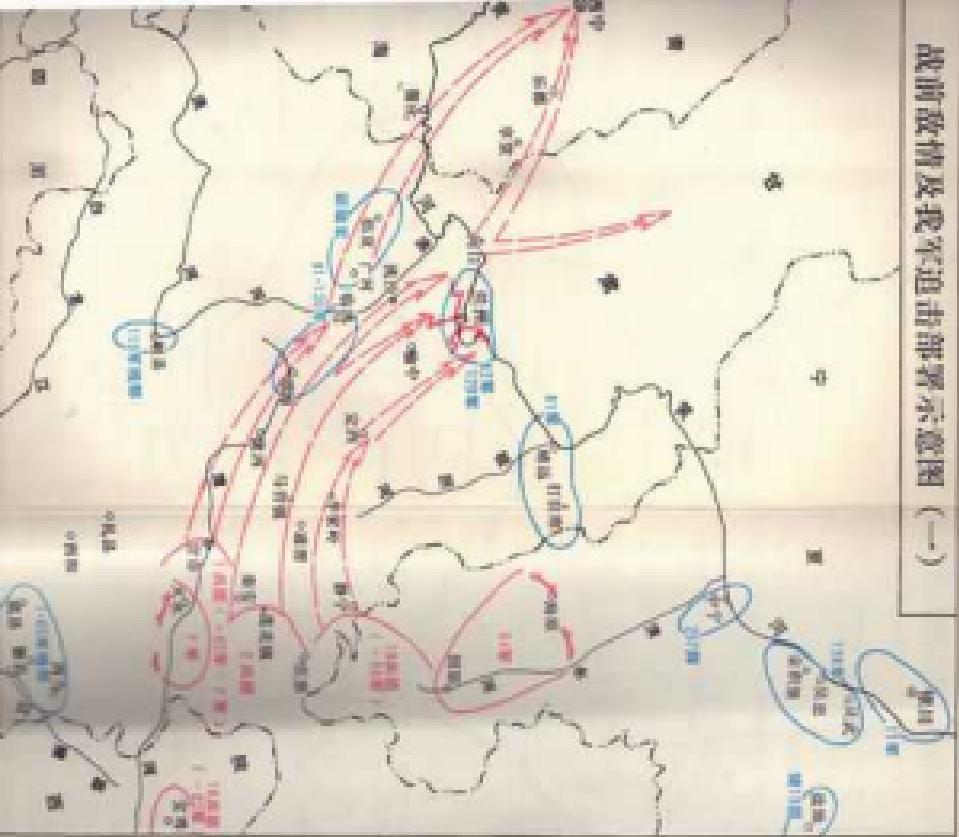


我军向群众进行宣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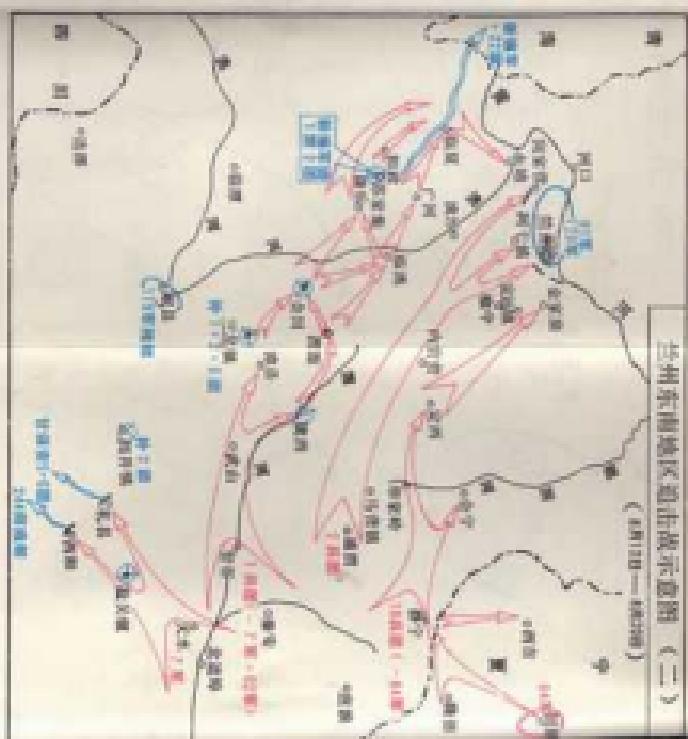


彭总和兰州维族同胞在一起。

战前敌情及我军追击部署示意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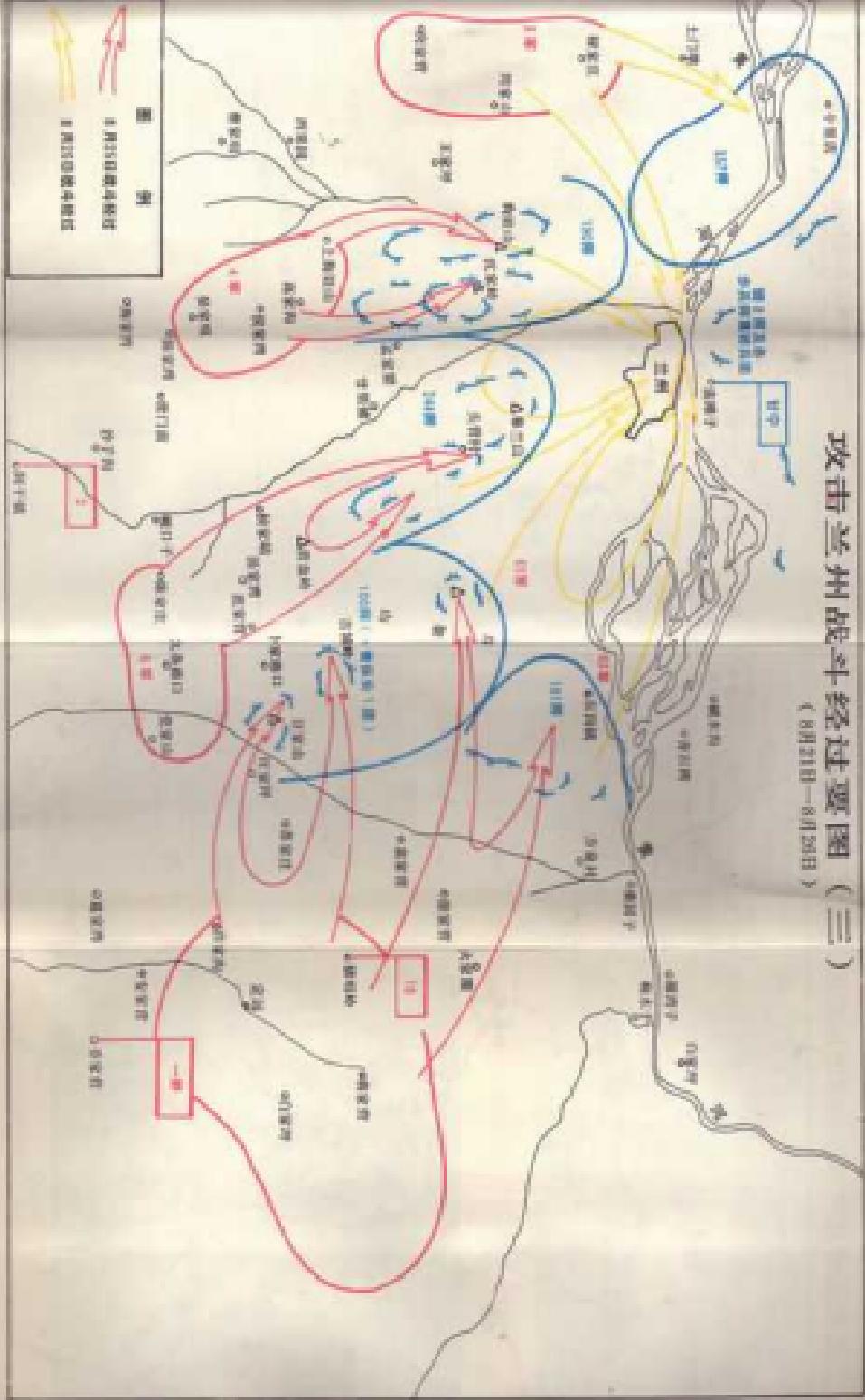


兰州东侧地区追击战示意图（二）  
(1930—1931)



# 攻击兰州战斗经过要图（三）

(8月21日—8月29日)



## 目 录

|                   |             |
|-------------------|-------------|
| 前言                | 王震(1)       |
| 毛主席和彭老总的又一杰作      |             |
| ——西北战场的决战         | 杨得志 李志民(1)  |
| 解放西北的最后决战         | 闻培安(25)     |
| 忆彭总两件事            | 王武枝(31)     |
| 决战兰州              | 罗元发(37)     |
| 千里夺要隘 淋血破金城       |             |
| ——回忆第四军在兰州战役中的攻坚战 | 张仲良(55)     |
| 一场艰苦激烈的山地攻坚战      | 杜靖华 蔡长元(67) |
| 回忆马架山战斗           | 郎三生(81)     |
| 忆马架山之战            | 杨守谦(88)     |
| 三关口痛歼顽敌 古城岭再立新功   | 张国维(99)     |
| 撒下天罗网 金城歼凶顽       |             |
| ——难忘的七天七夜         | 高锦纯(112)    |
| 当年鏖战急             | 刘懋功(123)    |
| 我师参加兰州战役的回忆       | 张开基(128)    |
| 胜利来之不易            | 梁仁英(133)    |
| 炮火袭击豆家山           | 吴志远(136)    |
| 野炮团威震敌胆           | 郭思爱(144)    |

|                         |              |
|-------------------------|--------------|
| 红旗插上豆家山                 | 王文林(149)     |
| 十里山、豆家山的攻坚战             | 张英群(154)     |
| 一次干部扩大会                 |              |
| ——曾盘岭战斗纪事               | 程锐长(160)     |
| 我师在兰州战役中                | 吴宗光、关盛志(166) |
| 砸烂“铁阵”打开兰州的南大门          |              |
| ——回忆曾盘岭攻击战              | 李学机(173)     |
| 前仆后继 英勇拼搏               |              |
| ——回忆攻克皋兰山战斗             | 刘光汉、杨怀年(181) |
| 红旗插上皋兰山                 | 陈全奎(189)     |
| 攻得勇猛 守得顽强               |              |
| ——回忆荣获“勇猛顽强”光荣称号的步兵三十一团 | 张平山(191)     |
| 夺取沈家岭主峰阵地               | 田有魁(197)     |
| 血战沈家岭                   | 冯有才(204)     |
| 激战沈家岭                   | 许彬(214)      |
| 断敌退路 巍然歼敌               | 姬仲文(221)     |
| 黑夜降奇兵 夺桥立首功             | 郝彭江(227)     |
| 智取飞机场                   | 贾秋忠(231)     |
| 烽火兰州                    | 张述志(234)     |
| 鏖战沈家岭 缅怀王学礼             | 何志瑛(245)     |
| 解放兰州的片断回忆               | 侯一光(263)     |
| 砸开西进的大门                 |              |
| ——忆固关战斗                 | 陆宏石(267)     |
| 陇东八百里追击战                | 陈宝青(273)     |

|                 |                    |
|-----------------|--------------------|
| 鲜血浇开英雄花         | 暴 星(288)           |
| 积极主动 支援友邻       | 韦国林(292)           |
| 马架山英雄赞          | 王操 王锋名 林鹏 刘尔宁(295) |
| 古城岭突破口激战五日记     | 王刚林(301)           |
| 西进途中散记          | 刘 孚(307)           |
| 抢修洮河浮桥          | 杜鸣桂(312)           |
| 踏着烈士们的血迹前进      | 刘小林(314)           |
| 十五万人千里支前        | 吕双青(319)           |
| 运 粮             | 杨士超(323)           |
| 回忆兰州战役前后的第二野战医院 | 薛 华(327)           |
| <br>党的民族政策威力无穷  | 叶 领(332)           |
| “朱总司令来了吗？”      |                    |
| ——忆藏族老人嘉罗       | 马春融(335)           |
| <br>军事响导        |                    |
| ——可敬的一位掉队红军     | 张国维(337)           |
| 行军路上            | 杨建平(整理)(341)       |
| 鱼水情深            | 高东生(347)           |
| 军民关系两例          | 程再平 江天桃(353)       |
| 优待俘虏政策结硕果       | 李长风(357)           |
| 同甘共苦 深情厚谊       | 李水源(359)           |
| 彭总处处想着战士和人民     | 刘光东(362)           |
| 硝烟散尽红日出         |                    |
| ——回忆兰州解放军入城式    | 张林川(369)           |
| 兰州人民的欢笑与哭诉      | 肖 洲(380)           |



## 前 言

王 瑞 震

兰州战役是解放大西北的最后一次战役决战。兰州战役的胜利，对彻底消灭西北国民党反动军队，肃清全国反动残余势力，对全部解放西北五省辽阔的祖国疆土，都具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

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年，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的领导下，各个战场都获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

新中国的曙光已经出现。

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下，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的国内战争，仅仅三年时间，即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所打败。

国民党统治的总崩溃，开始于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期间，三大战役消灭了敌军的精锐主力，我军从长期的劣势转为优势，这是个转折点。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宣传上陷于不可挽救的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状态，我军转入了全国大反攻。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玩弄假和谈阴谋，但又拒绝签订经双方代表团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继续穷兵黩武，荼毒人民。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

进军的命令。命令我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当日，解放军二野、三野的百万雄师在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四月二十三日，解放了国民党二十二年来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把红旗插上伪总统府，并继续朝华东、华南各地进军。在其它战场上我军也发起猛攻。

我军在华南扫荡残敌，大江以南全部解放已指日可待。国民党反动派自知华南无望，又不甘心彻底失败，遂企图盘踞西南，连接西北，把维持残局的希望寄于西北的四十万反动军队，特别是利用马步芳、马鸿逵等进行垂死挣扎，妄图东山再起。

经过近三年解放战争的西北战场同全国一样，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同志领导的第一野战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和各战场的配合下，发扬了我军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的优良传统，在敌我力量大为悬殊，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给予敌军多次沉重打击。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为着挽救其垂死统治，向我陕甘宁解放区实行所谓重点进攻。我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两万多人，而国民党军兵力达到二十三万多人，因而敌军曾先后占领过我军主动放弃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大部分地区。但是敌人不但没有达到消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西北人民解放军或者把它们赶到黄河以东的目的，而且受到我军多次沉重打击，损失约达十万人，最后不得不狼狈逃出边区，而我军胜利地转入解放大西北的进攻。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古城西安，随之第十八、十九兵团归入第一野战军建制，加快了解放西北的速度。七月十日我军发起扶眉战役，取得了两昼夜歼敌四个军的胜利。胡宗南主力被歼，残部退守秦岭，青、宁二马被彻底孤立，随即匆忙北撤。

彭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为不使胡宗南早日入川，乘胜发起了对青、宁二马的追击战。仓惶撤退的青、宁二马，处于战退难决的窘境；为各保其家，采取了节节抗击，迟滞我军前进的战术。彭总于七月二十七日命令我军分路追击“二马”，歼灭一切被抓住的敌人。我军运动神速，紧紧咬住敌军，经固关战斗、任山河战斗、三关口、六盘山战斗，歼敌青马骑兵十四旅和马鸿逵部五千余人，突破了六盘山天险，分割了青、宁二马。至此，我各路大军已深入甘肃腹地，使兰州、银川暴露于我军攻击之下，为我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兰州，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不仅在地理上为扼制青海、甘肃河西走廊、新疆及宁夏的枢纽，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在西北的军事、政治中心。在胡宗南败逃陕南、陇南、川北以后，蒋介石把指挥西北反革命力量的大权交给马步芳，八月一日又给马鸿逵伪甘肃省主席头衔。蒋介石早就与马步芳策划了利用少数民族反对我军的政治阴谋，把它作为抵抗我军的第二道防线，极力向群众恶毒灌输仇共思想，用欺骗手段煽动狭隘的民族情绪，妄想使我军进入其统治的中心腹地——兰州，以陷入泥潭。因此，马步芳忍痛舍弃在六盘山、陇山依山防守的机会，保持军力，有计划地撤往兰州方面，诱我“决战”。以其主力凭靠兰州背山带水险要地形与坚固工事，吸引、消耗我军于兰州周围，由位于临夏、洮沙的新编军和靖远的马鸿逵八十一军断我补给后路，最后与驻守黄河北岸的敌九十一军、一二〇军从左右两翼共同包抄我军，内外夹攻，再会同胡宗南集团、马鸿逵的海兵团，让青海、新疆的敌军策应，妄图一举吃掉我军。

彭、贺等其他前委首长分析了战局，认为，消灭马步芳匪军之主力，是解决西北国民党军，乃至解放大西北的关键。经陇东

一战，二马虽已成孤军，若同时进攻二马，则我军兵力分散；如果先夺宁夏会合青马造成动员甘、青和新疆的兵力部署新防线的机会，延误解放整个大西北的时间，甚至可能使敌从临洮、武都逃进川北，这将造成我进军作战之严重困难。因此，彭总决定我军的作战方针是力争同青马决战于兰州。

八月四日，彭总发布进军兰州歼灭青马的作战命令：以二兵团之三个军和十九兵团之两个军分两路包围进攻兰州：由一兵团主力（欠七军）附六十二军沿渭河北上，经天水、临洮、进占临夏，突破敌右翼进入青海东南部，向其老巢展开迂回西宁的攻势，以动摇其军心，并拦击和歼灭从兰州逃窜之敌，尔后西渡黄河，直取西宁。另以十八兵团主力（欠六十二军）及第七军在天水、宝鸡一线钳制胡宗南。以六十四军于固原一带，牵制宁马援兰兵团和靖远、景泰蒋系的两个军，使之不敢配合青马作战。这样就给青马布下了天罗地网，使其无法逃脱被歼的命运。

我军千里追击，气势磅礴，势如风卷残云，使敌人一切阻击计划全归失败。追击途中，各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团结教育群众，揭穿马匪的欺骗宣传，大军所到之处，深受群众的爱戴与欢迎。

马步芳匪军垂死挣扎，田鲁犹斗，妄图北依黄河天堑，东南西三面环山之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以其主力分布于各主要阵地，国民党反动政府更不惜挖肉补疮，连日向兰州空运军事物资，准备在兰州与我背水一战。

在攻兰战斗中，我军广大指战员万众一心，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视死如归；许多营团干部始终冲杀在第一线，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经过七天七夜的艰苦战斗，于八

月二十六日上午，全歼守敌，兰州全城宣告解放。

我军在兰州消灭了西北国民党军主力，西北全境敌军迅速土崩瓦解。为不使逃敌流窜入疆，第一兵团经青海省门源，跨越祁连山，挺进民乐，前卫团虽冻死冻伤各百余人，但赢得了时间，与向河西挺进的第二兵团会师于张掖，从而斩断了新兰公路，堵截了逃敌，并使新疆之敌陷入绝境。九月二十五日，陶峙岳将军、鲍尔汗主席通电起义。我军顺利入疆，把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兰州的迅速解放，促使马鸿宾、马惇靖率八十一军起义，马鸿逵孤立无援不战自溃，十九兵团进入银川，直捣贺兰山麓，把红旗也插到了祖国的边疆。至此，大西北辽阔的国土全部得到解放。从而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稳住西北，屏障西南的幻想。西北各族人民在欢庆解放声中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

兰州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胜利。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中共第一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正确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英明战略决策和党的各项政策，具体组织和指挥了战役，为夺取兰州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全体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作战；广大新老解放区人民群众全力以赴，支援前线，为夺取兰州战役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业绩。

中国人民将世世代代永远称颂为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立下了丰功伟绩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永远怀念在兰州战役中那些卓越指挥英勇善战致敌于死地的全体指战员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许多亲身参加兰州战役的老同志，深知胜利来之不易，为使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并发扬光大，也教育我国年轻一代懂得这一点，他们翔实地撰述了这一光辉的战斗历程，

书中英雄们那些可歌可泣的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热爱党、热爱祖国人民、热爱大西北的解放事业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事迹，将永远激励我国人民为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在实现四化的征途中，在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事业中，奋发图强，作出新的贡献！

“文革”期间，我被派到甘肃天水地区任副专员。在天水工作了四年，对天水的风土人情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天水是座美丽的城市，也是个革命老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天水人民在革命年代里，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解放后，天水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使天水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水人民在“文革”期间，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天水人民对“文革”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开始时，天水人民对“文革”抱有极大的热情，对“文革”充满信心，对“文革”给予支持。但随着“文革”的深入，天水人民对“文革”的认识逐步发生了变化，对“文革”的热情也逐步降低了。天水人民对“文革”的认识，经历了从支持到怀疑，从支持到反对，从支持到抵制的过程。天水人民对“文革”的认识，经历了从支持到怀疑，从支持到反对，从支持到抵制的过程。天水人民对“文革”的认识，经历了从支持到怀疑，从支持到反对，从支持到抵制的过程。天水人民对“文革”的认识，经历了从支持到怀疑，从支持到反对，从支持到抵制的过程。

一时间东北、华北的形势急剧变化，敌人的战略重心从华东移到了西北。而我军的主力部队，除了少数一部留在中原和华东外，大部分已调往西北，准备对西北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 毛主席和彭老总的又一杰作

### ——西北战场的决战

杨得志 李志民

一九四九年六月，我们十九兵团和十八兵团一起，近二十万大军，从太原地区出发，冒着酷暑，渡过黄河，经过一千多里的艰苦行军，与西北兄弟部队会合，揭开了与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匪军决战的帷幕。

这一重大的战略部署，是早在当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经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决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以后，因指挥太原战役的徐向前同志，在胜利地扫清外围，准备向太原城发动总攻时突然卧病，彭总奉毛主席之命，来到太原前线，临时接替徐总的指挥。在各兵团首长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彭总说：“我这次来太原前线办两件事：一是总攻太原。太原敌人城防坚固，我参加此役，主要是学习攻坚战的经验。二是来带兵的。打下太原以后，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将调西北战场参加对胡、马匪军的决战，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部解放大西北。”彭总要求我们，在攻打太原时，注意摸索和总结阵地攻坚战的经验，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大西北的决战中打几个硬仗。听了彭总的话，我们心里非常高兴。想起当年马步芳配合蒋介石袭击我北上抗日的工农红军，残害大批革命同志，真是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而胡宗南长期以来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急先锋，更是恶贯满盈。我们广大指

成员早就对他们恨之入骨，大家多么希望能和西北兄弟部队一起，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胡、马匪军啊！

在太原战役胜利结束后的一个月的整训中，部队总结了攻打太原的作战经验，深入地进行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对进军大西北作了充分动员和准备。部队按预定计划出动，因考虑到气候炎热，规定了一个日行五十里、每周行军五天的从容不迫的行军日程。不料部队刚要出发，就收到彭总来电，指出西北地区即将开始麦收，而八月又将进入雨季，如我军六月底七月初不能开始战役行动，不仅陷于雨季，对行军作战十分不利，而且陇东陇南夏麦将被敌人抢走，增加我军粮食供应的困难，要求我们每日行程不少于七十里。部队渡过黄河不久，彭总早已对西北战场的决战作出了部署，要求我兵团于六月底在指定位置集结完毕，准备迅速投入战斗。于是，这次千里大进军越走速度越快，到后期竟变成日夜兼程的强行军了。部队克服了重重困难，按时到达了指定地点。

从此，我兵团正式编入第一野战军序列，开始和西北兄弟部队并肩作战。自从蒋介石反动集团发动内战以来，西北部队在我众寡悬殊、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连战连捷，不但歼灭了敌军近二十万有生力量，而且拖住敌军几十万人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战场的作战。他们英勇善战，屡建奇功，使我兵团全体指战员深为敬佩。大家都把西北兄弟部队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同西北部队一起参加西北战场的决战，使我兵团全体指战员感到无尚光荣。

## 痛歼胡匪主力，粉碎胡马联盟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即解放太原后的第四天，毛主席把彭总从太原前线召回北京，进一步商讨如何解决西北的问题。毛主席根据迅速发展的国内革命形势，指出了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同时强调指出，要争取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首先必须经过军事上的决战，消灭胡、马主力。

这时，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敌军的精锐主力已丧失净尽，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已面临绝境。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过长江的百万雄师，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残敌，相继解放了南京、上海及江南的大片领土，并开始了向东南、中南、西南的进军。国民党反动政府成了丧家之犬，分别向台湾、广州、重庆逃窜。败局已定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对华东、华南的信心已完全丧失，而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盘据西北的胡、马匪部和退缩西南的白崇禧匪部身上，妄图保住西北和西南地区，作为最后的反革命基地，取得帝国主义支持，争取时间，重整旗鼓，待机卷土重来。

西北五省地域辽阔，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盘据西北的胡宗南匪部，是蒋介石的一支装备精良的嫡系主力部队，在我西北野战军的沉重打击下，不断损兵折将，战斗力大大削弱，其兵力仍有十七个军、四十一个师，共二十余万人。青、宁二马则拥有十个军、三十三个师（旅），共十八万人的兵力，尚未受到我军歼灭性的打击。长期以来，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了保住大西北作为残喘之

地，极力拉拢青、宁二马。国民党中央特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派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同年七月二十七日正式任命），马鸿逵继续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外，还许诺其担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千方百计地拉拢青、宁二马出兵陕西，同胡宗南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我军。取得西北军政长官大权的马步芳，一时得意忘形，野心恶性膨胀，竟以“西北支柱”自命，又企图以进军陕西保其老巢，遂伙同马鸿逵组织三个兵团，由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率领，分三路大举东进，与胡宗南匪部相配合，企图一举攻占咸阳，进而夺取西安。严阵以待的我第一野战军，在适当诱敌深入后，予以迎头痛击，挫败了敌人的锐气，保障了我华北入陕兵团的安全集结。

华北两个兵团来到西北以后，第一野战军的兵力增加到十二个军、三十五个师，共三十四万人，与胡、马匪帮的二十七个军、七十四个师，共三十八万人相比，数量大体相等。然而，我军可以集中使用，而敌军则分散在西北各地，集中于我军对面的敌军主力，只有胡宗南七万余人，青、宁二马八万余人，合计十五万余人，因此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鉴于我军在西北战场只占相对优势，要想把胡、马主力一举消灭于一役是困难的，而必须把它们分割开来，区别先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青、宁二马和胡宗南之间，长期以来就有很深的矛盾，如今虽因面临灭亡的共同命运而不得不联合起来，但又互存戒心，貌合神离，在联合作战中都暗图保存自己，牺牲对方，互相利用。他们一面联合作战，一面各怀鬼胎，各打各的主意，这就为我军利用敌人的矛盾，各个歼灭敌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敌人进攻咸阳、西安失败以后，胡宗南主力集结于渭河南北

地区，青、宁二马主力集结在乾县、礼泉地区。这时候，我军应当首先向何处开刀，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还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这是决战开始的首要问题，也是整个决战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必须根据敌我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果断的处置。为此，彭总曾多次向毛主席报告前线情况，提出作战方案，毛主席也多次给予指示。根据当时西北战场的整个情况来看，毛主席和彭总都认为，胡宗南匪部虽然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部队，但连续遭我沉重打击，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而青、宁二马尤其是青马，是当时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关键是歼灭青、宁二马主力，只要歼灭了青、宁二马主力，就可以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钳胡打马、先马后胡的有利条件是，青、宁二马主力远离自己的老巢，人地生疏，供应线长，而我军则背靠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关中平原，距离老解放区也很近，在人力物力的支援上都较方便，把青、宁二马主力歼灭于陕西，在战场条件上远比让其逃回老巢再打为有利；其不利条件是，打马比打胡费力，必须从精神上、物质上和作战方法上做好充分准备，而华北兵团经过千里进军，已相当疲劳，需要一定时间恢复体力，尤其是十九兵团刚刚到达，准备时间过于仓促。当毛主席和彭总正在考虑如何向敌人开刀时，敌人得悉我华北兵团入陕，青、宁二马主力从乾、礼地区迅速退到麟游山区，企图以此为机动位置，有利时可援胡进出于关中，不利时则退守平凉，并将兵力分散配置于宽大正面，以防我突然进攻和免遭聚歼。胡宗南主力猬集于扶眉地区渭河南岸，以五个军之众集团配备，目的是既便于机动，又利于坚守。胡、马的兵力部署，都是既可联合作战，又能保存实力的两全之计。但是，青、宁二马兵力分散，正面太宽，确使我军难以包围聚歼；而胡宗南主力集中于扶眉地区，纵深力量薄

弱，秦岭少数兵力只能起钳制作用，与青、宁二马虽可南北策应，但中间空隙很大，便于我军向其侧后迂回包围，造成了聚歼该敌的良好战机。面对这一情况，彭总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打胡、先胡后马”的指示，决定以十九兵团钳制青、宁二马，以一、二、十八三个兵团歼灭胡宗南主力于扶眉地区。

七月六日，我们来到西安参加前委会议。彭总一见到我们就说：“你们长途行军，很辛苦，最好给你们一个月时间休整，而现在要马上打仗，连准备的时间也很少了。虽说充分准备是胜利的关键，但失掉战机，纵有充分准备也不能歼灭敌人，好在主攻部队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对付二马，切不可有盲目轻敌情绪。要严防敌人绕到背后袭击，这是敌人惯用的手法，只要不受袭击，就立于不败之地了。这也是毛主席要我告诉你们的。”说着，彭总递给我们一份电报，是毛主席于六月二十六日发来的。电报写道：“杨兵团应立即向西进，逼近两马算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会议结束，我们回到兵团，逐级传达讨论了毛主席和彭总的指示，结合作战任务，仔细地研究了青、宁二马的特点和惯用的战术以及我们对付的办法，并针对敌人的特点，抓紧时间进行战术技术训练，特别着重了打骑兵和拼刺刀的训练。通过普遍深入的思想动员，使全体指战员进一步克服轻敌观念，防止因为胜利而冲昏头脑。

扶眉战役开始，按照预定作战计划，我兵团首先行动，于七月十日进至马匪对面之乾县、礼泉以北高地，构筑工事，扬言进攻；卫戍西安之六十军则向南山秦岭之敌佯动，以便迷惑敌人，掩护主力运动，并钳制马匪及秦岭胡匪，保障我主力侧翼的

安全。七月十一日拂晓，主力部队开始向胡匪进攻。隐蔽集结于预定位置的二兵团，由胡匪与马匪之间的空隙，以秘密隐蔽急行军迂回敌侧后；十八兵团沿陇海铁路和咸阳至凤翔公路，由东而西直插敌纵深；一兵团从渭河南岸沿长安至益门公路及秦岭北麓向西合击敌人。胡宗南原曾估计我华北兵团入陕后至少需休整一个月才能作战，又自以为以五个军集团配备使我不敢将其一口吞掉，还梦想乘我军向马匪进攻时，全力向我侧击，取得胡、马联合作战的胜利。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猛烈攻击，使胡匪猝不及防，一天之内即被我团团包围，经两昼夜的激烈战斗，除残敌越秦岭溃逃外，我歼敌四个军，四万三千余人，解放县城八座，这是西北战场在解放战争中空前的大胜利。

扶眉战役的胜利，使西北战场敌我力量的对比起了根本的变化，我军由相对优势一变而为绝对优势，战争的主动权已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当胡匪遭我围歼之际，马匪曾集结兵力，摆出援胡的架势却未敢动手而坐视其覆没。胡宗南主力被歼，残部退守秦岭，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然无法援马。青、宁二马见胡宗南大势已去，为保存实力，免遭被歼的命运，随即匆忙北撤。胡宗南和青、宁二马之作战联盟终于被我粉碎，青、宁二马已被彻底孤立。

毛主席在扶眉战役开始以前，曾于六月二十六日指示彭总：“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在准备从广州迁往重庆，为使伪政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以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里几个月似较有利。”根据毛主席这一指示，我军在消灭胡匪主力后，暂时不去占领汉中，而乘胜发起了对青、宁二马的追击战。这时，毛主席给彭总来电说：“打胡胜利极大，甚慰。不顾天热，乘胜举行打马战役

是很好的。”

### 陇东连击千里，分割青、宁二马

扶眉战役后，胡宗南主力被歼，国民党反动集团更加寄希望于青、宁二马同我较量。此时二马匪军仍未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处于绝望之中的国民党反动集团竟又过高地估计了二马的力量，妄图依靠二马扭转西北战局，于是积极策动二马与我决战于平凉地区。他们认为，平凉扼甘、宁之咽喉，为我进军西北必争之地。平凉一线多深壑峭壁，关山险要，青、宁二马又有兰州、银川为后方，供应比较方便；而我军远离后方，供应必定十分困难。胡宗南乘机自秦岭配合出击，必将陷我于首尾难顾的困境。他们还妄图在我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煽动民族矛盾，使我无法立足，从而把我军消灭于陇山之中。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彭总在虢镇附近的文广村召开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对扶眉战役进行了总结。他把这次战役称为与胡马匪军决战的第一个回合，并提出了第二个回合——平凉战役的作战计划。彭总在分析敌情的时候指出：胡宗南在扶眉战役后虽然尚有十余万人的兵力，但分散在东起秦岭之东江口、佛坪，西至徽、成、两当、武都地区，南至安康、汉中及其以南地区，已成惊弓之鸟，时刻惧我进攻，短期内已无向我关中发动进攻的能力。青、宁二马退守陇东地区后，如继续后撤将失去甘肃、宁夏之咽喉——平凉，势必造成我大军直捣兰州、银川的形势，估计青、宁二马在尚未受我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是不会甘心的，必将凭借平凉一带天险进行抵抗。因此，彭总决心以十八兵团之两个军钳制胡匪，保障我后方的安全，集中我一、二、十九三个兵团

及十八兵团之六十二军共十个军，追击二马，力争歼其主力于平凉地区。以十九兵团附骑兵第二旅为右翼，沿西兰公路及其两侧向平凉攻击前进；以一、二兵团为左翼，分两路平行北上，先取陇县，直插平凉以西，断敌退路，并打击由兰州、固原方向可能增援之敌。以十八兵团之六十二军为总预备队。彭总还指出：西北地区雨季逼近，陇县南北山高路险，人烟稀少，战役行动应尽量提前，推迟则困难更多。

毛主席完全同意彭总的作战计划，并高兴地断定：只要平凉战役能歼灭两马主力，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同时，毛主席一再指示我们：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要准备付出较大的代价，千万不可麻痹轻敌，疏忽大意。

我军经过几天的短暂的休整，从上到下地进行了政治动员，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础上，特别对团结回族同胞作出了具体规定：要求部队充分发挥“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用，一面作战，一面做好新解放区的群众工作；针对二马在马家军队中的欺骗宣传，制订了《宽待回民俘虏守则》，并释放了回民战俘，每人发给三块银元的路费。为了保证部队供应，彭总还亲自筹划车辆，组织后方交通运输。各部队又组织了筹粮工作队，随军就地向人民群众借用部分粮食，以补充后方供应之不足。

七月二十一日，我兵团自乾县、礼泉一线出发，沿西兰公路及其两侧追击敌人。我们将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组成的战车队放在前面，为部队开路。这些坦克和装甲车，都是我兵团在华北战场作战时从敌人手里缴获的。今天倒成了对付敌人骑兵和吓唬敌人的有力武器。一、二兵团也按预定计划，分别于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开始出动。

这时，仓惶撤退的青、宁二马，处于战、退唯决的窘境。他们想战又觉得难以抵挡我三十万大军，深恐被我包围歼灭；想退，又怕失去甘、宁咽喉，造成我大军直捣兰州、银川的不利形势。因此，迟至七月二十四日，才在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划任的主持下，召开了师长以上指挥官参加的军事会议，制定了所谓“关山会战指导复案计划”，作出了平凉决战的部署：决定以宁马之第一二八军、第十一军共六个师又一个骑兵团、两个炮兵营，于平凉以东、以南进行防御，由四十里铺、安口窑、华亭地区，以平凉为中心，从东北到西南，形成一个弧形防御地带，企图以积极抗击消耗我军主力。青马由安口窑地区西移六盘山，以便待机实施迂回，从其弧形防御地带之右側——华亭、安口窑方向反突击，攻我右翼，并依靠胡宗南从秦岭向我后方出击，“协力而各个击破之”。

在青马主持下制定的这个所谓“关山会战指导复案计划”一抛出，对青马早有戒心的宁马，立刻察觉青马企图在平凉决战中保存自己的实力，而让宁马打头阵。按照这个计划，即使决战胜，宁马也将耗损主力，而青马则可坐享其成；一旦决战胜，西撤六盘山待机迂回的青马必定乘机逃走，而牺牲宁马。尤其是宁马见我军置重兵于其右翼，更惶惶然深感难逃被歼的厄运。早就对马步芳心怀不满的马鸿逵，因国民党中央许诺的甘肃省府主席职位被马步芳企图夺取，更加怀恨在心，一见青马如此部署平凉决战，立即电令宁马临时总指挥卢忠良，保存实力，退守宁夏。于是，敌人的平凉决战计划未及实施，就要死母胎了。

我各路大军长驱直入陇东，跟踪追击马匪，至七月二十七日，宁马已向平凉以西撤退，青马主力也撤至静宁地区。根据这一情况，彭总断定敌人已放弃在平凉与我决战的企图，而改为各保其

家，节节抗击，迟滞我军前进的战法，遂于二十七日发出命令，修订原定之作战计划，十九兵团继续追击宁马，一、二兵团则分两路追击青马，歼灭一切被抓住的敌人。七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抓住了扼守陇山要隘——固关，掩护青马主力退却之敌骑兵第十四旅。我第一军经一小时战斗，迅速攻占其附近据点并抢占其西侧高地。敌不支，慌忙向固关以西溃逃，第七军之二十师早已绕固关以南迂回过来，断敌退路，逃敌被我歼灭，仅有旅长马成贤带伤逃走。这是青马第一次整旅被我全歼，对青马震动极大，更加速向兰州逃窜。宁马跑得更快，我们十九兵团猛追十余天，到八月一日始得一战于固原以南之任山河，六十四军经六小时激战，歼敌五千余人。同时宁马以一二八军扼守六盘山东侧之三关口，企图依托公路两侧之悬崖绝壁阻止我军前进。我六十五军之一九三师勇猛地向敌人发起强攻，很快占领了敌人阵地，夺取了三关口，打开了通路。八月二日，六十五军之一九五师攻占战略要地六盘山。至此，我各路大军已直入甘肃腹地，虽然未能歼灭马匪主力于平凉地区，但却达到了分割青、宁二马的目的，为以后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敌人失去了平凉地区这一有利的决战阵地，使兰州、银川暴露于我军的攻击之下，陷于空前不利的困境。

青、宁二马被我分割，兰州、银川告急，引起逃往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极度恐慌，这对其妄图保守西北与西南为其最后反革命基地的梦想，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阎锡山急忙在广州召集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参加的“西北联防会议”，策划了兰州决战计划：以青马节节抵抗后退守兰州，吸引我军主力于兰州城下，牵住我军主力，然后宁马退出固原后转向兰州，胡宗南则进击陇南，以包围合击我军，并答应派

空军大力支援。敌人认为，兰州有坚固工事和天险黄河为依托，兵力集中，弹药充足，而我军经长途跋涉，部队疲劳，再用坚壁清野、断我后路等手段，造成我军供应困难，然后歼灭我军于兰州外围。会上，闻锡山极力调解马步芳和马鸿逵的矛盾，任命马鸿逵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会后，马步芳一再拉马鸿逵即赴兰州到任，实际是想以马鸿逵为人质取得宁马的支援。两个人多次抱头痛哭，发誓要同生死共患难，并商定一同坐飞机回兰州。不料飞机将要起飞时，马鸿逵突然变卦，以回宁夏自部署出兵援兰为借口，决定先回银川，于是两马分道飞回西北。

早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即扶眉战役以前，毛主席在《解决西北敌军的方针》的指示中，就曾指出对青、宁二马应予区别对待：首先打击马步芳，马鸿逵是傅作义将军的拜把兄弟，曾派人向傅作义将军表示有向我求和之意。毛主席设想在歼灭马步芳后，对马鸿逵可在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同时，鉴于青马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在军事上也比宁马强大，歼灭了青马，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因此，彭总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歼灭青马。当时，纵观青马动向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兰州同我决战，二是退守青海老窝。如敌逃回青海，将造成我进军作战之严重困难，势必延长西北全部解放的时间；而兰州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之枢纽，虽然攻打兰州将是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但作战条件远比青海有利。所以我军的作战方针是力争同青马决战于兰州，而严防敌人逃回青海。

八月四日，彭总发布进军兰州歼灭青马的作战命令，确定如下之部署：以二兵团之三个军和十九兵团之两个军分两路包围进攻兰州；由一兵团附六十二军突破敌右翼向其青海老窝迂回，以动摇其军心，并拦阻和歼灭从兰州逃窜之敌，尔后西渡黄河，直

取西宁。另以十九兵团的六十四军在固原一带向宁马佯动，并准备阻击来援之宁马；以十八兵团主力（欠六十二军）及第七军等三个军沿川陕公路前进，以钳制胡匪。这样，就给青马布下了天罗地网，使其无法逃脱被歼的命运。

八月八日，我兵团主力向西直指兰州。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登上巍峨的六盘山，遥望祖国的苍茫大地，浩浩荡荡的解放大军象汹涌的铁流滚滚西去，回想起十四年前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经过六盘山时毛主席写下的壮丽诗句：“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真是感慨万千！我们循着当年工农红军走过的脚印，怀念被马步芳匪军屠杀的革命战友的音容笑貌，不禁潸然泪下。那时候，红军战士们曾发誓要打回来的，如今我们终于回来了。我们不但要向马步芳讨还血债，而且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也已为期不远，革命烈士的忠魂即可含笑于九泉了。

我军在追击途中，敌人怕遭围歼，只以骑兵分散与我接触，一经接触，立即逃走，其逃窜的步兵则离我军一至两天的路程。我军所到之处，敌人的地方武装纷纷起义投诚，有的则随敌正规军远逃，有的溃散回家。从马匪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广大地区，迅速建立了人民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惨遭马匪蹂躏灾难深重的回、汉同胞，忿怒控诉马匪的种种罪行，许多回、汉青年纷纷要求参加解放军去消灭马匪。我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并利用行军作战的空隙，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生产劳动。广大回、汉群众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给部队腾房子，烧开水，送柴送来，帮助作饭，主动地要求给部队带路，积极热情地支援我军作战。还有来自新、老解放区的十五万民工和数千辆汽车、大车，跟随野战军行动，帮助救护伤员和运送各种作战物资。我军指战员亲

眼看到马匪的暴虐统治，更加激起了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广大回、汉群众的全力支援，又使我全军上下受到极大的鼓舞。

大兵团持续地长途进军，给我军带来了许多严重的困难。沿途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进入雨季后路途泥泞难行，粮食、鞋子、弹药、经费接济不上。缴获的粮食和从民间借来的粮食没有时间磨粉，常常煮麦粒为食。西出固关、平凉后，气候由炎热而骤然变冷，加上村落稀疏，民房很少，部队往往露宿街头或旷野。不少人不适应西北高原的气候，患了感冒、疟疾、疟疾等疾病。在重重困难面前，我军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威力，又有全国胜利形势的巨大鼓舞，部队始终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广大指战员团结一致，互相帮助，克服万难，以坚韧顽强的战斗意志向兰州追击前进。

### 奋力决战兰州，迎来全区解放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日，我兵团与许光达同志率领的第二兵团会师于兰州城郊，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兰州。

部队一到达集结位置，我们立刻上山去察看地形。这兰州城北濒黄河，三面依山，地势果然十分险要。环抱兰垣之皋兰山峰峦高耸，成为该城之天然屏障。山上有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修筑的永久性国防工事，解放战争中又不断加固。主要阵地筑有钢筋水泥碉堡群，通向城里的环山公路与各主要阵地相连接。对外有一至二道削壁，高约六米至十来米。削壁腰部设有暗藏的侧射机枪掩体，南壁外面挖有几道外壕，宽深均为三米到五米，各壕间又有暗堡和野战工事，并有交通沟和暗道相通。阵地前还敷设铁丝网，并密布地雷群。敌人因此把兰州吹嘘为“攻不破的铁

城”。敌人依托坚固工事，既利于发扬火力，又便于组织反扑；而我军从下向上仰攻，不但沟壕难越，削壁难攀，且兵力不便运动和展开。北望黄河巨流，傍城依山滚滚东去，雨季水大流急，浊浪涛涛。敌人夹河而阵，我军很难渡河四面围攻敌人。我军要全歼守敌，关键是夺取兰州主要屏障——南山，控制敌人唯一退路——黄河铁桥。根据彭总的部署，二兵团的任务是进攻营盘岭、沈家岭和七里河，然后向兰州城西关和南关发展进攻，并以一部沿河南岸东进夺取黄河铁桥，一部从七里河地区相机北渡黄河，歼灭北岸之敌。我兵团的任务是，沿西兰公路首先攻占路南之马鬃山、古城岭、豆家山和路北之十里山，然后向兰州城东关发展进攻。看过地形以后，我们选定猪嘴岭作为兵团指挥所，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见敌人的阵地。

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通过兰州决战，实现其在大陆保住一块反革命基地的计划，不惜挖肉补疮，派飞机连日向兰州运送军事物资。胡宗南掏出最后的血本，调集四个军于微、成、两当及川陕公路，准备配合青马袭击我后方。宁马也深知兰州战役的成败将决定自己的命运，集结主力，摆出支援青马的姿态，企待有利时机出兵攻击我侧后。青马更把兰州决战看成是自己生死存亡的关键，匪首马步芳参加国民党中央政府召集的西北联防会议后，于八月十九日从广州乘飞机匆匆赶回兰州，亲自部署一切。敌人以其战斗力最强的第八十二军和第一二九军两个主力军等部，共五万人据守兰州；以第九十一军、第一二〇军、第八十一军共两万余人为左翼，于靖远、景泰沿黄河及打仗池地区防御；以新成立的骑兵军共两万人为右翼，控制临洮、洮沙地区。青马妄图依托兰州外围的坚固工事挫我锐气后，以宁马和胡匪攻我侧背，用正面抗击和两翼包抄之战术，歼灭我军于兰州外围。同时，青马

还急调驻新疆部队增援兰州，并一再致电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空军于会战期间，逐日派强大机群参加助战”。

当然，上述情况是在后来才完全弄清楚的。当时，我军深入敌人腹地，新区党的工作基础薄弱，缺乏内线，而马匪又狡猾多变，精确地掌握敌人的动态作出正确的判断，是很不容易的。我军接近兰州的时候，得到的是两种互相矛盾的情报：一是敌九十一军和一二〇军已从兰州北撤，跟随伪甘肃省府退到酒泉，大批物资正由兰州运往西宁，兰州之敌正准备炸毁工厂，拆除电线，破坏黄河铁桥；一是蒋介石反动集团日有数架飞机运送弹药到兰州，青马正抢运粮食和磨盘进城，其八十二军主力在兰州加修工事，宁马准备以六个师出击，支援兰州之敌。根据这互相矛盾的情报可以作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彭总经过仔细分析，认为敌人在兰州的处境已不同于平凉，敌人在兰州决战的计划不会象平凉那样不决而撤，而且我军也必须尽一切努力迫使敌人决战于兰州，同时应当把情况估计得更严重些，把困难考虑得更多些，以此为立脚点，从各方面作好充分的准备。

我军一包围兰州，彭总即于八月二十一日，打电报给率领一兵团从左翼迁回青海的王震同志，指出：青马匪军现决心固守兰州，我左兵团进占临夏后，可能动摇其固守决心，但也可能促其不顾一切决心死守，甚至放弃西宁，撤守大通河东岸及享堂、新城、湟水北岸，保障向河西的退路。在我军攻兰州六、七天不得手时，宁马主力就可能乘机增援兰州。青、宁二马有汽车两千辆以上，要充分估计到宁马主力车运兰州的可能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二兵团即可迂回兰州北部，我军将集中三个兵团于兰州会战。同日，彭总还以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名义发出进攻兰州的战术指示，强调指出：“青马匪军为今日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我们对他须有足够的估计，并作充分的精神准备，力戒轻敌骄傲急性。”指示中要求各部：“进攻时需仔细侦察，精密计划，充分准备”，“须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技术于一点，一个一个山头、房舍、阵地，逐次地歼灭敌人。不攻则已，攻必奏效”。“进攻中，须充分准备歼灭敌人反冲锋部队，组织消灭敌反冲锋的火力，构筑抗击反冲锋的工事”。“密切步炮协同，炮兵须反复精细地侦察敌人兵力、火力的具体配备，组织良好的战场观察，切忌盲目的射击。须知优势的炮火，在顽强的敌人面前，并不是万能的”。“对敌人外壕、陡壁的克服，须用挖对沟、改造地形来接近，用炸药来破坏。因弹药运输困难，炮击只能是辅助的。”

同时，鉴于我军对兰州敌军只是三面包围，北面退路黄河铁桥仍在敌人控制之下，仍然不能排除敌人在我大军压力下突然逃跑的可能性。因此，彭总又决定以九个团的兵力，于八月二十一日对敌人阵地进行一次试攻。其中，我兵团由六十五军和六十三军用五个团攻击豆家山、古城岭和十里山。这次攻击准备非常不足，就仓促投入战斗，同时在千里追击中，敌人不战而逃，指战员中轻敌思想有了新的滋长；有些指挥员唯恐敌人跑掉，不看地形，不查明敌人兵力火力的部署，没带爆破器材和炸药，更没有组织步炮协同，一上阵地就带领部队向敌人猛冲；有个连队甚至还没有弄清攻击目标就急急忙忙往上冲；有个团长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竟说：“给我两个钟头，保证完成任务！”经过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两天的攻击，部队打得非常勇敢顽强，并多次和敌人肉搏，虽然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但却没有夺得敌人一个阵地，自己的伤亡也很大。二兵团以四个团的兵力向敌人试攻，也未奏效。彭总根据这种情况，果断地下令停止攻击，迅速进行阵地总结：

按二十一日的战术指示做好准备后再发动总攻。这次试攻虽然受挫，但是却摸清了敌人的部署和决心，了解到敌八十二军三个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师分别固守在敌防御体系中的马架山、背叠岭、沈家岭三个主阵地，敌一二九军及其它部队分别防守东西两翼各阵地及黄河北岸，背靠黄河天险，重点控制南山，分兵把守，城中再无预备队。更重要的是以血的教训使部队认清了轻敌思想的危害，头脑清醒地全力狠抓向敌人发动总攻的准备工作。

八月二十三日，彭总来到兵团指挥所。我们因前两天仗没打好，心情很沉重，对彭总检讨说：“十九兵团部队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攻敌人的几个阵地，两天没拿下一个。军、师、团的干部都很憋气，急于要继续打，非出这口气不可。毛主席一再指示我们：千万不可轻视二马，否则必致吃亏。现在果然吃了轻敌的亏。我们虽然经常给自己敲警钟，并一再教育部队，克服轻敌思想，但是最近对部队的教育放松了，轻敌思想又有所抬头。这次仗没有打好，责任主要在我们兵团领导人身上。”彭总说：“部队试攻受阻，其主要原因是轻敌，次要原因是敌工事坚固，敌人顽强。这次试攻是我决定的，时间仓促，部队准备不够。不过，通过试攻，也达到了了解敌人的目的。你们要告诉部队沉住气，总结经验教训，仔细研究敌人，扎实有效地做好准备工作，待命向敌人发动总攻。”

彭总告诉我们：王震同志率领下的我军左翼的第一兵团前进的速度很快，已于二十二日占领了临夏，现在暂时停止前进，以部分兵力进占永靖，控制黄河，切断兰州和西宁的联系，准备随时堵击敌人。彭总分析了我军占领临夏后可能引起几种情况的变化和我军应有的对策：第一种情况，是使兰州守敌增加了对其西宁老巢的顾虑，因而分兵防守，重点仍放在兰州。这样，

有利于我攻取兰州，打下兰州后再抽部分兵力协助一兵团攻取西宁。第二种情况，是敌人弃西宁而全力固守兰州，这种可能性很小；或者以新骑六军及西宁警卫部队（一个师）守西宁，这种可能性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兵团暂时不宜孤军深入去占领西宁。假如我军同时攻击兰州、西宁而都受阻，宁马主力就可能乘我军远出疲劳之际出击我侧背，现天气渐冷，冬衣送不到，必会使我军遭到很大困难；即使我军占领西宁，而兰州未攻下，也因兵力分散，仍有此种顾虑。第三种情况，如果青马放弃兰州而退西宁，二兵团即跟踪追击，一兵团则不失时机的堵击截击敌人，在湟东西百里地区把青马主力消灭，然后再取西宁。第四种情况，如果我军攻兰州无效，而宁马主力又增援到兰州，敌人兵力加强，我再打兰州困难时，我军则可暂不急于攻兰州取西宁，而以一至两个月的时间，着重做好新解放区的地方工作，建立地方工作基础，争取时间休整主力部队，解决粮食困难，运集充足的弹药，并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积极创造条件，然后再打兰州。当然，这种情况应当尽量避免，因此决定调三边地方军五个团加强六十四军，六十四军要全力阻击宁马，使其不能来援兰州。我们听了彭总的分析，对于彭总考虑问题的全面周到，对困难作充分估计和毛主席来电精神完全保持一致，深受启发和教育，当即向彭总表示：六十四军全军上下斗志高昂，在固原和海原又缴获了敌人四十多万发子弹，并有两个月的储粮，粮弹充足，工事也不断加强，他们有信心完成阻击宁马的任务，再加上五个团的支援，那就更有把握了。至于攻打兰州，现在已经摸清了敌人的阵地情况和兵力部署，只要有一两天的准备，大家有把握把敌人的阵地拿下来。

兰州战役前后的十几天内，彭总几乎每天都向军委和毛主席

报告前线情况，并多次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八月二十三日，毛主席指示：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道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道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舞士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彭总遵照毛主席指示立即调整了部署，并设想了可能出现的最困难的情况，于二十四日报告毛主席：决以三个兵团打兰州，王震兵团从兰州上游迂回兰北。宁马出动三个军经黄河左岸增援兰州的可能性很大。如两马集结兰州，加上周嘉彬、黄祖勋两部，共有十三万兵据守坚城，我军即使集中三个兵团短期内亦不易攻占，同时粮食很困难，运输线长，运输工具少，弹药都不能得到充分接济，运粮更不可能。故决定乘马鸿逵未到前围攻兰州，求得先解决青马主力。现二兵团和十九兵团攻城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油、菜更难解决，青马匪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准备工作看，攻城已有七、八成把握，故决定在二十五日晨开始攻击。如果未解决青马，而宁马援军迫近时，即以四个军围困兰州，集结五个军打宁马。毛主席接到彭总报告后，二十六日电复彭总，指出：如你们二十五日攻兰得手，则局面起了变化。如不得手，则为侦察性质的作战，全军将因此种流了血的侦察战获得有益的教训，而确定了再战的胜利。如二十五日不得手而宁马来援，则请照你们二十四日电的决心，确定先打援、后攻城。

经过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两天的准备，部队深入进行了政治动员，认真检讨了经验教训，仔细地侦察地形，反复地摸清道路，

进行了沙盘作业，开展了军事民主，发动群众研究攻击敌人的战术，组织力量挖交通沟改造了地形，并动员一切人力、畜力和交通工具运送物资器材。这些准备工作是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努力中完成的。二十四日下了一整天雨，整个大地笼罩在云雾和濛濛细雨之中，这倒便利了我军进行准备工作，可是大家都希望这种阴雨天气不要持续下去，以免影响我军的总攻。到了夜晚，果然雨停云散，天空异常清澈透明，真是天公作美，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好天气。大家开玩笑说：“马步芳作恶多端，激起了天怒人怨，老天爷也来帮助我们消灭马匪了。”

二十五日拂晓，我军向兰州发起总攻。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步兵勇猛地冲向敌人的阵地。经过激烈的搏斗，二兵团第四军首先攻占了沈家岭主阵地上的中、下狗娃山。下午十七时，第六军攻克了南山最高峰营盘岭主阵地三营子，在我兵团范围内，第六十三军之一八九师于十六时攻占敌主阵地豆家山，第六十五军之一九三师于当晚攻占古城岭、马渠山。战斗中，敌军指挥官用机枪和大刀督战，连续向我发动反冲击。我军攻占敌人每一道壕沟，每一道峭壁和每一个阵地，都经过了艰苦的战斗和反复的争夺，并多次拼刺刀，同敌人肉搏。

坐镇兰州的马步芳得知我一兵团占领临夏的消息以后，因完全出乎其意料之外，顿时惊恐万状，深感后方空虚，西宁老巢危急，遂急令骑兵第八旅和数个骑兵团窜回青海，增强西宁防御。同时，对马鸿逵、胡宗南按兵不动，使自己孤军困守兰州极为不满。八月二十三日，特派马福祥急飞宁夏求援。八月二十四日又以十万火急电国民党中央政府：“窜洮河西岸临夏附近之共军第一军、第二军，刻正向永靖、循化进犯，患在腹心，情况万急！如陕署、宁夏友军及空军再不迅速行动协歼，深恐兰州、西宁均将

震动。千钧一发，迫不及待！务请火速分遣，不再迟延。”当日，马步芳自兰州乘飞机仓惶逃回西宁，又于二十五日从西宁逃重庆。逃离兰州时，马步芳叮嘱其儿子马继援：如马鸿逵、胡宗南及空军再不来援，即保存实力，撤守青海。二十五日我军向兰州发起总攻后，兰州敌军总指挥马继援仍梦想以拼死坚守挫败我军的进攻，争取时间，等待宁马、胡匪和空军出动。当日下午，据守兰州城郊的敌军主力伤亡惨重，阵地相繼失守，城中又没有预备队，等待宁马、胡匪和空军来援无望，随即对坚守兰州失去信心，又深恐我军向西宁乘虚而入，制其老巢，断其退路，于是慌张地决定撤出兰州，退至黄河北岸，重新部署部队。十六时，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各部队开始向黄河北岸撤退。青马的主力大都在阵地上，因怕我军发觉，不得不利用天黑夜暗，秘密撤走。由于敌人在危急情况下才被迫仓促决定撤退，因而一开始即陷入一片混乱。

当夜，我军继续向敌人发动攻击时，发觉敌人逃走，立即发起追击。二兵团之第三军首先攻入城内，和敌军展开巷战。一部向黄河铁桥猛扑，消灭了顽抗的敌人，夺取了黄河铁桥，截断了敌人的唯一退路。撤出南山的敌军主力正在城里集中，当即被我歼灭。此时，第六军也已攻入城内。我兵团之六十三军、六十五军追击二十余里，直插东稍门，消灭残敌。到二十六日十二时，我军已占领城内外各要点，把敌人全部肃清，并越过黄河铁桥，占领白塔山，兰州宣告解放。

经黄河铁桥狼狈逃窜的敌人，只顾各自逃命，骑兵、步兵搅在一起，人马、车辆争相夺路，被车压死、被马踩死、被人挤死和落水淹死者不计其数。我控制黄河铁桥后，马匪指挥官不顾士兵的死活，强令调渡黄河，又使无数人葬身鱼腹。侥幸逃走的敌

军，失魂落魄地向青海狂奔。下级军官和士兵纷纷携枪带马各自溃散，窜回青海的已是有官无兵、寥寥无几了。

在兰州决战中，宁马和胡宗南都在心急如焚地期待着青马挫我锐气，然后乘机向我侧后出击，妄想取得决战的胜利。直到八月二十四日，宁马仍然集中主力，蠢蠢欲动。青马主力在兰州战役中覆没，终于使他们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宁马主力害怕被歼，急忙逃回宁夏中宁、中卫老巢。胡匪在青马主力被歼后，于八月二十七日出兵宝鸡与陇南，佯作支援姿态，遭我十八兵团侧击，大败而逃。国民党空军在兰州解放后的第五天——八月三十日，我军举行隆重的入城式，兰州全市人民欢欣鼓舞庆祝解放的时候，终于送来两架飞机飞临兰州上空，在我军高射炮的猛烈射击下，转了两圈就仓惶逃跑了。这就是在青马一再乞求下所得到的援助。

解放兰州，歼灭了西北地区敌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青马主力。宣告了西北战场决战的胜利。从此，西北地区的敌人已丧失了组织任何战役的能力，而我军则可以纵横自如，横扫残敌。正如毛主席所预料的那样，西北战场再也没有严重的战斗，我军继续完成解放整个西北的任务，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此后，第一兵团向青海进军，九月五日解放青海省会西宁。第二兵团和第一兵团分两路向甘肃河西走廊进军，会师于张掖，围歼敌两个军的大部，然后乘胜西进，直指新疆边境，沿途歼灭马步芳三万余人。我兵团进军宁夏，迅速消灭了敢于抵抗的敌军，慑于我强大军事威力，宁马八十一军于九月十九日接受我军改编，一二八军、十一军、贺兰军残部派代表于九月二十三日签订和平协定于中宁。当日晚，我军进占银川。从进军开始不到一个月，即解放了宁夏全境。九月下旬，我一、二兵团进逼新疆，驻守新疆的国

民党军队由陶峙岳将军率领通电起义，以鲍尔汉为首的新疆省政府也通电宣布接受即将成立的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十月二十日，我军进驻乌鲁木齐，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保守西北地区作为大陆最后一个反革命基地的计划彻底破产。

在西北战场，我军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决战的胜利；接着又乘胜迅速地横扫残敌，解放了西北五省全部地区。我军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最快的胜利，从而创造了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这一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这次决战，在作战指挥上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利用敌人矛盾、各个击破敌人的原则，充分体现了针对敌人的特点和情况的变化确定作战方法的高度灵活性。毛主席的高瞻远瞩、明察秋毫，彭总的精心运筹，机智果断，将帅之间的密切联系、互相信任，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 解放西北的最后决战

### 简 捷 文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是解放兰州胜利日。

解放兰州是解放全西北的最后决战，是解放全西北战争中最大的一次追击运动战和攻坚战相结合的战役。

西北解放战争，是彭德怀同志为首的中共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简称“前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贯彻执行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彭总具体部署和指挥下，我军以两年又八个月的时间，歼灭了数量大于我军十几倍的敌军，取得了解放全西北的伟大胜利。

#### （一）

一九四七年三月，西北敌军开始进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当时西北野战军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奋起歼敌，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运用蘑菇战术，在人民群众密切配合下，把敌军诱得东西南北转来转去，将敌磨得精疲力竭，晕头转向。我军出其不意，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消灭了敌人，一点一点地从俘获补充中积蓄了自己的力量，把战争由陕甘宁解放区打到敌占区，敌占区一天一天缩小，解放区一天一天扩大。两年多中，敌军被歼二十万以上，但它恃其广大后方资源，敲骨吸髓，随歼随补，仍在扩大。一九四七年三月，陕、甘、宁、

青、新五省共有敌军正规军三十二万多人。到一九四九年七月，陕西秦岭以北广大地区已经解放，敌军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却增加到四十二万多人。胡宗南部（简称：胡军）一九四七年三月有正规军九个军二十八个师，约二十二万人，两年半中被歼损失二十多万人，其主力第七十六军三次被歼，第三十六军、三十八军、九十军等均两次被歼。到一九四九年五月我军解放西安后，却扩为十七个军，四十一个师，兵额虽不充实，但单位增了许多。马步芳、马鸿逵两部，由于解放战争的前两年不是我军的主要打击目标，未受重大打击，一九四七年三月有正规军三个军七个师，约五万四千余人，到一九四九年七月，扩大为十个军三十三个师，约十八万人。

因此，解放兰州开始时，陕、甘、宁、青、新五省敌军比一九四七年三月敌军进攻延安时还多。我西北解放军增加了华北两个兵团，才与敌军数量接近平衡。

当时全国战局，东北、华北和华东的南京、上海都已解放。华东、华中的解放军正向华南胜利追歼残敌中。国民党反动政府，自知华南无望，妄图盘踞西南，作垂死挣扎。认为西北还有他的四十余万军队，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简称：青马、宁马）元气未伤，战斗力较强，兼有历史遗留的民族矛盾，幻想凭青海扼守兰州坚城，以空运补给军火，诱我军攻坚，然后以左右两翼兵力，和宁马、胡军包围夹击，即可歼灭西北解放军于坚城之下，卷土重据西北，屏障西南。

## （二）

一九四九年七月，陕西西安和关中广大地区解放后，胡、马

两军分向陕南、甘、宁窜逃。当时胡军已垮，我西北野战军以歼灭马中之主力青马为主，并准备歼击新疆可能东援之敌，即以第十八兵团（欠六十二军）部署于西安、宝鸡地区，钳制胡军；以十九兵团之六十四军于固原地区钳制宁马，集中第一、第二、第十九（欠六十四军）三个兵团，追歼西退之青马。第一兵团为左路，沿天宝公路西进，经临夏夺取西宁，以迂回敌后，断青马的退路；第二兵团为中路，沿西兰公路南侧经通渭进逼兰州，向城南、城西攻击，并由黄河北岸向东包围敌军；第十九兵团为右路，沿西兰公路及其以北进逼兰州，攻击城东。为不使敌军有喘息机会，八月十二日各兵团开始西进，冒着酷暑炎热，与狂风暴雨、冰雹、洪水搏斗，九天追击一千四百余里，解放陇西、会川、临夏、榆中、洮沙、定西等十六座县城，致保安部队四个团投诚。中、右两路于二十日抵兰州城郊。为防敌西逃，失去战机，增加我军继续西进的困难，于二十一日即开始进行战斗侦察，由于轻敌，虽激战一日未克一个阵地，但摸清了敌人的战力、战术、兵力配置、工事构筑和地形情况，达到了进一步知己知彼的目的。

兰州是国民党反动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是甘、宁、青、新四省的枢纽要地，有扼守的特殊有利地势：东、南、北三面环山，中央黄河，又有抗日时期构筑的坚固国防工事；南山是扼守的主要阵地，对外削成两三丈不等的绝壁，绝壁之上有地雷外壕，外壕有的两层，深宽各两丈多，又有铁丝网、水泥和钢筋的地堡，直到核心工事；阵地间火力都可联系，主峰上均通汽车路。长官公署大部已撤到张掖，其指挥所位于黄河北岸。马步芳以其精锐八十二军、一二九军五万人防守，以其中三个师守南山主阵地；以九十一军、一二〇军和宁马的八十一军共约二万人防守于兰州东之靖远、景泰、黄河两岸及打仗池地区，以新编的骑

兵（实步兵）军二万人防守于洮沙、临洮地区。

我军经一天战斗侦察后，二十二日又进行政治动员，开展军事民主，进行沙盘作业，组织后勤供应，制订详密作战计划。从而克服了轻敌思想，研究制定了严密组织步炮协同，兵力、火力集中，一点一点攻击，诱敌出击，歼敌于运动之中，或紧追出击败退之敌，进入敌阵，夺占阵地等战术。新老战士斗志昂扬，争取立功。前后方机关人员全体参战，抬担架，挖交通壕，送粮弹，表现出高度的战斗积极性。彭德怀同志认为已有六、七成的胜利把握，遂于二十五日拂晓开始总攻。敌军指挥官虽用机枪、大刀督战，用金钱收买为之拼命，我军每夺一个阵地都要经过数次，以至十多次地反复争夺，但敌人的阵地终于被我英勇顽强的指战员一个一个地攻破了。从六时到午夜，连克全部主要阵地：沈家岭、狗娃山、豆家山、营盘岭、古城岭、马架山。激战终日，敌死伤惨重，黄昏时敌阵混乱，向城内溃退。二十六日凌晨，我中路兵团攻入西关，控制了黄河铁桥，断绝了敌人退路。十一时，三军攻过黄河北岸，占领了制高点白塔山，完成了北面包围。接着，各军先后攻入城内。中午，兰州之敌完全消灭。马步芳之精锐八十二军、一二九军，除一部先逃黄河北和泅渡溺死于黄河之外，全部被歼。黄河北岸之残敌，分向青海、永登逃窜。防守景泰、靖远之九十一军、一二〇军，未敢来援，渡河西窜。防守临夏、临洮、洮沙地区之骑兵军，在我军总攻兰州前，即被我左路兵团击溃。宁马、胡军均被钳制，未能增援。兰州宣告解放。

### （三）

兰州解放，青马被歼，加之全国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影响，

西北残余敌军即土崩瓦解。

八月底、九月初，我解放兰州的主力军，即分兵三路向青海、甘肃的河西走廊和宁夏追击前进。在毛主席宣布的八项和平条件的感召下，在我军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尊重回民风俗习惯、释放俘虏和严明纪律等事实面前，粉碎了马步芳等捏造的共产党“杀回灭教”的谎言。我军所到之处，受到各族人民的协助和欢迎，敌军纷纷投诚起义。

我左路兵团西进中，因敌军将黄河口的渡桥渡船破坏，直到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二日，在少数民族水手协助下，造筏修船，由循化、永靖北渡黄河，向西宁进军。所到之处，地方保安部队纷纷投诚。马步芳乘飞机仓皇逃走。九月六日，我军解放西宁，受到市内回、汉、藏族同胞热烈欢迎。由兰州逃到青海的敌军，有官无兵，下级军官和士兵携枪率马四散。八十二军、一二九军和新编骑兵军的部分军官，在我军政策的感召下，在其亲属劝导下，从副军长到团长二十余人，先后率兵二千余人自动投诚。青马即被全歼，青海宣告解放。接着，兵团部率二军，顶风冒雪，翻越祁连山，断敌退路，于九月十九日，解放河西重镇张掖。

我中路兵团，九月四日由兰州附近西进，一部进青海配合左路兵团解放青海，主力经兰新公路向西追歼残敌。九月二十二日进至张掖，与左路兵团胜利会师。二十八日两军进至安西。在此进军途中歼敌千余，其余敌军，长官公署、第八补给区和九十一军、一二〇军、整编四十二师等残部三万五千余人起义投诚。甘肃省除陇南局部地区外，已基本上解放。

我右路兵团主力，于九月二日夹黄河而下。该兵团六十四军，九月十日，由固原、七营、海原地区北进，经九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在中卫、青铜峡、灵武三次战斗后，宁马四个军的残部，

除八十一军起义外，十一军、一二八军、贺兰军均放下武器投诚。二十三日我军入银川城，宁夏全部解放。

在甘、宁、青全部解放，青宁两马军全部被歼之际，九月二十五日新疆国民党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主席鲍尔汉先后通电接受毛主席的八项和平条款，率所属官兵六万八千余人起义。我军先头部队在各族同胞欢迎中进入乌鲁木齐，新疆宣告解放。

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胡宗南残部向四川逃窜。我十八兵团，顺路协助陕南解放军扫清陕南、陇南残敌，紧追胡军入川，配合我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

在这次解放甘、宁、青的战斗中，西北解放区的人民为支援战争，出动民工六百九十二万人，牲畜一百九十三万头，大车八十九万辆。我们解放军走到哪里，他们即支援到哪里，保障了我军战斗的胜利。

五月，我军解放西安和关中地区后，三个月进军三千四百余公里，摧毁了青、宁两马数十年的封建反动统治，完全解放了陕、甘、宁、青、新五省。对于这次解放兰州的胜利，当时彭德怀同志总结中说：“毛主席领导正确，是西北解放迅速胜利的决定关键”。因此，这一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是党的各项政策的胜利，是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不怕苦，不怕死，英勇奋斗的结果，是军民团结，人民大力支援解放军的结果。

# 忆彭总两件事

王 正 杜

敬爱的彭总是当代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活动家。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略决策，在敌我力量悬殊，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指挥部队驰骋疆场，英勇奋战，消灭胡马匪军，解放了大西北。这里我写的是能扶眉战役后，在陇东追击战和解放兰州的战役中，彭总指挥作战的片断回忆。

## 将 计 就 计

扶眉战役后，胡宗南残部退入秦岭山区，青宁二马撤至西兰公路平凉地区。根据敌人态势，彭总在麟镇北三里的文广村召开的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上，根据中央的战略方针，讨论确定我军下一个战役的目标是：转向陇东，追歼二马（马步芳、马鸿逵）匪军。七月二十四日，我军除留十八兵团（欠六十二军）于宝鸡，西安绥靖制胡宗南部，我军主力以破竹之势，分路向陇东挺进。

这次陇东追击战中，敌人的一切“阻击计划”全归失败。自以为不可一世的马步芳阴谋策划的“平凉决战”计划，因马鸿逵不愿作马步芳的“马前卒”而归于流产。在我军强大兵力进攻的压力下，马鸿逵为保其老巢宁夏，遂命令他的一二八军军长兼前线总指挥卢忠良，率部背向宁夏节节撤退。马步芳见马鸿逵面

了，也不得不令其子马维捷率领的陇东兵团背向兰州后撤。

在这种情况下，彭总决定先打青马，然后再收拾宁马。正当我军按照彭总的命令，越过平凉，奋勇向西追击时，得知马步芳决心“死守兰州”的计划。有人担心向彭总问道：“兰州有黄河障碍，敌人如果真要死守，该怎么办？”有人建议，是不是掉回头去，先消灭胡宗南的残部。彭总胸有成竹地回答：“马步芳要死守兰州，这太好啦！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怕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他消灭在兰州的时候了。至于胡宗南嘛，暂时还是把他放一放。因为胡宗南背靠四川，过早地把他压到四川，对二野入川不利。彭总这一席话，说得人们口服心服，信心倍增。

穷途末路的马步芳，竟然贼心不死，企图利用抗日战争时期旧有的“国防工事”固守兰州，用兰州来吸引和消耗我军，然后，同胡宗南、马鸿逵里应外合，“会歼”我军于兰州城下。马步芳以其精锐主力八十二军、一二九军两个军守住兰州城，兰州外围左翼沿着黄河左岸有九十一军和一二〇军，右翼沿洮河一线有新编的骑兵军，加上已经窜到徽县两当地区的胡宗南部四个军和退踞同心、中宁、金积的马鸿逵部三个军，从形式上看很象一个“里应外合”、“会歼”我军的架势，但马步芳既不顾蒋介石处于全面崩溃垂死挣扎之势，又错误地估计西北解放军力量的变化。其所谓“会歼计划”只能是它自取灭亡的一场黄粱美梦。

彭总分析了马步芳的狂妄意图之后，异常坚定而又充满信心地对我们说：“这个马步芳真是夜郎自大。他想在兰州消灭我们，好吧，咱们走着瞧，看谁把谁消灭在兰州！按照马步芳的计划，我们就来它一个将计就计，因势利导，夺取胜利”。

在党中央批准了彭总提出的兰州战役计划之后，彭总立即调

整了我军的兵力部署：以杨得志、李志民同志率领的十九兵团（欠六十四军）为右路，沿西兰公路直驱兰州；以许光达同志率领的第二兵团为中路，经陇县、通渭西进，与十九兵团合歼兰州守敌；以王震同志率领的第一兵团附十八兵团的六十二军为左路，取道陇西、临洮、临夏，直捣马步芳的老巢西宁，切断兰州守敌的退路和打击河西走廊和新疆可能出援之敌；十九兵团的六十四军在海（原）固（原）地区，钳制宁马匪军；周士第同志率领的第十八兵团（欠六十二军）附第一兵团的第七军在西安、宝鸡、天水一线，钳制胡宗南残部。

我军主力长驱直入，很快进抵兰州城郊。彭总本着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命令部队以三天时间，充分作好攻城准备。除调整部署外，最重要的是查明敌人守备兵力配备和防御措施。彭总亲自带领部队指挥员，到皋兰山南麓观察地形，制定进攻兰州的作战方案，并再三提醒指挥员注意：马步芳还有一股“牛劲”，我们部队大部分还没有同他交过手。不是有个“困兽犹斗”的故事吗？对敌人不可疏忽大意。

八月二十二日，野司推进到兰州东南的乔家湾（又名乔家营）。当彭总和我们一起正在研究作战方案时，兰州东郊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炮声。彭总侧耳听了一阵，对着我说：“你马上到十九兵团走一趟，告诉杨司令员，要部队沉住气，扎实实地做好攻城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不要过早地惊动敌人。如果敌人向我们反击，那就坚决地消灭它。不要担心敌人会跑。”

我骑马离开乔家湾，一口气跑到设在猪嘴岭的十九兵团司令部，向杨得志司令员传达了彭总的指示。尽管敌人向我打炮，但我们的部队正扎实地进行攻城准备，根本就没理它的茬。

按预定计划，八月二十五日拂晓，我军向兰州发动了总攻。

经过激烈战斗，到下午五时，突破了敌人三道防线，并且连续摧毁了敌人以碉堡群组成的防御阵地，黄昏前占领了皋兰山的青岔岭和马架山、沈家岭。皋兰山是马步芳“固守兰州”的主阵地。此地一失，敌军立时呈现溃乱之势。我军乘胜继续展开攻击。夜幕降临时，我第三军报告：发现部分敌人通过黄河铁桥逃跑。彭总命令第二兵团迅速以火力封锁黄河铁桥和黄河北岸的公路。我第三军神速地攻入兰州西关，用火力封锁了黄河铁桥，截断了敌人退路。十九兵团和二兵团主力，从东面和南面攻入兰州城下，展开了激烈的各个分割围歼敌人的恶战和追歼战。

第二天上午十时，我军越过黄河铁桥，攻占了城北高地白塔山。至此，兰州战役胜利结束，守敌除极少数逃窜外（跳河泅渡的敌人多被淹死），全部被歼。匪首马步芳和马继援早已乘飞机狼狈逃跑了。

战役刚一结束，彭总高兴地对我们说：“马步芳这一次给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要是他当初丢下兰州继续撤退，想消灭他还真得费点时间呢。他想用一计把我们消灭在这兵家必争之地的兰州。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我们却将计就计来了个釜底抽薪”。兰州战役的胜利，成为我军打开解放整个西北大门的一个锁钥。

向兰州背后进行迂回包围的我第一兵团，经过长途跋涉，所属六十二军与从兰州向西挺进的第二兵团之第三军先头部队于九月二日进占民和县城和河口镇，该兵团主力于九月五日占领了马步芳的老巢——西宁，马步芳在青海的反动统治被彻底推翻。各族人民重见天日，敲锣打鼓，欢庆自己的解放。

至今，王震同志回忆起兰州战役时，还赞不绝口的说：“彭总是一位无愧于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家，用兵大胆，有远见，有气魄，令人钦佩”。

## 解放军宣传动员团和王震司令员亲自领导的“劝降团”

自从部队向甘、宁、青进军以来，彭总和野战军前委一再指示，要对干部、战士认真进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彭总多次讲，少数民族是西北地区一个突出的问题。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仅是为了战时的需要，而且是战后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建设大西北，使大西北长治久安的需要。

各部队坚决贯彻前委和彭总的指示，进军途中都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使彭总特别满意的是第一兵团到临夏后，组织起来的那个“劝降团”。

临夏位于甘青交界处，是回民聚居之地。马步芳、马步青部属的许多重要军官是临夏（旧称河州）籍，他们的家属多居住在那里。王震司令员率领第一兵团攻占临夏后，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对放下武器的敌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均受到优待，各界人士深受感动。青马的军官家属，纷纷向我军表示，愿意通过写信和劝亲访友的方式，劝说他们的亲友归顺人民，为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效力。一兵团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又将他们中有声望的人士组成了一个“劝降团”，跟随我军进行宣传和劝降活动。这个“劝降团”不仅有力地揭露了马步芳匪帮长期以来的反共欺骗宣传，而且主动为我军带路和向人民群众宣传人民解放军的政治主张，特别是我军抢渡黄河时，他们积极协助我军动员人力和船只，使我军顺利地完成渡河任务。

王震司令员将“劝降团”的情况，用电报向野司作了汇报。彭总将电报反复看了几遍，高兴地说：“少数民族政策不是一句

空话，必须通过各种形式认真贯彻落实。王震同志的做法很好，把它具体化了”。彭总还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说：“王震同志的电报值得我们很好的看一看，他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普遍重视的大问题。”彭总和甘泗淇同志研究以后，让我们将王震同志的电报，转发给向宁夏挺进的十九兵团和西北的其他部队，并且报告了党中央、中央军委。

我军各部队仿照王震同志的做法，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各地原国民党高中级军政人员，以及散兵，有的携带武器和无线电台，纷纷到军管会报名登记。一些住在分散和较远城、镇的敌人，也通过“劝降团”写信，向我军投诚；有的还直接带我们的部队去接管。对维持地方良好秩序，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西北人民解放军向宁夏挺进时，王震同志亲自率军委派的“劝降团”到宁夏进行劝降工作。他指出：“对敌人的劝降工作，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对敌军高级将领和军政首长进行政治攻势，另一方面要对普通士兵和一般官兵进行思想教育。对高级将领和军政首长的劝降，要以政治攻势为主，辅之以军事威胁，同时要晓之以利害，使他们看到解放军的威武雄壮，看到解放军的纪律严明，看到解放军的政策好，从而打消他们的顾虑，使他们心服口服地归顺人民解放军。对普通士兵和一般官兵的劝降，要以思想教育为主，辅之以政治攻势，同时要晓之以利害，使他们看到解放军的威武雄壮，看到解放军的纪律严明，看到解放军的政策好，从而打消他们的顾虑，使他们心服口服地归顺人民解放军。”王震的这一决策，得到了广大官兵的拥护和支持。他提出的“对高级将领和军政首长的劝降，要以政治攻势为主，辅之以军事威胁，同时要晓之以利害，使他们看到解放军的威武雄壮，看到解放军的纪律严明，看到解放军的政策好，从而打消他们的顾虑，使他们心服口服地归顺人民解放军”的思想，对今后的军事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决 战 兰 州

罗 元 发

我对兰州是有特殊感情的。在纪念她解放三十二周年的时候，我曾又一次来到这里。

兰州大变了。旧社会满目荒凉的兰州，如今变成了宽阔整洁的街道，鳞次栉比的楼房，烟囱林立的工厂。巍巍皋兰山像一座丰碑挺立在黄河之滨。它使我不禁想起了当年我军激战兰州城，血染青峦岭，全歼马匪军的战斗情景。

一九四九年八月，刚刚和兄弟部队完成了解放八百里秦川的大军健儿，硝烟仍在，扬尘未拂，即挥师向西，沿着西兰公路挺进一千四百余里，追歼青马，杀向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兰州。

虽然时值初秋，但陇东高原的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狂风大作，时而烈日当空，炎热、缺水、风沙、暴雨、冰雹不断袭击，加上地广人稀、山大谷深，公路桥梁又遭敌人破坏，给大部队行军造成了不少困难。

但这点困难，在英雄的战士们面前，实在算不了什么。指战员们士气十分高昂，全军上下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早日打下兰州，坚决消灭马匪军，迅速解放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兰州和西北各族人民！

兰州，自古以来，为中原通往西南、西北的交通要冲。战略

地位十分重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西安解放以后，国民党西北政局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蒋介石在准备“引退”之前，把西北土皇帝马步芳扶上“西北军政长官”的“宝座”。于是这里便成为西北国民党用以反共的政治、军事中心了。

马步芳气焰很嚣张，他觉得一九三六年红军西征途中吃过他的亏，一九四八年西府战役又占了一点便宜，便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他把兰州守备的重任交给儿子马继援负责，城内驻守着他的主力八十二军和一二九军，城外左有九十一军和一二〇军，右有新编的骑兵军和保安团，号称十万大军。马步芳大言不惭地说：“凭着兰州依山临水的地形和抗战时期的‘国防工事’，我不仅要保住兰州，而且要直下西安”。他的狂妄野心是，以胡宗南出兵天水击我侧背，再与宁夏马鸿逵来个三家联合作战，与我军决战兰州城下。

彭总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在分析了马匪这一狂妄计划之后，毅然定下蒋计就计，因势利导，转战陇东，坚决消灭马匪军，解放兰州和甘、宁、青各省，尔后进军新疆的作战计划。

扶眉战役结束以后，七月中旬野司在虢镇文广村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彭总在会上说，自太原解放后，中央军委决定第十八、十九两个兵团进入西北，归一野指挥。从此西北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军解放西安后，胡宗南逃往汉中，但用四个军“固守”在郿县、西当地区，目的在于待机北上。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彭总提出的兰州战役计划，解放兰州对解放大西北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时彭总调整了西北野战军的作战部署：十八兵团（欠六十二军）附第一兵团第七军在西安、天水一线钳制胡宗南残部；十九兵团（欠六十四军）为右路，沿西兰公路直驱兰州；第二兵团为中路，经陇县、通渭西进，与十九兵团合歼

兰州守敌；第一兵团附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为左路，取道陇西、临洮、临夏，直捣马步芳的老巢西宁，切断兰州守敌退路；十九兵团的六十四军在海原、固原地区钳制宁夏马鸿逵匪军。我们听了这个作战计划，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和决心。会后根据二兵团许光达司令员的指示，我们立即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积极进行西进的各项准备工作。

我六军为中路二兵团前卫，八月六日攻占了通渭县，切断了宁马与青马之间的联系。八月九日由通渭莲花镇出发，经定西、内官营、新营镇，十六日部队到达榆中地区。

这天，我离开军部行列纵马向前，赶上了走在前头的十七师。师长程悦长同志一见我，急忙跳下马行礼问好。我们一起步行，边走边谈。他是湖北人，很小参加红军，作战勇敢，生活朴素，很受战士爱戴。他用地道的湖北土话对我说：“军长，这次西进部队战斗情绪很高，执行政策遵守纪律也很好，请您放心”。接着他汇报说，通过回民区时，战士们都自觉遵守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不借用他们的炊具，不与妇女交谈，尽量不进回民屋子，部队住宿时就在野外露营。他还说战士们沿途看见当地群众在反动派的残酷压榨下，过着缺吃少穿，以糠菜度日的生活，看见十几岁的大姑娘、小伙子还衣不蔽体，非常气愤，恨不得一举砸开兰州城，解放甘、宁、青，为各族人民报仇！四十九团有个排长行军途中一直拉痢疾，但他坚决不留后方。他说：“我爬也要爬到兰州城下，不消灭马步芳死也不甘心”。听了这些情况，我真为有这样的战士而高兴。我问程悦长师长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他想了想问我：“这次哪个师担任主攻？”我不禁笑了，知道他这是要求担任打兰州的主攻任务的。便对他说：“您是要挑重担子，对吧？具体任务待野司和兵团明确了军的任务后再说。不

过，决不会叫您失望的”。他听了这话高兴地表示：“我们等待着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师”。

这时五十团一个连队开过来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个面孔黧黑，长着络腮胡的中年人。他身上背着好几条米袋，肩头上扛着两支三八枪，走起路来昂首阔步，好象有着永远使不完的劲。我问程师长：“这个干部叫什么名字？”他说：“五十团三营七连指导员曹德荣，是个很好的政工干部”。我心想：一点不假，烈火出真金，我们这个革命熔炉里不知炼出了多少优秀人材啊！待全国解放了，他们都是建设新中国的好干部。

浩浩荡荡的支前队伍尾随部队开过来了。大车拉的，毛驴驮的都是粮食弹药。民兵们扛着担架，一个个喜气洋洋，要为支援子弟兵解放兰州贡献一份力量。我对程师长说：“陕北人民对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贡献，为了支援我军西进，他们早就动员组织好了。”程师长说：“有人民的大力支援，部队更是信心百倍。”

我们谈得正起劲，忽见前面两个骑兵侦察员飞马跑来报告：“榆中县城被我侦察连占领了”。从他们报告的情况得知，敌人约有一个骑兵连在榆中担任侦察任务，遭我突然袭击，即向兰州方向逃去。我命令程锐长率十七师攻击前进，先头部队首先摸清兰州以东马架山一带的情况。当晚部队住在榆中县城。

在榆中，接到兵团电报，野司决定调整部署，原来我军是担任攻击马架山的任务，现改为攻击皋兰山主峰营盘岭。我们的左翼是沈家岭，由四军负责；右翼是马架山，由十九兵团六十五军负责。野司要各部队务必于八月二十日前扫清外围。从东、西、南三个方面完成对兰州守敌的包围。接到命令后，我命令十六师和十七师迅速向兰州西南攻击前进。十九日，十七师攻占了九条路口、靳家庄西山以及郭家寺阵地，十六师也按时完成了扫清外围

的任务。战斗中，敌人像个乌龟，一打就缩回去。显然，他们放弃外围的守备，是为了集中兵力准备固守皋兰山主阵地的。但有些同志却误认为这是敌人掩护他的主力撤退的象征。他们认为南京、太原和西安相继解放，眼看大势已去，敌人未必固守兰州。我同张贤的政委及其他几位领导交换意见，一致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头的，应及时纠正。我在部署战斗的同时，强调了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担任攻坚战的光荣任务，就要深入政治动员，发扬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饶正德副政委在各师团领导干部会议上说：“彭总告诉我们，兰州是解放西北关键的一仗。由于马步芳利用宗教、迷信，搞反动宣传蒙骗士兵，因此要加强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就显得更重要了。还要注意严格执行俘虏政策。我们要在胜利面前再鼓一把劲，誓将革命进行到底，为解放兰州、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而奋斗！”同时，要求各部队注意防止和纠正轻敌急躁情绪。

会后，十六师政委关盛志、主任魏志明，十七师师长兼政委程锐长、主任张世功，根据各部区分的任务，反复动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发扬政治工作的威力，发扬党团员在战斗中的模范作用，坚决执行命令，完成战斗任务，开展火线立功运动等等。之后，各部队立即进入了各种战斗准备工作。后勤部长郑云鹤同志，为保证部队供应，组织全军的后勤人员，到榆中各地区筹集粮食，将各种物资、弹药及时运送到前线，并把民工、支前担架分配到各师的阵地上。军、师卫生部门开设了救护站等。为了便于指挥，我们将军部移到九条路口以北的邵家泉一带。

这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我们来到了邵家泉，这里位于兰州正南方向，可以看到即将进攻的皋兰山的概貌。我们刚刚住下，值班参谋跑来报告：“彭总来了”。听到这个消息，军里儿

个领导同志异口同声地说：“彭老总来得好快呀！”我连忙同张政委、饶正锡副政委、陈海涵参谋长迎到村口，却不见他的踪影，经打听才知道彭总没有到军部就登上对面的山头了。我连忙告诉陈参谋长，要司令部通知前面的部队特别注意警戒，同时通知团以上主要领导干部，迅速赶上山来看地形。

我们上山后见到彭总，他高兴地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简单地询问了部队情况以后，便站在一个高坎上，举起望远镜向皋兰山瞭望观察。这时，各师的同志也陆续来到，大家同彭总一起看地形。

巍峨的皋兰山，呈现在我们眼前。我首先看的是我军将要进攻的营盘岭，它位于皋兰山的中央，与敌人设在西边的沈家岭和东边的马架山阵地，互相衔接，互为依托，并以抗日战争时期修建的“国防工事”为骨干，构成对我军的整个防御体系。皋兰山以营盘岭为最高，能否拿下它，是我六军能否胜利完成这次战斗任务的关键。看到这里，彭总指着营盘岭下面一个名叫下庄的小村子对我说：“根据这个地形和敌人设防的重点，你们很好组织侦察弄清敌人火力，再好好研究一下，如何从正面突破”。

在战术上彭总历来要求我们尽量从敌人的侧翼实施迂回、分割和包围，可是这次为什么要我们从正面突破呢？我怀着矛盾的心情再把敌人的阵地仔细看了一遍，原来营盘岭顶上有一组用钢筋水泥筑成的环形集团工事，那是营盘岭的主阵地。以此为依托，敌人将山崖削成三道峭壁，每层约三丈高，设了三道防线。最下一层更高，约三、四丈的样子，它的下面就是下庄。再看主阵地的东西两侧，都是悬崖绝壁，难以攀登，而且敌人可能料到我们善于使用迂回战术，加强了两边的火力配备。若是从侧翼主攻，必然上当，而从正面攻是比较妥当的。因此，我向彭总提出

了我的想法：主攻部队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从下庄正面攻击，以少数兵力从侧翼助攻，吸引敌人大力，正面得手后再从两翼投入兵力。彭总点了点头说：“这样才好”。

看了一阵，我们在山背后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彭总摊开地图，一面看图，一面让大家各抒己见，谈谈打法。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毫无拘束地谈起来。大家的看法和彭总的想法基本一致，觉得从下庄强攻比较好。也有个别同志认为：当前形势是“秋风扫落叶”，马匪军未必死守兰州。彭总一听，严肃地批评说：“这是你的一厢情愿，马家父子才不那么想哩”。他看大家再不讲话，又语重心长地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马匪援是六军的老对手，西府战役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一句话，拨动了同志们的心弦。回想起去年在陇东、西府与马匪军作战时，由于我们轻敌，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我们有些重伤员惨遭敌人杀害。所以，一提起马匪援，六军指战员无不咬牙切齿。彭总又说：“马步芳、马匪援父子都是反动透顶的家伙，他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像个大赌棍一样，他们很善于搞‘孤注一掷’。直到今天，马步芳还自恃‘固若金汤’的防线，凭险可守的地势，把最后一点赌注全压在兰州。以为我们是长途跋涉，后方运输线长，补给困难；而他们则是以逸待劳。马匪军妄想吸引我军主力于兰州城下，消耗我军有生力量，等待胡宗南反扑关中。然而，这个赌棍有他狂妄的一面，也有他虚弱的一面。他那点本钱毕竟是有限的，我们一定要他在这里输得精光。”

彭总的这一席话，再次阐明了兰州战役的指导思想，对大家启发教育很大，我感到特别振奋。突然，他问道：“这次是哪个团主攻？”程锐长同志回答：“五十团”。彭总说：“走，到他们那里去看看”。

到了五十团看完阵地后，彭总直到还队，看了看战士们搭的草棚，用手摸摸铺草，问寒问暖，大家感到分外亲切。彭总来到七连，战士们都涌到彭总身边。彭总问大家：“对打下兰州你们有信心没有？”指导员曹德荣同志坚决地说：“我们一定能够完成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彭总又问：“为什么？”有的战士说：“有人民群众的支援！”有的说：“有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指导，有彭总的直接指挥，我们信心百倍！”还有的说：“有兄弟部队的密切配合。”彭总笑了笑说：“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大力支援，其次是你们的英勇善战”。

分别的时候，彭总紧握我的手说：“罗元发同志，你们要注意不可轻敌急躁！还有两天时间，要抓紧准备”。

彭总走后，我们把团以上干部留下来开了个会，区分了各师的任务，布置了战前的准备工作。根据彭总的指示，会上张政委和我都反复强调要深入政治动员，防止轻敌急躁情绪，充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会后，饶正锡副政委要求军师两级都派出检查组，深入连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

二十日，野司发布了作战命令：命令各军于二十一日拂晓在全线发起攻击。

命令传达到部队以后，全军上下情绪高昂，久已集聚在心头的对马匪军的深仇大恨，好象火山爆发一样，“彻底消灭马家军，为解放兰州人民，为解放大西北的关键一战而杀敌立功”的誓言，响彻云霄。当天夜里，各师按预定方案，进入指定的位置，各种火炮也进入了阵地。

二十一日六时，解放兰州的战斗开始了。一阵阵炮火向敌人猛烈轰击之后，十七师五十团直扑背靠岭脚下的下庄。三营一马当先，在团长刘光汉、副团长杨怀年同志的指挥下，一营迅速占

倾了下庄。与此同时，担任突击任务的十六师四十六团，也从沈家营方向插了进去。

过了一阵，十七师司令部报告说：“五十团攻击受阻”。“怎么回事呢？”我在电话上问程师长。据他讲，刚才发起攻击时，我们的炮火只摧毁了敌暴露在前沿的工事，未能彻底摧毁暗堡。当炮火转移时，躲在狗洞里的敌人钻了出来，拼命用火力拦阻，使担任爆破的分队难以接近崖壁，无法实施爆破。他们正在重新组织火力，准备再次突击。我又打电话问十六师，吴宗先师长报告说：他们那里的情况也不好。四十六团的部队正面受到敌人阻击，地形不利，在运动中又受到三营子和马架山两面火力的射击，伤亡较大，该团一营副教导员李光华同志牺牲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内心感到很沉痛。光华同志是一位优秀政治干部，我曾多次见过他。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刘少奇同志身边当公务员。开“七大”时随少奇同志到了延安，以后把他送到抗大二分校学习，毕业后分到教导旅一团（即十六师四十六团）工作。两年来，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战斗中，一贯表现很好。他身患胃病，但一直坚持行军作战。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他却在皋兰山下光荣地牺牲了。

战斗继续进行，敌人在负隅顽抗。从西边沈家岭的狗娃山到东边的马架山，都打得非常激烈。友邻部队四军和六十五军正同敌人展开肉搏战。战斗持续了几个钟头，我们向背盘岭的攻击，始终未能奏效。面对这种情况，大家都很着急。究竟是打还是改变主攻方向？我的心里一直在思谋着。如果再继续打下去，必然招致重大伤亡，而且难以得手；假若撤下来，势必影响全局。正在这个时候，兵团转来野司的命令：全线停止攻击。

我立即命令各师停止攻击，黄昏后撤回原地，集结待命。十

七师接到命令后，程师长报告说：“我们研究了，觉得进攻到三营子脚下的五十团三营撤下来不好，不如将他们留下，在敌人眼皮底下贴上一张‘膏药’，为下次进攻创造条件。团主力撤到距下庄二里路的上庄，以便策应他们。”原来这种“膏药战术”是他们一九四七年四月在陕北攻克蟠龙镇时的发明创造，彭总曾经表扬过他们，今天在打兰州时又用上了，所以我批准了他们的建议。

当天下午，军里召开了作战会议，检讨这次进攻受挫的原因。大家认为：我们的火力太弱，而且比较分散；战前对地形和敌人的阵地构筑以及火力配备情况摸得不透；四十六团进攻道路选择不当等等。我个人认为，根本的原因还是对彭总防止轻敌急躁的指示体会不深，贯彻不力，具体表现在战前准备不够充分，不够细致。这不能怪下面。作为军长，我首先应当承担责任。会议正进行中，值班参谋报告说，野司首长找我接电话。我跑到值班室，拿起话筒，听到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罗元发同志吗？我是彭德怀。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啊？”此刻我真象一个考试不及格的小学生去见老师一样，以内疚的心情向彭总报告了战斗经过和进攻受挫的原因，并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也准备接受彭总的批评。然而彭总却说：“这个不要紧，‘吃一堑，长一智’嘛！不过这样一来，倒是给你们那里抱有‘秋风扫落叶’观点的同志狠狠泼了一瓢凉水就是了”。听了这话，我会心地笑了。彭总又说：“四军攻狗娃山，六十五军攻马架山也未得手。看来野司发起总攻的时机是仓促了些，使你们的准备工作受到一些限制。”接着，彭总对我简略地讲了当前西北的战局：退守川陕边界的胡宗南，最近给兰州守敌指挥官马维援发来一个电报，为马家父子打气，要他们坚守兰州，胡宗南准备趁我主力攻击兰州，后方兵

力单薄的机会，与宁夏的马鸿逵相配合，袭击宝鸡和天水，威胁我军后背，得手后，再由东向西，与坚守兰州的马家军里应外合消灭我军于兰州城下。据最近的情报来看，胡宗南已经带领残兵败将从秦岭方向向我宝鸡、天水、西和和礼县等地进犯，遭到我十八兵团六十一军和七军的坚决抵抗。为了粉碎胡马联合夹击我军的阴谋，我们必须坚决拿下兰州。因此，彭总要求我们：“再给三天时间，充分进行准备，争取一举攻克营盘岭！”我在电话中表示：“坚决完成任务！”最后彭总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别的没有什么，就是军里的炮火弱了些”。彭总果断地说：“那好吧，我同司令部讲一讲，把野司野炮团拨给你们指挥”。

我兴冲冲地回到会场，传达了彭总的指示。大家一听，感到非常兴奋。一致表示，要千方百计，以坚决攻克营盘岭的实际行动，回答野司首长对我们的关怀。接着，我们又逐项研究了再次攻击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将部署作了一些调整。同志们高高兴兴地返回部队去了。

在以后的三天里，“充分进行准备，争取一举攻克营盘岭”，已成为全军上下的一致的行动。无论前线和后方，无论部队和机关，都紧张地投入了战前准备。这时，二兵团副政委徐立清同志率检查组来我军了解情况并指导工作。他是我军的老政委，情况熟悉，刚一到就下部队去了。野司首长和兵团首长的关怀，使我们很受鼓舞。

野司野炮团及时赶到了。当十三门野炮和三门榴弹炮，由骡马牵引着隆隆地走过九条路口时，住在那里的机关干部、战士都兴高采烈地跑来观看。上山时，因坡陡路窄，牲口拖不上去，十六师司令部通讯科长、党支部书记许会增同志一声号召：“同志

们，来呀！把炮推上去！”站在路旁的同志们一涌而上，驻在附近的军师两级机关干部也跑来了。大家组织起来，修路的修路，推炮的推炮，忙得不亦乐乎。徐立清副政委和兵团检查组的同志也闻讯赶来，参加这场紧张的“战斗”。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将十几门野炮推上山去了。二十三日，天下起雨来，由于炮阵地靠前了，前面又无路可走，军里又组织了几十名干部战士，克服了天黑路滑等困难，将大炮拆成几大件，在夜幕的掩护下，运到阵地上去了。

由于野司的支援，我们的炮兵火力大大加强了。鉴于上次火力分散的教训，我们决定全军的火炮集中使用。共计野炮十三门，山炮十五门，榴弹炮三门，重迫击炮三门，再加上团的十九门迫击炮，组成两个炮兵群，由两个师的副师长和炮兵团团长负责指挥。十六师由吴宗先师长直接指挥。十七师由副师长袁学凯同志指挥。袁学凯同志亲率炮兵营干部到前沿仔细观察，对敌主阵地上的目标逐炮进行了分工。除以主要火力摧毁敌主阵地掩护步兵冲击以外，还组织一部分火炮专门压制敌人的炮兵。

二十四日，我同军的几位领导同志以及程师长一同冒雨来到五十团，见他们正在进行沙盘作业。刘光仪团长便指着沙盘上标明的敌我位置，向我们报告了他们这几天抵近侦察敌情和地形的情况，以及他们对敌情的分析和判断。贴在敌人身上的那张“膏药”，即我们三营的同志们，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斗志，坚守着阵地。敌人把他们视之为肉中刺，白天以火力严密封锁，轻重机枪不断向我扫射，并向下投手榴弹，发射枪榴弹，就是不敢下山。而我们的战士则隐藏在早已挖好了的背向敌人的窑洞里。夜晚敌人生怕我们发动突然袭击，一面用浸了汽油的棉花包点燃后向下扔，一面虚张声势大喊大叫，藉以壮胆。战士们识破了敌人

的“恐吓战术”，于是利用敌人的恐惧心理，不断袭扰、迷惑敌人，使敌人坐卧不安。整整三天三夜，三营的勇士们在战壕里一边坚持战斗，一边进行近迫作业，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缺水少粮等困难，死死地粘住敌人不放。同时，团司令部根据上次战斗的教训，组织连营干部，使用各种方式，日夜轮流地对敌进行阵前观察，摸清了敌人的工事构筑和火力配备的情况。

听了刘团长的报告，我们感到很满意。张政委和我都高度赞扬了三营顽强战斗的精神。程师长考虑到五十团上次进攻时有较大的伤亡，尤其是三营伤亡更大些，这几天又很疲劳，提出是否将他们的任务调换一下。团里几位领导同志都不同意调换任务。我想，程师长是出自对他们的关心，但考虑到这是个老部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目前士气又是如此高涨，中途调换任务，于作战不利，而且会使部队情绪受影响，因此同张政委研究决定还是不要改变。为了加强进攻力量，十七师以五十团为突击队，主攻营盘岭正南敌阵地；十六师以四十六团主攻，四十八团为预备队，攻击营盘岭东南敌人阵地。两个炮兵火力队配置在九条路口、梁家山及郭家寺，集中火力摧毁敌人主阵地，压制敌人反击，掩护突击队的进攻。

八月二十五日六时，雨过天晴。我进入了前线指挥所。举目四望，周围一片漆黑，点点繁星，在夜空里闪闪烁烁。习习微风吹来，使人感到很凉爽。皋兰山上下，平静得出奇，连稀疏的枪声也听不到了。经过连夜的袭扰，敌人已经疲惫不堪，眼下可能正蜷缩着身子，做着黄粱美梦呢。他们何曾想到，在静静的营盘岭下，千万个战士杀敌复仇的火焰正在熊熊燃烧，霎时间这火焰就将把敌人烧成灰烬。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我的两眼紧盯着时针，然而

今天这表好象走得特别慢。六点三十分，突然，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总攻开始了！我立即命令：“开炮！”刹时间，整个营盘岭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一条条火舌，带着指战员们的深仇大恨，飞向敌人阵地。只见敌人阵地上硝烟滚滚、火光冲天，打得敌人懵头转向，我们的战士不断拍手欢呼：“打得好！打得好！”经过三十多分钟猛烈的炮火轰击，敌人的炮兵变成了哑巴，敌阵地上血肉横飞，一片混乱。发起冲击时，十六师的四十六团同时发起攻击，在他们紧密协同下，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五十团健儿如蛟龙出渊直扑下庄，迅速与坚持阵地的三营会合之后，立即向敌前沿阵地逼近。这时候，敌人急忙爬起来抵抗。我们的轻重机枪一齐向敌人猛烈开火，一场血战开始了。枪声，炮声，手榴弹、炸药包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子弹打光了用手榴弹，手榴弹打光了拼刺刀，刺刀折了赤手空拳和敌人肉搏。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有的连队只剩下十几个同志，几次命令后撤休息，但他们一直要求坚持战斗，战士们说不把红旗插上营盘岭决不下来。战斗英雄陈全奎同志，把两颗手榴弹捆在一起，一连投掷了三十对，打垮了敌人的反扑，负了重伤，坚持不下火线。当部队冲锋到营盘岭主阵地时，由于峭壁又高又陡，土质坚硬，突破口未被炸开，敌人凭藉钢筋水泥暗堡拼命抵抗，我军几次攻击都未成功。运动到前沿的四个连队一时上不去，下不来，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我们十分着急，在电话中要十七师五十团长刘光汉同志尽快组织爆破。打完电话，我正要动身到十七师去察看情况，忽听得“轰”地一声巨响，我急忙走出指挥所举起望远镜一看，敌人正面第一道防线被炸开了一道斜坡，战士们正从这道缺口向山头冲去，一面红旗在头道崖坎上飘扬。红旗，胜利的象征。红旗，指示炮火延伸的标志。我即命令各师的炮兵猛烈向敌

纵深袭击。

是谁完成了这次爆破任务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呢？程悦长同志在电话中激动地报告：“七连指导员曹德荣同志舍身炸峭壁，为解放兰州英勇牺牲了。”我放下电话直奔十七师师指挥所。

原来，总攻时七连担任突击队任务，发起冲击时，曹德荣同志带着一部分战士负责运送炸药，身上两处负伤。当他看到连续三次上前爆破的同志都牺牲了，峭壁尚未炸开，进攻部队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眼看就要遭到重大伤亡。在这紧急关头，曹德荣同志负伤不下火线，坚持战斗。他一下子抱起三个炸药包大喊一声：“跟我来！”首先冲了上去，两个战士应声跟了上去，快接近峭壁时，敌人射来密集的火力，一个战士牺牲了。曹德荣同志心中升起一团火，他扔出两颗手榴弹，趁着浓烟升起的一刹那间，抱起沉重的炸药包，强忍着浑身巨痛，左翻右滚终于和另一个战士靠近了峭壁。峭壁被削得如同墙壁，没有支架，无法发挥炸药的威力，曹德荣同志朝身后的战士交待了一声，便双手托起炸药按在崖壁上，回头向那个战士喊道：“快拉火！”那个战士有些犹豫，曹德荣同志大声喊道：“我命令你拉火……”。战士含着泪拉开了火，翻身滚下山坡。一声震天响，峭壁破开了，又一位董存瑞式的英雄曹德荣为了人民的解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战士们高呼着曹德荣的名字，冲入敌阵地，迅速占领了敌人第一道防线。残敌纷纷后退到第二道防线以内，组织反扑，妄图夺回失去的阵地。战士们心中燃烧着为曹德荣报仇的怒火，连续打退了敌人的五、六次反扑，阵地前躺满了敌人的尸体。这时，十七师五十一团也从西边攻上来，十六师四十六团也从东面向三营子进攻，我们巩固了已夺取的阵地，经过短暂的准备，再一次

迅猛地发起攻击之后，又占领了敌人第二道防线。狡猾的敌人，趁五十一团立足未稳就猛扑过来。五十一团的阵地被敌占领，使五十团受到威胁。程师长当机立断，下令“反冲击！坚决夺回阵地”。经过一次又一次地激烈争夺，终于把阵地夺回来了，但是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时已是中午十二点钟左右，四军已将沈家岭的狗娃山攻下来了，在右翼的六十五军，经过反复战斗，打垮了敌人十几次反扑，打得英勇顽强，正胜利地向前发展，解除了我们东西两面的顾虑。下次战斗轮到夺取营盘岭制高点主阵地上那个最坚固的集团工事，而在前两次进攻中部队伤亡较大，建制有些混乱，需要立即进行必要整顿。因此我们决定进行一个小时的准备以后再攻击。为了减少伤亡，我们要求师、团两级严密地组织火力，搞好步炮协同：向敌人梅花形钢筋水泥工事进攻时，采用纵深梯次进攻的方法逐个占领。占领一个，巩固一个，稳步前进。

下午一时，开始了夺取敌人最后一个坚固堡垒的战斗。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十六师四十六团和十七师五十一团从东西两面发起进攻，五十团仍从正面攻击。四十九团也从纵深调上来，参加战斗，打得很英勇。十四时，五十团攻克敌人集团工事。我们命令四十八团加入战斗。各部队同时发起进攻，不一会，三面红旗先后在敌阵上树起来了！但刚刚树起，旗杆就被打断，红旗落了下来。又树起，又落下；再树起，再落下……。就这样，红旗反复起落七次，每一次起落，都有不少同志在流血牺牲。到了第八次，就有十几面红旗在营盘岭敌主阵地上树了起来。营盘岭全部被我占领。但是，敌人还不甘心失败，敌二四八师师长亲自督战，组织了约一个多营的兵力，从二营子方向反扑上来，而我军战士早在阵地上“迎候”着。在炮火配合下，轻重机枪一阵“点名”

之后，五十团的勇士们齐声高呼：“为曹指导员报仇，冲啊！”犹如猛虎扑羊，经过激烈的反复搏斗之后，我军各部队将敌人赶下二营子。当晚，二营子和头营子均被我占领。

敌人全线溃退。我军乘胜追击，直抵兰州城下。那位当了不到一个月“西北军政长官”的马步芳，眼看着即将全军覆灭，只好乘坐飞机逃跑了。我兄弟部队在坦克部队先导下冲进城里，曾经不可一世的马匪军树倒猢狲散，争相夺路逃跑。

二十六日晨，我六军进入兰州城内，同兄弟部队三军、四军和十九兵团的部队胜利会师。马继援见势不妙，提前逃出城外仓惶逃往青海。马步芳惨淡经营几十年的一点“赌本”，在这里输得净光，兰州回到了人民手中。

拿下营盘岭以后，我沿着部队进攻的道路向前走去。途中见到我们的战士怀着胜利的喜悦，正在打扫战场。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及其它物资堆积如山。一群满面污垢的俘虏被我们的战士押下山来。一个个正惶恐地听着我们的同志向他们宣传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和我党民族团结回汉一家的一贯主张（他们受马步芳利用宗教、迷信反动宣传的毒害太深了，有的还跳下黄河企图逃走，因在沙滩上过不去，又被我们的战士用羊皮筏子把他们救了回来）。在四百多具敌人的尸体里面，我们发现有二十多人是用马刀砍死的。这是他们为马匪军卖命反而作了马匪军官“督战”的牺牲品的铁证。这也是马家父子反其反人民的下场，他们只能是这个下场。

掩埋烈士的同志对我讲：他们在曹德荣烈士的遗体上发现他的手指上缠满了手榴弹拉火环和拉火线。这是他忠于党忠于人民而英勇杀敌的真实见证。其实，用鲜血和生命开辟胜利道路的何止他一人呢？十六师四十六团，也是三营七连主攻，全连一百七

十多天，下战场时只剩有七个同志。而曹德荣同志领导的十七师五十团七连，只剩下二十六个同志了。五十团三营共有十六名连级干部，下战场时仅剩下两人。这是一场名符其实的血战。为了表彰曹德荣同志和他所在的七连的光辉战绩，军党委决定授予七连为“德荣连”的光荣称号，追认曹德荣同志为“特等爆破英雄”。

黄昏时刻，我慢步在青盐岭上。夕阳，映照着红旗，映照着烈士的鲜血，皋兰山上一片红。面对此情此景，我不禁自言自语：“皋兰山，你是历史永久的见证；兰州，是无数人民子弟兵的鲜血换来的！”

彭德怀司令员指挥西北野战军进行的兰州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敌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仗歼灭了马步芳的精锐主力，彻底粉碎了马步芳“挽狂澜于既倒，定乾坤于西北”的黄粱美梦。兰州大捷威震西北，敌军丧胆。我军乘胜继续追歼残敌，一鼓而下西宁，再鼓而下银川，并迅速横穿河西走廊，控制了兰新公路，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兰州战役之后，虽然我军仍进行过一些战斗，但从战略上讲，这已是我军在西北战场的最后一仗了。

# 千里夺要隘 沥血破金城

——回忆第四军在兰州战役中的攻坚战

张仲良

兰州战役，是解放大西北的最后战役决战。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攻克兰州，九月二十五日解放新疆，甘、青、宁、新四省辽阔疆土全部得到解放，兰州战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兰州战役中，我们第四军是主攻部队之一，和兄弟部队相互配合，浴血攻坚，打得很激烈。现在，三十三年过去了，当年鏖战激烈的情景，犹历历在目，回忆往事，仍使人十分激动。

## 战前敌军态势

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在解放战争头两年，乘我军集中打击胡宗南反动军队时期，扩大了他们的反动势力，连同受马步芳节制的蒋系军队，共十个军，三十三个师，另两个骑兵团及保安团，共计十八万多人。马步芳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的头衔控制了这支军队的指挥权。青马（敌主力）部队作战凶猛野蛮，战斗力较强，在西北敌军中是一支强悍的部队。这是由于马步芳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封建迷信和浓厚的宗教观念，进行欺骗宣传以及他们未曾受过我军重创，历史上曾偷袭我军，占过小便宜。因此，颇为狂妄嚣张。国民党反动派就利用这支派力扼守兰州要地。

以空运补给军火，然后以东西两翼兵力和胡宗南军队共同配合，包围合击，妄图歼灭我军于兰州地区，稳住西北，屏障西南。敌人这种如意算盘，已在彭总的“将计就计”之中，敌人只能自取灭亡。

兰州，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具有防守的特殊有利地形。北依黄河天堑，东南西三面环山形成天然屏障，在起伏绵延的山岭中，抗日战争时期就有永久性的国防工事。马步芳为加强整个防御体系，又增设了马架山、背盘岭、沈家岭三大主防阵地，并与豆家山、古城岭、狗娃山各控制高点的据点相连接。以他们的“老本”八十二军三个精锐师（即一〇〇、二四八、一九〇三个师）分守三大阵地，以马步芳的一二九军的两个师为预备队，部署在拱星墩和兰州西关两地，从新疆调来的榴弹炮营配置于东教场，甘肃保安部队的三个团驻守东岗及城内，兰州守军兵力共五万多人。同时，又以新编军驻临洮、临夏，防守青海老果的门户；两个骑兵旅（师）（骑八师、骑十四旅），五个骑兵团（即五个步兵师的骑兵团）位于河口至民和一线，策应兰州和临洮方面的作战。马步芳的儿子马维援在兰州黄河北岸坐镇指挥，前沿指挥所设在龙尾山上。敌人自以为这样的部署，加上地形险要，工事坚固，兵力雄厚，是天衣无缝，固若金汤。但是，反动派对形势的估计，往往是错误的。

一九四九年七月，第一野战军，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三路进军，首歼青马。彭总高瞻远瞩，多谋善断，进军前，对青马作了清醒的判断，按当时青马的情势，退守青海对我不利，是他们的“上策”，而固守兰州对我歼敌有利，实是他们的“下策”。

因为青海是他们的老巢，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又可利用历史上形成的某些民族偏见，地形三面环山，易守难攻，当地人烟稀少，粮秣缺乏等，不利于我大兵团作战。青马自恃是西北军政长官，甘宁青蒋系军队的统帅，更加上兰州地理位置重要，系兵家必争之地，又有坚固的防御阵地，妄图使我军久攻不下，粮弹俱缺，兵力疲乏之际，他们取得宁马和胡宗南军队的配合，把我军聚歼于兰州城下。由于青马错误的估计，必然采取固守兰州的错误“下策”。彭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决定我军的作战方针是力争同青马决战于兰州，严防敌人逃回青海。同时，又针对两种可能，作了两手准备。彭总发布的进军兰州歼灭青马的作战命令中确定我军的部署是：以二兵团的三个军和十九兵团的两个军分两路包围进攻兰州；由一兵团附六十二军突破敌右翼向其青海老巢迂回，以动摇其军心。若敌退守西宁，我则形成对敌首尾夹击之势，以利速战速决。这是彭总打仗主张“杀鸡用牛刀”思想的体现，也是具体运用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思想的生动例证。

我们四军的任务，是在中路军二兵团序列内进军。逼近兰州后，向城西南敌侧后方向进攻。同我军并肩作战的右邻第六军，从城南方向进攻。担任兵团机动任务的第三军，于龚家湾、土门墩等地为我军左邻。

七月下旬，我军在凤翔地区集结待命。由于我都在扶眉战役中飞速截击敌人退路，确保战役全胜，受到“前委”嘉奖，报纸以“四军健儿建立奇功”为题，给予了表扬。因此指战员们战斗情绪旺盛，再立新功的必胜信念十分坚强。当野战军关于向大西北进军的作战任务向部队传达动员后，炽热的战斗情绪，立即在部队中烧得更旺。广大指战员纷纷表决心，写请战书，争当突击队，“保持光荣，再立战功”成为全军的行动口号。

## 战士们怀着解放大西北的决心，于七月下旬浩浩荡荡地开动了。我们中路军的进军路线，在山岭延绵的山区之中。八月里天气变化无常，刚才还是骄阳炎炎，汗流浃背，转眼却是瓢泼大雨，有时还有一阵冰雹。战士们的衣服，在身上淋湿，又在身上晒干。崎岖的山路，变化无常的天气，给行军带来了困难。但是，一想到肩负着人民的期望，指战员们就精神抖擞，什么艰难险阻，都不能延缓我军挺进。

部队路经固关镇时，看到先于我军行动的第一兵团重创敌骑兵十四旅的战场上，敌尸马尸遍地的情景，打乱了敌军阻止我军前进的部署，更加振奋了我军的士气。

翻过关山，进入回族较多的地区，奉兵团命令暂停前进，我军就在张家川、龙山等地区暂住了几天。我们住在回民群众家里，和回民群众相遇时，总觉得他们怀有戒心，不是躲躲闪闪，就是拱手礼让，敬而远之。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根据西北局《回民工作手册》，于八月一日在马鹿镇的米家大滩印发《第四军纪律教令》，规定了保护清真寺、尊重回民风俗习惯、损坏家具赔偿、不增加回民负担等九条纪律，向群众反复宣传，并且揭露了敌人捏造的“杀回灭教”的欺骗宣传。我军官兵自觉遵守纪律，特别是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实际行动，深深地感动了他们，取得了他们的了解，他们的疑虑和误解很快就消除了。长期存在的民族隔阂打破了，军民关系亲热起来了。在我们离开时，群众纷纷争相欢送。一路上遇见不少使人非常感动的事。我军每到一个宿营地，不少群众带着喜悦的神态围拢上来，诉说渴望解放的

心情，看着部队久久不散，得知我军决心要歼灭二马，解放大西北时，他们的脸上露出了期望的微笑，问寒问暖，关心备至。

我军经过陇西，穿过林木青翠的兴隆山以后，我十一师先头团在前进中于八月十九日消灭了阿干镇敌人，十九、二十日各师先后到达西果园、尖脚地、狗娃山上村等预定的集结地区，至此，完成了千里行军任务。

部队到达集结地后，从“野司”通报中知道了迂回西宁的左路军一兵团，打垮青马新骑兵军，解放临洮和洮沙。我三路大军在进军中以疾风扫残云之势，解放了平凉、定西、陇西等三十座县城，敌人投诚和被歼一万多人，指战员们受到了极大鼓舞，进一步增加了克敌制胜，解放兰州的信心和决心。

## 八十二、沈家岭 进攻前的准备

沈家岭位于兰州城西南十余华里，从我方看去，形状酷似葫芦。敌人防御阵地就堆在葫芦头上，东、西、南三面削坡为壁，高二至三丈，许多暗堡和伏地堡分布在削壁之上，以环形堑壕相接，纵横交错如网的交通沟又同堑壕相接。细长的葫芦柄，伸向我军进攻的方向，易守难攻的狭窄地带，设有难以跨越的横沟障碍，沟前还有密密麻麻的布雷场，要通过这样的地形和障碍去突破敌人阵地，难度不小。从两侧选择突破口吧，则两侧面临深谷，坡陡崖峭，无路攀登，而且又受东西两山（皋兰山、狗娃山）的火力夹击，这个“葫芦”阵地简直像个缩头的刺猬，要拿下它，非常棘手。这是敌人三大主防阵地中距兰州城和黄河铁桥最近的一个阵地，而且位于敌防线侧后。攻克这个阵地，就打破了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堵死敌人唯一退路的黄河铁桥。沈家岭阵

地与守兰之敌存亡与共，此存彼生，此失彼亡，这种情况敌我双方都看得清楚。因此，敌人以其主力一九〇师扼守这个要害，而我军就以三个师的优势兵力要从这里打开缺口，为切断黄河铁桥，向纵深兰州城发展创造条件。

如何打开这个缺口？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在首次总攻前，张达志军长尚未到职，孙超群副军长病在途中，我和高锦纯同志召集了师级干部讨论，听取意见。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这样的地形，兵力难以展开，不可能从几处突破，穿插分割，分块吃掉敌人，只能从正面一处突破，以头对头的顶牛战，一口一口地去吃掉敌人。决定由三十二团担任主攻，并明确了各师作战任务和进攻时间。我们强调了不怕伤亡大，一定要夺取阵地歼灭敌人，要求部队从各方面做好攻坚战的准备。

二十日晚，按既定部署，三十二团接近沈家岭阵地，二十八团接近狗娃山阵地。

### 初攻无效和重新准备

二十一日，三十二团按上级规定时间，于拂晓六时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几次冲锋均未成功，后知全线亦无一处突破。彭总当机立断，命令全线停止进攻，总结经验，检查轻敌思想，重新准备。这次进攻虽未成功，但也搞清了敌人工事配备和火力配系，发现了我军进攻准备中的不足之处，为第二次进攻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在紧张进行战斗准备期间，恰逢秋雨连绵，部队在山坡上、沟洼里挖洞避雨和住宿，粮秣也发生了困难，原来带的吃光了，当地群众贫困，很难征集，因而不少连队依靠地里的山药蛋、

豆类充饥（战后我军向群众赔偿三千余银元），但是战士们仍然保持高昂士气。

在三天战斗准备中，我们总结了二十一日进攻失误的教训，调整了部署。除二十八团钳制性的进攻狗娃山守敌外，沈家岭的主攻任务，改由三十一团担任，在上狗娃山组成加强的军炮兵群，和发射阵地的准备工作。更主要的任务是挖壕沟，以壕沟接近敌人阵地。把部队冲锋出发地、各种炮火、自动火器，统统推到敌人阵地前，创造冲锋成功的有利条件。战斗准备的情况，我们向前来军部的兵团司令许光达、参谋长张文舟汇报，得到了批准。

### 攻克沈家岭

二十五日拂晓，按上级预定的统一时间发起总攻。三十一团组成并肩冲锋的两支突击队，在炮火掩护下，经过猛烈冲锋，在火光弹雨中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军炮兵群和主攻部队的直接瞄准炮火，把敌阵地的暴露工事和堑壕打得支离破碎，突击部队和爆破队协同动作，密切配合，且战且进，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反扑，我军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从敌侧后配合正面进攻的三十二团，在接敌运动中被敌发现，敌向我发起攻击，我被迫提前投入战斗，这对我是不利的。敌人一面组织兵力对付侧后，一面集中兵力对付我从正面突破的部队，拼命地阻击和反扑我军的进攻。在我军攻占敌人主阵地之后，敌人立即拼命地连续组织反扑，而且随着敌军预备队的增援，反扑次数更加频繁，兵力也由少到多，战斗越打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统一指挥很困难，战士们就人自为战，互相支援，

指战员一起同敌人白刃搏斗。机枪手不顾敌人火力压制，前仆后继地坚持射击。三十一团从拂晓到中午，打退敌人十一次反扑，每击退一次，都要付出不小代价。这时，能继续作战的指战员只有一百七十余名。三十三团加入战斗后伤亡也不小。郭炳坤同志向军指挥所报告后，我们感到，如果不把战斗力强的预备队及时投入战斗，就有被敌压下沈家岭的危险。我们处理这一情况，正在考虑动用三十团的决心时，十师师长刘懋功也从很远镜里看到战场情况，临危自荐，为三十团请战，恰和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三十团受命增援，直奔沈家岭。三营为第一梯队，一鼓作气，飞跑二十多里首先投入战斗。三十团曾在扶眉战役中荣获“能攻能守”英雄团称号，战斗力强，担任第一梯队的三营又是罗局镇战斗的英雄营，战斗作风过硬。这个团在紧急情况下适时投入战斗，立即增强了攻击力量，迅速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这时，敌人眼看沈家岭难保，全军面临覆灭的危险，就孤注一掷，组织整营整团兵力，向我军不断发起反扑。许多敌人光着膀子，同我军进行白刃肉搏，阵地上枪炮声、喊杀声，混为一片。我指战员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把反扑的敌人一次又一次打了下去。在这场恶战中，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谱写了英勇悲壮的一曲。

三十一团二营教导员田有胜同志，为争夺战机而带头冲锋。担任三十一团两支突击队之一的第二营，刚刚突破敌人的前沿阵地，营长等几名军政领导干部突然负伤，影响部队的指挥；同时，在狭小的突破口地段，突击营兵力尚未展开，一度出现拥挤的局面，敌人乘机在混乱中顽抗，并组织小反扑。这时是夺取敌人第二阵地的重要战机，田有胜同志机警果断，立即出现在先头部队中，一面鼓动士气，一面同战士一起向敌阵冲锋，从而带动

全营趁敌防守第二战壕之机，一举攻破敌人防线，占领了第二战壕。敌人这道战壕位于第二台级削壁之上，地形工事均很重要，使突击营站稳脚跟，第二梯队及时投入战斗，依靠它多次击退敌人反扑，作为攻夺敌人中心阵地的前进阵地，均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弹药手赵发祥孤胆坚守阵地，他在冲锋时，机枪手阵亡，武器被击坏，又紧张地拣起敌人未及带走的手榴弹，同战友们一起投弹杀敌。当攻占敌人第三堑壕时，班里只剩下他一人了，他正在考虑投靠友邻班继续作战时，忽然想起他在战前决心书中写的“剩下一个人也要拼到底”的誓言，于是就决定一人守住他班的阵地。他看到一股敌人反扑上来了，在危急中，偶然在一条交通沟转弯处，发现架着一挺轻机枪，由一名不会使用的战士守在那里。赵发祥喜出望外，真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器”，便抓住这挺轻机枪朝着反扑的敌群抖起威风来，敌人几次反扑都被他的弹雨打下去。他和这个战士密切合作，同阵地共存亡，任凭有多大的压力，也决不后退一步。

三十一团四连司号员孙明忠，是全团有名的“小鬼”，军上衣边幅搭拉在膝盖上，但腰里插满了手榴弹，紧跟连长战斗。当连长身负重伤没有干部代理时，他挺身而出，接过连长的手枪和指挥旗，代替连长指挥。他同全连仅有的十几名战士，把敌人反冲锋打下去。子弹、手榴弹打光了，他就冒着敌人火力封锁，从摧毁的敌堡内，找回来弹药，坚守阵地。

三十一团还有这样一位英雄排长，在突击队被敌堡重机枪火力封锁了前进地段，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的时候，他忽然从侧面闪出，手端刺刀，一跃就冲到暗堡前，对准枪眼刺哑了敌人这个火力点，用身体堵住敌枪眼，掩护突击队夺取敌人第二堑

壁。

三十团“英雄营”，冲到岭上高地时，和反扑的敌人相距只五、六十米，激战一个多小时，打垮敌人四次反冲锋。他们掷出去的手榴弹，象狂风暴雨般飞向敌人，打得敌人不是倒下去，就是滚回去。敌人的炮弹炸塌了他们的掩体，战士们被埋在土里，又钻出来，修好掩体，继续战斗。投弹能手李国斌（八连副连长），投弹一百多颗，胳膊肿了也不松劲，自己的打完了，又把敌人掷过来的手榴弹，趁未爆炸的瞬间，又迅速拣起投回去，正好在敌人头上开花。他身负重伤不下火线，始终坚守一个重要工事，不能站着投弹就卧着投，打得敌人不敢接近，直到最后英勇牺牲。

三十团迫击炮副排长吴文华，为了轻装伴随突击队前进，丢下炮架和炮盘，用两手代替，打得炮筒烫手时，就脱下衣服裹住，光着膀子打。他凭眼功和手功，发挥抵近射击的技能，在百米左右发射杀敌。几次打散了敌人的冲锋部队，打哑了敌人机枪火力点。

二十八团七连副连长张保英，在同狗娃山反冲锋敌人的短兵相接的激战中，手持自备长矛，先后刺倒十一个敌人，同时又吓跑了很多敌人。他身负重伤，不下战场，终于同主力部队一起击退敌人。

三十一团团长王学礼，三十团政委李锡贵，他们在指挥本团同敌人生死搏斗中，机智勇敢，灵活果断，根据上级作战计划，随机应战，攻得动，守得住，敌人反扑打得退。王学礼同志还亲自带领团直机关人员，白刃肉搏，粉碎反扑指挥所的敌人。王、李等优秀指挥员，都在沈家岭这场恶战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通过上面几位英雄的事迹，可以透视当时鏖战情况的一斑，

我们的指战员们，就是这样在同敌人的反复冲杀中，浴血奋战，英勇顽强，无私无畏，表现了革命战士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崇高品质和英雄气概。

下午五时左右，敌人兵穷力尽，士气大落，而我军士气则越来越高。三十二团这时参加总攻。我们就抓住这个战机，组织火力和兵力，发起最后的总攻，经过一小时多的激战，终于攻占了沈家岭。从拂晓发起冲锋到攻占沈家岭，战斗历时十三小时。守敌一九〇师，先后增援的一〇〇师骑兵兵团、一二九军一个团，连同狗娃山的敌人，总计约九千余人，被我毙伤三千八百余。我军亦付出了很大代价，伤亡达三千多人，其中团长干部十三人。

### 敌人的狼狈相

我军占领沈家岭之后，黄河铁桥唯一退路已处于我军火力控制之下，马维援大为吃惊，自知兰州防线已被我军打开，无法挽救，当日黄昏时分，他就绝望地发出撤退令。马步芳战前交给他坚守兰州的决心，是“马勺（木瓢）炒大豆，至熟而矣。”（意即孤注一掷）可是马维援却“炒豆未熟而矣。”老子的嘴，管不了儿子的腿，他仓促地把撤退任务交给他们的替罪羊——参谋长马文勤，就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乘黑夜溜走，乘机远逃。青马在西北的反动统治，从此土崩瓦解了。

我军十师追击狗娃山逃跑残敌，占领西关和西城楼，炸开西门。三军部队抢占并控制了黄河铁桥，并与我军一起入城巷战。六军攻克背盘岭，三营子从皋兰山压下来。十九兵团攻克豆家山、马架山向城内逼进。敌人阵营一片混乱。在我大军三面合击之下，逃到城内的敌人，不敢顽抗，纷纷缴械。部分敌人抢渡黄

河，大多葬身鱼腹。至二十六日中午，战斗全部结束，兰州宣告解放。这次战役，除黄河浪涛吞没敌人无法计算外，毙伤敌一万二千七百余，俘敌一万四千四百余，青马两代四世苦心经营的主力部队，被我一野一举歼灭。青海、宁夏、河西走廊和新疆随之相继解放。大西北各族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庆节前全部获得解放。

四军在此战役中，再一次得到野司“四军健儿再建奇功”的表扬。

兰州战役中献出生命的烈士们的名字，将永远刻在华林坪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功垂千古！他们在兰州战役中的英雄业绩，将永远留在各族人民的心里！他们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精神，将激励人们在四化建设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 （姚知一执笔整理）

兰州战役是三路大军对兰州的一次总攻，也是我军首次大规模的强攻，作战时间长且对兰州城内居民造成很大影响，不直接的伤亡人数多于直接的战死人数，但对兰州人民心理造成的压力和间接的损失更大。从兰州解放到今天已经过去近三十年，虽然兰州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兰州人民对当年的战争记忆犹新——平壤村的自由战士们在兰州受到重创，但兰州人民没有放弃，而是奋起抗争，顽强地抵抗着。虽然兰州城已物是人非，但历史的痕迹还留在兰州，兰州的人民也一直在努力地纪念着那些牺牲的人们。每年的清明节，兰州人民都会去烈士陵园缅怀先烈，向他们敬献鲜花，表达对他们的崇敬之情。兰州人民对历史的记忆非常深刻，从烈士陵园到兰州博物馆，再到兰州的各个纪念馆，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对历史的尊重和敬畏。

## 一场艰苦激烈的山地攻坚战

杜瑜华 蔡长元

豆家山战斗，是我师在解放兰州战役中，夺取敌兰州东南防线要点、打开兰州东大门的一场艰苦激烈的山地攻坚战。我一八九师于七月二十一日，自陕西乾县出发，沿西兰公路长驱猛进。广大指战员在“解放大西北，消灭胡马匪”的口号鼓舞下，团结一致，克服万难，以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向兰州追击前进。

### 军长带领我们选择突破口

八月二十日，我师千里追击到达兰州金崖，岳家巷道地域待命。此时，我十九兵团与二兵团已会师于兰州城郊，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兰州。二十一、二十二日两天，兄弟单位对兰州外围之敌试攻未捷。二十三日，彭总亲自到我军前沿阵地视察，就地召开了准备担任主攻部队的师以上干部会议，总结试攻的经验教训，部署下一步战斗任务。彭总讲：兰州战役关系到西北解放的全局，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来。豆家山是兰州的东大门，一定要把它打开。彭总接着说：“十九兵团六十三军的担子很重，一定要拿下来，你们这里不是有个红三团吗？在哪里？”邓维山军长说：“是一八九师的五六六团，这个团能打山地战。”彭总说：“好嘛，就叫他们上。”彭总还告诉我们，这次试攻虽

然受阻，但达到了了解敌人的目的。要我们告诉部队总结经验教训，仔细研究敌人，扎实实地做好准备工作，待命向敌人发起总攻。还具体指示我们：“青马匪军为今日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我们要对它要有充分的估计，并作充分的精神准备，力戒轻敌骄傲急躁。进攻中，须充分准备歼灭敌人反冲锋部队，组织消灭敌人反冲锋火力，构筑抗击反冲锋的工事。”

会后，军长郑维山带领我们看地形，选择突破口。我们看到，兰州这座古城，北濒黄河，三面依山，地势十分险要，不愧是扼制青、甘、新、宁四省的咽喉重地。我们攻击的豆家山，位于兰州东南十公里处，海拔二〇八九米，山势陡峭，易守难攻。东北与十里山相连，西与古城岭、马梁山相接，西兰公路由东折西而过，是兰州东南的天然屏障。山上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修筑的永久性“国防工事”，后来又不断加修，构成了以地堡为核心的坚固工事。各点、堡构成三角和四方形阵地，各阵地核心筑有钢筋水泥地堡。在主阵地外围挖有三至四道外壕，深宽各六米。各壕间又有暗堡和野战工事，并有交通沟和暗道相通，既能独立作战，又能互相支援。并根据地形特点，构成相连接的十五个工事群（编有1至15序号）。各工事群的交通壕纵横交错，绵绵相连。在山腰部以人工削成六至九米不等的陡壁，并利用它向外构成各种火力点。在我易于接近和通行处，设有地雷群和铁丝网，组成了较严密的防御体系。所以敌人把它吹嘘为“攻不破的铁城。”

看完地形后，军长郑维山对我们说：“你们看到了吧。豆家山地形险要，工事坚固，布防严密，是敌兰州东南防线的要冲，它紧扼西兰公路，锁住了兰州东大门。如果我们拿下豆家山，就

可沿西兰公路直插兰州城内，使敌腹背受击，全线崩溃。你们一定要拿下豆家山，但要有战前的充分准备，决不能麻痹轻敌。已经获悉据守豆家山的敌人是马步芳的“王牌师”第八十二军一百师二团和青海保安第一团（即马步芳的警卫团），深受宗教迷信的毒害，是一伙善于打近战的亡命之徒。其一百师在我红军长征路过青海、甘肃时，曾与我西路军作过战。他们狂妄地叫喊：“十万解放军也攻不上豆家山”。“我们当即表示：“坚决攻下豆家山，砸开兰州东大门。”接着，我们向军长建议，突破口选择在豆家山主阵地的一号阵地。这里是守敌两个团的结合部，其间有隙可乘。郑军长经过仔细察看后，挥手用力向前来一指，斩钉截铁地说：“你们的意见很好。这里既是敌人的弱点，又是敌人的要害，攻上去，既可以动摇敌人的防御全局，又能带动我全线突破，选好突击连，就在这里插上去！军炮兵团和工兵营配属给你们，再请杨得志司令员批准，兵团炮兵团也支援你们作战。”他问我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我们立即表示：“首长的决心正确，坚决完成任务！”

受领任务后，我们召开了师党委会，传达了彭总、兵团和军首长的指示，以及彭总亲自决定我师担任豆家山主攻，并点名要五六六团为主攻团的光荣任务。大家听后，都压抑不住兴奋的心情，一致表示：“坚决完成作战任务，为大西北的解放，再立战功。”根据首长的指示，我们又详细研究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构筑、战术特点和地形情况，决心以两个梯队实施连续突击，坚决夺取豆家山。以五六六团和配属的五六七团三营，实施主攻，首先集中力量夺取一号阵地，从守敌一百师二团和青海保安第一团之结合部打开缺口。五六五团配合主攻团，向敌三号阵地实施助攻。五六七团为二梯队。任务明确之后，各部队立即进行

了战前动员，紧张地行动起来。主攻团和助攻团统挖的四条长五百米的交通壕，直通敌前沿阵地外壕。第二梯队团也构筑了两条长一千五百米的交通壕。各级干部连夜摸阵地，看地形，摆沙盘，发扬军事民主，研究打法。为了迅猛克敌，步、炮指挥员于现地组织协同，明确任务。炮兵为了更有效地摧毁敌人的前沿工事和各种火力点，支援步兵冲击，他们推炮和扛炮上山，尽量靠近敌人，进行直接瞄准和抵近射击。军炮团和师炮营的阵地，离敌人只有几百米，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构筑阵地，测量距离，逐炮明确任务。后勤机关人员也忙着筹集粮秣，为大炮和部队准备了充足的弹药，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和民工支前队，全师指战员士气高涨，斗志昂扬，决心攻克豆家山，打好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仗。

战斗前夕，郑军长来到了主攻团，看望部队，检查战前准备工作。他问团长潘永堤：

“你们团有多少人？”

“三千多人。”

“有把握攻上去吗？”

“有！”

“攻上去能守得住吗？”

“能！”

“马步芳的大刀队，惯用轮番反冲击，你们知道吗？”

“知道。”

“用什么办法对付他们？”

“几个梯队，把自动枪集中起来给突击营、连，用猛烈的火力对付他们。”

“好！一定要顶住敌人的反冲击！”

“军长放心，我们人在阵地在，要象钉子一样钉在豆家山

上！”“三连没有突击任务，先派谁去呢？三连的突击任务应该由谁去完成？”

“突击连选好没有？”

“早被三连把突击任务抢走了。”

“三连是个红军连队，解放太原得了‘立功太原’大旗，是個能打硬仗的连队，是一把锋利的尖刀。我相信他们一定能把‘立功太原’的红旗插上一号阵地。”

团长潘永堤接着又向军长汇报了部队准备情况，他说：“三连连长王殿忠和指导员魏应吉把突击连的任务抢走后，就连夜带领班、排长，爬到敌人阵地前摸地形，察看敌一号阵地的兵力部署、工事构筑和火力配系，具体地明确突破点和冲击的道路。根据地形和敌人的防御特点，他们连组织了两个突击排，指导员魏应吉和副连长王勇禄带领冲锋枪排，连长王殿忠带领刺刀排，并在沙盘上仔细研究、区分任务。各个连队都做好了准备，全团干部战士情绪很高。只要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准能攻下豆家山。”

军长高兴地说：“明天的战斗是激烈的，一定要让战士们吃饱饭，睡好觉，才能打好仗。”

我们送走了军首长，来到突击连，他们正在授旗。我们向大家问道：

“敌人很顽固，同志们有把握攻上去吗？”

“保证完成任务，请首长放心！”大家齐声回答得震天响。我们鼓励大家说：

“你们要象猛虎一样，为全师杀开一条血路，把‘立功太原’的红旗牢牢地插上豆家山的主阵地，为人民再立战功。”指导员魏应吉把“立功太原”的大红旗，授给了旗手周万顺，郑重地说：“这旗是胜利的红旗，前进的红旗，引导部队冲击的红旗。红旗上染满了红三连烈士们的鲜血，你举到哪里，部队就冲到哪

里。红旗是炮弹的眼睛，你插到哪里，它的前方就是炮兵火力集中射击的目标。”周万顺接过红旗，坚定地说：

“请首长放心，我人在红旗在。”

三连的干部战士，真象一群小老虎，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整个部队的英雄气概。我们满怀胜利的信心，回到了师指挥所。豆家山这个顽固的堡垒，一定会被我们这支英雄部队摧毁的。

### 红旗插上豆家山

二十五日凌晨，夜雨初晴，万里无云，空气格外清新。战场上这种异常静谧的气氛，孕育着一场恶战即将来临。

十点二十分，三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天空。我强大的炮兵向豆家山敌人阵地开始猛烈轰击。万炮齐鸣，宛如一阵急雷。发发炮弹，凌空而过，呼啸而去，倾泻在敌人的前沿阵地。天崩地裂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硝烟弥漫了天空。仅仅三十分钟的炮火袭击，就把敌人的前沿阵地打得七零八落，工事大部被摧毁。陡壁炸塌了，主阵地前的两条通路打开了。十点五十分，炮火刚一延伸，主攻团突击队三连，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猛插敌前沿。人人奋勇争先，个个飞身猛进。红旗引着炮弹走，战士跟着红旗上。尽管豆家山主阵地的坚固堡垒，道道堑壕，层层铁丝网，排排地雷，由母堡和子堡组成地堡群，明暗结合，互为犄角，互相策应，构成了严密的环形防御体系；尽管炮火准备只是大部摧毁了敌前沿工事和防御设施，而敌人残存的工事和火力点依然存在，突破后的发展将会遇到严重的障碍和困难，但这都吓不倒三连的勇士们。正当战士们冲击前进时，突然在断壁的拐角处，敌人的一个暗堡火力点复苏了，射出的弹雨压得战士抬不起头来。副连长王勇禄一看，

顿时火冒三丈，他抓起两个手雷，跃身冲了上去，几十米的开阔地，没有隐蔽的地方。他一会儿匍匐前进，一会儿翻滚向前，一步步逼近碉堡，敌人发现了他，用机枪拼命向他扫射。副连长身上多处受伤，他的动作减慢了，身上有点不由自主了，但他仍然顽强地前进，在他艰难的爬行路上，留下一条殷红的血迹。突然，他猛地一跃而起，挥手把手雷扔进了敌人的暗堡，暗堡炸毁了，火力点消灭了。部队前进了，然而副连长却英勇地倒了下去。这位调来不久，战士们连他的名字还没有记住的副连长，就这样为英雄的连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为副连长报仇”！指导员魏应吉大吼一声，带着突击排象闪电似地冲向敌前沿阵地。苏权民跑在最前面。他一会儿跳跃，一会儿滚进，一会儿左右点射，一会儿挺身横扫，如入无人之境。守阵地的敌人举着大刀，嗥叫着向他扑来。苏权民把冲锋枪往胸前一顶，“突突突”一梭子，几个家伙倒了下去。一个狡猾的敌人从他的背后刺了一下，把大刀甩了过来，苏权民猛一低头，大刀伤了他的肩膀，鲜血直流，他忍着剧痛，转身给了那敌人两枪，把他送上了“西天”。

左翼的战斗也在激烈的进行着，刺刀排和敌人交了手。匪徒们举着大刀片，胡砍乱劈，拼命抵抗。勇士们端着枪向敌人东杀西刺。班长唐满洋一气刺死两个敌人后，正在选择攻击目标，忽然看到一个胸脯长满毛的家伙，把班里一个战士砍倒了。他大喊一声，刺了过去，“啊！”那个匪徒惨叫着，两手却死死抓住刺进肚子的枪不放。唐满洋向前推，敌人跟着向后退，向后拉，敌人也跟着向前跑。“好刺刀”，唐满洋猛地飞起一脚，朝敌人的小肚子踢了过去，“去你的吧”！匪徒一松手仰面倒了下去。又一个匪徒从高岗上跳了下来，唐满洋急中生智，赶忙往下一

蹲，将刺刀往上一竖，“扑”的一声，刺刀从敌人的小肚子扎了进去。他又使尽平生力气，向右猛一挑，把敌人甩出了几米远。剩下的几个匪徒吓得扭头就跑。战士们猛扑了过去，把敌人一个个都扎了个“透心凉”。大家冲到前面的一个掩体时，唐满洋怕有隐藏的敌人，他猛一探头，又立即缩了回来。只听“刷”的一声，一个敌人举刀砍了下来，却砍在地沟沿上。掉头又往前面第一个地堡里钻，唐满洋举手一枪，结果了这条狗命。他又顺手摘下敌人身上的两颗手榴弹，扔进了地堡，一声巨响，堡毁敌亡。红旗手周万顺随即把大旗高高地插在敌前沿阵地上。敌人吹嘘的“十万人也攻不上的豆家山”前沿阵地，就这样在几分钟内被英雄连队踩在了脚下。这时，彭总给我们打来了电话，鼓励我们说：“你们打得很好，步炮协同好”。

敌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当三连战士刚刚站稳脚跟，还没来得及改造工事，敌人就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一个个袒胸露怀，举着大刀冲来，妄想把三连打下去。战士们用机枪、冲锋枪、手榴弹一阵猛打。激战中，连长受了重伤，唐满洋也挂了花，情况十分紧急。指导员魏应吉在战壕里来回跑，向战士们鼓动着：“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敌人的反扑只是临死前的一跳，主阵地就在前面，我们一定要把‘立功太原’的红旗插上去！”指导员的话深深鼓舞了全连的斗志。苏权民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摘下手表和钢笔，交到指导员手里，说：“如果我牺牲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党费！”“我的党费……。”“我的……。”又有几个战士把钱和钢笔交到指导员手里。苏权民把上衣一甩，端起冲锋枪，大手一挥：“突击队跟我来！”纵身跃出战壕，扑向敌群。十几支冲锋枪“突突突”向敌群猛扫起来，凶狠的敌人立即组织机枪、冲锋枪反扑。周万顺突然觉得身上一麻，原来一

一颗子弹打在了他的胳膊上，鲜血直流，他全然不顾，举着红旗迎着敌人的弹雨引导战士勇猛地向前冲去。突击班的十几支冲锋枪，为后续部队杀出了一条血路。反扑的敌人纷纷败退。突然，敌人屁股后面响起了剧烈的枪声，把后退的敌人撞倒了几个。原来，敌人的督战队开火了，溃逃的敌人又一窝蜂地反扑了回来，突击班的处境十分危急。指导员魏应吉怒视敌人，骂着说“狗东西！非搞掉它的督战队不可。”回头对三排喊了声：“跟我来！”自己先纵身跳上一个塄坎，一颗子弹打了过来，打掉了他的帽子。他看都没看一眼，就带着三排向敌人的屁股后面包抄过去。敌人的督战队一看不妙，掉头就跑，反扑的敌人也跟着滚了回去。三连的勇士们如猛虎下山，在敌人阵地内猛冲猛杀，打得敌人节节败退。当敌人向第二个地堡逃跑时，七班长杜英奎遂即向敌群投去了两枚手榴弹，十余个敌人应声倒下。接着全班一排手榴弹，又消灭了一部分敌人。突击班乘机攻克了第二个地堡。敌人几次想夺回失去的阵地，都被三连击退，逃向第三个地堡。魏指导员随即带领战士尾追。守碉堡的敌人，怕我从射孔里塞进手榴弹，惊慌地用棉被堵住枪眼，裹着枪胡乱射击。三班副班长乘敌人变成瞎子之机，纵身上去，将棉被扯掉。随手投进两枚手雷，一声巨响，将敌人地堡炸毁。约十二时三十分，敌一号阵地被三连全部占领，打开了攻占豆家山的口子。红旗手周万顺终于把“立功太原”的红旗插上了豆家山的主阵地。胜利的红旗，使敌人胆颤心惊，溃败的敌人在一片恐惧声中，集中枪炮向红旗射来。顿时红旗上出现了十几个弹孔，周万顺也多处负伤。一个弹片飞来，把旗杆打断，周万顺抓住旗杆还没有来得及插上，又有几颗子弹打在他的身上。此时，他全身是血，多处是伤，身子猛一缩，摇晃着就要倒下去了，但借着身体倒下去的重量，奇迹般

地又牢牢地把红旗插在了一号阵地上。随着三连的突破，一、二连紧跟着突上了一号阵地，和三连一起，组织反击敌反扑，巩固阵地，向二号阵地发展。

这时，担任右翼突破的五六五团突击连——七连，也同时在我随伴炮兵的支援下，奋勇爬过长达三百米的五十度陡坡，登上两米高的削壁，跨跃深宽各6米的外壕两道，连续攻克敌人的明碉暗堡，击退敌人的轮番反冲击，于十三时完全占领了三号阵地。

主攻团的突击连和五六五团七连的英勇拼杀，一、三号阵地的得手，打掉了青马的威风，挫伤了敌人的士气，为我师全歼豆家山之敌，打开兰州东大门，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我们立即向全师通报表扬，并报请军部批准这两个连队为大功连，授予“攻如猛虎”的荣誉称号。

### 打垮敌人的反冲击

豆家山的主阵地被突破，打乱了敌人的防御部署，使敌人失去了东南防御的主要屏障，直接威胁着兰州东大门。马匪总指挥马维授慌了神，急忙调兵遣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失去的阵地，死保豆家山。“王牌师”组织了大刀敢死队、督战队、执法队，采取了歃血宣誓，喝符护身，宣扬攻上去赏银元，战死了就“升天”等办法，誓与我决一死战。

我师对付敌连续反冲击早有准备，当即迅速调整战斗部署，除五六七团一营担任侧翼警戒外，准备用八个营梯次连续投入战斗的打法，保持强有力的后劲，彻底打垮敌人的反冲击，巩固既得阵地，争取新的胜利。兵团和军首长同意了我们的部署。这时，

两个一梯队团都伤亡较大，但他们仍然表示：人在阵地在，坚决戳穿敌人“刀枪不入”，“化佛升天”的迷信谎言，打掉敌人大刀队的威风，全部攻占豆家山。主攻团长潘永堤在电话上表示：“请首长放心，我们团要象钉子一样钉在一号阵地上，敌人的大刀队来了，我一定送他们升天。”有这样坚强的指挥员，有这样英勇的部队，我们放心了。

中午，敌人一阵密集的炮火向我阵地打过后，只见约有一个团的敌人，光着膀子，袒胸露臂，举着大刀向我阵地冲来。刀光闪闪，一片银白。战士们举着枪，握着手榴弹，严阵以待。团长潘永堤眼睛盯住敌人说：“来吧，叫你们先尝尝炮弹的滋味！”一个请求炮火支援的电话之后，我炮兵团的几十门大炮齐声怒吼，炮弹像长了眼睛，呼啸着飞向敌群，隆隆开花，炸得敌人哇哇乱叫，抱头回窜。但督战队又用枪刀把他们一窝蜂地逼了上来。敌人冲得太近了，炮已无法再拦阻射击。一营营长张广友喊着：“近点，近点，再近点！”当敌人冲到只有五十米时，“打！”只听一声喊，几十挺轻、重机枪和所有冲锋枪、步枪一齐开火，把敌人打得一层层倒了下去。但在督战队的威逼下，仍然有一股子敌人像潮水一样冲上了我阵地。战士们端起刺刀迎了上去，与敌展开一场激烈的肉搏战。这时，兵团杨得志司令员给主攻团长潘永堤打电话询问：

“潘永堤，怎么样？顶得住吗？”

“顶得住。”

“伤亡大吗？”

“不大”（实际上已伤亡500多人）。

“我看到了，你们打得很好，很勇敢，要给你们请功。你们一定要稳住阵地，打退敌人的反冲击。”

“请首长放心，我们人在阵地在！”

杨司令员又说：“彭总也在看着你们，表扬你们打得好。”

顿时，阵地上传遍了彭总和杨司令员在表扬我们的鼓动口号。战士们高喊着：杀啊！一排排愤怒的子弹，一阵阵猛烈的拚杀，把冲上来的敌人打了回去。郑军长在指挥所里，也高兴地给我们打电话：“你们告诉潘永堤，他们打得好，不愧为红三团。不仅要把敌人打退，还要把敌人消灭。”我们把郑军长的表扬，立即传达给主攻团。潘团长高声说：“我们一定把敌人统统消灭在阵地前！”

左翼五六五团攻占了三号阵地，有力地配合了主攻团的进攻，但也遭到了敌人的疯狂反扑。突击队七连，连续打退敌人几次反冲击之后，只剩下二十多人，仍然牢牢守住阵地。约十三时，五六五团报告：“敌人又有一个营的兵力，不顾我炮火的猛烈射击，向三号阵地猛扑过来。七连处于危急状态。”我们立即召唤炮兵火力实施阻击射击，并命令五六五团团长李轩，把一营拿上去。一营以迅猛的动作，驰援三号阵地，与反扑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冲锋枪、轻重机枪的子弹，一串串地射向敌群。战士们的喊杀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彻天空，一片片敌人倒了下去。正在激战，另一路敌人又向一、二连的结合部反扑过来。营长王根成及时调整兵力、火力，击退了敌人的反扑。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喘息，敌人又一次发起了集团反冲击。这次更加凶猛，跑在前面的光头赤背，一手挥刀，一手持手榴弹，后面还有敌人的副团长持枪督战。这股敌人在炮兵支援下，对我阵地实施轮番地、连续地、波浪式地反冲击。我组织火力反击，敌人就象一群疯狗，任凭你怎么打，还是乱喊乱叫着往上冲。前面一批倒下了，后面一批又上来了。坚守阵地的战士与敌人展开一场白刃格斗。战士马

占树一人就用刺刀挑死了三个敌人。敌副团长也被我英雄的战士戳死了。阵地上，满目是刀光血影，杀得敌人心惊胆颤。我一营守如泰山，巍然屹立，寸步未动。敌人毫无所得，只好弃尸逃跑了。

敌人六次大的集团反冲击和无数次小的反扑，都被我们打垮了，十四、十五号阵地又被我五六六团三营拿下。豆家山守敌已呈动摇之势，深感形势严重，于是倾巢出动，妄图夺回失去的豆家山阵地。一场恶战又要来临了，我们遂令二梯队五六七团投入战斗，并命令各团做好充分准备。当时战士们手里弹药不多了，在急需补充时，兄弟师五六二团及时把弹药运到，更增加了部队的胜利信心。五六六团二营营长高连喜和五六五团一营营长王根成，把两个营的三十七挺轻重机枪组织在一起，占领有利地形。各连把冲锋枪调到最前面，等着敌人的到来。我炮兵群，装好炮弹，等待着射击口令。

十五时许，敌人孤注一掷，组织了约一个团的兵力，向我再次发起反冲击。只见敌人光着膀子，高举大刀，在空中摇晃，并叫着“天门开了，快升天了！”一窝蜂似地涌了上来。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我们的大炮响了。一发发炮弹在密集的敌群里爆炸了，一团团蓝黑色的硝烟在豆家山上连成一片。守在阵地上的战士，一颗颗手榴弹向敌群投去，轻重机枪、冲锋枪以密集火力射向敌群，大片大片的敌人滚在浓烟火海之中，倒在枪林弹雨之下。这时，只见到处是我们战士复仇的怒吼声，到处是敌人的惨叫声。一阵拼杀之后，整个豆家山阵地上，躺满了敌人的死尸，剩下的一部分敌人，逃到豆家山西侧的沟洼里。十七时许，我师全部占领豆家山阵地，保证了军主力沿西兰公路直插兰州东门。

豆家山这一场血战，持续了约七个半小时，战士们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疲劳、饥饿加上流血，个个都变得瘦削了。可是，他们站在豆家山上，遥望兰州古城，完全忘了伤痛和饥饿，个个喜气洋洋，享受着胜利的喜悦和欢乐。我们的战士是多么淳朴，多么可爱，多么勇敢啊！

（高步林、邵宗永整理）



豆家山位于兰州市城关区，是兰州城东的一座小山，海拔1300米左右。1949年1月15日，人民解放军在豆家山与国民党军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次战斗是兰州战役的一部分，也是整个兰州解放过程中的一次重要战斗。豆家山的战斗结束后，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兰州城内推进，最终于1月24日占领了兰州。

## 回忆马架山战斗

郎三生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旬，我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下，解放了胡宗南的老巢——西安。七月上旬，又胜利地进行了扶眉战役，歼灭胡宗南四个军四万余人，揭开了西北战场我军全面进攻的序幕。马步芳、马鸿逵集团增援胡宗南未遂，惧歼西逃，野战军决定发起陇东追击战。我六十五军一九三师与兄弟部队一起，沿西（安）兰（州）公路急进。七月底，解放甘肃重镇平凉。八月一日，攻占了瓦亭和三关口，粉碎了二马妄图凭借六盘山及其三关口要隘，阻挡我大军前进的阴谋，为我军继续追歼逃敌打开了通路，并迫使马步芳部向兰州、马鸿逵部向银川撤退。我军继续挥师西进，紧紧咬住马匪不放，人不卸甲，马不停蹄，越过华家岭，于八月二十日逼近兰州。

兰州，是我国西北第二大城市，是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西北人民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是西北反动封建势力的顽固堡垒。兰州北靠黄河天险，东、南、西三面环山，易守难攻。

兰州决战，为马步芳生死存亡之关键。因此他处心积虑地研究对策，以其主力八十二军和一二九军固守兰州。战役前夕，他曾饬令所属：“本署以诱敌于有利地形与之决战，……凭天然障

碉筑工严密部署，如敌来犯，决举全力一鼓而歼灭之”。妄图凭借其坚固工事和精锐部队负隅顽抗，消耗疲劳我军，幻想能得到马鸿逵和胡宗南的配合，造成内外夹击态势，与我决战。

马步芳是靠军队起家的军阀，在西北地区军事实力较强。他惯用封建迷信、宗教欺骗，麻醉士兵；制造民族隔阂，煽动下层盲目仇恨我军。作战中，常用督战和金钱收买等手段，威逼、蒙骗士兵充当亡命徒，为其实力。

马架山地势突出险要，是兰州东南的天然屏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朱绍良部就在这里筑有永久性的国防工事。当我军进军西北逼近兰州时，马步芳又精心地进行了加修，是兰州外围的坚固防御阵地之一。阵地上有密如蛛网的铁丝网和鹿砦；蜂窝似地雷区（以每枚航空炸弹连结着数枚地雷，只要踏响一雷，即引爆各雷及炸弹，半径二、三十米以内的人员即遭到杀伤，此种雷在外壕外布设甚多）；星罗棋布的钢筋水泥地堡及野战工事，低下隐蔽，便于发扬火力，能相互交叉，而我不易发现；坚固的暗道贯通各核心工事，连结各火力点；利用地形进行人工削壁，高一至二丈，从前沿至纵深挖有深宽各约六米的外壕三道，壕内埋设半米高的木尖桩；高地东西两侧多系悬崖绝壁，难以攀登；山后修有汽车道，直通市里。守军是马步芳的主力八十二军一〇〇师第二九九团、二九八团一个营及山炮一个营，其主要兵力和工程设施在马架山之古城岭。

我师是一支由红军发展起来的部队，历经多次战役战斗，素质较好。自挺进大西北以来，广大指战员情绪高涨，求战心切，都想为解放西北人民，为解放全中国，杀敌立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但是由于进军一路顺利，所向披靡，马匪难以抵挡我军攻势，节节后退，部队中滋长了一种麻痹轻敌情绪，且我军远离后

方，粮食等供应困难，临时筹措只能暂时应急。

八月二十日，军命令我师为军第一梯队主攻师，在友邻部队协同下，歼灭马梁山、古城岭之敌，尔后向城东关发展进攻。师受领任务后，我与政委史进前、副师长杨森、参谋长齐景武、政治部主任刘克宽等召集各团主官和师机关、直属队有关领导干部传达了军的命令，研究部署了各单位任务。尔后分成两组，一组到现地勘察地形，一组深入各部队进行动员和战斗的组织准备。师决定编成两个梯队，五七九团为第一梯队，担任主攻；五七八团在其右翼，担任助攻；五七七团为二梯队，随时准备在主攻方向加入战斗；以军加强的炮兵和师、团属炮兵编成炮兵团，支援第一梯队战斗。

攻击发起前，部队进至古城岭以南二、三公里处隐蔽，进行了紧急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经过动员，群情振奋，争先恐后地要求担任主攻和突破任务。不少同志焦急地说，快打吧，马步芳长的是兔子腿，别让他再跑了。从机关到连队，决心书和求战书纷纷送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手里。一致表示一定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迅速攻占马梁山，打好解放大西北最关键的一仗，解放兰州城！

## （二）

八月二十一日六时，兰州战役打响了。攻击外围阵地的炮声震撼着沉寂的山峦，古城岭上硝烟弥漫。五七九团在马梁山南麓卜家路口一线展开，向敌主阵地古城岭发起攻击。指战员迅速通过火力封锁区，冲到敌人的阵地前。先头分队进入雷区时，踏响地雷，引起航空炸弹和周围地雷的连锁爆炸，后续分队毫不停

留，继续前进，越过铁丝网冲至第一道外壕。敌趁我再次触雷，立是未稳，近百个马匪突然从翼侧蜂拥而出。他们光着膀子，挥舞着鬼头刀，呼喊着向我冲来，我一排手榴弹把敌人压下去。稍停，这些亡命徒狂叫着“死了升天”，继续冲上来。三营的同志们勇猛地端着刺刀迎上去，与敌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刚刚把敌人第一次反扑打下去，另一群又从两翼包抄过来……。这样激战到九时，我未突破敌前沿，师遂令该团暂停攻击，重新组织战斗。第二次攻击仍未奏效，战士们带着满身血污撤退下来。

两次攻击没有成功，伤亡较大，部队很憋气。第一梯队团、营调整了战斗组织，重新组织了火力，准备再次攻击。为增加突击力量，师决定五七九团一营和五七八团三营加入战斗。

十六时发起了第三次攻击，当部队冒着密集的火力冲到第一道外壕时，一些同志又触雷牺牲，跳进外壕的同志被木尖桩扎伤。敌人又开始以一个排至一个多连的兵力连续向我反扑，新加入战斗的一连在黄昏前就连续击退十余次，壕内外堆满了敌人的尸体。由于敌人居高临下，工事隐蔽，火力突然密集，而我进攻正面狭窄，地形暴露，不便运动，也不便发扬火力，因而进攻发展缓慢。部队虽然伤亡较大，但士气高昂，战士们前仆后继，反复拼杀，终以血的代价夺占了敌人第一道外壕。五七八团三营曾一鼓作气突破敌人第二道外壕，接近到第三道外壕，但终因敌人反扑猛烈，无法立足，退回到第一道外壕。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天，进攻部队象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第一道外壕阵地上。敌人为了保住阵地，当晚向古城岭增调了一个营的兵力。

一天的战斗结束了。我由于轻敌，仓促发起攻击，对地形、敌情不熟，准备不足，加之炮兵支援不力，致使伤亡较重，成果不大。但查明了敌人设防情况，了解了敌人的作战特点，为尔后

的战斗取得了经验。

二十二日下午，彭总到友邻部队指挥所，询问了战斗情况和未能突破敌人阵地的原因，要求部队接受经验教训，发扬我军打硬仗、打恶仗的光荣传统，打好兰州这一仗，并决定部队暂时停止攻击，调整部署，为总攻做好充分准备。根据彭总的指示，军调五八〇团、五八二团归我师指挥。师决定五七七团接替五七九团主攻任务，五八〇团为师预备队。

军王道邦政委和肖应棠副军长召集我们和五七七团有关同志到军指挥所，总结了战斗情况，具体研究了对付敌人的战术手段。各部队又进一步观察了地形，分析了敌人的特点，讨论了战法。

二十三、二十四两日，部队冒雨挖掘工事，补充弹药、粮食，组织小分队进行夜摸活动，为总攻作好充分准备。二十三日，五七七团二营组织突击队曾一度突破敌人第二道外壕，五七九团一连进至第二道外壕附近，均因敌人拼命地与我争夺，被迫退回。

（三）八月二十五日拂晓，兰州战役总攻开始。炮火准备一结束，五七七团和五七八团二、三营冒着敌人炽烈的火力向古城岭守敌全线发起攻击。攻击部队踏着英雄们经过浴血奋战开辟的道路，勇猛冲杀。在第二道外壕前，我正面进攻的五七七团突然遭到敌人交叉火力的封锁和压制，前进受阻。三连三排排长赵山带领全排冲上去，连续爆破了敌人的外壕，打开了突破口。九时，该团一连夺占了敌人的第二道外壕，七连三排攻占了第二道外壕的三

个地堡。与此同时，五七八团从右翼攻占了第三道外壕。

战斗的迅速发展，使敌人极其惊慌。穷凶极恶的敌人象一群被红了眼的赌徒，在督战队的砍刀和枪口的威逼下，挥舞着大刀，从侧翼疯狂地向我冲杀过来。我占领外壕的部队，在“宁死前进一丈，决不后退一寸”的口号鼓舞下，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敌冲下来，我打上去，往返拉锯二十余次，双方激烈争夺达五小时之久。阵地上敌尸累累，遍地皆是。我在打敌人反冲击时，针对敌人的特点，充分运用和发挥了轻重机枪火力和冲锋枪抵近射击的威力，大量使用了手榴弹，因此得以多次打退了敌人，巩固了阵地。

为了继续向纵深发展，加速战斗进程，师于十二时许令五九团二、三营和五七八团一营加入战斗。部队越过第二道外壕，迅速向第三道外壕发展。敌人虽死伤惨重，但仍不甘心，不断向我实施小群多路的反冲击，妄图夺回失去的阵地。五七八团三连为了守住既得阵地，连续打垮敌人十四次反冲击。他们忍饥耐渴，全连一壶水，一个人一天两个土豆，一直坚持到战斗结束，没有失掉一寸阵地。五九团六连与敌人拼力厮杀，枪打坏了，刺刀折断了，就用手榴弹顽强战斗。该团三营班长刘维民，率领全班以机枪、手榴弹打退敌人三十余次反扑。战士王芝瑞耳朵被炮弹震聋，半截身子埋在土里，他迅速爬起来，继续与敌人搏斗。十七时，师组织全力进行最后攻击，五八二团在师的左翼加入战斗。经过激战，全部攻占第三道外壕，并迅速向纵深发展，将红旗插上了古城岭主峰。残敌向兰州市里溃逃，我跟踪追击。午夜，残敌被肃清，马鬃山战斗胜利结束，歼敌二千六百余。

至二十五日十七时，友邻各部队先后攻占了兰州外围各阵地。守敌于黄昏后全线溃败，企图过黄河铁桥西逃。友邻于二十

六日拂晓前，经过强攻占领了黄河铁桥，切断了敌人唯一退路。残余敌人如瓮中之鳖，惊恐万状，有的在市内被歼灭，有的泅渡黄河被淹死。十一时，兄弟部队占领黄河北岸白塔山。河北残敌分别向永登、西宁方向溃窜。十三时，战役胜利结束，歼灭马步芳主力二万余人。兰州战役的胜利，对于加速解放全西北具有重大意义。

战役结束后，我师在兰州市东郊进行了战评和休整。在举行的祝捷大会上，肖应棠副军长代表军表彰了立功受奖单位和个人，勉励我们乘胜向宁夏进军，消灭马鸿逵，彻底解放大西北！

马架山战斗距今已三十三年了。马架山战斗的胜利是千百个烈士的鲜血换来的。缅怀烈士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心情十分激动，令人难以忘怀，他们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当然，民族平等与团结，阶级矛盾并不排斥民族矛盾，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少数民族的矛盾，如苗族、侗族与汉族的矛盾；蒙古族、回族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与柯尔克孜族、撒拉族与土族、柯尔克孜族与维吾尔族、蒙古族与回族的矛盾等，均属不同的社会矛盾，不属民族矛盾。在民族地区，只有在各民族之间存在民族矛盾，才是民族矛盾。而民族内部的矛盾，是不能称之为民族矛盾的。民族矛盾是指一个民族整体与另一个民族整体之间的矛盾。如回族与维吾尔族、蒙古族与哈萨克族、藏族与纳西族之间的矛盾，就是民族矛盾。至于一个民族内部的矛盾，如维吾尔族内部的维族与柯尔克孜族、柯尔克孜族与乌孜别克族之间的矛盾等，都是民族内部矛盾，不是民族矛盾。

## 忆马架山之战

杨 宁 谦

滚滚的烟柱直透天际，烽紫色的烟雾迷漫在兰州城外马架山顶峰。这个马步芳所谓固若金汤的阵地，经过我六十五军整整一天的猛烈进攻，已完全夺到了我们手里。借着溶溶的月色，可以看到，堑壕里、山坡上到处是马匪兵血肉模糊的尸体，其中也有不少我军英勇牺牲的同志。山顶上，占领阵地的我军指战员手中锋利的刺刀，在皎月的映照下，闪动着耀眼的震慑敌胆的寒光。在这块古老而获得新生的土地上，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

## 风 雨 挺 进

一九四九年七月下旬的一个傍晚，雨停了没多长时间，明朗的天又发黑了。云层很低，低得简直要罩住西兰公路两边的山头树林。山鸡、山雀惊叫着，急促地飞进了自己的巢窝。我们这支部队从崔木镇出发，向灵台方向追击前进了。就在三个月之前，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六十五军协同兄弟部队，经过罕见的苦战，攻克了太原。之后，接到了兵团命令：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我军和六十三军、六十四军等兄弟部队挥师西进，在西北战场参加对胡、马匪军的决战。在毛主席和彭总的英明指挥下，配合第一野战军胜利地结束了扶眉战役，歼灭胡匪主力四万三千余人，粉碎了胡、马联盟。部队又乘胜进击（我军是兵团

的前卫》，经过几天的急进，到了崔木镇已是黄昏时分。虽然军首长也预料到天气将发生变化，但想起彭总“战役行动尽量提前，推迟则困难更多”的指示，当即决定：部队不休息，连夜急行军。

山头阴云翻腾，天边惊雷滚滚。崎岖的道路上炮车隆隆，战歌嘹亮，干部战士情绪十分高昂。突然，头顶上耀眼的闪光，划破了黑沉沉的夜空，紧接着是一声震耳欲聋的雷声。霎时，狂风裹着暴雨象瀑布一样倾泻下来。战士们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一个个象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茫茫的雨幕，遮住了人们的视线。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冲啊！向大雨冲啊！”顿时，行军的步伐加快了，那个急行军，简直成了百米赛跑了。

雷鸣夹着闪电，雨一会儿象瓢匀往外泼，一会儿又象筛子往下筛。山脚的黄土被雨水冲刷下来，大路上到处成了黄泥潭，战士们艰难地行进着。西北高原上特有的山风卷着暴雨呼啸着，凉气袭人，穿着单衣的战士们冻得嘴唇发紫，浑身打颤。

“不怕路途遥远，

不怕雨水连天，

追它个屁滚尿流，

赶上它就用刺刀穿。”

嘹亮的歌声，驱散了战士的疲劳和寒冷。给养上士邓国辉是个残废，前几天又生病了。此刻，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泞路上行进。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又跌倒。别人问他怎样，他笑笑说：“我有腿就能跟上，没有腿也能爬到！”闻名十九兵团的模范指导员吕顺保，从崔木镇一出发，就细心的照料着伤病员和体弱的同志，他的身上已经背了六、七支步枪，还又夺来了一个小战士的背包，并跑前跑后，不断地进行政治鼓动：“同志们，加

油唱！加油唱！“前进！前进！冲破敌人的防线，（高音处）  
高唱！前进！前进！冲破敌人的防线，（高音处）  
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唱向“夺取胜利的旗帜，是  
英勇逆行马匪军。  
先荣立功就在今天，（高音处）冲破敌军，翻越崇山峻岭，  
先荣立功就在今天！

高昂的歌声，越来越雄壮。军政委王道邦，副军长肖应棠也和战士们一起唱起歌来。他们唱的声调十分高亢，借助闪电的光芒，我看到他俩的面色激动而深沉。我知道，我们这个军前身是毛主席在井冈山亲自缔造和指挥的红一方面军第一师，王、肖二位首长都是红一师的战斗骨干。在长征路上，该师强渡大渡河，智取铁索桥，曾使敌人间风丧胆。但他们也亲眼看到：多少身经百战的红军战士在草地，肚子空空遭敌人杀戮，多少善良憨厚的西北父老在胡、马匪帮铁蹄下挣扎、呻吟；胡宗南、马步芳真是血债累累，罪不容诛！而今向马匪讨还血债的时刻即将来临。抚今思昔，老首长心情怎能不激动呢？他俩早已下马步行。这时，战马上又挂满了体弱的战士的背包。嘖的一声，后面的炮车陷进了黄泥潭，驮马忽喇忽喇地直喘气，牵马的战士呐喊着，使劲用枪托打马屁股；受惊的马挣扎着、嘶叫着，陷进泥潭的炮车仍纹丝不动。“推车”，老首长脱下衣裳，肩膀顶住了车轱辘。战士们忽地一下围住了炮车，牵马的牵马，推车的推车。箭杆似的雨点又迎面袭来，雨水拌和着汗水顺着脖子流进了脊梁。此情此景，分不清那是首长，那是战士。我们战争年代的官兵真是同甘共苦，风雨同舟！

走着、走着，忽然前边传来了山洪的爆发声，我到前面一看，那是一条沙河。平时无水，但在这暴雨的天气里，汹涌的河

水却象脱僵的野马一样奔腾咆哮。战士的衣服早已湿透了，每个人身上新增加了好几斤重，经过这几个小时的风雨行军，已经十分疲劳。是停止行军，还是继续前进？彭老总的指示又仿佛响彻在我们耳边：战役行动尽量提前，推迟则困难更多。尽量提前，尽量提前！时间就是军队！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过河啊！”军师首长们牵着马下水了，隆隆的炮车下水了。病号、体弱的同志手挽手下水了，一些身体壮的战士，索性脱光衣裳跳下水了。

巨雷在低空的云层中滚过，密雨急打着河面，一排排人手拉着着手顶着激流，与山洪搏斗。英勇的战士在行进中同西北壮美的山河一起，迎接这暴风雨的洗礼。

### 炮 钢 故 事

二十五日拂晓，星光仍在闪耀，天空已渐渐发亮，路边的三叶草滴着露珠。整个大地异常地寂静。突然，三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霎那间，万炮齐鸣，破石惊天，马架山升起一排黑色的烟柱，象火山爆发。在激越的冲锋号中，千军万马向兰州守敌发起了全线总攻。我六十五军一九三师，并指挥一九四师五八〇团、五八二团，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也向马架山发起攻击。

这些炮火打得太好了，红旗指向那里，炮弹就准确地落在红旗的前方。烟雾弥漫，木断石飞，一个个暗堡揭掉了顶盖，惊恐的敌人象没头的苍蝇，抱头鼠窜。炮兵们为初战步炮协同没搞好，十分内疚不安。但他们很快总结了经验。这次总攻前，他们提出了“仔细观察，精确瞄准，准确发射，密切协同”的口号，对马架山敌人明碉暗堡的位置，反复进行了测定。从射击诸元的准确，到炮弹的型号都做了反复检查。榴弹炮、山炮、野炮、故

防炮等各种炮火都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和分工。总攻一开始，我们的炮火就以绝对的优势压制了敌人的火力。一发发仇恨的炮弹，准确地落在敌人工事上、战壕里。

在炮火的爆炸声中，我英勇的步兵，借着笼罩的烟雾，从炮弹炸烂的敌工事里钻过去，从爆破口中钻上去，把红旗插在了敌人的阵地上。凶恶的敌人，在督战队的威胁下，挥舞着大刀，又成群的冲下山来，企图封闭我突破口，但他们恰好又暴露在我炮兵的观察镜内。瞬间，山炮、野炮轮番轰击，打得敌人血肉横飞，鬼哭狼嚎。战后，虏俘的一名马匪副营长说：“你们的地雷一响，我们的部队就官不管兵，兵不顺官，钻进工事不敢抬头。等到工事打平了，人也给埋了”。

在这次战斗中，许多迫击炮、八二炮还跟随着突击队前进，依据活用原则，创造出一个个奇迹。八二炮按照规定要在三百米的距离射击，在二三十米内发现了敌人的机枪工事，射击距离太近，怎么办？炮手们说：“这好比用手枪对准了敌人的肚皮，不用瞄准，百发百中。”他们手稳炮身，轰的一声巨响，敌地堡飞上了天空。还有的炮手，从七百米到五十米距离，时而隔山打，时而直上直下，象掷弹筒那样使用。一排排炮火由近及远一步步逼向敌人，突击队员们踏着一个个弹坑冲上去了。

### 利剑出鞘

炮声在轰鸣，刺刀在闪光，一排排突击队如出鞘的利剑冲向马架山。这次的突击队也汲取了初战受挫的教训，采取了多路冲击的战术。冲向马架山前敌古城岭核心工事的是五七七团。六连连长率领队伍，刚刚通过外壕，敌指挥官挥着战刀督逼着士兵反

扑过来，他随手扔出一枚手榴弹报销了五个敌人。正在这时，右面的敌人也拼命扑过来。五连机枪班长张士信、战士王瑞海、王文邦一面沉着射击，一面把手榴弹投向敌群；卫生员高加贤也忙着给他们从沟里拾递手榴弹；六连机枪班长赵文敏抱起了枪筒发红的机枪，忽地挺起身子，向敌人猛烈射击。突然他的右手中弹，殷红的鲜血染红了衣襟。他顾不上包扎，拿起手榴弹扑向敌群。这无畏的英雄气概把敌人吓呆了，一个个没命地向后跑。这时，共产党员魏国庆挺身高呼：“同志们，实现自己的立功计划，别让一百师跑了！”顿时，“别让一百师跑了”的口号声震撼山谷。突击队猛追穷寇，象一把闪光的尖刀，穿过敌人的二、三道外壕，插向敌人的心脏——古城岭核心工事。（战后，该团三连荣获“尖刀插上古城岭”的光荣称号）。

五七七团七连三排，这是又一把闪光的尖刀。战斗开始前，上级决定他们为突击排。副排长甄正祥坚定地说：“这回咱们要死打硬拼，坚决消灭马架山的敌人。”战斗一打响，他们冒着炮火的浓烟勇猛前进，很快夺取了第三道外壕的一个大地堡（俘虏敌五名，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三支）。这时，外壕上边十分平静，战士们刚要往上冲，甄正祥同志立即阻止了他们。因为经过和敌人的较量，他深知狡猾的敌人，常常隐蔽在暗堡，出其不意地打冷枪。他把八班长刘玉山叫过来，搭起人梯登上一丈多高的外壕边仔细侦察。不出所料，马匪的一个地堡就在外壕附近，黑呼呼的枪口，正对准壕内的战士。他让一部分突击队开枪射击吸引敌人，自己机智地带领一个班，顺着侧面的塄坎弯腰急进，当敌人还愣头愣脑地朝外壕射击时，三排副他们早已摸到了敌人鼻子下面。三排副忽地跃起，把一颗冒烟的手榴弹塞进敌枪眼，很快又夺取了第二个地堡。

与此同时，一九四师五八二团，也从左侧冲向了另一个制高点——马架山。这一支支突击队，犹如一把把利剑，刺向敌人的心脏。从指挥所里可以看到，一面面火红的战旗，在浓浓的硝烟中消失，继而又越过烟雾，出现在山梁上。就在这时，垂死的敌人，为了挽救其失败的命运，又使出了他们的绝招——大刀队反冲击。就在二十一日的战斗中，我军曾夺取第三道外壕，马匪就施展这手绝招，使我严重受挫。此刻，马匪兵提刀赤臂，满山遍野如同滚滚的黑云，压顶而来。战斗又进入了关键时刻，能否巩固和发展已得的胜利，指挥员们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里了。

### 阵 地 钢 行

这些马匪官兵长期以来受马步芳宗教迷信的愚弄，具有法西斯武士道精神。临战前，马匪又每人发大洋三块，再加匪军官手握指挥刀在后边督战，因而异常凶悍。然而，他们所面临的对手，有在太原战役中，带领十八名勇士抢占汾河大桥的特功英雄马万新；有闻名全解放区的战斗英雄徐学顺；有千百个出生入死的英雄战士。

在五八二团七连的阵地上，一群马匪从地堡里钻了出来，象鬼一般叫喊：“升天堂了！”七连的战士们在炮火打烂的工事里，把机枪、步枪、手榴弹准备好，叫喊的敌人一进入我们的火力网，战士们便举枪齐射。在一片火海中，敌人象割倒的麦子，一片片倒了下来。在打退敌人的几分钟内，战士们迅速地挖好前沿阵地和避弹坑，把成箱的手榴弹拉出弦，摆在阵地前，等待着敌人的反扑。三排战士刘云才一个人打出一百三十多枚手榴弹，胳膊都投肿了；机枪班长崔茂亭机枪打坏了，就向步兵班找手榴弹继续

续打，党员史耀增身负五处重伤，仍不下火线，吃力地给大家揭手榴弹盖。就这样，他们团结战斗，一连打退了敌人五次反扑，牢牢地守住了阵地。

在马架山西间房子阵地上，曾在三关口以刺刀见威的五七七团三连与敌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火海一片，硝烟弥漫。马匪军官威胁着匪兵绝望地反扑，我军阵地眼看失守。就在这最激烈的当儿，三连迅速冲上去，控制右侧山顶的制高点——两间房子。副连长率三班旋风似的冲上了二道沟，迎头碰上了向下反扑的敌人。二排长大喊一声：“立功的时候到了！”一排排手榴弹闪电般地打了出去。随着一声声巨响，反扑的敌人，丢下很多死尸，逃窜而散。“冲啊！发扬三关口的作风！”英勇的战士们高声呐喊着，猛追逃敌。机枪二班战士郝原奇勇猛地端起机枪，横扫群敌。二排长自己的手榴弹打光了，又捡起伤员的手榴弹。正在这时，一发冷枪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三排长马上代替他领着二、三排合攻，一连打退了敌人七次反扑。这时他胸部挂花，三排副马上挺身而出，代理排长指挥。在这敌情瞬息万变的时刻，“死神”的剑时刻在战士们的头顶高悬。当时马匪狙击手的冷枪，专打我们的干部。三排副带领大家英勇战斗又打退了敌人第八次冲锋，占领了阵地。在勇士的面前，敌人终于溃败了。百余具敌人的尸体，肩搭肩，头对脚，一个接一个地铺满了三连前进的道路和阵地前沿。

在古城岭上，反扑的匪兵象一排排恶浪，前面的倒下去，后面的又涌上来。正在这时，战士们拉开了枪栓一看，子弹打光了，于是他们就搜集手榴弹轮番投掷。狡猾的敌人发现我们子弹打光了，组织了更多的兵力，光着头，赤着上身，一手拿手榴弹，一手提鬼头刀，象恶狼一样扑上阵地。瞬间，刀光闪闪，刺

刀的撞击声，人们的呐喊声，响彻云霄，战斗进入了白刃格斗的胶着状态。我们的战士在前一次进攻中，已经发现了敌人仓库内藏的弱点：他们提着鬼头刀，只靠投手榴弹取胜，非常害怕拏刺刀。于是，战士们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一对三、一对四地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直杀得敌人喊爹叫娘，滚下山去。战士们虽刺刀拏弯了，衣裳被血染红了，但一些主要阵地寸土未丢。

### 暴 胆 英 雄

然而，凶恶的敌人，在连续的反扑中，还是夺回了一部分我们已夺得的阵地。还有一些阵地虽未被敌夺去，但我人员大量伤亡，只剩下两三名战士。还有些暗堡控制在敌人手中，形势十分危险。烈火炼真金，困难显英雄。在这犬牙交错的态势中，我军又涌现出一大批无畏的勇士。

五七九团三连一班攻取马架山主阵地后，还没站稳脚跟，三四十名敌人，赤臂袒胸，手提大刀，羊群似的扑来。一班长共产党员刘维民同志一看敌人来势凶猛，很快地指挥全班夺取了第三道沟的右角。刘维民手中的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向敌人。两个战士在下面掩护，才供上了他一个人投。弹片在空中飞起，敌人一个接一个倒下去，有的滚下了沟，活着的像老鼠一样钻进了地堡。刘维民抓住战机，带领全班勇猛地冲上去。地堡的机枪疯狂地扫射，冲锋的战士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刘维民怒火填膺，抱起一捆手榴弹，顺着山势滚了下去，把手榴弹塞进地堡，轰然一声巨响，敌人葬入自己挖好的坟墓。他们迅速地夺取了马架山右侧的高地。但这时全班只剩下刘维民和战士于世元了，弹药也不够了。他心想：“党培养我四年多，这回正是以实际行动回答党和

人民的机会。”敌人摸上来了，“老子的手榴弹正等着吃肉呢！”手榴弹用完了，他和于世元又从敌人死尸里扒出一挺轻机枪射击。火舌直向敌人飞去，匪兵们一露头就吃上子弹，吓得敌人再也不敢露头了，乘此机会他又让于世元送来两箱手榴弹，一直坚持到增援部队来到。

在通向古城岭敌核心工事的道路上，一只“野虎”在密集的火网下迅速地爬动。这是某团的一名突击排长。为了拿下这个阵地，营长郑兰亭一连派出三个爆破组。爆破队员眼看接近地堡，忽然地堡里一阵排子枪，英勇的战士们一个个倒了下去。看着壮烈牺牲的战士，郑营长像坚实的地壳，把万丈怒火潜藏在心底，异常镇定、沉着。他仔细观察，发现敌工事附近，地形开阔，黄土地上，没有任何遮蔽物，便灵机一动，马上把一名脑子机灵的突击排长叫过来，命令他脱光衣服，跳进沟里的黄泥潭。突击排长一听愣住了，但马上就明白了意思。他脱去衣服跳进泥潭，来回一滚，立刻变成了泥人。郑营长又亲自指挥机枪，进行掩护。在交火射击网下，突击排长夹着爆破筒，时而匍匐在地，时而急跃前进。他的身体和敌工事周围的黄土混在一起，分不出那是地，那是人，神不知鬼不觉地爬到了敌人眼皮下，摧毁了敌工事。

在马架山的另一个无名高地上，只剩下特功英雄杨顺文一个人了。总攻发起后，他带领二班，一连炸掉了敌人两个地堡，占领了山头，打退了敌人多次反扑。全班战士壮烈牺牲，杨顺文身上的衣服也被打穿，臂上负伤，满身是血。这时又有二百多个敌人冲上来，杨顺文端起机枪，猛虎般地冲下山。敌人疯狂地向他扫射，他的耳边子弹啾啾叫，脚下枪弹打得黄土噗噗响。杨顺文仇恨满腔，抱着机枪扫射着继续冲锋。突然，一发子弹射中他的头部，杨顺文身子一晃。他满面是血，强忍着伤疼，冲入敌群。这种

有我无敌的英雄气概，吓的敌人目瞪口呆。杨顺文抱着机枪左右横射，顿时敌人乱了阵脚，滚下山脊。但这时杨顺文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安详地倒在红旗下。

就在这时，我军组织五七七团、五七九团、五七八团、五八一团全体人员，再次进行反冲击。冲在前面的战斗英雄徐学顺、马万新，面对喊叫着“升天堂”的敌人，大声高呼：“送你上天堂！”“叫你下地狱！”刺刀挥舞，如砍瓜切菜一般。反扑的敌群，在我强大的预备队面前，如同恶浪撞在坚硬的岩石上，立刻粉碎了。垂死的敌人象热锅的蚂蚁慌乱地不知所措，有的举枪投降，有的跳进黄河，手里抓着马尾巴，但很快淹没在汹涌的波涛中。

红日冉冉升起，兰州山城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野司在兰州市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彭老总、贺老总、野司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讲了话，并表扬了我五七九团、五八二团。贺老总讲话的题目很风趣，记得是：“夸夸我们的大西北”鼓励部队在西北继续英勇作战，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我六十五军稍加休整，又披着兰州战役的硝烟，踏上了解放宁夏的征途。

## 三关口痛歼顽敌 古城岭再立新功

张 国 雄

快快的追起，  
英勇的围歼，  
光荣立功在今天。  
胡宗南吃了大败仗，  
马匪吓得心胆寒，  
他想逃跑难上难。

扶眉战役后，为了不给马匪喘息时间，我军猛追猛打，势如破竹。七月二十一日，各部队由乾县以北地区先后出发，沿阳峪、塔镇、崔木镇追击前进。二十五日晚，进至甘肃灵台，恰逢暴风骤雨。马匪深知我善于夜战，未敢抵抗，回头北窜。我占领灵台，即跟踪北追。匪抵泾川，与我一九四师激战两小时，又仓惶而逃。为迅速歼灭敌人，部队沿着崎岖山路乘胜追击，瓢泼似的大雨顺着领子直往脊梁骨灌，泥泞的道路上一步一跌交。不少人员和辎重滚下山沟，很多人陷入泥坑，衣服湿透，口喝腹饥。但是，“克服困难就是胜利”“追上敌人就是胜利”的响亮口号，点燃了大家心头的火炬。部队日行百里，于三十日攻占了白水镇，甘肃的重镇——平凉遥遥在望。

平凉是西兰公路的重要商埠。在我军进占泾川时，宁马匪军

集结于平凉。据此，兵团决心攻歼该敌。出乎预料，我侦察队进入平凉城，城内异常寂静，沿街的商店上着门板，挨家挨户关门闭户。忽见，西城关里闪出几个探头探脑的人影，原来狡猾的敌人，在我军攻占白水镇后，为了逃脱全军覆没的危险，主力部队早已后退，留下一个骑兵排窥探我军行动。这几个探头探脑的家伙，正是敌人的骑兵。他们见被我军发现，立即拍马出城，仓皇逃窜。我侦察队一面追击，一面开枪射击。匪兵们一个个从马上跌了下来。追至八里桥，敌骑兵排全部被击毙。七月三十一日，我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平凉城。

平凉地区人民虽长期遭受马匪统治和欺骗宣传，但由于当年陕甘红军根据地的影响，后又一度为游击区，所以，红军的声誉给人民群众留下了良好的影响。加之我军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政策，使广大回汉群众亲眼看到解放军纪律严明，宁睡街头，不入民房，买卖公平，说话和气，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相比，泾渭分明，纷纷赞不绝口。男女老幼夹道欢迎，热情万分，有的群众从炕洞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锦旗和绣上镰刀铁锤的小红旗，向解放军慰问和控诉马匪的罪行。有的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批斗伪“国大”代表马素贞，协同我“军管会”除奸防特，积极配合我军西进马匪。在柳湖师范学校门口，有位给面房主磨面的姓仇的老磨工，双肩扛着两袋白面来慰问解放军。他含着眼泪说：“早就听说红军是给咱穷人当家作主的，今天你们如神仙下凡，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穷人托福！托福！”不少青年学生，追随部队要求参军。他们表示，请解放军收下我们吧，让我们为祖国的最后解放，出点力吧。这样，领导机关随即吸收了一批青年学生，指派政工干部马子才，在陇东师范组织短期集训。这批学生经过一般革命知识教育后补充入部队，为部队增添了新的血液，在兰州战役中做出了贡献。

平凉解放后，宁夏马匪一二八军，撤至三关口、瓦亭地区，企图凭借六盘山及三关口险要关隘，固守瓦亭，以阻挡我军的前进。

六盘山属陇山山脉。这山脉南北走向，连绵起伏数百里。其主峰六盘山，是这一带的第一峻岭，地势险要，山峰陡峭，海拔二千八百米。广大指战员回忆起十四年前工农红军在举世闻名的长征中经过这里时，毛主席的诗词曾鼓舞着红军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英雄气概胜利前进的情景，心情格外激动。而今，他们遵循着毛主席的进军令迅猛追歼残匪，再大的困难，也挡不住英雄部队前进的步伐。

三关口位于六盘山东侧，是西去兰州、北至宁夏两条公路的重要咽喉。瓦亭又是三关口的唯一门户，是极为险要的关口。两侧皆为悬崖绝壁，中间只有一条狭道可通。马匪骑兵三十七团扼守三关口南山；二五六师七六七团扼守北面太白山。关口的公路被破坏，遍地埋设了地雷。敌幻想在此严密设防，阻我前进。马步芳向宁马指挥官马敦静致电：瓦亭为目前宁青联络之最后生命线，扼守瓦亭对内对外尚可转变局势，否则青宁从此破裂！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在给其属下一道命令：瓦亭为宁夏门户，奉团长官命令死守该地，一兵一卒亦战死到底，与阵地共存亡。是见马匪军在三关口如困在笼中的野兽，要做垂死的挣扎。

据此情况，我军奉兵团命令，决心强攻三关口、太白山，坚决突破敌瓦亭防御，为后续大军扫清道路，而后向六盘山方向进攻。

七月三十一日黄昏，微风轻拂，村落里炊烟袅袅。就在这宁静的气氛中，却孕育着一场恶战。就在前天夜里，我五七九团三营教导员闻福盛找到了一名向导，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了太白山，摸清了敌人的兵力部署。根据这个情况，团做好了战前准

备。此刻，借着朦胧的天色，我五七九团的干部战士猫着腰，提着枪，兵分两路悄悄地迂回到太白山下。

星光熠熠，夜色吞没了大地。砰！砰！砰！三颗鲜红耀眼的信号弹，冲天而起，划破了沉寂的夜空。一排排炮弹象冰雹一样砸向敌阵，炸得敌地堡塌陷。在炮火的掩护下，我八连战士犹如钢刀插向太白山。

突然，敌太白山主要阵地凤凰咀的工事里，喷吐出一道道火舌，八连前进受阻，被迫撤退到一个山坳里。四班长赵捷庆一看这阵势急了，请示连长后，双眉一扬，大手一挥，率领全班战士时而低身跃进，时而匍匐向前，很快迂回到凤凰咀侧后。他们脚蹬石缝，手扒悬崖，象灵巧的壁虎攀上了凤凰咀峰顶。一排子手榴弹打哑了敌人的重机枪。正在敌人懵头转向的时候，四班战士们犹如猛虎，扑向敌群，轻机枪左右横扫，刺刀上下挑刺，一举歼灭了守敌，给攻击太白山打下了立足点。

八月一日五时，总攻开始了，枪炮声、手榴弹声和响亮的冲锋号声，组成一曲雄壮的战斗交响乐。我五七九团二、三营指战员，在翻腾的硝烟中，一个个跃出战壕，向太白山守敌发起猛烈的冲击。濒于灭亡的敌人，利用坚固的工事，做垂死挣扎。密密麻麻的工事组成了直射侧射倒射的交叉火力，战士们刚刚冲到山坡，飞蝗似的子弹从四面八方飞来，冲锋的战士又倒在血泊里。

在这关键时刻，五七九团团长周庆云，山炮营教导员吕顺保挺身而出。周团长亲自瞄准，吕教导员装弹发射。一发发复仇的炮弹飞向山头，敌人火力点一个个被摧毁了。该团七连连长李金昭率领突击排跟着呼啸的炮弹冲向太白山，与反扑之敌扭在一起，拼在一处，展开了激烈地搏斗。共产党员谢春和在激战中，一连拍死了三个敌人，他的肚子也被敌人刺破了，肠子流了出来。

来。他伏下身子一动不动，十来个敌人围了上来，用刺刀、马刀对准了他，谢春和大吼一声，突然立起，拉响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后续部队踏着英雄们突破的道路冲上来了，抡起战刀，消灭了固守之敌。攻占了太白山之后，二营担负了坚守太白山的任务。

我军攻占太白山，使敌三关口的扼守和纵深侧翼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疯狂的敌人惊慌失措，集中了一个营的兵力，在炮火的掩护下拉成散兵线，向五连阵地反扑过来，一眼望去，满山遍野，黑压压一片。我们的机关枪怒吼了，象割麦子一样，敌人一片片倒了下去。但是，敌人在督战队的威逼下，又踩着前面的尸体上来了，有的爬上了五连阵地，有的跳进战壕，挥舞着鬼头刀和战士们展开了肉搏，后面的敌人也乘机拥了上来。正在这危急的时刻，四连一排主动支援五连投入了战斗，排长方太带领全排猛虎般地冲向敌阵，一阵挑、打、刺，撂倒了进入五连阵地的几个敌人。紧接着手榴弹象下雹子一样，抛向扑来的敌群，炸得敌人血肉横飞，鬼哭狼嚎般的滚向山下去了。不一会儿，发疯的敌人重新组织队形又扑了上来，战士们有的端起了机枪横扫过去，有的把五六的手榴弹捆在一起，抛向敌群。敌人一面开枪还击，一面拼命地向我阵地爬来，战斗十分激烈。这时，一群狡猾的敌人，从阵地侧后，鬼鬼祟祟地爬了上来。共产党员钱树华、张文武站起身来端着打红了的机枪，猛烈地向敌群横扫。灼热的枪管把手烧起了一个个燎泡。但他俩全然不顾，子弹打光了，就用手榴弹反击。霎时，阵地侧后的山坡上丢下了一具具尸体。就这样，坚守阵地的英雄们，连续粉碎了敌人五次反扑，完成了坚守太白山最高峰的任务。

与此同时，我五七九团主力迂回敌侧后直逼三关口，在炮兵

的支援下，协同一九四师向敌发起猛烈冲击。冲在最前面的三连冒着密雨般的子弹，攻占了敌前沿阵地，并勇猛地向敌纵深猛插，直奔瓦亭以南主峰。

这个主峰是三关口一个重要制高点，位于敌阵地纵深腹地，瓦亭守敌原来并未在这里布置兵力。随着太白山和三关口前沿阵地的失守，敌我双方若一方先占领主峰居高临下，将对另一方带来很大的威胁。三连战士们精神抖擞，奋力向主峰攀登，陡峭的山壁上，长满了蝎子草，磨得胳膊上起了一串串水泡，尖利的岩石磕破了膝盖，洒下了斑斑血迹……爬到半山腰，忽然，从山背后也传来一阵阵吆喝声夹杂着枪托撞击声。原来，就在三连向主峰攀登时，敌人也派出两个连的兵力从主峰侧后使劲地往上爬。他们发现敌人也在往上爬，战士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恨不得立刻插上翅膀飞向峰顶。时间就是军队，时间就是胜利。大家不顾乱石碰伤脚踝，不顾汗水湿透衣服，终于先敌五分钟时间抢占了瓦亭以南主峰。他们往下一看，敌人一个个呼哧呼哧喘气，刺刀的寒光在半山腰乱晃，就立刻用手榴弹抛向攀登的敌人。这时，我五七九团又从侧面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敌人完全处在被我夹击的不利形势下，有的交枪投降，有的磕头告饶，不少尸体被战马拖着奔跑。经四个小时激战，我完全控制了瓦亭以南、以东各主要山峰，共俘敌三百余名。宁、青二军最后联络之生命线，被打断了，绝望的敌人，狼狈溃逃。我军奋起直追，很快占领了隆德、静宁，十二日追至华家岭。

华家岭是通向兰州的军事要地，这一大山长达二百七十里，山上用水奇缺。过去到这里逃荒要饭，当地居民宁给一个馍吃，不给一碗水喝。部队提前将水壶、茶缸等所有能容水的东西灌满了水，解决了一时急需。但由于连续行军作战，有的部队断水断

粮，战士们有的口渴得嘴唇裂开一道道血口，只好趴下来喝公路两侧的地沟里漂有羊粪的积水，有的饿得捋路边的树叶吃。正在这斯坎之际，一位包着羊肚头巾的妇女跑上了山。当她了解到部队缺吃少炊时，扭头跑下山去，先到自己家里拿出藏下来的一点炒面，让战士们充饥，然后给部队引路，打开了一个地主的粮仓，水窖供应了部队。原来这位妇女是一位流落的红军女战士，一九三六年十月份，我四方面军西进时掉队，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在当地就定居下来。她当时只有十四岁，但坚信红军早晚还会打回来的。红军当年路过华家岭，在一些房屋墙壁上写下了革命标语。在她的秘密组织下，老乡们用泥巴糊住了。今天解放军打了回来，她和老乡们以胜利的喜悦心情，扒掉了覆盖着的泥巴：“回汉民族亲如兄弟”，“天下穷人是一家”，“联合起来打土豪分田地”，“苏维埃万岁”！“红军万岁”！一条条耀眼夺目的标语展现在我们眼前。这红军留下来的革命火种，它给了革命人民无限的精神力量，也鼓舞着我们排除艰难险阻，去消灭马匪。

第二天，下起了瓢泼大雨，在荒凉的黄土高原上，部队冒雨猛追守敌八十二军一九〇师之骑兵团及骑兵第八旅，敌节节撤退至定西，十四日定西也被我解放。从此彻底地粉碎了青、宁马匪凭借险要山势阻止我军进攻的企图，为解放兰州创造了条件。

我六十五军经三关口战斗，突破敌瓦亭防线之后，兵团加强我军一个炮兵团，协同六十三军沿西兰公路向兰州前进。

为不使敌有喘息之机，部队高唱“磨刀练武杀马匪，西北战场显神威”的战歌，于八月二十日胜利抵达定远镇地区，做攻打兰州的准备，随即迅速投入战斗。

当时，青马匪军在我陇东追歼中，虽受严重打击，但仍保持着一定实力，因此在溃退中并未放弃其“决战”的幻想。青马匪军企

图依靠有整固工事的兰州城，利用我千余里追击的疲劳和漫长补给线之困难，进行坚守防御，消耗我军力量，尔后再全力向我反击，以达到歼灭我军于兰州外围的目的。

我军奉命在张家河、乾坝岭、党家山、九条路口一线展开。首先攻击马架山、古城岭、大顶山之敌，尔后向罗汉山方向发起进攻，继之配合友军夺取兰州，歼灭守敌。

马架山、古城岭、大顶山是敌兰州防御体系中主要阵地之一。当我进击兰州时，敌人又进行加修，山上修有环形公路，主峰核心工事有地道贯通各支撑点，碉堡皆为水泥筑成，火力可以相互支援。核心阵地外围，借山脉低深，以人工削成二、三丈高的绝壁。外围阵地挖有深宽各五公尺的外壕五条，壕外埋设了铁丝网和地雷，其中埋有很多一人高的飞机空投用的炸弹，五六个并连在一起，号称“王八雷”，只要踏响其中一个，方圆二三十公尺内的地雷便同时爆炸。敌人居高临下，确实形成了坚固防御。守敌是马匪主力一百师附青海保安第一团。马步芳用封建的反动的欺骗宣传和金钱收买等手段，使士兵对我军盲目仇恨，显得十分顽固。

八月二十一日拂晓，东方刚刚出现桔红色的霞光，无数发炮弹从各个角落，冰雹般的倾泻在马架山、古城岭，整个大地在颤抖、跳动。我军向马架山、古城岭发起了攻击。一九三师五七九团由博家路口向古城岭进攻，五七七团由祁家堡向古城岭攻击，一九四师五八一团由南向北，五八二团在五八一团右翼同时向大顶山攻击。在炮火的支援下，十三时，一九三师突破敌阵地，占领第二道外壕，一九四师逼近大顶山。睡死的敌人，象突然从地狱里放出来的魔鬼一样，光着膀子，抡着鬼头刀，高喊着“死了升天”的咒词，从山上冲了下来。战士们和敌人厮杀成一团，刺

刀和鬼头刀撞击着，拼过来，杀过去。有的战士和敌人扭在一起，跌倒在地上，咬住敌人的耳朵，有的战士刺刀折弯了，就用枪托砸，穷凶极恶的敌人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我军也受到重大伤亡。

当晚，敌人加强了防御，向古城岭增加约一个营的兵力。敌我对峙，一时战斗形成了胶着状态。根据敌情，我军于二十二日停止攻击，重新部署兵力。师长郑三生、政委史进前分头到前线，采取先党员后群众、先干部后战士的方法广泛进行了动员，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在部队中交流了作战经验，分析研究了敌人特点，善于夜间动作，常以短兵火器、提刀白刃格斗的方法，连续反冲击；敌工事隐蔽，地面上生长有蒿草，不易发现。根据敌人的这些特点，我们在每条战壕里，召开了不同类型的“诸葛亮”会。工兵连的战士们提出了制服敌人“王八雷”的办法。步兵连的战士们研究出如何打击敌人的反冲击，和如何通过敌人的外壕等战术。这样经过广泛的讨论，全体指战员不仅对接受什么任务采取什么打法，以及可能出现什么情况等心里都有了底，而且群策群力，发扬军事民主，讨论和解决了一些战术上的重要问题。部队还广泛开展了诉苦运动，老首长们控诉了马匪在河西走廊杀戮红军的罪行，当地老乡揭露马匪奸淫抢掠残害人民的罪行。新仇旧恨，点燃了干部战士心头的怒火。“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为兰州人民报仇”，雄壮有力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撼山谷。

与此同时，马架山一带的兰州人民也积极地投入了支前工作，山下的交通壕里，一眼望去，全是背送弹药的人群，有的背一箱，有的扛两箱，昼夜不停的运送。担架队员们把伤员烈士抬下阵地，有的老乡给伤员腾房子，有的给烈士献棺木，献木柜子

和白布。师指挥部，包扎所，也向前移动，隐蔽在山脚下。

二十五日凌晨，山摇地动，万炮齐鸣，无数道火光照红了兰州山城。四面八方响起了冲锋号声，我军司令命令向兰州守敌发起了全线总攻。我军一九三师，并指挥一九四师五八〇团、五八一团，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也向古城岭守敌发起了猛攻。英勇的工兵们冒着枪林弹雨一连挖出了上百个飞机炸弹。五七七团一连踏着工兵开辟的通路，迅速攻占了敌第二道外壕，摧毁敌碉堡。七连进而摧毁了第三道外壕的三个碉堡。五七八团又从右翼突破敌阵地。正在这时，敌人发起了集团反冲击，满山遍野象羊群一样黑压压一片，我英勇的战士们和敌人拼在一起。顿时，阵地上充满了刺刀的撞击声，勇士们的喊杀声，敌人的嚎叫声，进入了胶着状态。五七九团九连七班长卢振生隐藏在刚刚夺取的碉堡里，端起机枪，向敌人猛烈地扫射。前面的敌人一片片倒了下去，后面的敌人又扑了上来。卢振生跃出碉堡，正要举枪射击，不料伏在碉堡后的一个匪兵用鬼头刀向他劈来，卢振生倒在血泊里了。战士董茂秀在部队发起进攻前，由于粮食补给困难，只吃了两个山鸡蛋，此刻面对凶恶的敌人，他忘掉了饥饿，端起枪来一连毙死了两个敌人，又一个突刺，一下子插到另一个敌人的胸膛上，但却再没有一点力气把刺刀拔出来了……。穷凶极恶的敌人，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倾巢出动，躲在暗堡里的、守在核心阵地的敌人，都举着刀扑下山来。由于我后续部队没有及时上来，已经得到的阵地，又被敌人占领了。一九三师师长郑三生同志，从这个战壕跑到那个战壕，组织机关人员和直属分队补入部队，并命令五八二团在一九三师左翼投入战斗。只见郑师长大手一挥“嗤”“嗤”向敌人射击两枪，战士们端起刺刀又像离弦的箭射向敌群，开始了一场空前激烈的争夺战。守敌匪兵赤背舞

刀，高声吼叫，光着膀子，拼命厮杀。我军个个奋勇当先，冲入敌群左砍右刺，越战越勇，杀得敌人难以招架。敌兵后有督战队砍刀、手枪威逼，前遭我密集火力的杀伤，混乱嚎叫，溃不成军。我英雄的战士们在“只能前进一丈，不能后退一寸”的口号下，士气倍增，英勇冲杀。该团一连战士贾士安碰上敌人就用刺刀挑，用枪托砸，他的脸被烟尘熏得黑呼呼的，又被汗水冲出了一道道沟。他揉眼一看，连里的战友不知到哪里去了，自己也搞不清楚冲到了什么方向。突然，他发现左侧一股敌人正从山上往下冲，立即腾地跳到路旁，躺在敌人死尸堆里，端起敌人的机枪，拼命地左扫右射，瞬间山坡上丢下敌人一具具尸体。荣襄“尖刀插入古城岭的五七七团三连”一直冲在全国的最前面，他们占领了敌人的第二道外壕。但是敌人的三个暗堡里，还不停地放冷枪。他们连续组织了四次爆破，摧毁了两个暗堡，敌人最后的一个暗堡里依旧喷吐着长长的火舌。三排长赵山，随手夹起两个炸药包冲了上去，掩护的机枪声，咕咕地响起来了，暗堡里的敌人也疯狂地射击。赵排长敏捷地从敌人暗堡的侧翼绕过去，他时而匍匐前进，时而从这个弹坑跳进那个弹坑。在距离敌暗堡五六步时，他一跃而起，猛虎般地扑到暗堡前把炸药包拉了火，塞进了枪眼，猛地一滚，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敌暗堡消失在冲天的硝烟中。

就这样，我英雄的部队，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浴血奋战。傍晚十九时，敌前沿阵地全部被我占领，山坡上横七竖八躺满了敌人的尸体。

这时，五七九团组织部队再次向敌人第三道外壕发起猛烈冲击，炮口在闪光，炮弹在爆炸，数不清的机枪和步枪喷射出一道道火焰。该团六连任喜礼、李新、张有福、吴成英四名战士手执

红旗，冒着密雨般的子弹，象小老虎一样冲向敌人阵地。当冲到第三道外壕时，突然敌人死命地用火力封锁了后续部队，四名英雄的战士处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他们的枪打断了，刺刀拚弯了，但大家毫不畏惧，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把红旗插上古城岭。敌人用一个连的兵力拼命向他们反扑。此时，四位英雄满腔怒火，一个个拧开了手榴弹盖，当内惑的敌人扑到距他们只有十多公尺时，四位英雄出其不意，迎头一阵手榴弹，顿时，敌群血肉横飞，生者落荒而逃。不一会，失败的敌人又增加了一个连的兵力，冲了上来。这时四位英雄拉拉枪栓，摸摸手榴弹袋，脸色突然阴沉下来，手榴弹、子弹都打完了。但这时的敌人，再也不敢张牙舞爪前进了，一个个伏在地上把手榴弹成批成批的往四位英雄占领的外壕扔，四位英雄顺手又将敌人扔来的嗤嗤冒烟的手榴弹仍向敌群。正在这危险时刻，敌人屁股后面响起了一阵猛烈的枪声，我五八二团冲了上来，四位英雄纵身跃出战壕，前后夹击，敌人一片片的倒下了。与此同时，古城岭的各个阵地都在进行着一场殊死血战。在祁家堡阵地上，五七九团三营班长刘维民，指挥全班拿下了敌人一个制高点，一连战胜了敌人五次反冲击。刘维民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掷尽了，眼看敌人冲上了制高点，他机智地抱起敌人丢弃的机枪，射向敌群，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胆战心惊，不敢前进半步。战士王芝瑞受敌炮轰击，下半身埋在了土里，耳膜被震破，但他迅速翻起身，又与敌人继续搏斗。在小房子阵地上，我五七八团三连，也正在浴血苦战。这个英雄的连队，在察北根据地时，热爱人民，英勇作战，被当地人民群众誉为“天下第一军”，延安广播电台播送了他们的先进事迹。此刻，他们把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嘉奖与深情厚谊，转化为对敌人的勇猛冲杀，占领小房子阵地后，连续打垮了敌人十四次反冲击，

象钉子一样牢牢钉在阵地上。五班长同敌人白刃格斗，三处负伤不下火线。该连文书、文化教员、通讯员发现四连侧后三个敌人手持大刀，拼命扑来，他们立即迎上去与敌展开搏斗，击毙了敌人。战士赵文忠，只身与敌白刃格斗，将敌击毙后，又发现远处二十多个敌人乘马舞刀扑了过来。他机智地与敌尸躺在一起，当敌人刚过去，他瞄准敌人扔出两颗手榴弹，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战后领导机关授予该连“三关口打得猛，马架山钉住钉”锦旗一面。

当我军反复冲杀，击退敌人，守住阵地的同时，兄弟部队已攻占沈家岭、狗娃山、豆家山、营盘岭，敌人层层防御体系已被摧毁，一个个地堡被炸得七零八落，一具具尸体躺满战壕；在我阵地上的两千六百余敌人，全部歼灭，我军占领了古城岭、马架山阵地。此时，友军已插至敌后黄河铁桥，切断了敌人唯一的退路。惊慌混乱之敌急于逃命，有不少敌人跳进了黄河，顿时被滔滔的黄河水所淹没。

八月二十六日中午，马匪主力大部被歼。当我解放军战士在秧歌队的引导下，开着坦克拉着大炮开进兰州市时，身遭马匪残酷压榨的兰州人民笑逐颜开，心花怒放，载歌载舞，连日庆祝。一位七十五岁的回族老人胡锦云赋诗一首：马到青海四十年，人民苦死万万千，解放大军来征剿，至时拔云见青天”。

(柴建国整理)

## 撒下天罗网 金城歼凶顽

——难忘的七天七夜

高 韶 沈

扶眉之战打出了西北解放战争的新局面，完成了我军从劣势到优势的转折。自此，解放全部大西北的战役开始了。

“打到兰州去，解放大西北”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军内报纸上，墙壁上，满是“打到兰州去”的醒目大字；驻地到处热火朝天的开会、动员、讨论。从上到下，都在研究总结歼灭马匪的战术。部队进行了轻装和精简，把机关人员编成了战斗组织，干部骑乘的许多强马都蒙上了弹药。连怎么喝水、怎么露营都作了细致的安排和准备。部队还深入地做了贯彻我党民族政策的思想教育工作。

八月十日左右，部队分三路开始向兰州进军。

从缴获的文件看，当时马步芳的“决战”企图是：用主力部队依仗兰州背山带水险要地形的坚固工事，消耗我军于兰州周围；由位于临夏、洮沙的新编军和靖远之敌军断我补给；与驻守黄河北岸的敌军，从左右两翼共同包抄我军，内外夹攻，再会同胡宗南、马鸿逵等部，一举吃掉我军。

但是，一野彭、贺和其他首长的指挥，打破了马步芳的如意算盘。

野司把十八兵团（欠六十二军）留驻在宝鸡、虢镇一线，牵

制胡宗南，防其北犯，向东确保西安的安全，往西打通宝(鸡)、天(水)铁路，使其畅通无阻。

十九兵团的六十四军置于固原地区牵制宁夏马鸿逵主力。

一兵团的七军陈兵天水，以防胡宗南从陇南两当、成县北犯。

除以上部署外，集中优势兵力向马步芳进攻。

十九兵团为右路，八月九日首先行动。部队出发时声势浩大，该部火炮等重武器多，炮车沿西兰公路隆隆滚进，首先向西吉、会宁进攻。十三日后连克两县，这就给敌人造成了向宁夏进攻或从兰州东侧迂回过黄河的印象。与此同时，集结在秦安县莲花镇一带的中路军第二兵团，从八月十日开始出发，选择的路线是从莲花镇经通渭、内官营、新营镇向兰州南进军。十九兵团声势浩大的进军正好掩盖了二兵团静悄悄的行动，使我二兵团能出敌不意，突然地出现在兰州城下。十九兵团朝宁夏方向虚晃一枪后也沿西兰公路突然猛进兰州。

就在我右、中路两支大军疾进兰州时，整个西北战场上我各方面的部队同时展开攻势，迫使各处敌军自顾不暇，惶惶不安，陷入一片混乱。

由王震司令员兼政委率领的左路军第一兵团，八月十一日出甘谷、武山，发动强大攻势，解放陇西、漳县、渭源、会川数县。八月十六日克临洮，抢修洮河浮桥，渡河后于八月二十二日攻占临夏，抄了马步芳、马鸿逵的老窝。此战打垮了马步芳的新编军，摧毁了敌军从背后切断我补给线，并包抄我军的企图。我军攻占临夏后矛头直逼西宁，如马步芳弃兰西逃青海，则可与我军攻兰部队形成首尾夹击之势。

这一招棋真是一箭三雕。这就把围攻马步芳的主动权牢牢操

在了我军手中了。

我在天水方面的第七军，为配合围歼马步芳，于八月十一日向天水南敌一一九军进攻，接连夺取礼县、西和，给胡宗南造成了我军欲进攻两当、成县的假象，迫胡不敢北犯。我十八兵团在周士第司令员率领下，从八月二十一日起，以两个军的兵力发起了秦岭战役，进一步迫胡就范。

由于我在整个西北战场上同时攻击，使各处敌军自顾不暇。我十九兵团八月十四日沿西兰公路拿下定西城，八月二十日到达兰州东南定远镇、乔家营一线；二兵团也在十九日攻占兰州南阿干镇、榆中西北九条路口，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彭总的深谋远虑，精心指挥，终于完成了歼灭青马主力于兰州的各项战斗部署。

兰州攻坚战序幕拉开了。这是令人难忘的七天七夜。

当时，兰州仅是不足十八万人口的城市，马步芳竟派驻了五万人的部队驻守。马军精锐主力八十二军和一百二十九军守兰州，敌一百二十军和九十一军在兰州东、西黄河左岸布防，统归马步芳之子马继援指挥。伪西北长官公署撤往张掖，控制河西各色武装，作兰州守敌后盾。马继援自恃“少壮”，心狠手辣，对部下长期采用欺骗、收买政策，拼命灌输忠于马家的封建统治，豢养了一帮凶恶的走卒；守敌又是背水一战，所以开始都比较顽强，给我军攻坚造成了一定困难。

另外，兰州南有高山拱卫，成天然屏障；北托黄河，可凭宽阔水面，阻我围城。除这些优越条件之外，皋兰山上还有敌人在抗战时期营筑的钢筋水泥工事和后来修筑的层层明碉暗堡。蒋介石还许愿用飞机运送军火，支援马步芳顽抗。这些条件不仅从客观上而且从敌军心理上都造成“死守兰州”的气氛。

第一天（八月二十日）。我攻兰大军右翼，由杨得志同志和李志民同志率领的十九兵团（欠六十四军）勇猛推进到兰州东南定远镇一带，打掉了敌人放出的小股前哨部队后集结。野司把指挥部设在定远镇南之乔家营。

许光达同志和王世泰同志领导的二兵团，担任左翼攻坚任务。十九日六军攻夺九条路口（地名），四军占领兰州南四十里之阿干镇后，二十日四军又攻占上狗娃山，迫使退守中、下狗娃山和沈家岭一线。二兵团把指挥所安在阿干镇。

经过半个月的千里跋涉，我五个军的兵力齐集兰州城下，这是第一野战军在西北战场上最大的一次集中兵力的攻坚战。

兵贵神速，彭德怀等野司首长抓住西北战场上敌军动弹不得，互不接济的有利战机，令部队不顾疲劳，连续攻击，决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强攻兰州城。彭总制定了作战计划：命令十九兵团六十三军攻打十里山、豆家山；六十五军进攻马架山、古城岭；二兵团六军攻占营盘岭；四军进攻沈家岭、狗娃山；三军为总预备队。

敌军在兰州黄河以南，东、南、西三面防守的第一线上布置了五个师的兵力（二线支援部队、炮兵火力群、后勤部队、卫戍部队、警察宪兵未计在内），各依托工事坚守制高点，控制兰州城的各条通道，阻止我军前进。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我军以四个军分别各攻敌一个师据守的险要阵地。

我们四军奉命进攻的沈家岭、狗娃山是两座山梁，在兰州西南十里左右，两山相连。狗娃山在沈家岭西，山梁要比沈家岭低。在这两架山梁的东西各有一条公路直通兰州城西关。狗娃山西侧是临（洮）兰公路，沈家岭东边是河（干镇）兰（州）公路，往东再过去是更高的皋兰山，阿兰公路就在山谷里。居高临

下扼守沈家岭就能控制阿兰公路，守住狗娃山就能截断祁连公路。如我拿下这两处高地，沿着公路可直捣西关，切断黄河铁桥，把敌人四面包围，所以敌人把这块阵地称为“兰州锁钥”。敌人以精锐主力八十二军一九〇师防守，并以敌三百五十七师在其背后防守七里河、小西湖沿黄河通往西关的狭长通路，另派一百二十九军一部驻守华林山，控制通往兰州西关唯一孔道，作为第二道防线。

我们四军接受任务后，军领导作了研究，分析了部队状况，拟定了攻坚计划，决定十一师攻打沈家岭，并首先发起进攻，尔后十师进攻狗娃山。十二师作为军预备队放在十一师背后警戒皋兰山敌军增援，消灭可能从阿兰公路增援沈家岭的敌军，保护十一师后侧翼安全。

各级指挥员都下到前沿具体布置作战任务，抓紧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第二天（八月二十一日），拂晓，炮火齐鸣。十一师按计划向沈家岭西边和南面发起了侦察性攻击。十师继续做战备工作。其它各军也展开了侦察性火力强攻。六十五军集中了山炮、野炮等各种火炮数十门向突破口射击。六军也一下子集中火炮打开缺口。炮轰之后，部队发起勇猛进攻。但是经过一天战斗，各战场只消灭了一些外围据点的敌人，并没有攻破敌军的主要防线。

第三天（八月二十二日），野司和彭总发动全军深入分析了二十日的战斗情况：

敌人在南山的防御点，都以人工削成二、三丈高的垂直陡壁，并在陡壁外挖有几道外壕，深、宽各有两、三丈，壕边沿布上地雷、铁丝网。从远处看不到外壕，逼近敌工事后才能发现深堑，而且不是一道，所以二十日攻击时，使用大量重炮炸掉敌

人前沿后，往往深推进时，走到跟前才发现深壕，致使部队受阻。

就拿沈家岭战场来说，敌军在不大的山顶上设置了四十多个地下、半地下的暗堡和主碉堡。核心工事用交通沟与低碉相连，纵横环抱着主碉，各主碉与低碉构成三角或四边形火力网。敌人在阵地上挖削出三层二、三丈高的绝壁，又沿山挖有二道外壕，布满铁丝网和地雷。

对这样险要的地形、坚固复杂的工事，如不经过实地攻击，就不会彻底明了情况。经过二十日战斗，我军查明了敌军守备兵力、指挥系统、火力及工事位置，补充了知彼方面的不足，夺取兰州的把握就更大了。

但是，我军也确实遇到了大量的困难。从西安到兰州一千四百多里的漫长补给线，只有一条质量极差的西兰公路，保证不了供给，部队只得就地筹粮。小小的兰州周围一下子聚集上五个军的部队，人的口粮、牲口的饲料都很难满足。战士们只能吃圈圈豆子、山药蛋充饥。长期连续奔袭，战士们极度疲乏，身体虚弱，非战斗减员逐渐增多。大批部队集中没有房子住，不少连队只得住进刚挖成的土洞。由于困难重重，有的同志提出长期围兰，待休整以后再强攻兰州的想法。

野司首长分析了敌我态势：兰州是西北五省交通枢纽，是西北政治、经济、文化的第二中心。长期围兰正合马步芳心意，而我军困难越来越多。当时西北战场上各敌军自顾不暇，久拖之后，敌军可能重新集结，丧失各个歼敌的良好战机。

彭总运谋深算，果断地指出，时间就是生命，我军只有迅速强攻兰州，无别路可择。

彭总还多次强调既要克服怕疲劳的情绪，又要克服轻敌的思想。当天，中央来电指示：“集中兵力，充分准备，继续进攻。”

攻克兰州，坚决歼灭青马。”野司立即命令各部队调整部署，总结经验，研究战术，更深、更细地做好战斗准备工作，于二十四日展开总攻。

第四天（八月二十三日）。全军展开深入地军政准备。野司对整个攻兰计划也作了大的调整：兰州西关北面的黄河铁桥是敌人北逃的咽喉，切断铁桥就能把敌人卡死于兰州城。为实现攻坚计划，野司把全部兵力投入第一线，调总预备队二兵团三军加强攻击西关的力量。

三军当晚趁夜暗迅速集结到狗娃山北面的周家山、韩家湾和土门墩一线，准备突然迂回黄河铁桥截断敌军逃路。后来战役进程证明这确是对敌人致命的一着。

二十三日拂晓，我正准备给刚刚到任的董达志军长介绍情况，通十师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原来是十师报告：狗娃山守敌以三个营的兵力摸黑上山，偷袭我二十八团三营阵地。我们当即命令十师无论如何要把敌人反击下去，除十师命师属炮兵向偷袭的敌人开炮外，还让十一师用火炮支援……。

后来得到此次被敌人偷袭的详报：二十二日夜二十八团连夜进行对壕土工作业，师部曾命二十八团侦察排从东沟伸出去，但因日夜赶修工事人员疲劳，没有派出；又命一个连队担任警戒，该连疏忽，在一处哨位把一个班换成一个组（三人）。结果敌人恰从该地摸上来，端着枪，背着手，乘拂晓我军收工时突然进攻。当时挖对壕的部队，把枪架在几十步远以外，面对突然情况没有武器。霎时，敌军突破第一线，打乱我建制，部队失去控制，三营后退，遭到了伤亡。后来在炮火打击下，我二十九团拼力增援上去和二十八团一起把敌人压了下去，还捉了几十名俘虏。

战后得知：敌军曾把这次偷袭作为一次“大胜仗”拼命演

染。据说马继援还亲赴下狗娃山敌阵地犒赏，发给狗娃山、沈家岭敌军每人五块银元，让其部下死守阵地。

此事再次说明我军面对的敌人是西北敌军中最死硬的部队，夺取兰州的总攻肯定是一场残酷的大搏斗。

按照野司部署，全线总攻应在二十四日开始，但是二十三日夜雨下得，第二天即进攻兰州的第五天拂晓还未停，总攻时间只得推后。下雨给军事行动也增加了相当大的困难，松软的黄土山包遇雨到处是烂泥巴，一脚踩下去，鞋都拔不出来。山上的小路几个人走过之后，就变得泥泞不堪，寸步难行。战士们冒雨蹲在战壕里，浑身湿透。有些临时挖的土窑洞让雨一浇塌下来了，还砸死了二十多个战士。尽管这样，战士们的斗志却极为昂扬。大家在战壕里三、五成群的谈笑，关中道入伍的老战士们还拉着胡琴唱起了动听的秦腔。战壕里到处热气腾腾。空前残酷的二十五日战斗恰与雨中战壕里轻松的气氛成为鲜明的对比。

天黑以后，雨渐渐停了。敌人好象觉察到灭亡的来临，为了壮胆，整夜放枪，闹腾个不停。我们加强了警戒，防止二十三日被敌偷袭的事件再次发生。

第六天（八月二十五日）拂晓前，天还黑呼呼的，沈家岭西沟突然枪声大作。这里十一师三十二团按原定计划连夜翻过几里深的大沟，从沈家岭的侧后攀登上去，向敌人开火了。我们军指挥所就设在沈家岭南隔开不远的一架山梁上，可以看到沈家岭和狗娃山的战斗。不一会，惊天动地的炮声震动了山谷，总攻开始了！

十师和十一师的山炮营分别向狗娃山和沈家岭的阵地上开炮，还有几个配备着二十几门迫击炮的军迫炮群也一齐开火。只见沈家岭方向硝烟弥漫，朦胧的山头消失在烟尘之中，天渐明

时，十一师三十一团的突击营首先借着浓烟冲上去了，鲜艳的红旗向前移动。

沈家岭上敌我激烈争夺，出现了胶着状态。我们从望远镜里看见仗打得很残酷，正准备让十二师上去增援。这时，在上狗娃山的十师师长刘懋功同志也向军部来电话请战，要求把待命的三十团（原准备随第三军迂回西关时使用）调上去增援十一师。三十团是扶眉战役荣立功勋的部队，曾获得兵团授予“能攻善守”的称号。狗娃山在沈家岭火力射程掩护下，拿不下沈家岭就难攻下中、下狗娃山。沈家岭地势险峻，其位置对战斗发展至关重要。军部考虑战役进一步发展还要使用十二师，所以同意了刘懋功的意见，急调三十团增援上去，同时命令十师对中、下狗娃山之敌展开牵制性攻击。因我炮火集中攻击沈家岭目标，无力同时攻击狗娃山。

三十团三营翻山越岭，经过后沟上雪帽顶，首先增援上沈家岭。到下午一时，一营、二营经过急行军也先后到达沈家岭战场。当时十一师的三十一团打得只剩下一百七十多人，仍坚守住了夺得的阵地。十师三十团增援上去以后，敌人继续以营级规模疯狂反扑，遭我不断打击。狗娃山方向，十师爆破了敌人的前沿工事，施行助攻。下午四时，军部再次组织各炮群向沈家岭敌人固守的第三道堑壕轰击。雨点般的炮弹怒吼在整个山梁上爆炸，滚滚的烟火和漫天的黄尘遮蔽了四周的一切。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从敌军阵地中央突破，占领了沈家岭，并把敌人压到半山腰。敌人再无力反扑，弃山而逃。下午六时许，我十一师终于拿下沈家岭全部阵地。夜十时，十师完全攻占狗娃山。

攻打沈家岭是兰州攻坚战中的一场恶战。我军同敌人反复争夺，打退了敌人十几次从团到连级的集团反扑，激战达十四个小时。

时。这里也是距兰州城最近的战场(不到十里)，从城里就能听到沈家岭猛烈的炮声，看到弥漫飞腾着的烟尘。这次战斗，给马步芳军队以沉重的打击，敌人吹嘘兰州城防“固若金汤”的牛皮戳穿了，也动摇了敌人死守兰州的决心。我军攻占了沈家岭，砸烂了这把兰州城防的“锁钥”，敌人的防线被突破了。

为夺取沈家岭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兰州攻坚战中各军共计有十三名团以上干部负伤，其中在沈家岭攻击战中受伤的就有八位。兰州战役牺牲的团以上干部有三人，而又都是在总攻沈家岭战斗中牺牲的。这三人就是：十一师三十一团团长王学礼同志，十师三十团政委李锡贵同志，十一师三十二团副团长马克忠同志。他们和许多同志一起为解放兰州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战至傍晚，除四军攻占沈家岭外，六军经勇猛强攻，于十七时攻克了三营子阵地。这是敌军在皋兰山修建的由南而北逐次升高的四大环形防守阵地中的第二个阵地。此时，敌人被压迫在二营子、红沟梁和头营子剩下的两个环形防守阵地上。

这时，六十三军一百八十九师攻下了豆家山，突破了敌人兰州东的防线，逐步向城区逼近。我六十五军在古城岭、马架山战场上也不断推进。

在我连续进攻下，敌人已全线动摇，企图缩小防御圈，甚至妄想切断铁桥退守黄河北岸，凭借黄河天险继续顽抗。

入夜以后，敌人开始向后收缩，布置新的防御。我军各路仍连续进攻，咬住敌人不放。

三军七师受命配合十师攻夺狗娃山后，沿公路直捣西关。八月二十五日晚他们运动到攻击位置时，发现狗娃山守敌在沈家岭失守后，已经撤逃。当即直插西关截断黄河铁桥。三军其他部队也分别在七里河、小西湖、西关一带展开。午夜，六十五军攻破

马家山后，又占领了拱星墩飞机场。六十三军也打到东岗镇以东，向东教场敌兵营进击。我军从东边步步向城区逼近。三军已经夺取西关，出敌不意，攻入兰州城。接着，四军追击敌人，也扑下山来，捉获了许多俘虏。六军乘皋兰山敌军撤逃，于八月二十六日凌晨占领了二营子、头营子制高点后，向南关推进。我各军如猛虎下山，把敌人打得惊头转向，乱作一团。

经过一夜突袭，第七天（八月二十六日），兰州城已为我军占领。天亮之后，各军互相取得了联络，继续搜索残敌，发现黄河北岸白塔山仍有敌人往南射击。四军当即组织炮兵火力掩护，令所属二十六团越过铁桥向北攻击。我四军三十五团一部占领了桥北村庄。二十六团过桥后，白塔山敌军见难支持，朝十里店溃逃。我军尾敌追击，一举占领十里店以北高地，肃清了桥北残敌。

至此，兰州城及其周围地区内的马步芳军队被歼，老巢西宁即将解放。马步芳、马继援一败涂地，输光了全部家当，最后仓惶逃跑。

兰州决战胜利地结束了！

## 当年鏖战急

刘懋功

一九四九年七月，我第一野战军在取得扶眉战役胜利之后，即挥师西进，解放兰州。

我军的任务是攻占沈家岭、狗娃山，得手后进而和兄弟部队合力夺取兰州城。沈家岭位于兰州城的西南方向，地处防线西侧，和狗娃山互成犄角。攻下了沈家岭和狗娃山，我军就可直逼兰州西关，控制黄河铁桥，断敌唯一退路。因此，敌人在此构筑了坚固工事。在山顶主阵地东、西、南三面削成四、五米深的绝壁。山头上修建了明碉暗堡，阵地前沿设置了铁丝网，周围布满了地雷，形成一道坚固屏障。屏障东西两侧是深沟大壑，正南是一片狭窄的开阔地。敌人层层设置了铁丝网、堑壕和子母碉堡，构成密集的火力网。敌主力之一——一九〇师驻守在这里。敌总指挥马维援扬言这里是“铁壁铜墙”，叫嚷“活着是阵地，死了是坟墓”。

我军奉命到达沈家岭、狗娃山后，确定十一师主攻沈家岭，我们十师以二十八团攻取狗娃山，师主力担任夺取兰州城的任务。指战员们情绪很高，决心遵照毛主席指示，打好解放西北这一关键战役，为人民再立新功。

二十日，彭总亲自率领部分师以上干部察看了地形，研究了敌情，对战役进一步作了部署。他指出要集中兵力，充分准备，连续进攻，坚决消灭敌人，攻克兰州，把敌人主力歼灭在黄河以

南，为完全解放大西北创造条件。

二十一日，我军全线发起攻击，未能奏效。彭总果断决定部队停止进攻，并针对部分同志存在的急躁轻敌情绪，要求很好总结经验教训，克服轻敌思想，做好再攻准备。他要求大家要拿出象当年打日本鬼子那股劲头来对付马匪军。

一九四九年八月的兰州，阴雨连绵，我军大部露宿于高原山谷。夜深，秋风阵阵，寒气袭人。加之粮食供给不足，生活非常艰苦。但是战士们斗志旺盛。山洼里，到处是战士，有的研究攻坚战术，有的修筑工事，挖堑壕。经过三天的准备，交通壕和对壕接近了敌阵地，大炮推到了敌人鼻子底下。

二十五日拂晓，总攻开始了。万炮齐鸣，撼山震谷，只见无数条火龙向沈家岭敌阵地飞去。霎时，沈家岭成了一片火海。我十一师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分别从正面和西侧向敌人发起冲击。三十二团沿西侧陡坡冒着敌人炮火迅速攀登，攻入敌人阵地。三十一团从正面像一支利箭一样，冲向敌前沿工事。突击队在前沿断壁上迅速搭起云梯，一面攀登，一面把成捆的手雷和手榴弹投向敌阵地，迅速占领前沿，并向纵深发展。与此同时，二十八团也向下狗娃山发起了冲击。

上午九时左右，三十一团攻破敌人前沿防线后，冲到了敌主阵地。此时，敌人乘我立足未稳，增调大批兵力，向我疯狂反扑。这些暴徒十分凶顽，光着上身，挥舞着马刀，象潮水一样向我军涌来。在总共不过两平方公里的葫芦形阵地上，敌我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我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受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反扑，部队伤亡较大，形势十分危急。

我在狗娃山用望远镜看到这一情景，心急如焚，感到不调部队迅速增援，就有被敌人压下来的危险。我立即向军首长报告。

副军长兼参谋长高锦纯同志接电话。我把观察到的情况简要报告后说：“三十一团形势危急，应该赶快增援”，并建议把我师三十团三营拉上去。他同意了我的建议。我刚放下电话，军政委张仲良同志又来电话，命令我师三十团全团增援。三十团在扶眉战役中荣获“能攻能守英雄团”称号，受到彭总的表扬。他们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动。副团长李友益同志率领罗局镇战斗英雄营——三营为第一梯队首先增援。根据敌人反扑和沈家岭地形特点，我告诉李友益同志战斗队形要作纵深配备，以对付敌人一波接一波地反扑，并向率领后续两个营的三十团团长武志升同志作了同样交代。同时我还命令二十九团一部从沈家岭两侧进行支援。在敌我争夺的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三营一鼓作气，跑步十多里，及时赶到沈家岭，首先投入战斗。他们象猛虎一样扑了上去，用手榴弹、刺刀和敌人展开肉搏，迅速打退了敌人的反扑，稳住了阵脚。三营严密组织火力组、投弹组紧密配合，组成密集火网，勇往直前，猛打猛冲，一路拼杀，重新占领沈家岭主阵地。他们立足未稳，又有一批敌人反扑过来。三营数百颗手榴弹飞向敌群，各种火器一起开火，敌人死的死，伤的伤，败了下去。垂死的敌人拼命挣扎，增调整团整营兵力向我军不断反扑，战斗异常激烈。中午，三十团主力后续梯队上去了，我军士气更为高涨。三十一团团长王学礼同志高呼：“同志们，三十团上来了，狠狠地打啊！”“英雄团上来了，坚持就是胜利！”大家互相鼓舞，更加勇猛地杀向敌人。敌人仍然不断向沈家岭投入一批批的援军。就在这一小块阵地上，敌我双方各投入了大量的兵力，仗打得非常残酷，整个阵地象拉锯似的反复进行争夺。

在激烈的争夺战中，正面进攻的三十一团伤亡很大，三十团伤亡也不小，但是战士们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涌现出了

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三十团三营一直冲杀在前面，和敌人进行激烈的拼搏。八连连长李国斌一面高呼“保持扶眉战役的光荣！”鼓舞士气，一面不断向敌人投手榴弹，一气投了一百多颗，最后壮烈牺牲。炮连副排长吴文华抱了一门八二炮冲到前面，不用炮架炮盘，两腿夹住炮身，向敌人轰击，炮筒打热了，就脱下衣服裹住炮身打。他一个人一门炮打哑了敌人许多机关枪，打退了成群进攻的敌人。七连七班长刘文礼，在夺取敌人集团工事时，他穿着炮弹的烟雾冲了上去，抱着炸药包炸掉了敌人的伏地碉堡，消灭了三十多个敌人，为战友们开辟了前进的通道，自己英勇牺牲了。英雄的三营先后打退了敌人数十次的反扑，手榴弹打光了，就抬敌人的打。战士周凯见敌人甩过来一颗手榴弹，他来不及弯腰去拾，就用左脚挑起手榴弹踢了出去，正好踢到敌群头顶上爆炸，“轰”的一声，敌人倒了一片。七连七班子弹打光了，有个叫薛金的同志怒吼一声“向敌人要！”便只身冲向敌阵，夺来一箱子弹。八连二排排长牺牲了，四班长傅永江指挥全排打垮了敌人三次反扑。他又牺牲了，五班副班长杨贵林喊道：“同志们报仇啊！”在他的鼓舞和指挥下，敌人两次反扑又被打下去了。杨贵林身负重伤后，战士陈国斌又挺身而出，指挥全排战斗。不久他也负了伤。在陕西罗局镇战斗中解放过来的田有福自动指挥仅存的六个英雄战士，打垮了敌人的反扑。战斗中，我营团干部始终冲杀在第一线，有许多优秀的指挥员壮烈牺牲，其中有三十团政委李锡贵同志和三十一团长王学礼同志。

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五时左右，我军先后打退了敌人几十次的反扑，歼灭了敌主力军，敌人终于被击败，开始溃逃了。这时，只见敌人溃不成军，象山崩一样，顺着沈家岭北坡连滚带爬地垮下山去，漫山遍野都是敌人的尸体和丢弃的枪支弹药。我军一直乘

附近下华林坪。至此，我军全部占领沈家岭。黄昏，二十八团也攻下了狗娃山，兰州守敌的右翼防线被我突破，“铁锁”已被打开，解放兰州已经胜利在握。

天黑以后，雨又下起来了。我和左爱政委随部队顺山而下，向兰州西关前进。沿路到处是溃散的敌兵。开始警卫班还抓俘虏，收缴枪支，后来看到太多，抓不过来，也影响前进速度，我即令不要管敌散兵，抢时间前进。当我们到达城下时，三十团、二十九团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二十九团营长王华全向我报告：部队正架云梯准备攻城。不久，一个连攻上了城墙。于是，我和左政委随部队登上城墙，进入城楼。战士们一阵猛打，把敌人赶下了西城墙。这时，我们在城楼上看到黄河铁桥上火光熊熊，窜逃的敌人弹药车被我军炮火击中，爆炸起火。铁桥被各种车辆堵塞，敌人唯一退路被我军截断了。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四军工兵营营长王维瑜同志带着工兵把城门炸开了，我军立刻攻入城中。

二十六日拂晓，我军在城内展开了巷战。马架山、皋兰山之敌在我六军和十九兵团的猛烈追击下，象潮水般败退下来。逃窜的敌人不是被俘虏就是跳入黄河。临中午前，兰州城全部解放了。

在总结兰州战役会议上，彭总生动地讲述了沈家岭争夺战的情景，并亲自修改了关于沈家岭争夺战的报道，报道的标题是《夺取兰州锁钥，四军再立战功》。

## 我师参加兰州战役的回忆

张开基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我一野大军攻克战略要地——兰州，在西北解放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那时，我任三军七师师长，我师直接参加了这次激烈的攻坚战。

八月二十日，我师进至兰州城西南，控制了周家山、同家营高地，面对七里河、狗娃山、土门墩构筑阵地，对敌监视警戒，并作攻击准备。

兰州一战，关系着青马的生死存亡，势在必决。因此，敌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进行了全力准备。该城守敌总指挥马继援非常狂妄，自恃：兰州兵力集中，粮弹充足；有三面环山作为城垣的天然屏障；有抗日战争时期由外国军事顾问帮助修建的“国防工事”；北有天险黄河为依托。从而妄图利用我长途作战的疲劳和困难，歼我于兰州外围。

八月二十一日，由于我指战员求战心切，加之陇东追击战进展顺利，有轻敌麻痹思想，也误认为敌有弃守兰州企图，怕失战机（当时我师为兵团预备队，未投入战斗）。虽然我军奋勇作战，给敌以重创。但由于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和隐蔽的钢筋水泥碉堡群，作拼死顽抗，我军也受到较大伤亡，战斗一天未夺得敌人一个阵地。马匪见我初攻受挫，气焰更加嚣张。

这时，党中央及时发出指示，要求我军集中兵力，充分准备，连续进攻，攻克兰州，坚决歼灭青马。各部队奉命动员再战，进

行了三天准备。当时，兰州地区正值阴雨连绵，气温骤然下降，加之马匪对我实行坚壁清野，部队生活十分艰苦。广大指战员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积极投入了战前准备。在此期间，我师一面组织机关人员前送物资弹药，并派王立忠副政委带领一个工作组外出筹粮；一面广泛开展军事民主，不断派出人员探索道路、侦察地形。记得有天晚上，我和参谋长带了几个参谋，化装成当地老乡，趁雨夜天黑，沿黄河边一条小路摸到了原兰州市国民党中央医院后门附近，翻墙进入一老百姓家里，给他们做工作，了解到敌人布防和城市道路等一些情况，对我们选择进城路线，提供了不少帮助。

八月二十四日，各部队完成一切攻击准备。根据敌主力控制南山，东西两翼薄弱，分兵把守，城中无预备队，黄河铁桥是敌唯一退路的情况，野司确定：围攻兰州的重点是攻取南山，向敌右翼迂回，夺取黄河铁桥是全歼守敌的关键。

八月二十五日，我集中优势兵力发起总攻，步兵在炮兵群密集火力的掩护下，不断向敌阵地猛烈攻击。满山遍野的枪声、炮声、爆破声、喊杀声搅作一团，战斗异常激烈。在我凌厉攻势下，沈家岭之中、下狗娃山的敌坚固工事，首先被我四军突破；十七时六军攻占了营盘岭；六十五军经与敌反复争夺，也攻占了马架山，巩固了阵地。消息传来，我师广大指战员受到很大鼓舞，纷纷请战，战斗情绪极为激昂。

我们当时的任务是：二十五日下午配合四军攻击狗娃山，二十六日拂晓前拿下敌阵地。我师决定分两路向该山夹击，二十一团占领晏家坪向七里河推进，尔后与二十团向黄河铁桥攻击。

当天夜晚，我十九团在攻打狗娃山时，抓住敌人两个逃兵，从他们口中得知：由于南山阵地被攻克，胡匪、宁马援兵无望，

马继援已下令全线撤退，利用天黑秘密行动，企图过黄河铁桥西逃甘肃青海。得到这一紧急情况后，我和梁仁芥政委当即研究决定：一面迅速向军部报告（当时与军部联络的电话线没架通），一面当机立断下达了命令：三个团齐头并进，迅速强占黄河铁桥，谁先占领就固守桥头，断敌退路。

这时，十九团三营早已按预定的路线悄悄地绕过敌人防区，沿公路直插黄河铁桥。副团长中文范带领突击营（三营），乘敌人一片混乱之机，一口气冲到兰州西城门，迅速控制了西关城墙制高点，并立即组织七连、九连和机炮连的全部火力，掩护八连向铁桥迅猛发起攻击。这时，有一股敌人和辎重物资车辆正从桥上通过，桥头灯火通明，车辆拥挤，人喧马叫，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军会如此神速地出现在城内。当受到突然打击后，敌人惊恐万状，乱作一团。除一小股守桥部队进行抵抗外，其余争相夺路逃命。二十六日凌晨一时许，装满载弹药的几辆卡车被打燃，一时桥上烟火腾空，爆炸声巨响，敌人完全被吓懵了，摸不清我方到底有多少兵力。就在这一瞬间，我们抓住时机，乘势冲上桥头，全部控制了敌退逃的唯一孔道。

随后，我师指挥所到达水北门，三个团的主力也相继入城。这时，我们得知马匪主力还未撤出阵地，城内没有大股敌人。对此，我们追歼逃敌的决心并未动摇，决定部队由城内分头向东、南出击，攻敌后和侧翼。由于我出其不意，十九团迅速攻入东教场敌兵营，消灭了地方守备部队两个团；二十一团在西街击溃一小股顽敌后，很快占领了南门，并突入敌飞机场消灭了据守航站制高点的一个杂牌保安团；二十团入城后，与城南冲过来的马匪骑兵数百人遭遇，当即展开巷战，将敌大部歼灭，又沿大街向市中心发展。

四时左右，在兄弟部队猛烈攻击下，大批敌人从南山、东岗镇、华林山等处撤退下来，向城里集中，一股劲直扑黄河铁桥，妄图夺路逃窜。当时，我军主力已撤出去，只有十九团一个营坚守铁桥。敌拼命组织反扑，我指战员顽强阻击，争夺非常激烈。正当情况十分危急之时，忽见铁桥那面枪声密集，炮火连天，子弹象狂风一样扫向从四面八方涌向铁桥的敌群，打得敌人懵头转向，乱成一团，有的掉进黄河，有的死在桥上，有的四散逃窜……。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使我们既高兴，又惊奇。高兴的是敌人疯狂的冲击被这一下打得横不成军，解了桥头之危；惊奇的是光靠我们一个营的兵力，怎么打退这么多敌人的进攻呢！而且打得这么痛快，这么得劲，这使我们一时解不开这个谜。后来才弄清：原来在我三个团奉命从铁桥向城里出击时，二十一团一营三连的一个班十二个同志，神不知，鬼不觉地留了下来。这个班进至南桥头时发现了一座地堡，是敌人用钢筋混凝土筑成的，形状象个圆馒头，稍比地面高一点，四面都有枪眼。敌人不相信我军能这么快进攻城里，因此地堡里无人防守。这个班的十二位同志钻进地堡后，见里面空无一人，堆满了武器弹药。他们正想报告上级时，我三个团已分别向三条街道打出去了。于是这十二位勇士象十二颗钢钉一样坚守在地堡里，严阵以待，伺机歼敌。当敌人拼命向铁桥冲击，我十九团三营感到吃紧时，他们适时地从地堡里射出了愤怒的子弹，从各个枪眼吐出了炽烈的火舌，打得敌人不知所措，有力地配合了守桥部队堵住了溃匪的退路。铁桥一堵，敌人象被猛然闸住的洪水，在几条街道里聚集住了。在这关键时刻，我打出去的几个团听到城内激战，闻声迅速包抄回来。敌人抢夺铁桥绝望了，只好占据街道，与我拼死顽抗。中华路、双城门、畅家巷等处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我都

队在华北、西北战场有数次巷战经验，指战员们带着早已准备好的梯子，爬到房顶，占领制高点，凭借店铺、楼台、住宅等建筑物，进行一幢房子、一条巷子的顽强争夺，多次击败敌人反扑，打得敌军人仰马翻，尸体遍街。早六时许，我军全部占领了城内各要点。此后，敌已溃不成军，残敌逃至雁滩附近，仅有的一座浮桥已被河水冲断，只好纷纷乘马泅水过河，我军乘胜追歼，敌大部分被我歼灭或葬身于黄河激流之中。二十六日清晨，我师一部越过黄河铁桥，消灭了白塔山上的守敌，占领了北岸的制高点，将第一面红旗插上兰州北城。

兰州一役，我一野歼灭了青马主力，敌人自我吹嘘的“兰州是不可攻破之铁城”的谎言彻底破灭了。

几天以后，西北野战军总部召开了战役总结大会，我师二十一团一营三连的那个班，也应邀参加了大会，受到了一野总部的表扬。彭总还亲切地和十二位勇士握了手，并把兰州各界人民献的鲜花，送一束给予他们，以示奖励。

我军攻克兰州后，彭总对这次战斗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这次战斗是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创举，不愧为西北人民解放军的骄傲，对这次战斗的指挥者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人一军军长贺龙、军委二十二局军长胡志明两个军长和一个军级作战科长在执行这次任务时表现突出，功劳甚大，特此嘉奖。同时对这次战斗的指挥者和参战官兵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彭总说：“这次战斗的胜利，是西北人民解放军的骄傲，也是西北人民的骄傲，是西北人民解放军的创举，也是西北人民的创举，是西北人民解放军的辉煌，也是西北人民的辉煌，是西北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也是西北人民的胜利，是西北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也是西北人民的光荣，是西北人民解放军的自豪，也是西北人民的自豪。”

## 胜利来之不易

梁仁英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直接指挥下，积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英勇奋战，不怕流血牺牲，胜利地解放了兰州。那时，我在三军七师任政委，七师直接参加了抢夺黄河铁桥，攻占兰州城的激烈战斗。

八月二十五日拂晓，我军集中优势兵力，以猛烈的炮火和连续的爆破，向敌阵地发起了不断的进攻。四军在攻打沈家岭和狗娃山时，三军炮兵团和七师的炮兵集中全部火力支援，打退了敌人对沈家岭七次整营整团的反扑，占领了阵地，首先突破了敌人坚固的防御工事。当日下午五时，南山要点背盘岭主阵地三营子为我六军攻克；马架山阵地经过反复争夺战，接着也被我六十五军占领。兰州敌军总指挥马麒援，在兰州战役前气焰非常嚣张，扬言要使我军在兰州郊外“尸体遍野，血流成河”。然而，经过一天的鏖战，就给了敌人以迎头痛击，敌军全线动摇，马麒援也狼狈逃走了。二十五日黄昏，敌军乘雨夜天暗，除在前沿留少数部队与我保持接触外，败退之敌从沈家岭、背盘岭、马架山及东岗镇，全线溃逃。我军原计划打下敌人文阵地后，部队稍作休息，调整部署，补充弹药，准备第二天（二十六日）攻占兰州城。我和张开基师长发觉敌人当晚就有逃跑的可能，根据野战军前线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当即决定：组织两个团为第一梯队，配合四军

攻占狗娃山以后，迅速向七里河、兰州城进攻，夺取黄河铁桥；另一个团为师的第二梯队，攻打五泉山方向。

二十五日晚，夜空一片漆黑。大约晚上十点左右，十九团协同四军攻下狗娃山时，发觉敌人已经撤退了。十九团副团长申文范同志，灵活机动地带领该团三营为突击营，直插兰州城，迅速夺取黄河铁桥，控制敌人逃过黄河的唯一通道。突击营利用夜暗，乘敌一片混乱，一声不响地与逃跑之敌赛跑。冲到西城门外时，三营副营长邢彩江同志带领八连直攻黄河铁桥。七、九连和机炮连冲进城门，占领了城墙，控制了制高点，居高临下，用火力掩护八连攻桥，并大量杀伤从城里和皋兰山溃退的敌人。此时，山上下来的逃敌象潮水一样涌向黄河铁桥，铁桥上人喊马嘶，车辆拥挤，乱作一团。八连集中火力，射向敌群，打得敌人懵头转向，狼狈不堪，有的掉进黄河，有的折头向东，有的向南，四处逃窜。二十六日一点，铁桥上有四、五辆满载油料、弹药的敌军卡车，被炮火打穿了油箱燃烧起来，汽车上的一箱一箱的手榴弹、炮弹接连不断地爆炸，顿时铁桥上形成一条火龙，火光冲天。敌人摸不清我们究竟有多少部队攻桥，再也不敢贸然向黄河桥边扑过来了。黄河铁桥完全被八连控制了。战斗结束后，为了表彰八连，军里特授予八连一面“夺桥首功连”的锦旗。

在攻打黄河铁桥的同时，我们师以一个连攻华林山，一个营向皋兰山发起进攻，堵歼山上撤退下来的敌人，主力部队迅速向城内各街道攻击。在今张掖路、武都路、酒泉路和五泉山等处，我英勇的指战员凭着店铺、楼台等，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连续打退敌人三、四次反冲击，打得敌军人马尸横满街遍巷。

截至二十六日凌晨四点钟，我师占领了城内各要点。鲜艳的红旗在兰州上空迎风飘扬。这时，我们师指挥所设在旧省政府会



猛烈的炮火轰击总攻，我团勇者冲向工事，冲破敌军第一道防线，消灭了工事内守敌，冲入第二道防线，冲破三道火力封锁线。同时对“豆家山”之敌实施猛烈炮火轰击。

## 炮火袭击豆家山

吴志远

兰州战役的豆家山战斗，是步炮密切协同，夺取敌东南防线要点，砸开兰州东大门的一次艰苦激烈的山地攻坚战。

铁的也要把它砸烂

一九四九年七月初，经扶眉战役、陇东战役后，我团又随军（六十三军）西进，千里追击。在“进军大西北，消灭胡马匪”的战斗口号鼓舞下，人马车炮，狂尘滚滚，日夜兼程，于八月二十日，追歼青马（马步芳），直逼兰州城郊。为了及时地摸清敌情、地形，给敌人以突然打击，全团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于二十一、二十二两日，支援一八七师对十里山之敌进行了侦察性进攻。二十三日，彭总亲自到我军前沿阵地视察，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了侦察性进攻的经验教训，对下一步战斗任务作了部署和调整，军的主攻方向由十里山改为豆家山。我团奉命支援一八九师五六六团消灭豆家山之敌。

会后，军首长立即带领我们和主攻师的主要领导同志到前沿去看地形，选突破口，明确任务和打法。到现地后，我们看到，豆家山果然山势陡峭，易守难攻；东北与十里山毗连，西面和古城岭相接，紧扼西兰公路，锁住了兰州东大门，是敌兰州东南防线的天然屏障和要冲。山上有互相连接的十五个工事群（编有一

至十五序号），每个工事群的核心阵地，筑有钢筋水泥地堡，外圈挖有深宽各六米的二至三道外壕，各壕间又有暗堡和野战工事，并有交通沟和暗道相通，构成了支撑点式的环形防御，既能独立作战，又能互相支援；在山腰部以人工削成高六至九米不等的陡壁，并利用其向外构成各种火力点，在我易于接近的通道处，设有雷区和铁丝网。我们边看边议论说：“如此坚固的工防，确实少见，所以敌人把它吹嘘为‘攻不破的铁城’。”郑维山军长把拳头一握，铿锵有力地说：“就是铁的也要把它砸烂！你们多用点穿甲弹，把敌人的工事都搞掉，叫敌人尝尝我们铁拳的厉害。”我说：“军长放心，我们一定要把敌人的‘铁城’砸个稀巴烂。”

看完地形后，郑军长对我们说：“豆家山不仅地形险要，工事坚固，布防严密，而且守敌也是比较顽强的。他们是马步芳的‘王牌’第八十二军一百师和青海保安第一团（即马步芳的警卫团），是一伙深受欺骗宣传和宗教、迷信毒害的亡命之徒。他们狂妄地吹嘘：‘十万解放军也攻不上豆家山’。彭总告诫我们，‘青马匪军为今日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全国也是数得上的顽敌，我们对它要有充分的估计，作充分的精神准备，力戒骄傲急性’”。根据彭总和军首长的指示，我们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前准备。

### 把火炮推到敌人鼻子底下打

这次战斗的决心和兵力部署是，一八九师分成两个梯队，实施连续突击，坚决夺取豆家山。以五六六团和配属的五六七团三营，实施主攻，首先集中力量夺取一号阵地，在敌人两个团的接合部，打开口子；五六五团向三号阵地实施助攻；五六七团为二

梯队。炮兵火力，除军、师炮兵外，兵团炮兵团也支援作战。这样，在约八百米的主要突破地段上，形成了绝对的兵力和火力的优势。

二十四日上午，在师长杜瑜华的主持下，现地组织了步炮协同，具体地明确了各个战斗阶段步兵的行动，炮兵的支援方法、射击手段和协同信号（主要是有线、简易通信和步兵冲击的红旗）。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各炮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和区分，增强了必胜信心，正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狠狠地砸向敌人。

我团两个山炮营和一个重迫击炮营，全部用于直接支援步兵冲击。根据兵团和军首长关于火炮尽量靠近打的指示，全团决心把火炮推到敌人鼻子底下，进行直接瞄准和抵近射击，准、狠、狠地打击敌人，坚决为步兵打开通路。战士们士气高涨，磨拳擦掌，急着让大炮发言。于是，请战书、决心书、挑战书，纷纷送到了党支部、营团党委和各级干部手里。六连二班的战士们集体写血书，表示杀敌立功的决心。

战幕即将拉开，全团立即紧张地行动起来。指战员冒着敌人的炮火投入了推炮上山、构筑阵地、搬运炮弹等战前准备工作。豆家山的地形对我们十分不利，敌人居高临下，把我们的行动看得一清二楚，妄图用炮火阻止我进入阵地，但这吓不倒为解放大西北英勇献身的英雄汉。敌人的炮弹凌空而下，不时地在我们前后左右爆炸，腾起一股股夹杂着泥土的烟柱，弹片四处横飞。前面的同志们倒下了，后面的同志跟上去；拉炮的马匹倒下了，战士们就用手奋力去推；马拉人推都上不去了，战士们就把火炮拆开扛上去。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这钢铁队伍的前进。山炮二连一排副排长白宗令，在和战士们一起推炮上山时，敌人一发炮弹打来，他为了保护炮手和火炮，背部负伤，鲜血直流。连长让他

抬下去，但他坚持不下火线，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就忍着剧痛和炮手们一起把火炮推入阵地。就这样，战士们前仆后继，流血牺牲，马拉、人推、肩扛，硬是把几十门大炮推到离敌人前沿阵地只有四、五百米的距离上，真正地做到了敌人的鼻子底下。

在火炮边进入阵地，边构筑工事时，敌人的炮火更加猛烈。在敌炮火下，不管干部战士，前线后勤，全国同志一齐动手抢修阵地。大家只有一个心愿，赶快把阵地修好，保护好火炮，好把敌人吃掉。警卫排的战士们挥汗如雨，挖得最快，最起劲，已经有七人负伤，但谁也不下火线。他们说：“为人民流血最光荣。”二连炊事班长李秋禄，是四十七岁的老同志。他送饭来到阵地，刚一放下担子，便一头栽倒了。原来在缺粮的情况下，他为了前线的同志能吃得饱，自己已经两天没吃饭了，是饿昏了过去。当他醒过来后，同志们含着感激的眼泪劝他吃饭，他还是不吃，说：“我能坚持，留给你们亲手打敌人的同志吃吧。”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同志啊！可以说，为了夺取战斗的胜利，全国每一个人都使出了浑身的劲。

炮阵地争分夺秒地修好了，火炮和人员都得到了有效的掩蔽。但另一场紧张的准备工作又开始了——给大炮长上眼睛。各级指挥员、每个炮手、瞄准手和各类专业人员，一齐忙碌起来。观测参谋韩兴洲，头部和臀部两处负伤，我们让他下去，他说：“没关系，打不死我就要坚持战斗，不拿下豆家山决不下战场。”说完就带着伤，流着血，带领侦察观测人员深入到敌人前沿，把全团的射击目标和方位距离，搞得清清楚楚。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逐炮明确任务，逐炮精确地测量和标定射击目标，并发动群众，设想了与步兵各种协同方法和射击方案，同时准备了充足的炮弹。

一排排炮弹呼啸着，像雨点般地倾泻出来。火力不休地猛烈，步子也不停地冲向敌人的前沿阵地。为步兵开路，要以火海掩护步兵前进，冲破敌人的血肉之墙，因此火力的猛烈程度，就非同小可了。

二十五日拂晓，雨后初晴，天高气爽，万里无云，山谷中显得格外静谧。战前的这片刻宁静，预示着一场恶战即将来临。

十时二十分，在兵团统一号令下，炮兵的火力急袭开始了。近百门大炮齐声怒吼，千百发炮弹犹如疾雷闪电，划破长空，呼啸而去，急风暴雨般地倾泻在敌人的前沿阵地上。只见敌阵前硝烟滚滚，天崩地裂，一片火海。此时，惊恐万状的敌炮兵，拼命的还击，妄图压制我强大的炮火，挽救自己即将灭亡的命运。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敌炮的逞凶，使我人员遭到伤亡，少数火炮被损坏，但这丝毫也没有动摇全团指战员的战斗意志，反而越战越勇。一营长辛树权高声喊着：“同志们！敌人的垂死挣扎难不倒我们，一定要打出人民炮兵的威风来！一定要为步兵当好开路先锋！一定要为解放大西北立功！为牺牲的同志报仇！只要还有人在，就狠狠地打！”炮手们齐声回答：“狠狠地打！”负伤躺在地上的同志，也猛地爬起来，重新搬起炮弹；一连连长、大功臣王振子，指挥沉着，果断勇敢，在和敌炮对射中，哪门炮有危险，就到哪门炮上去，多次保护了炮手和火炮；三连连长霍忠义，越打越来劲，索性脱掉上衣，光着膀子，一边指挥，一边亲自瞄准射击和搬炮弹；五连四门炮打得最准，连续摧毁敌人两个地堡、四个火力点；重迫击炮营和兵团炮兵团一起，把敌人的炮兵打成了哑巴。仅仅三十分钟的火力急袭，就把敌人的前沿阵地打得七零八落：陡壁炸塌了，铁丝网和雷群飞上了天，工事和火力点大部被摧毁，主阵地前的两条通路打开了。十点五十分，炮火刚一延伸，主攻团的突击队三连，带着红旗，象一把锋利的

尖刀，仅用几分钟的时间就突破了敌人的前沿。在纵深战斗中，步兵冲到哪里，炮火支援到哪里，联络的红旗插到哪里，炮弹就落到哪里。一阵阵的破坏射击，摧毁了敌人一层层工事；一次次的炮火拦阻，粉碎了敌人一批批的反扑。十二时三十分，三连终于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豆家山的主峰。阵地上一片欢呼，电话里也传来了郑军长传达彭总表扬炮兵打得好，步炮协同好的喜讯。

### 粉碎敌人的反扑

五六六团刚刚拿下豆家山主阵地，还没有来得及改造工事，调整部署，就遇到敌人一阵密集炮火的袭击。紧接着，约一个团的敌人，袒胸露臂，手持大刀，凶神恶煞般地向我阵地扑来。眼看众寡悬殊，我既得阵地处于得而复失的险境。在这关键时刻，师长杜瑜华、团长潘永堤相继打来了呼唤炮火的电话。只听轰隆！轰隆！兵团和军两个炮群的几十门大炮一齐开火，炸得敌人横躺竖卧，哇哇乱叫，抱头回窜，剩下的被督战队逼上来，又被我步兵的密集火力打了下去。此时敌二号阵地一门隐蔽的火炮，突然向我冲击部队射击。三连副排长张福禄，喊了一声：“我来干掉它！”就亲自操炮，直接瞄准，首发命中，连炮带工事全部报销了。接着，全排又配合步兵摧毁了敌人一个地堡和几个火力点，有效地支援了主攻团二营对二号阵地的进攻。

下午一时许，五六五团攻占了敌三号阵地。突击队七连，在连续打退敌人几次反扑后，只剩下二十多人，紧接着又有约一个营的敌人，挥舞着大刀向他们扑来。在这危急时刻，团长李轩，一面命令一营迅速驰援七连，一面紧急呼唤炮火支援。我重迫击炮营和兵团榴炮营，以密集的拦阻炮火射向敌群。可是，在敌副

团长持枪督战下，敌人又接踵而来。又是一阵紧密的炮火，又是一片敌尸；又是一批光背持刀的敌人窜了上来……。敌人轮番地、连续地、波浪式地反冲击开始了。二号阵地上的该团二营，也遇到了敌人同样的反扑。我各炮兵的拦阻火力，虽然把敌人炸得伤亡惨重，但是这群自信死了能“升天”的亡命之徒，终于爬了上来。我坚守阵地的步兵战士，立即用刺刀、手榴弹和敌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肉搏战。战场上敌我双方交织在一起，炮兵已无法按原计划实施射击。我立即命令各营连注意观察，不要误伤自己，打反扑敌人的第二、第三波次，并按简易联络信号，对步兵指示的具体目标，实施压制和集中射击，积极支援步兵打击敌人反扑。山上面，步兵战士刺刀见红，山下面炮兵战士急速装填。一时间，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各连的红旗，就是炮兵的眼睛，红旗引着炮弹走，炮弹跟着红旗落。五连二排长李沙沙，带领全排刚用刺刀、手榴弹打退了敌人一个连的反扑，又发现在土坡下的大坑内，还有一个连的敌人正在挥刀向我扑来。只见五连的红旗一摆，我重迫击炮营一个急速射，把敌人全部盖在沟里。一阵强烈的爆炸和浓烟过后，大坑内到处是敌人横七竖八的尸体，剩下的少数敌人，也不想“升天”了，在哭喊着逃命。在这一场激烈的反复拼搏中，把敌人杀得血流满山，尸横遍野，敌副团长也丧命于我战士的刺刀之下，剩下的敌人最后不得不弃尸溃逃。

敌人六次大的集团反冲击和无数次小的反冲击，虽然都被我击退，死伤惨重，但豆家山主阵地的丢失，已使敌人的东南防线无险可守，兰州东大门难保。于是敌人倾巢出动，孤注一掷，妄图夺回豆家山阵地。军命令一八九师除五六七团一营为二梯队外，将其余八个营全部投入战斗；命令我团重新区分火力，以各种射击方法和手段支援步兵战斗，坚决把敌人消灭在豆家山上。

我全团指战员，士气高昂，斗志旺盛，紧张地整修阵地，检修火炮，擦拭炮弹，标定目标，测量距离，决心打垮敌人的最后反扑。为了有效地支援步兵抗反，我们又与合成军指挥员一起，重新组织了步炮协同，决定把三连的四门山炮拆卸扛上山去，以直接瞄准射击消灭敌人，支援步兵。

下午三时许，敌人的一个团，再一次向我扑来。这伙匪徒，做了血，喝了符，身着白衣，赤膊上阵，高举大刀，狂叫乱喊，一窝蜂似地涌了上来。这时，我军一声令下，群炮齐鸣，发发炮弹带着仇恨的怒火，飞向敌群。一个急速射，接着一个急速射，整个豆家山笼罩在一片浓烟火海、天崩地裂的炮火之中。只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溃不成军。“狠狠地打！坚决把敌人消灭光！”二连连长赵世昌，一面包扎着左臂流血的伤口，一面愤怒地喊着。炮手们用满身的汗水，快速的射击，有力地回答了连长的号召。四班班长、大功功臣季宝玉，头部负伤，满脸是血，坚决不离炮位。连长派人把他拉下去，他又很快地自己跑回来，强忍伤痛，继续指挥射击。整个炮阵地怒吼了，到处是战士的喊杀声，到处是敌人的惨叫声。

在一阵殊死的拼杀之后，马步芳王牌军的尸体，躺满了豆家山前沿阵地，侥幸逃命的敌人，再也无法反扑了。下午五时许，豆家山阵地全部被我占领。“铁城”被砸开了，我军主力直插兰州东门。

二十六日中午，兰州全部解放。战士们站在豆家山的顶峰，遥望兰州古城，充满胜利的激情。

（邵崇永、高步林整理）

## 野炮团威震敌胆

郭思爱

一九四九年八月下旬，我军经千里追击进至兰州外围预定集结地区。战斗开始了，我第一野战军直属野炮团奉命配合二兵团第六军，首先攻打外围据点三营子。

三营子是兰州城南约二十里的一个突出山头。它背依兰州城，面临西兰公路，居高临下，可以控制东西南三面，是兰州城的门户。因此，敌人把它当成防御之重点。守敌八十二军一百师是马步芳的王牌。其防御工事比较坚固，把山根的东、西、南三面挖成近十米高、四百多米长的悬崖绝壁，并沿着绝壁挖了又宽又深的大沟，深沟的底部和两旁埋设了地雷群。绝壁的顶上全是层层迭迭的大小碉堡、交通壕、掩体等防御工事。敌人吹嘘说：“这是攻不垮的堡垒”。

一天，下午八点多钟，我野炮团两个营全部火炮在工兵的帮助下，拉到三营子以南约三千米处的山岗上，占领了发射阵地。任务是用火力轰跨绝壁，给步兵开辟冲锋道路，摧毁敌纵深的防御工事，配合步兵拿下三营子，打开兰州的“大门”。

当炮兵选好阵地后，我就带着十几个侦察员测量射击距离。在执行任务中碰到了不少难题。侦察员都是新手，使用器材不熟练。特别是在部队西进出发前，发到排里的那部国民党造的测远机，大家都不会使用。为了应付战斗，我就抓紧行军中的休息时间，按照器材使用说明书，边看边操作。由曲沃到兰州的一个多月

的行军中，终于学会了测角、测距离等方法。我们使用的一些侦察仪器，都是从国民党那里缴获来的旧玩艺儿，空回大，精度差。为了打得准，我选择了敌人碉堡上的枪眼，十几个侦察员每人一件器材，有的用炮队镜，有的用方向盘，有的用望远镜，每个人连续测量三次。大家测出的距离很不一致，有的相差两千多米。我就根据大多数人测出的结果取了平均值，又亲自用测远机检验了三次，用方向盘检验了两次。经过反复测量和检验，才得出了精确的距离。为了检查精度，团指挥所命令五连一炮试射。第一发炮弹正好钻进敌碉堡的枪眼里。刹那间，一团浓烟烈火腾空而起。“打得好！把敌人的碉堡盖揭掉了！”指挥所里的首长们连声叫好。侦察员和炮手们乐得直蹦高，嘴也合不上了。我心里就象卸掉千斤重担一样的轻快。大火炮停止了射击，我们立即对炮阵地、指挥所进行伪装和加固工事。

二十五日拂晓，阵地上升起三发红色信号弹，炮火准备开始了。团指挥所命令三连三门野炮推到距敌约五百米的距离上，采取抵近射击，炸开绝壁，给步兵开辟冲锋道路。其余火炮集中火力压制敌前沿和纵深内的有生力量和火器。三连全体同志发扬了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硬骨头精神，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迅速准确地向绝壁上轰击。越打越猛烈，只见绝壁一块一块地塌下来。十来分钟就发射了一百多发炮弹，终于在绝壁中央炸开了约五米宽的缺口。三连立即调整了距离，同兄弟连队一齐向敌纵深猛烈射击，顿时三营子变成一片火海。此时，响亮的冲锋号声此起彼落，英雄的步兵端着刺刀扛着红旗沿着缺口象无数把钢刀插向敌人心脏。我步兵登上突破口，立即与敌人展开了反复争夺战。甩手榴弹、拚刺刀，拚打得异常激烈。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侥幸活命的抱头鼠窜，只顾逃命。巩固突破口阵地后，继续向纵

深发展，枪炮声震耳欲聋，什么也听不到了。步兵发现哪里有敌人的火力点，就向哪个方向摆红旗，炮兵就向哪里射击，这是预先规定的信号。激战中，我在炮队镜里突然看到步兵向右侧摆动红旗，我知道是步兵受阻，便迅速转动镜头向指示方向仔细观察。发现了山的顶部，两棵大树中间升起一丈多高扇面形的黄色烟尘，便迅速进行了标定。转瞬间，在我阵地上连续爆炸了一排子炮弹，断定那是敌人炮兵阵地。我立刻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我身边的副团长刘德志同志。刘副团长用望远镜和炮队镜仔细观察后说：“是敌人的炮兵连，命令火炮马上射击！”“距离三千，向敌炮兵连开炮！”我即速把射击口令下达给炮兵阵地上。轰！轰！连珠般的炮弹，直向敌炮兵阵地飞去，顿时敌炮成了哑巴。在我步炮密切协同下，打将敌人丢盔卸甲，狼狈不堪。我步兵乘敌混乱之隙，冲了上去，迅速占领了敌炮阵地。

我们知道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指战员们的警惕性更高了，积极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这时我把放大四倍的日式望远镜，换成了十二倍的德式炮队镜。在堑壕里两手不停地转动着高低和方向分划转纽，由左至右，自上而下，目不转睛地搜索敌情。突然，在镜内出现了黑压压一群穿着背心短裤、腰间带满了手榴弹、手提大马刀的亡命徒，从三营子右侧成四路纵队，恶狼似的向我扑来。“副团长同志，敌人又从三营子右侧向我反冲击了！”我报告后，刘副团长和指挥所里的步兵首长们，从我标定好的炮队镜里，准确地观察到敌群。我又从炮队镜里向前看去，只见敌人排成一列一列的，一条腿跪在地上，右手持着大马刀，低着头，这是敌人在反扑前，在那儿念经赌咒。刘副团长果断地喊了一声：“给我狠狠地打！”“正前方，敌步兵群，榴弹群发信管，距离二千八百，放！”指挥所里射击口令刚刚下达完毕，轰！轰！火炮

就发射了。第一群炮弹在敌群中爆炸了，把前面正在念咒的敌人炸得血肉横飞。没被炸死的敌人，扔掉马刀，抱着脑袋见洞就钻。后面有些敌人仍然不知死活地继续准备反扑。轰！轰！又一群炮弹爆炸了，立刻又炸倒了一片。就这样连续十几次反复轰击，炸得敌人血肉横飞。在我们指挥所里的步兵副师长看到这一情景，激动地边鼓掌边称赞“炮打得准！打得好！”并立即向军首长汇报了我们炮团的作战情况。军首长当即给予野炮团口头嘉奖。团政治处主任彭海宾同志向全体指战员作了传达，并要求大家再接再厉，歼灭更多的敌人，争取更大的荣誉。大家的战斗情绪更加饱满高昂了。

反扑的敌人集中了大量的炮火，向我炮兵阵地和步兵阵地实施疯狂的报复性射击。树木被炸倒，巨石被炸碎。突然一发炮弹在五连一炮后面爆炸了，掀起来的土埋住了炮架，炮手们耳朵被震得嗡嗡叫，大家面不改色，继续坚持战斗。“同志们！沉住气，坚决把敌人消灭干净，为民除害！”“狠狠地打呵！决不让敌人跑掉一兵一卒！”指战员们在互相鼓励着。就在这时，我从炮队镜里看到一个手提着明晃晃大马刀的敌指挥官从敌群里钻了出来，一下子窜到土包上，大马刀在一个劲地挥舞，逼迫他的士兵反扑。刘副团长也发现了这一情况。“看你长了几个脑袋！”刘副团长立即命令五连向敌指挥官射击。五连三炮一发炮弹就把这个家伙炸飞了。敌人失去指挥以后就乱套了，东逃西散，溃不成军。大股的敌人都向三营子北面的古庙逃去，集结在古庙后面。当时，我们的火炮直接瞄准射击打不到这股敌人。怎么办呢？副团长急中生智，当机立断地下达了口令：“空炸信管，速加二百，放！”四、五连六门炮一齐向古庙后面猛烈射击。一排排炮弹在敌人头上爆炸，打得敌人鬼哭狼嚎。敌人见势不妙，拔腿就往古庙前面

跑，我火炮立即改为瞬发，紧紧抓住敌人不放，越打越猛。敌人就像换了刀子的恶狗，夹着尾巴又喊又叫，围着古庙来回乱转。

激战中，突然敌人打来一发炮弹在我身旁不远的地方爆炸了。我浑身上下全是烟尘，炮队镜上也落满了尘土，心想，炮队镜要是被炸坏了可怎么办？我揉了揉眼睛，立刻用布把接眼镜和对物镜擦净，细心检查一番，器材完好无损，我高兴极了，又继续观察敌情。敌人见我们这一阵没打炮，又在古庙后面聚成一堆。我火炮又换成空炸信管射击，敌人又跑到古庙前面，我火炮再换成瞬发信管。庙前、庙后，瞬发、空炸，就这样连续打了四个反复。炮火停止射击后，步兵就从侧翼迂回上去，紧紧围住敌人，向敌人甩了一阵手榴弹，敌人终于举手投降了。敌人自吹自擂攻不垮的三营子，不到两个小时就被我军攻破了。

我军乘胜向兰州城猛烈直进，歼灭守敌。二十六日中午，兰州全城宣告解放。

喇嘛人从天而降，他们是谁呢？”“喇嘛是天神，老子是真人，人世间是地主。”“喇嘛和老子谁是地主？”“喇嘛是地主，老子不是地主。”“喇嘛为什么是地主？”“因为他有金印，所以是地主。”“他为什么有金印？”“因为他有金印，所以是地主。”“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喇嘛。”“你从哪里来？”“喇嘛从喇嘛寺来。”“喇嘛寺是什么地方？”“喇嘛寺是喇嘛住的地方。”“喇嘛寺在什么地方？”“喇嘛寺在喇嘛寺。”“喇嘛寺在喇嘛寺吗？”“喇嘛寺在喇嘛寺，喇嘛寺在喇嘛寺。”“喇嘛寺在喇嘛寺，喇嘛寺在喇嘛寺。”

## 红旗插上豆家山

王文林

豆家山位于兰州东南二十里，和皋兰山相连，海拔二〇八九米，七十五度的斜坡，山顶平坦，长宽三里。马步芳曾以近一年时间重新修筑旧时工事，修起丈余高的削壁，筑起地堡群，既可相互策应支援，又能独立作战。豆家山成了马匪军兰州东南的重要屏障。

马步芳匪军以他的主力八十二军一百师防守在这一线山区，又以他的嫡系警卫部队青海保安第一团防守豆家山。当我国突击部队逼近山下时，狂妄的敌人还在吹牛说“十万人也攻不下豆家山。”

我六十三军五六六团第一营担任打开突破口的任务，三连是尖刀连。八月二十五日天一亮，指战员们做好了攻击前的一切准备，等待着发起攻击的信号。沉寂的战场掩饰不住战士们焦急的心情，人人擦拳摩掌，单等一声令下。试射炮火刚停止，一营营长张光有便打电话给师长：“试射得很好！再打几发我们就上去啦！”师长回答是：“十点五十分开始攻击，没有命令部队不许动！”

时针终于指到十点五十分，炮兵开火了，榴弹炮怒吼了，一排排炮弹飞向突破口。步兵在急速运动，转瞬间通过了第一道外壕，登上了第二道外壕。敌人被我军炮火打得懵头转向，突击队顺利地占领了一个地堡，这时师指挥所的电话铃响了。

“上去了，好！”师长放下电话，向炮兵团团长招了招手：“我们的部队上去了！延伸射击！”师长看了看手表，整整十五分钟，我军打开了第一个突破口。

第一个登上山头的是三班副李福成。敌人的机枪还在地堡里叫着，他隐蔽地接近地堡，一翻身雷塞进去，一声巨响，地堡被炸毁了，敌人的机枪也停止了吼叫。

这时周万顺把红旗插上了大地堡。豆家山上虽然遮满了浓密的烟尘，但是这面红旗老远都看得清清楚楚。师团指挥所、炮兵和预备队的人们，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红旗的动向，人们知道红旗指向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突击队。旗手周万顺紧随着突击队，完成了这个光荣任务。

周万顺是黑黝黝的憨厚的小伙子，在接受扛红旗任务时，他的口气可挺大。当部队刚刚接近豆家山时，一排长苏权民嚷道：“一班长，在你们班挑个扛旗的，跟着突击队插旗，千万面子要壮！”周万顺自告奋勇说：“我去！班长，我保证突击队走到哪里，我这杆红旗就插到哪里。”班长完全了解自己的战士，含笑地点了点头。周万顺把步枪交给班长：“旗子给我吧！多给些手榴弹，给敌人把干粮带够！”说着，他接过红旗，随着突击队出发了。

我们的榴弹炮、野炮、山炮、迫击炮，一个劲地向突破口轰，周万顺打起大旗紧跟突击队顺着交通沟向前运动。敌人的重机枪“啪”地一声打断了旗杆，他摔掉下半截旗杆，扛着旗继续往上钻。旗上的子弹孔一阵比一阵多，可是，红旗依然迎风招展。

从五千米外的对面山上，师指挥所的人们，从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红旗到半山腰了！真快！”“红旗进二道沟了！”炮弹直朝旗子前面敌人的阵地砸，一点伤不着自己人。

杜师长说：“扛大旗的真能干！”参谋人员一边看一边说：“红旗看着真明显！”周万顺打着旗，胳膊发酸，满身流汗。落后了几步他马上追上去；部队稍一停他就插起来；突击队一前进他拔起来又走。二班长向他说：“万顺同志，今天你最勇敢，下了战斗我给你去连部请功！”

突击队进了二道沟，敌人乱乎乎的，有的跑了，有的还在向突击队射击，周万顺把红旗插上大地堡。敌人的枪弹、炮弹集中射向红旗，周围的土都叫炮弹打酥了，周万顺也负了伤，可是红旗却一直飘扬在突破口的最高点上。

突破了！后续部队一个紧接一个涌上了山头。战士们一登上山就卷入了打退敌人反扑的战斗。三连副排长苏权明脱光了膀子，抱起成堆的手榴弹，一个个地投进敌群，口里喊着：“同志们打呀！我们是打太原立下大功的模范排，这次可要功上加功啊！”在打退敌人第六次反扑时，大个子李占贵胸部负了重伤，还鼓励大家说：“同志们好好打，彻底消灭敌人！”敌人突到二营的重机枪阵地来了，五班长张来庆、战士张永光蒙牺牲了，二排长自己跑上去顶住了敌人。手雷打完了，手榴弹打完了，他们就和敌人展开白刃战，连续击退了敌人十一次反扑，杀伤了大量敌人，坚守了阵地。

当五六六团突破豆家山的东南防线，占领了第一号阵地，接着向第二号阵地推进时，五六五团三营从山右侧攀登上去，打进了第二号阵地，拦腰给敌人插进了一刀。敌人疯狂反扑，打下去一批，又上来一批，后因众寡悬殊，三营吃紧。一营的弟兄们，以迅猛的动作，驰援上去。激烈的争夺战展开了。一连在最前面，二连随后，向敌右翼压去。敌人几次反扑都被他们打垮。后来敌人以一个营的兵力，实行轮番、连续、波浪式的反扑。我军火力

象波水一样向冲来的敌人倾泻，炮弹在敌群里爆炸。匪兵们退了下去，又被督战队连喊带骂地用手枪、大刀硬逼了上来。战士们抖擞精神，越打越起劲。最后终于把敌人打了下去。

一、二连连争夺阵地打得正激烈，另一路敌人突然向两个连的接合部插过来，副营长王瑞命令三连打击这股敌人，一排象猛虎似的把敌人压了下去，敌人又扑了上来，又被他们打下去。到第三次，一排的手榴弹打光了，枪也来不及装子弹，勇士们端着刺刀冲了上去。敌人督战队的一个胖家伙（后据俘虏讲是个副团长）被我一排战士们用刺刀戳穿了右肋。马占树一人力抗三敌，他两臂负了伤，仍然向敌人奋勇刺杀。一场肉搏，敌人被挤下去了，仍绝望挣扎，不一会，又扑了上来。杨大合的机枪打了二十多梭子，枪坏了，他抱了一捆手榴弹参加步兵班战斗。战士德藩左腿被打断了血管，血不停地往外流，谁劝他他也不下去，咬着牙说：“没死就得打！”直到左腿失去了知觉。三连守如泰山，寸步不动。敌人除拖回成堆的死尸外，毫无所得。顽强的第一营，巩固住了第三号阵地。

五六五团冲上豆家山后，沿交通沟猛向西北插去，进到西北拐角处，百余敌人高举大刀从三面扑了上来。二排长李沙沙大叫一声：“同志们用手榴弹刺刀干啊！”全排的勇士们一齐跳出交通沟和敌人拚手榴弹。一场激战后，正面的敌人倒下了三、四十个，剩下的敌人回窜了。左侧的敌人距二排十几米，仍在顽抗，二班的勇士直冲上去，一通手雷，把敌人打得掉头就跑。最后一个敌人手举大刀仍欲顽抗，被二班长马照宗上去一刺刀，刺到敌人皮带上，敌人将枪抓住，举刀就砍，马照宗猛夺回枪，又一刺刀，结果了他的性命。敌人溃退了，大家猛追上去。排长李沙沙跑在最前面，在一个土坡下面的大坑内，百余名敌人正准备反扑，

他扔出一颗手雷在敌群中开了花，敌人倒下去一片。五连因追击过猛，后续部队没有跟上，被挤在一个大沟里，两百敌人又扑了上来，战士王永和一颗手雷轰倒十多个敌人，阻止了敌人前进。全连迅速跃上沟来。这时，六连一排前来配合。敌后续部队一个营追地扑来，机枪手们立刻向敌扫射，敌人倒下一片又一片。接着他们又配合一营打退了敌人三次反扑。五连只剩了十来个人仍一动不动，一直坚持了三个小时。

攻占豆家山的战斗一直打到下午五点，敌人在豆家山的防线终于彻底崩溃了。这场战斗消灭敌人三千余人，英雄们胜利地夺取了这个进入兰州的重要阵地。



这次进攻豆家山的战斗，是整个战役中最激烈的一场。从拂晓开始，双方在豆家山进行了一天一夜的激战。豆家山位于兰州市区以北，是一座海拔约1500米的山峰，山势险峻，易守难攻。我军在山脚下布下了重重火力网，对山顶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山顶上的敌人顽强抵抗，我军多次冲锋都被打退。直到下午四点，我军才终于冲上了山顶。在山顶上，我军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近战。经过一番激战，我军最终将敌人全部肃清，占领了豆家山。这次战斗的胜利，为我军接下来的进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兰州之北有两山，一曰十里山，一曰豆家山。十里山又名“火炮山”，豆家山又名“炮台山”。这两山均属兰州市郊之山，离城约二十华里。十里山主峰海拔一千七百九十三米，豆家山主峰海拔一千七百七十三米。

## 十里山、豆家山的攻坚战

张英輝

八月九日，六十三军由固原出发，翻越六盘山，十二日解放会宁，十九日，进至兰州东南之定远镇以北地区。同时，第二兵团和第六十五军也进至兰州以南及东南地区。各路大军开始了攻夺兰州的作战准备。当时，我是六十三军一八七师师长。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夺取兰州东南的十里山，尔后协同主力攻入兰州城内。十里山是兰州城东的屏障，北临黄河，南连豆家山，海拔一七九三米，比高平均二四〇至二六〇米。西兰公路由其东南——西北通过，是兰州城东的要冲，山势十分陡峭。豆家山位于兰州东南约十公里，海拔二〇七三米，比高二五〇至二七〇米，山势峻峭，易守难攻，是兰州外围要点之一。西兰公路由其东北通过。它与东北十里山相连，西与马架山相接，登上主峰可俯瞰兰州东关，因此是兰州东南面的要冲，也是天然屏障。

早在一九三七年，国民党就在兰州外围诸要点修筑了永备工事。解放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反复加强，构成了坚固的环形防御要点。其阵地编成的特点是：①各火力点构成三角和四方形阵地，各阵地核心筑有低矮且为黄土覆盖的隐蔽的钢筋水泥地堡，火网交叉无死角，交通沟纵横交错环抱各火力点，在主阵地周围挖3~4道外壕，深、宽各二丈余。既能独立作战，又能互相支援。②根据地形特点构成相连接的工事群，在山腰部用人工削成二、三丈不等的绝壁，并利用绝壁向外掏成轻、重机枪工事。

的射孔，在我易于接近的地段设有铁丝网和地雷群。③纵深较短，故不能完成韧性抗击。

我师经过短期的思想动员和战斗准备后，八月二十日夜，五六〇团于行进中占领了十里山以东的营盘山，五五九团进至营盘山东北面的响水子，五六一团进至营盘山南面的徐家营。师决定以五六〇团加强军炮兵团，师山炮营从正面夺取十里山，以五五九团在东北面，五六一团在东南面辅助攻击。二十一日拂晓，五六〇团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占领了方家泉、柳沟敌人警戒阵地。十六时，我炮火开始向十里山轰击，十六时二十五分，五六〇团二营开始向十里山运动。部队过河时遭敌火力封锁，至十八时该营突击部队第五连才进至冲击出发位置，即发起冲击。但因炮火组织不严，步炮协同不好，未能压制敌火力，五连冲击数次未成，伤亡较大，遂停止进攻。

二十二日九时，师重新组织进攻。五六〇团二营换下来为第二梯队，一、三营正面攻击。约十五分钟后，五六〇团一营二连突破敌第一线阵地，并向第二线阵地发展。九时三十分，该团九连也突破东山麓敌第一线阵地。这时，敌集中火力封锁我突破口，并以一个营的兵力赤臂挥刀，连续疯狂反扑。我突入阵地的二连二班和九连二排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干部大部伤亡，部队失去指挥。战士虽英勇奋战，大量杀伤了敌人，但终因我炮兵弹药不足，营直接支援火力隔沟几百米，不能充分发挥火力，第二梯队动作迟缓，我突入的兵力太小，寡不敌众，被敌反出。十时，我停止攻击，巩固原有阵地。

同时，我各军对马架山、营盘岭、豆家山、沈家岭诸要点的攻击，亦未奏效。

我军连续两日未攻克兰州城郊敌诸要点，主要原因：一是由

于马匪主力不战而作长途撤退，我追击部队很少遇敌抵抗，因而产生了轻敌思想，认为敌人不堪一击，战前政治动员和战斗准备很不充分；二是对马匪的反动、野蛮和孤注一掷的拼命抵抗估计不足；三是对马匪的技术和战术的特点了解、研究不够，对敌工事和地形勘察不细，造成了二十一、二十二两日的攻击失利。

根据以上情况，彭总在十九兵团指挥所召集了两个兵团部分师以上干部会，总结了前两天作战的情况和经验教训，对组织第二次攻击做了重要指示。军首长亲自带领一八九师几位领导干部，到前沿仔细地勘察了地形。根据军的建议，兵团重新调整了部署，将我军的主要突击方向转向第六十五军攻击的豆家山。

豆家山守敌是马步芳“王牌”八十二军一〇〇师第二团和青海保安第一团。军决定以第一八九师加强兵团炮兵团、军炮兵团和军工兵营攻夺豆家山；一八七师以积极的手段佯攻十里山，牵制敌人兵力，并保证一八九师的翼侧安全；一八八师为二梯队。

奉命攻击豆家山的一八九师，紧张地准备了两昼夜。各级都召开了党委会，详细研究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构筑、战术特点和地形情况以及攻击十里山的经验教训，决心以两个梯队实施连续突击。以五六六团加强五六七团三营担任主攻，首先集中两个营向青海保安第一团和一〇〇师第二团接合部间第一号阵地实施主要突击，打开突破口（我将敌阵地工事群编为一至十五号）。一营在前，二营在后，三营向敌阵地右翼青海保安第一团防御的十四、十五号阵地突击；五六七团三营位于五六六团一、二营和三营后面，随时准备向两个方向发展进攻；以五六五团采取宽正面佯攻豆家山其它诸阵地，并力求攻占第二、三号阵地；以五六七团（欠三营）为第二梯队，师炮兵营一个连配置在一号阵地西南约四百至五百米的地域，以直瞄射击，首先把一号阵地摧毁；军

炮兵团配置在距敌前沿约一千五百米的柳沟河地域，主要支援五六六团打开突破口并支援五六五团向二、三号阵地突击；兵团炮兵团配置在师指挥所附近，主要突击纵深内的敌火力点，并集中火力打敌反冲击，用一个营参加炮火准备。同时，师、团、营、连、排各级干部反复勘察地形，正确地选择了突破口，具体地研究了如何打开突破口和抗击敌反冲击的战术。步炮指挥员于现地组织了协同。五六六团担任尖刀任务的第三连，从战斗组长到各级干部都对自己进攻道路上的地形、地物侦察三次以上。该连突击排还在营首长亲自组织下进行了沙盘作业。

八月二十四日晚，一八九师利用夜暗接替了一九四师右翼团的阵地，并连夜挖了两条各五百米长的对壕，直逼敌阵地前沿。五六五团也构筑了两条各一点五公里长的对壕。

八月二十五日十时二十分，开始炮火准备。仅数分钟后，敌前沿工事大部被毁。十时五十分钟，我军发起冲击，炮兵火力向纵深延伸。五分钟后，五六六团三连首先突破了敌一号阵地。随后，全连猛打猛冲接连攻下三个碉堡，打开了突破口，该营主力迅速向纵深发展。敌为制止我发展胜利，恢复原态势，连续赤臂挥刀向我反扑。这时，我五六六团一营，特别是在特等功臣苏权明副排长带领下，发扬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提出“宁可前进一尺，决不后退一寸”的口号，大家都脱掉上衣，与敌人反复进行白刃格斗。我军乘势发展进攻，随即以五六六团二营投入战斗，终于打垮了敌人的反扑，巩固了既得阵地，并向二号阵地侧翼发展进攻。

与此同时，五六五团经过激烈战斗，约于十三时，攻占了敌三号阵地。左翼五六六团三营，由于组织不细，遭敌侧射火力杀伤和连续反冲击，突击分队误入散布雷区，致进攻受挫。五六七

团三营在五六六团二营后加入战斗，以主要兵力巩固一号阵地，以部分兵力向左翼青海保安团攻击，协同五六六团三营约于十七时，攻占了第十四、十五号阵地。

敌第三号阵地被我占领后，位于三号阵地侧后方的第二团指挥所受到严重威胁，敌人开始了猛烈的反冲击，每批约千余人。这时我五六五团三营弹药供应不上，火力减弱，敌人趁机猛扑过来。两个班的敌人越过我步兵阵地拼命冲到我重机枪前，战士们勇敢地端起刺刀冲上前去。在这紧要关头，五六七团在一、三号阵地投入了战斗。邓维山军长、王宗槐政委亲自给五六五、五六六团打电话，了解战场情况，同时命令一八八师五六二团隶属一八九师指挥，负责前送弹药。我方炮火向敌纵深预备队猛烈射击。广大指战员前赴后继，连续打退了敌人七次反扑，终于巩固了一、三号阵地，并乘胜占领了二号阵地及其西、北面的山岭，敌被压缩至三号阵地以北的四号阵地及其以西的大沟中。黄昏时，我占领了豆家山守敌的全部重要阵地。

与此同时，我一八七师再次向十里山守敌展开猛烈的攻击，有效地牵制了敌人的兵力，使其不能南援。

二十六日凌晨，我一八七师五六一团向十里山搜索时，发现敌人正向兰州逃窜，该团立即报告并翻越十里山追击敌人。这时，敌人在兰州城郊沈家岭、狗娃山、豆家山、营盘岭一线的防御已被我兄弟部队突破，他们乘敌人恐慌之际利用夜暗再次发起攻击，敌人全线崩溃，混乱异常。

二十六日拂晓，我先头部队五六一团占领了东岗镇。该团三营乘缴获的汽车和战马迅速向兰州市内追击。我第二兵团第三军沿阿干镇至兰州的公路直插兰州西关，于二十五日午夜已经控制了敌人后退的唯一通道——黄河大铁桥，截断了敌人退路。我一



# 一次干部扩大会议

## ——营盘岭战斗纪事

程 悅 长

扶眉战役以后，胡宗南收拾败残人马南逃秦岭，我军乘势挥戈西进，追歼青海马步芳部、宁夏马鸿逵部，解放甘、宁、青，正是大好战机。第一野战军总指挥部一声令下，我军人人鼓舞，空前强大的攻势，遂直指甘肃而来。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日，我各路大军近逼兰州城郊，围歼青马之势，旋即形成。

接到命令，我们六军十七师主攻营盘岭。我和副师长、参谋长立即到前沿看地形。

营盘岭是马步芳军妄图拱卫兰州，在皋兰山一线布防的三大主阵地之一，攻上山去，兰州就在脚下。由于地势重要，马军以一个主力师——二四八师驻守。山上，遍布明碉暗堡，交通沟环来绕去；山脚，形成了陡立的峭壁，上下山全凭山上的环山公路；再之，山前有一两公里长的开阔地，这对攻击部队很不利。

“如果在敌人前沿阵地附近，找到个冲锋出发地就好了。”我说。

“对”，副师长同意我的意见，并指着山边一座院墙说，“就在那里怎么样？”

大家凑到望远镜上仔细观察。原来那是牧羊人修的圈羊的围墙，年深日久，已成了断垣残壁，矗立在敌人前沿阵地上。附近

还有几道一起一伏的小土丘。地形太好了，我们立即研究起来，如果派一支部队，带着足够的炸药和干粮，冲到围墙跟前，拿下这个阵地，隐蔽下来，待正式攻击时，炸开山前的陡壁，不就从这里一攻而上了吗！

回到指挥所，我们便召集各个团的干部布置任务。四十九团扫清外围，监视敌人。五十团一营主攻，三营七连一个排配合攻击，二营待机参加攻击。

八月二十一日晚，夜色微明，天上闪烁着星光，淡月刚挂在山边，攻击部队出发了。战士们个个乐滋滋的，迈着英武的步伐，像一支离弦的箭朝着敌人射去。

我送他们出来，说道：

“第一次攻击，要打个漂亮仗呀！”

“师首长放心，胡宗南都给我们打垮了，还说马步芳，前沿阵地都攻不下来，还能攻上山去！”

战士们争相答复着。听了这些话，我猛然想起彭德怀司令员最近的指示：我们自榆林战役以来，打了很多胜仗，要特别防止骄傲轻敌情绪；马军惯打反扑，在占领阵地后，改造工事未完之时，最要注意。我反复叮嘱战士们，攻击中要弄清敌人的火力点，攻上去后，要抓紧抢修工事，注意敌人反扑。

攻击果然顺利，一攻就下。但是，不到二十分钟，敌人从环山公路上反扑下来了！三连立脚不住，撤回来了。而七连的一个排呢，却一个也未回来。第二天早晨，发现他们已经在敌人阵地侧面的半山腰里，挖了几个窑洞蹲下来了。这使我想起了在新式整军中，曾被毛泽东同志表扬过的、战士们创造的“點膏药”战术，今天點在了马军阵地前沿，无疑是给敌人埋伏了一个威力大的炸弹。

敌前沿阵地一定要夺取。一个排上去，一个连还撤回来了？二十二日晚上，我们又命令三连攻上去，结果，又在敌人反扑下压了回来。

这一下，大家意见纷纷：

“打个前沿阵地都拿不下来，还能解放兰州呀！”“马军有什么凶，他还比得过胡宗南？偏偏一去就栽跟头。”“干脆把五十团换下来，调别的团去攻。”

这后一个意见，对我震动很大，引起我的深思——五十团不是那样的“松包”（该团战士口头语）啊！这个团是在抗战的烈火中成长起来的。百团大战时，他们还是一个新兵团，只有七八百人，敢去换七七二团担任攻坚，这仗打得很漂亮，在韩略战斗中，打死日寇一个旅团长；解放战争初期，在爷台山反击战、武家坡、响水铺、蟠龙等战斗中，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是一个攻守顽强、刺刀见红的团。那么，这两次为什么受挫，我看首先要从战前的准备工作和临战的思想工作去找原因，特别是从我们领导干部身上去找。决不能因为初战未成，就另换一个团去，那样也不利于让他们到实战中去纠正自己的错误，进一步接受党的考验。

我和几位师的领导干部交换了意见，用电话向彭总汇报，并作了检讨。

彭总没有批评我们，反而鼓励说：你们发扬了连续作战的精神，一路长追，迅速接敌。两次攻击虽未奏效，但敌人的火力部署暴露了，是好事。现在要克服轻敌情绪，发扬军事民主，研究打反扑战术，重新看地形、配火力，作好攻击前的一切准备。

彭总的指示，真象一把钥匙，使我们的心里开了窍：集中群众智慧，大家献计献策，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八月二十三日，我们把全师营以上干部都召集来，开了个干部扩大会议。会上，我传达了彭总的指示，总结了两次攻击的经验教训。接着，参谋长详细地介绍了马军的火力部署，分析了马军的反扑战术。这一下，大家的劲头起来了，觉得打仗是门复杂的科学，交锋的敌人各自有其特点，而我们就是要掌握敌人各自的特点，研究出克敌制胜的方法。大家踊跃发言了：

“开阔地上进攻，伤亡大，冲锋出发地又不容易找，不如挖几条对壕（交通壕，上铺木板、泥土覆盖）伸到山脚下，攻击时，就可猛然出现在敌前。”

“要用炮堵截敌人的环山公路，使敌反扑不成。”

“炮太少了，应请求总部支援。”

“光靠炮还不行，要组织连续爆破，炸开山前的陡坡，部队才好一拥而上。”

这些意见提得很好，弥补了我们思考的不足，修正了我们指挥上不能因地制宜的差距，使我受到很大教育。这时，第一野战军总指挥部打来电话，说派一个榴弹炮营来支援我们，每门炮的基数可以打到三十发（过去只有三发），真是一个好消息，会场上立即沸沸起来。

副师长站起来说：“我来掌握炮，把敌人的火力点都编成号，要打哪号就打哪号，保证攻击部队顺利进攻。”

五十团三营教导员说：“我们七连已有一个排贴到山上去了，请师首长允许我们七连担任连续爆破，保证给攻击部队打开突破口。”

五十团二营营长说：“七连爆破，我们四连担任主攻，就是上刀山也要攻上去。”

我也耐不住了说：“我亲自到五十团去，帮你们做好攻击准

备工作。”

政治部主任说：“我和组织科长一道去五十团，帮助作好支部工作。”

一阵欢呼声未息，卫生部长表示要做好前方救护和保证给养的工作。

会议把各方面的力量，把每个人的智慧都动员和集中起来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如今想起来，当时的场面，实在令人激动，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一次诸葛亮会，一次战斗动员大会。

第二天，各个团又召开连以上干部扩大会。天上下着细雨，各连同志们都顶着雨在山沟里做着战前的准备工作，到处都围着一圈一圈的人。

我和副师长到五十团，我问他们：“找出经验教训没有，打反扑还怕不怕？”

战士们说：“找到了，首长看这次吧，一定要保持住咱团这面红旗，把它插上皋兰山，解放大西北。”七连的劲头更大，战士们背起炸药包演习连续爆破，我说：“好好练吧，把山都给炸塌”。大家说：“我们保证炸开一条大道，让山炮都能拉上去。”旁边一个同志补充说：“汽车也能开上去。”

晚上，天下着雨，夜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听说总部的榴弹炮背来了，心里真高兴。直属队全体人员都乘黑出动，抢修马路，让火炮能进入阵地。路上很滑，骡马牵不上去，硬是人推上去的。十三四岁的小宣传员、轻伤病员都参加了修路的行列。

八月二十五日总攻开始了。在火炮的掩护下，五十团的同志们发起冲锋，直逼敌人前沿阵地。七连贴在山上的那个排，已炸开了第一道陡壁。敌人企图以强烈的火力封锁住突破口，而我们

的炮，正好照着敌人的火力点在射击，碉堡塌了，机枪不响了。当攻击部队正要上去的时候，从交通沟里，敌人又反扑下来了。在这重要的时刻，七连指导员曹德荣带领爆破手猛冲上去，以手榴弹给敌人迎头痛击，打退了敌人的反扑。

指挥所里，胜利消息频频传来。突然彭总来电：“不要光顾攻呀，注意敌人反扑。”我回答说：“一切都准备好了，专等敌人反扑。”彭总接连说了三个“好好好”。刚放下听筒，前沿就来电话说敌人分两路开始反扑了。我从指挥所前面一段土墙上，拿望远镜一看，只见敌人的指挥官舞着督战的马刀，在太阳光下直闪亮，象赶鸭子一样，一群一群往上赶。我们的部队一点也不慌乱，十三四岁的小宣传员，到处来回地跑。副师长一声令下，所有重火器一齐猛烈射击，敌阵地上，浓烟四起，尸体横飞，反扑彻底失败，我们的攻击部队在浓烟中前进。

下午三时左右，战斗基本结束，营盘岭守敌全部被歼。太阳斜挂在西边天上，照见到处是敌人的人尸马骨，陡壁炸成了斜坡，真是汽车都能开得上去。一面鲜艳的八一红旗插上了营盘岭。

担任主攻的五十团，又为党和人民立下了战功。在兰州战役总结会上，他们就得了两面奖旗，保持了该团百战百胜的声誉。

## 我师在兰州战役中

吴宗先 关盛志

兰州解放迄今已有三十三年了。每当我们这些老同志在一起谈起兰州战役，当时的情景就立即浮现在眼前。

### （一）

一九四九年八月，我第一野战军坚决响应毛主席、朱总司令关于“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令，在彭总的正确指挥下，取得了节节胜利，西安、宝鸡一线都已解放。马步芳和胡宗南妄想挽回败局，企图在兰州拖住、消耗我军，而后，胡宗南、马鸿逵从后路夹击，将我吃掉。为了彻底解放大西北，党中央决定第一野战军主力第二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开赴兰州，与敌决战。当时，我们在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六军十六师工作。吴宗先同志任师长，关盛志同志任政治委员。战斗开始前，军长罗元发同志给我们下达任务：与十七师一起主攻营盘岭。我们从东南面攻，消灭敌一四一团。营盘岭为皋兰山主峰，是兰州南面的屏障，从兰州市有公路直通山顶。抗战期间，朱绍良在皋兰山上修筑了许多防御工事。前不久，马步芳又派几千民工加修了三个月。山上，有钢筋水泥碉堡数座，环形削壁三道，削壁下是一至二丈深的壕沟，沟外设有铁丝网、地雷等障碍物，由敌二四八师正副师长率两个团防守，并配有山炮和化学迫击炮。马鹿摆在黄河北岸坐镇指挥。我

们师决定，由四十六团担任主攻，四十七团为二梯队，四十八团牵制敌人，并负责四十六团右翼的安全。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凌晨，彭总下达了攻击命令。我们师集中了全部火力——榴弹炮、山炮、迫击炮等轻重武器，一齐向敌人开火。主攻部队由于受到了正面和侧面敌人的夹击，伤亡较大。一营副教导员李光华和二连连长、副连长等同志都牺牲了，仅一营就伤亡一百多人。第一天攻击，没有奏效。罗军长命令我们停止进攻。不久彭总来电话了解战斗情况。当时，吴宗先同志到各团去了。关盛志同志向彭总一一作了汇报。尔后，彭总又问：“部队情绪怎么样？”关盛志同志回答：“虽然没有攻下敌阵地，但干部战士的战斗情绪没受影响。”彭总说：“要认真总结教训，要有攻坚的思想准备，做好政治工作，保持部队有高昂的斗志，一定要拿下兰州。”吴宗先同志回来后，关盛志同志向他传达了彭总的指示。第二天，我们按军首长指示，召开团营连干都会，总结教训。会上，大家联系实际，认真分析，找出了轻敌思想、战斗准备不充分、对敌情不甚清楚、进攻盲目性大等问题，研究了具体措施，大家分头进行准备。政工干部找干部战士谈心，做好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大家明确“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的道理；军事干部到前沿阵地重新查看地形，调整兵力部署；各连还组织小分队，在夜间骚扰敌人，引诱敌人打枪，侦察对方火力点的位置；敌人在阵地前沿布置了大量地雷，成为我进攻的主要障碍。有的同志不懂得排雷方法，我们就开展“兵教兵”活动，互相传教，使每个同志都学会了排雷；为了减少伤亡，干部战士日夜奋战，挖了许多条纵横交叉的交通壕，一直通到敌前沿阵地。经过三天准备，一切就绪。二十五日凌晨，全线发起了总攻。担任主攻任务的四十六团指战员，在我猛烈炮火的

掩护下，沿着交通壕，进到敌前沿阵地，但被三道削壁挡住了去路。这是马继援为了对付我进攻，强令士兵与民工把黄土山的四周削成绝壁，有二丈多高。这里地势险要，易守不易攻。没有梯子，无法攀登。爆破组爆破一次，只塌下一两筐黄土，无济于事。我们决定连续爆破，打开缺口。急红了眼的敌人在山上用机枪不停地扫射着。爆破组的许多同志都牺牲了。在关键时刻，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带头爆破。三营七连指导员、共产党员刘志刚亲自带领爆破组前去。他把炸药包放在已炸过了的小坑里进行二次爆破，点燃导火线后，由于来不及撤，一条腿被炸断了。战士们一看指导员负了重伤，个个义愤填膺，许多同志轻伤不下火线，高喊着“为指导员报仇”的口号冲向爆破点。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跟上来。第一个没炸开，第二个接着炸，有的甚至连续爆破四至五次。在共产党员、干部的带领下，七连炸开了两个缺口，为部队打开了通路。敌人机枪疯狂地封锁着通道，阻止我军前进。四十六团的神枪手专打敌机枪手，上来一个，打掉一个，敌人的机枪一时成了哑巴。指战员们一下子冲到了敌战壕前。匪徒们提着大刀，光着膀子，与我们进行肉搏战。战士们用刺刀刺，用手榴弹炸，吓得敌人直往后跑。主攻部队乘胜冲进战壕，占领了第一道防线。

## （二）

第一道防线是敌人苦心经营的堡垒，有“固若金汤”之称。为了夺回失去的阵地，敌人疯狂地进行反扑。师里要求部队采取“膏药”战术，进到哪贴到哪，不能后退一步。主攻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抓紧时间整修工事，对付敌人反扑；一部分继续进

攻，向敌纵深阵地扩展。

反冲锋开始了。敌人举着马刀，端着冲锋枪，蜂涌似的向我阵地涌来。为了有效地消灭敌人，战士们把敌人靠近打。在四、五十米的距离上，发挥我手榴弹的威力，一颗颗手榴弹准确地落在敌群里。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敌人用机枪严密封锁了炊事班通往一线阵地的道路，饭菜送不上去。阵地上没水，没饭，大家忍着饥饿与敌人战斗。团长连承先准备把伤亡较大的三营换下去，教导员闻泽民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我们就是只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敌人为了从一点上突破，把大量的炮弹、子弹泻在九连阵地上。子弹象雨点一样往下落。在这样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战士们怀着“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坚强信念，英勇顽强，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最后全连只剩下七个人了。敌人几次反扑都没有成功，立即调二线部队前去增援，企图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突击，夺回阵地。为了让士兵们为他们卖命，马继援下令，反攻一次，发一次银元，多则五块，少则三块。士兵们把银元装在干粮袋里，背在身上。敌突击部队近千人，由敢死队在前面开路，杀气腾腾地向前冲。我们集中全师炮火用直接瞄准的方法猛烈轰击。大炮不断地怒吼着，炮弹象长了眼睛一样，在敌群里开了花。有的敌军官举着马刀，刚喊了一个“冲”字，一颗炮弹飞去，连人带刀被炸得七零八落。有的敌人冲到前沿阵地，刚把我火力压下去，正在得意之时，“轰”几声巨响，全部报销了。大部分敌人连忙往回跑，敌督战队当场打死了跑在头里的几个士兵，逼着众匪调头向前冲。敌人黑压压的一片向我压来，情况十分危急。如果我们被攻下去，后果是不可设想的。炮手们怒火满腔，瞄准敌人，连续开炮，一连串的炮弹飞向敌群。敌人血肉横飞，被炸掉脑袋的，炸掉胳膊的，炸断腿

的，遍地皆是。枪声、爆炸声、冲杀声、哭喊声响成一片。突击的敌人死的死、伤的伤，能跑的拼命往回跑。督战队也只顾自己逃命了，白花花的银元撒了一地，也顾不上拾。他们再也没有力量反扑了。

打退了敌人的突击，部队继续向敌纵深阵地进攻。不久，又突破了第二道防线，红旗很快地插到了半山腰。红旗是胜利的象征，指战员们看见了红旗，受到了极大鼓舞，更加勇敢地战斗着。敌人有一挺机枪专打我旗兵。红旗扛到哪里，子弹就跟到哪里。突然，旗兵被机枪打中了，继承人毫不犹豫地跑上来，接过了红旗。旗兵又倒下了，又有人冲上来……为了保住红旗，三个旗兵都壮烈牺牲了。但红旗始终在前面高高飘扬，激励着大家前进。

下午四点多钟，我师接近营盘岭山顶。敌人退到了中心工事里，凭着近一米厚的地堡，拼命地向我射击，作最后挣扎。这时，我们全师发起总攻。大炮首先摧毁了敌炮阵地。紧接着，各种轻武器一起射击。营盘岭上，杀声震天，鬼哭狼嚎。部队冲上了山顶，一部分敌人向二营子逃去。

### (三)

夺取主峰后，整个营盘岭由我们师负责防守。军长罗元发命令我们做好进攻准备，继续拿下二营子。黄昏，我们把师指挥所搬到了山顶，山炮也搬上来了。我们对部队作了分工：有的骚扰敌人，有的整修工事，预防敌人反扑；有的排雷，扫清通往二营子的道路；主力部队利用夜暗的有利条件接近二营子。午夜，我们听到西北面打得激烈，便打电话问军部，军部的同志告诉说：三军已封锁住黄河铁桥，提醒我们防止敌人逃跑。我们立即

命令部队加强侦察，严密注意敌人动向。

二十六日一早，敌人全线崩溃。敌一百师被我十九兵团从东北面打下来，与二营子守敌一起，漫山遍野地向山下逃去。我们兵分三路追击：四十八团进兰州城东门直奔黄河边；四十六团从飞机场压向大、小雁滩；四十七团沿盘山公路奔黄河铁桥。在山顶上，我们架起了山炮，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炮弹连续在飞机场、黄河边、大、小雁滩土地上爆炸，敌人最集中的三个地方顿时乱了阵脚。

从山上往下跑的敌人只顾自己逃命，谁也顾不上抵抗。战士们边追边打，越打越勇。四十七团、四十八团追击敌人首先进入兰州市。敌人有的钻到柴堆里，有的躲在床铺底下，有的藏在柜子里，都被战士们一一抓获。四十六团追到飞机场时，前面的战士离敌群只有几米远。一营三连机枪手、战斗英雄杨全党端着机枪不停地扫射，仇恨的子弹一个劲地往敌人身上钻，敌人一排一排地倒下。跑道上、草坪上尸体压着尸体，该团仅在机场上就歼敌几百人。

黄河边上，敌人乱作一团。由于马维援长期在部队中进行反动宣传，士兵们害怕被我抓住杀头，纷纷抱着门板、木头，拉着马，跳进了黄河，企图游到对岸逃跑。我们来到黄河边时，只见敌人象鸭子一样浮在河面上。八月份，正是山洪爆发季节，黄河水深流急，有不少敌人被汹涌的河水卷走了。我们一边用机枪封锁北岸，一边组织俘虏喊话，瓦解敌军。这些解放战士都是在以往战役中被我俘虏的。过去，他们在马家当兵，受尽了非人的虐待。他们以亲身经历，控诉马步芳的罪行，宣传人民军队对待俘虏的宽大政策。谎言被揭穿了，士兵们纷纷游到大小雁滩向我投降。只有几个军官模样的人，仍然拉着马尾巴向对岸游去，还不

时地向我开枪射击。机枪手杨全党急忙架起机枪，一个点射，结束了那个为首军官的生命。其他军官乖乖地当了俘虏。

这次战斗，我师除击毙敌人外，共俘虏两千五百多人。兰州一战，消灭了马步芳的主力部队。过了中秋节，我们师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向新疆进军。

（金志福整理）



## 砸烂“铁阵”打开兰州的南大门

——回忆营盘岭攻击战

李学凯

一九四九年，我第一野战军遵照毛主席、党中央关于乘胜前进，消灭胡、马匪军，解放大西北的战略部署，在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直接指挥下，经过陇东追击战，各部队先后于八月十七日至十九日逼近马鬃山、营盘岭和狗娃山附近，一面扫清敌外围据点，侦察敌情、地形；一面进行战前动员、物资准备和战术演练。十九日，彭总在九条路口召集师以上干部看地形，研究敌情，部署兵力，区分各军任务。彭总指示：不要以为我们前几个月在毛主席英明领导和人民群众大力支援下，打了几个大胜仗，近几天又横扫了兰州外围阵地，就轻敌麻痹。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在战略上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重视一切敌人的教导，集中兵力，充分准备，连续进攻，把敌人的主力消灭在黄河以南，攻克兰州，以加速解放大西北的进程。根据彭总的命令，各部队于八月二十五日拂晓，在强大炮火支援下，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发起了冲击。经过一昼夜激烈战斗，到二十六日中午，胜利地解放了兰州，共毙、伤、俘敌二万七千多人。其余溃逃之敌，也相继被歼或投诚。

在此次战役中，我们十七师和十六师担任攻占营盘岭的任务。营盘岭为皋兰山的主峰，是兰州南面的屏障，从兰州市有公

路通达山上。各种火炮、弹药及其它作战物资均可由汽车送到阵地。抗日战争时期蒋匪军以一个工兵团的兵力外加三千民工修筑约半年时间，尔后马步芳又派一个工兵营和数千民工加修三个月。有以钢筋水泥明、暗堡为核心的集团工事，围绕主阵地（三营子）山梁，自上而下有环形峭壁三道（每道高二至三丈），峭壁外挖有二丈宽的外壕，外壕内外设有铁丝网并布满了小型航空炸弹（重三十磅）和不同型号的地雷连接的梅花式连环雷（即踏响一个可联响一串，马匪称之为土飞机）等障碍地带。阵地各明、暗堡，火力点之间组成交叉火网，并以地道（地道内可容两个营的兵力），相互联通。敌人这种工事能打能藏。同时，左有狗娃山、沈家岭，右有马梁山守敌火力支援。营盘岭与兰州城的地势是居高临下，若攻占了此山，轻、重火器可直接控制兰州整个市区和敌人唯一的退路——黄河大铁桥。从这里，可以看出营盘岭阵地的坚固程度和重要性。当时任兰州防守总指挥的马步芳的儿子马维援说：“营盘岭是牢不可破的铁阵，是固守兰州的南大门，如共产党能攻破了它，我便自动撤出兰州”。营盘岭的守敌为二四八师正副师长率领的五个营的兵力，并加强了相当数量的轻重火器。敌人西北长官公署兰州市白塔山指挥所，二十三日给营盘岭守敌电话指示中说：“营盘岭不失，兰州有望，营盘岭不保，兰州危矣。要坚决扼守，守住了全体官兵放假自由三天，每人晋升两级”。由于地形有利，工事坚固，又有封建迷信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欺骗宣传，金钱、美女的诱惑（我攻击一次，散发给每个匪兵银元五元，并组织妓女慰问），加之敌军官手持冲锋枪、马刀督战，因而敌军相当嚣张和顽固。

鉴于上述情况，经师党委研究，师属三个团的任务是：五十团负责攻占敌人文主阵地三营子；四十九团第一步首先歼灭汤家湾

和三营子上庄前沿阵地之敌，为五十团攻占三营子主阵地扫清道路，尔后作为师的预备队，并以两个营的主力从三营子西南侧寻机突破口佯攻配合。五十一团以一个营兵力从三营子西侧佯攻配合，另两个营作为五十团的二梯队。彭总于总攻前的一天，亲自打电话告诉我们十七师指挥所说，他和六军的领导同志要去五十团阵地，看一看该团总攻营盘岭的准备情况。当时，师长程悦长同志正在四十九团，我（当时任副师长）立即接上电话报告彭总说：“那里距营盘岭敌人主阵地只有一千多米，敌人火力封锁很厉害，你千万不能去呀！”没等我把话说完，彭总早就放下电话到五十团去了。我一面派参谋通知五十团做好迎接和掩护彭总的准备，一面和我们师的高锐副参谋长立即上马往五十团跑去。大约在上午十时许，彭总机警地趁敌人火力封锁间隙，安全到达设在地下院窑洞的五十团指挥所，大家都为彭总的安全捏了一把汗。彭总和军里领导同志刚一进门，程悦长同志也随后赶到了。彭总扭头看看我们笑着说：“谁让你们来的，我们又不是不知道路，我来这里看地形已不是第一次了。”彭总接着又说：“你们来也好，那就和刘光汉同志（五十团长）一起研究一下敌情和我们的打法吧。”彭老总详细地询问了攻占营盘岭三营子主阵地的准备情况，同时还关切地询问了部队的情绪和休息、吃饭以及伤病员医治和后送等情况，并进一步了解了还有哪些困难等等。最后他明确指示：“同志们要知道这次蒋介石胃口可大呢，他不但妄图歼灭我西北野战军于兰州城外，而且还要活捉我彭德怀呢。”彭总讲到这里笑了笑，又马上严肃地说：“这次战役打的结果怎么样，就看你们大家了。我希望你们要好好总结前几天试探性攻击的经验教训。要看到营盘岭是攻占兰州、全歼守敌的南大门。若你们首先攻占此山，这就好比一把钢刀插入敌人的心脏——

样置敌于死地。营盘岭工事坚固，守敌又是马匪主力，匪徒们反动、残忍、顽固，所以，千万不能轻敌，要象打日本鬼子那样对待马匪。告诉大家毛主席期待着我们的胜利，兰州市十多万各族人民期待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会后彭总又不顾我们再三劝阻，冒着危险，领着我们反复侦察地形，根据敌人的工事构筑和火力配置，详细审查了我们师的总攻击方案，甚至对我们的每一门炮、每一挺轻重机枪的配置、突破口的选择、部队运动道路、冲锋出发地等等，都一一作了具体指示。

彭总临走时又向我们说：我马上回去向毛主席报告总攻方案，野司炮兵团、六军炮兵团统归你们指挥，支援你们。你们还有什么困难，还有什么问题都提出来。我们几个师的领导同志当即回答说：请彭总放心。有毛主席十大军事原则的指导，有彭总的具体指挥，有这几天外围战斗的经验，有当地党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现在部队干部战士战斗士气高昂，求战心切（到今天中午十二时为止，仅五十团党委已收到班、排、连、营集体争当突击队的请战书三十份，个人请战书六百份，全师已交最后一次党费表示战斗决心的有三百人），我们有决心有把握完成攻占营盘岭的任务。只要五十团还有一个人在，只要十七师还有一个人在，就要坚决完成战斗任务，为解放兰州，为彻底解放大西北贡献我们的一切。彭总听了我们的回答，连连点头微笑着说，你们十七师是西北战场主力部队之一。你们还记得吗，西府战役，要不是你们五十团在南庄礼家一整天的节节抗击打得好，西北野战军的损失可能还要大一些。保卫延安你们是出了大力的。尤其是五十团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或是在西北战场上，都是一个能攻能守屡建战功的老团。你们是见了敌人就红眼，打仗是不含糊的。有了你们在这里具体组织指挥，我完全相信你们能够完成任

务。接着，军首长也作了一些指示。随后彭总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上马飞快地回去了。

我们师里领导同志根据彭总和军首长的指示，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会。传达彭总攻击兰州的决心和战术思想，总结前两天（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试探性进攻的经验教训，彻底消除轻敌思想。进一步弄清营盘岭地形，敌人战术特点和工事构筑以及火力配系等情况，防止攻击的盲目性。然后组织有关干部，利用沙盘反复研究了地形、敌人工事的构筑特点和火力配系等情况，发扬军事民主，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提出了对付敌人外壕、暗堡和峭壁的办法。由于我们的炮兵数量少，炮弹不足（每门炮七十发弹），必须采取用炸药包连续爆破为主，并以炮轰、对壕作业和搭梯子攀登相结合的打法，并且要用膏药战术（即隐蔽逼近敌人前沿，监视打击敌人，使敌不敢出工事，不敢露头）交替掩护，一层一层的攻占，稳打稳扎，步步为营。对付敌人的反扑和布雷区等必须采取迂回包围，对壕作业和以反冲击对反扑。当时我们确定五十团要以不少于两个连的兵力，组成五十至六十个爆破组（每组三人，六包炸药），担负爆破炸开突破口峭壁的任务。部队根据群众研究出来的办法，再次深入地进行了思想政治动员，反复说明解放兰州是解放大西北的决定性的战役，是每个同志杀敌立功的最好时机，然后利用相似地形反复进行了战术演练。这样就为二十五日总攻的胜利，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战术技术上打下了基础。

总攻开始前两天，五十团为了打击破坏敌人的反冲击和排除我冲击道路上的地雷等障碍物，组织小分队采取膏药战术隐蔽在敌人阵地前沿的峭壁下，监视打击敌人，迫使其龟缩在工事里不敢出来。但由于敌人侧射火力严密封锁，水、饭送不上去，他们

只好吃生玉米，喝雨水，坚持了两天两夜，一步也没有后退，并用自制的排雷器排除地雷三千多颗，为保证二十五日总攻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八月二十五日拂晓，按预定的总攻方案，经过强大的炮火准备后，五十、四十九和五十一三个团的突击队，好象三支猛虎扑向敌阵，向三营子发起了猛烈的强攻。在五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中，营盘岭敌人整个阵地上硝烟弥漫，火光闪闪，枪声、炮声和手榴弹、炸药包的爆破声响成一片，杀声震天。部队打得英勇顽强，视死如归，打得敌人昏头转向，尸体遍野，血肉横飞。连续打垮了敌连、营规模的八次反扑。子弹打光了用手榴弹，手榴弹打光了用刺刀，甚至赤手空拳和敌人肉搏。峭壁坎子上不去就搭人梯攀登，前仆后继，英勇拼杀。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主攻连五十团七连最后只剩下了十二个同志，团里数次令其下来休息，但他们一直坚持战斗，不肯离开阵地一步，直至把红旗插上营盘岭为止。该连排长陈全奎同志在冲击时，把手榴弹两个捆在一起，一个人连续投了三十对手榴弹，打退了敌人一个排的反扑。他负了伤，在救护所刚取出嵌在腿部和腰部内里的弹片，包扎了伤口，就又继续参加了战斗。战斗进行中，由于峭壁又高又陡，土质坚硬，突破口未被炸开，敌人的钢筋水泥暗堡未被摧毁。我有四个连的兵力冲击受阻，暴露在敌人火力控制之下，上不去，下不来，伤亡很大。在此关键时刻，五十团七连指导员曹德荣同志，不顾身上有六处负伤，大喊一声：“跟我来！”一下抱起三个炸药包，第九次带着爆破组冲至峭壁下，手托炸药包，身贴峭壁，只听轰隆一声，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炸开一个缺口，为攻占敌人营盘岭主阵地——三营子炸开了通道，曹德荣同志成为董存瑞式的伟大英雄战士。五十团二连排长侯全同志和

敌人肉搏，最后三个敌人一起去抱他，他拉响了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四十九团一连连长赵云章同志，负伤后仍然坚持指挥部队，击退敌人数次反扑，坚守了阵地。五十一团团长李凤友同志，带领一个营攻入敌人阵地后用火力封锁敌人一条退路口，两个小时内打死打伤一百多个敌人，对五十团攻占营盘岭起了积极有力的配合作用。不少共产党员交出了身边仅有的钱和衣物作为牺牲后的党费，来表达自己的决心。特别是各级指挥员在整个攻占营盘岭的战斗中，身先士卒，一往直前，表现了勇敢的战斗精神。如五十团副团长杨怀年同志，他带领突击营，勇敢地走在最前面，亲自观察敌情、道路，具体组织部队冲击。在战斗中哪里情况最复杂、最危险，他就去那里组织指挥。团长刘光汉同志，他不但对全团的战斗行动严密组织、沉着指挥，而且在战斗激烈时，两次亲自指挥一个排打垮了敌人连规模的反扑。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许多伤员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友爱精神，把生让给战友，把死留给自己。八月二十五日总攻击的那一天，师救护所就设在距敌人只有一千五百米，五六户人家六七间房子的小村庄里。当时在救护所的医护人员总共有十几个人，可是在几个小时内接收伤员达五百多人，因担架少，后送困难，经常积压有近二百多人。一时包扎、止血、药品、饭食、后送医治等都成了大问题。此时师首长和医护人员都非常焦急。伤员同志们看到这种状况，轻伤员便主动协助医护人员治疗、护理重伤员，提出把药品治疗、饮食、住处、后送等条件让给重伤员，而重伤员们认为自己一时治疗不好，不能上前线杀敌，便坚持把这些让给轻伤员。如五十团二连排长李贵同志，左腿和臀部都是粉碎性骨折，胸腔内还打进了弹片，伤情十分严重，急需后送手术。但他咬紧牙关，忍着剧痛，对医生乔洪

英同志说：“我伤情重，恐一时好不了，现在药品紧张，医生少，先不要管我，先把轻伤员治好吧，让他们早点重返战场参加战斗，为牺牲的战友报仇”。李贵同志高贵的思想，感动得周围的同志流下了眼泪，更激起了大家高昂的战斗情绪。我们的医护人员以高度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待伤员阶级兄弟们。十多个同志连续工作了四十多个小时，没有吃喝，没有合眼，他们精心地为伤员包扎、止血、换药、喂水、喂饭、端屎、端尿，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到二十六日傍晚最后一批伤员送走后，他们有四个同志躺倒、昏了过去。

营盘岭的攻坚战，一直激烈地进行到十七时才全歼守敌，攻占了三营子主阵地。在整个攻占营盘岭和主阵地三营子的战斗中，共毙、伤、俘敌一千七百二十五人。但我们十七师也付出了伤亡一千二百三十五人的巨大代价（其中五十团有六百六十八人），他们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解放兰州，英勇战斗，流血牺牲。他们这种可歌可泣的战斗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应该永远无限深情地怀念他们，感谢他们，继承他们的事业，遵照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心全意地沿着“四化”建设的道路奋勇前进。

## 前仆后继 英勇拼搏

### ——回忆攻克皋兰山战斗

刘光汉 杨怀平

### 向兰州进军

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彭总的率领下，我第一野战军浩浩荡荡，分三路经天水、陇西、平凉等地象三把利剑直插敌人负隅顽抗的老巢——兰州。野司确定一兵团为左路纵队，我们二兵团居中，右路为十九兵团。二兵团四军和六军齐头并进。我们六军十七师五十团过定西后，为师的前卫部队，攻击前进，不断粉碎马匪军的节节抗击，于八月十九日进抵兰州外围九条路口一线。部队在关中西部经过整顿和政策纪律教育，途中初遇兄弟民族——回族，遵照我党民族政策和上级指示，除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外，还要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在回族水井打水，不用回族人民钢碗盆勺，未经群众许可不进民房，有时须夜宿露营。部队在行军途中，看到沿途土地贫瘠荒芜，群众生活穷困，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情况，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同情心和高昂的战斗士气，彻底摧毁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解救人民群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人民杀敌立功，变成了广大指战员的实际行动。部队进入甘肃后，正是夏末秋初，天高气爽，骄阳似火的季节，黄土高原，缺水少吃，困难重重，但部队求战心切，

翻山越岭，不畏艰险，不怕疲劳，以急行军的速度快速前进。

## 进攻前的准备

部队进入皋兰山南麓九条路口一线后，接着进行组织调整，战斗编组，准备粮食，补充弹药。指战员们人人磨拳擦掌，个个斗志昂扬，为解放国民党统治的这个险要孤城——兰州，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战前准备和战前练兵。

在战前准备中，最有意义、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是攻击前一日军首长组织我们团以上干部，勘察皋兰山阵地。这时，我们敬爱的彭老总，带着几个随员，向我们走来。他衣着简朴，平易近人。军首长罗元发、张贤约，师首长程锐长、袁学凯等同志迎上前去。彭总到了我们面前，询问了勘察阵地和兵力使用以及突破口的选择、火力部署、爆破组织等准备情况。并对我们团以上干部作指示说：皋兰山位于兰州南侧，该山悬崖陡壁，沟壑纵横，是兰州的一座屏障。国民党马匪军控制着两个军和国民党一些残余力量，北倚滔滔黄河，南倚皋兰屏障，扼守着这座孤城，进行垂死挣扎，阻止我军解放大西北，妄图挽救其彻底失败的命运。皋兰山不但地形险要，重兵防守，而且有构筑的“国防工事”，它是以钢筋水泥碉堡为骨干，以明暗堑壕，交通壕相联的核心集团工事。工事前沿把土崖削成高两三丈的陡直绝崖，攀越非常不易。阵地前沿开阔地布满了地雷，相互连结为连环雷。左有狗娃山、沈家岭，右有马架山守敌火力支援。敌人凭借这样险要地形和所谓“固若金汤”的国防工事，企图固守皋兰山这个重要阵地。皋兰山居高临下，不但可用火力控制兰州城区，而且还可控制和掩护马架山、狗娃山两侧敌军阵地，是马匪守敌踞守兰州的

重要屏障。马匪军的主力八十二军二四八师守在这里。彭总指着皋兰山，对我们说，你们仔细观察一下，皋兰山这个阵地很险要，也很重要，是控制兰州的核心阵地，是攻克兰州的关键。如果你们能先攻下皋兰山的三营子这个阵地，就好象打开了皋兰山的大门。突破这个阵地，我军态势就变成了居高临下，野司的榴弹炮、野炮重火器就能展开，火力也能发扬。皋兰山的二营子、头营子两个阵地和兰州城就易攻克了。军师首长当即下命令，攻克三营子阵地的任务交给了我们五十团。攻克三营子阵地，如同单刀直入，象插入皋兰山敌人防御阵地的楔子，任务是比较艰巨的，但战斗意义是大的。我们团的领导同志当即表示决心，发扬五十团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坚决完成任务。

阵地勘察完后，彭总在军、师首长陪同下，来到部队驻地。彭总和蔼可亲地询问部队长途行军是否疲劳，粮食弹药补充得怎样？接着又亲自到连队临时搭的草棚、挖的土洞，摸摸战士的铺草，问问战士打兰州有无信心？当时许多战士高兴地回答：有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有彭总的正确指挥，有人民群众的支援，打兰州有充分信心。一致表示为解放兰州、解放大西北英勇战斗，胜利完成任务。彭总欣慰地频频点头，觉得战士回答得好，士气旺盛。

### 第一次攻击

我团领导同志在团党委会上，讨论了如何完成攻克皋兰山三营子的战斗任务。决定以一、三营为突击队，并肩攻击。二营为团的预备队，任务是防敌反扑，向纵深发展。为了不让敌人察觉我军进攻行动，尽量缩短向敌发起进攻距离，减少自己伤亡，偷敌

人以突袭。八月二十一日的前夜，我军利用黑夜，沉着寂静地越过许家岘汤家湾村前的蜂腰地带。部队运动时敌人阵地不时打出几声冷枪冷炮，为他们自己助威。这时万籁俱寂，敌人没想到在它们阵地前沿几十米处的崖坎下，潜伏着人民解放军成百上千的战士。战士们沉着静伏，翘首等待着总攻信号。好象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八月二十一日拂晓，三发信号弹划破了夜空，攻击开始了。我们同攻击沈家岭、马架山阵地的友邻部队，一起发起了冲击。我军的轻重火器，吐着无数火舌，向敌阵地发射，浓烟滚滚，掩护着步兵冲锋。英勇的战士们犹如下山的猛虎，一跃而起，勇敢地端着手中的武器，向敌阵地投掷手榴弹，同敌人争夺着三营子第一道阵地。在崖坎前和崖坎上面的开阔地，双方互相争夺，来回拼搏。激战了一天，坚持到夜晚。马匪军决心收回他丢掉的阵地，利用夜暗，在阵地上狂吼乱叫，“恐吓”我军，妄图迫使我军后撤。但和马匪军交过锋，经过战斗锻炼的英雄战士们，不为敌人狂叫所吓退，沉着地在已经占领的阵地上，崖坎前，筑掩体、挖避弹洞，进行对壕作业。还采用“膏肓”战术，胶着在敌人阵地前沿，任凭敌人密集地打枪打炮，乱投手榴弹，英雄战士们坚守着既占阵地，一步也没有后撤。连续三天部队受敌火力封锁，饭、水都送不上去，战士没吃没喝，忍饥挨饿，甚至有的自尿自喝，但情绪高昂，斗志旺盛。敌人在白天以密集炮火，侧射火力轰击我们，有时还以小股兵力潜出堑壕，冲击我们，但每次都被我英雄战士们击退。

这两三天的战斗，虽然进展不大，没有攻下敌人主阵地，但却显示了我军战士英勇沉着、坚韧顽强的英雄气概，尤其是各级指挥员抵近侦察，弄清了敌人防守阵地的详细构成情况。在三营

子主阵地的制高点上，以中间钢骨水泥筑的碉堡为骨干，用堑壕、交通壕联结成蛛网式的坚固集团工事。敌人构筑的堑壕并不靠近崖坎边，距崖坎边一、二十米。堑壕内挖有防炮、防弹洞。这样的阵地和守法，我们的步枪、手榴弹打不到敌人，而敌人却可以用手榴弹和侧射火力杀伤我们。

### 三、攻

两天后，师首长召集全师团干部开会，传达彭总关于攻克兰州的决心和总结这几天战斗教训的指示。彭总说，攻克兰州是关系着解放大西北的关键。兰州攻克了，歼灭了国民党在西北顽固的马匪军，就可以大大加快解放大西北的速度，并将加速解放全中国的进程。当时，有的领导同志提出，部队在三营子日夜攻击，坚守阵地，伤亡不小，是否换兄弟部队来接替攻击任务。但是我们想到，如果把部队换下来，就会大大影响指战员们的士气。我们思索着“五十团是一个有着英勇善战光荣历史的部队。抗日时期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的新一团，一九三八年香城固战斗，夺了日寇的山炮；一九四〇年百团大战为三八六旅十六团，攻克正太线上的卢家庄日寇据点；一九四三年奉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命令调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边区；在通过日寇封锁线的韩略战斗中，歼灭了日寇一个军官参观团；一九四五年八月攻克爷台山，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是新四旅十六团，参加了保卫延安的三战三捷三役（青化砭、羊马河、蟠龙），在陕北、沙家店、宜川、西府、渭北、扶眉战役中，能攻能守，完成战斗任务比较好。”我们当即向师首长表示，这次攻击虽然受了点挫折，伤亡大一些，但部队锐气不减，斗志

更旺，还有一个营（二营）的兵力没有动，保持着战斗力。我们不换也不撤，有决心、有把握攻下敌人三营子阵地，就是全团剩下一个人，也要战斗到底。师首长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指示我们认真总结这几天的战斗经验，积极做好总攻的一切准备。

我们根据上级指示，当即召集营连干部开会，传达了彭总的决心，总结了前几天的战斗教训是侦察不明，有些急躁，准备不充分，所以进攻效果不大。同时，积极进行准备，组织营连干部用沙盘和到现场反复研究敌人工事的构筑和火力配系情况。提出了对崖坎、峭壁以炮轰、爆破和搭梯子攀登的三结合打法。当时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敌人利用崖坎，削成陡壁。对付这样阵地，如果光靠炮兵火力轰击是不行的。因为当时我们火炮少，炮弹也不多，难于完全压制住敌人和摧毁敌人的削崖陡壁；其次是陡壁笔直，两三丈高，难以攀越。在这样情况下，大家意见用炮轰与炸药连续爆破相结合的办法，将敌人生阵地上崖坎，炸成有坡度的豁口，开辟部队冲击的道路。大家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良策。经过估算，爆破要用近千公斤炸药。这样大量炸药又从何处来呢？正在为难之际，我们团的供给处长林华勋同志押着几辆兽力大车拉着炸药，从西安到了兰州。这些炸药是国民党从西安慌忙撤退，准备搞破坏，安放在几个大工厂机器上的高级黄色炸药。我们攻进西安时把它收集起来，让团供给处押送着随团行动，这真是雪里送炭。有了这些高级炸药，加上上级补充的自制土炸药，使人觉得如虎添翼。我们正在积极准备的时刻，后方传来消息说，二兵团首长徐立清同志和军、师政治部的领导同志，动员和组织了三级领导机关的干部和随军民工，从山脚下往我团火力阵地上，抢修简易公路，野司榴炮团掩护配合我们攻击。

二十五日晨，皋兰山战斗总攻开始了。炮火浓烟滚滚，轰击着

敌人削崖陡壁和中心碉堡，数十挺轻重机枪，在不同阵地上构成火网，吐着火舌，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英雄的战士们乘着密集火力和强烈爆破，不顾踏响敌人埋的地雷的危险，不怕敌人疯狂的反扑，前仆后继，英勇拼搏，向敌主阵地冲锋。敌人疯狂地举着马刀一次又一次地向战士们反扑，但英雄们不怕牺牲，勇敢地端着刺刀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一时阵地上喊杀声拼搏声响彻云霄，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敌人的反扑。到下午，敌人的疯狂反扑终于被我们粉碎了。这里值得回忆的是我团七连政治指导员曹德荣同志，他身先士卒，带领爆破组，英勇战斗。他利用部队向敌人堑壕、掩体连续投掷手榴弹作掩护，多次向敌人阵地前沿崖坎边送炸药包，组织爆破。最后，他身上多处负伤，眼看部队冲锋已到崖坎跟前，但峭壁尚未打开通路，部队上不去，遭到敌人火力严重杀伤。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舍生忘死，挺身而上，手托炸药包靠着崖坎，拉响了导火索，一声轰响，英雄的曹德荣同志光荣牺牲了，但通向敌主阵地的道路完全被炸开了。英勇的指战员们冲上去，攻占了三营子阵地。敌人还想顽抗，从纵深向前增援，企图夺回失掉的阵地。战士们英勇顽强地同敌人拼刺刀，展开白刃格斗，敌人支撑不住，终于丢下数百具尸体，有的当了俘虏，有的狼狈溃退。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全部占领了三营子主阵地，鲜艳的红旗插在了皋兰山主峰上。这时两翼友邻部队十六师和我师四十九团，相继向二营子、头营子的敌人纵深阵地勇猛发展追歼敌人。由于三营子阵地的攻克，二营、头营阵地上敌人失去控制，纷纷溃逃，退下了皋兰山。当夜友邻部队三军抢占了黄河铁桥，截断了马匪军退路。四军从兰州西侧，十九兵团从城东飞机场都插到兰州城下。敌人此时乱作一团，溃不成军，马匪军和国民党党政官员为了夺命逃跑，有的乘门板、皮筏渡黄

河，有的只身跳水泅渡。但黄河水流湍急，淹死不少。我军进城后抓俘虏，收缴枪支，直至二十六日中午战斗胜利结束，兰州宣告全部解放，兰州回到了人民手中。对投降的国民党士兵，我们给予了优待，这些解放军士，通过诉苦运动的阶级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有不少很快就成为进军河西走廊和新疆的骨干。

战斗结束了，我们巡视了阵地，掩埋了英勇牺牲的同志。我们看到壮烈牺牲的七连政治指导员曹德荣同志手指上还嵌着许多壮响手榴弹的残，躺在那炸开缺口的阵地上，我们悲痛地向他致哀！曹德荣同志出身贫苦，作战勇敢，为人憨实正直，对战士亲如兄弟，是模范的政治工作干部。事后上级领导机关授予我团第七连为曹德荣连荣誉称号，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二营营长石长河同志，一营副营长崔文德同志，三营副教导员郭振英同志。还有一些连排干部和不少战士，都英勇献身。他们为解放兰州献出了生命，至今我们还是无限深情地怀念他们。他们对革命赤胆忠心的英雄事迹，一直在鼓舞和激励我们不断前进。攻克皋兰山的英雄们永垂不朽，英名长存！

1949年1月24日，我军在兰州城东的皋兰山进行总攻时，我军三营三连副营长崔文德同志在指挥部队冲锋时，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崔文德同志是河南人，194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5月参加人民解放军，1949年1月24日牺牲时年仅22岁。崔文德同志在部队中威信很高，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他生前所在三营在兰州城东皋兰山的总攻中，担任主攻任务，崔文德同志率部勇猛冲杀，当敌军反扑时，崔文德同志亲自冲上去，把敌人打退了。当三营冲到皋兰山山脚下时，崔文德同志带一个班去侦察情况，发现前面有敌军防守，便立即命令战士们停止前进，自己则冲在最前面，冲到敌军面前，用步枪打倒一个敌人，又用刺刀刺倒另一个敌人，然后又冲上去打倒第三个敌人，这时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崔文德同志的头部，崔文德同志壮烈牺牲了。三营战士们听到崔文德同志壮烈牺牲的消息后，无不悲痛万分，纷纷掉泪，决心一定要完成总攻任务，为崔文德同志报仇雪恨。

## 战旗插上皋兰山

陈金奎

一九四九年八月下旬，我第一野战军进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兰州战役。当时，我在六军十七师五十团三营七连当排长，参加了攻打皋兰山的战斗。

皋兰山顶上，马军构筑了坚固的土围墙，四周设置了炮楼和密布了射击点，号称“云中炮阵”、“山顶堡垒”，居高临下，控制着兰州市。马军疯狂叫嚣要我军尸体堆上皋兰山顶，妄图利用有利地形负隅顽抗，阻止解放兰州。二十五日总攻开始。上级决定要迅速拔掉这颗“钉子”，命令我连打突击，炸开土围墙，打开冲击缺口，为全歼守敌创造条件。我们排担任突击爆破任务。拂晓前，狂风大作，云浪地黑，指导员曹德荣带领我们全排同志，分成两个梯队，每人扛三十五公斤的炸药包，隐蔽地向山腰敌阵地接近。在火力掩护下，我带领第一梯队很快冲了上去，大家迅速找有利地形把炸药包摆在敌人士围墙脚下，第二梯队隐蔽在山腰间，等待爆破成功后，冲进缺口歼灭敌人。指导员曹德荣卧在第二梯队的最前头，手握一面鲜红的战旗，急切地关注着爆破。可是，正当我们要引爆的瞬间，敌人一阵密集的子弹打来，有的同志当场牺牲，我负了重伤。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行动意图，向我们疯狂地射击，对山腰进行严密的封锁，使二梯队无法接近土围墙。耽搁一分钟，就会有更多的战友牺牲，兰州就晚解放一分钟。能否迅速完成爆破任务，影响着解放兰州的全局。战士们个

个急得两眼冒火，几次出击的同志都牺牲了。指导员曹德荣鼓励大家说：“同志们在等待着我们，兰州人民在盼望着我们，就是牺牲也要用身体把围墙压出个缺口来。”大家勇气倍增，火力掩护组加强了火力，强力压制敌人的扫射。曹指导员带领第二梯队，奋勇当先，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机智迅速地冲到土围墙下。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敌阵地的一段土围墙飞上了天。曹指导员首先向浓烟滚滚、尘土弥漫的缺口冲去，霎时那面鲜红的战旗在硝烟中飞扬。我们全连同志，看到飞扬的战旗，顿时，杀声如雷，个个如猛虎冲入敌巢，打得敌人血肉横飞。垂死的马军拼命组织火力反扑，枪弹暴雨似的把冲击缺口打得土石横飞。但我军如洪卷沙，势不可当。“得得哒哒”的冲锋号声响彻皋兰山麓，部署在四周的部队向山顶迅猛冲去。我带着伤随大部队冲上去以后，发现曹德荣同志已经壮烈牺牲了，鲜血染红了一大片黄土。但他的双手还紧握旗杆，让战旗高高飘扬。这一仗，我们连为全歼守敌牺牲了一百多个年轻的战士，为解放兰州作出了贡献。战斗结束后，上级为了表彰我们连，给我们连记了集体一等功，命名我们连为“皋兰山爆破英雄连”，后来为了纪念曹德荣烈士，又命名我们连为曹德荣连。我也在这次战斗中荣立一等功。

三十多年来，每当我来到兰州，看见皋兰山，眼前就立刻浮现出硝烟弥漫中飞扬的战旗，想起指导员曹德荣和那一个个亲密的战友壮烈牺牲、血染山岗的情景，就浑身热血沸腾。我决心把烈士们未竟的事业担在双肩，为保卫大西北，把兰州尽快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城市，努力奋斗，加倍工作。

飘扬吧，鲜红的战旗！兰州军民在你的激励下，正在奋勇攀登四个现代化的高峰。

（注：陈全奎同志是西北一级战斗英雄，原“皋兰山爆破英雄连”排长。）

## 攻得勇猛 守得顽强

——回忆荣获“勇猛顽强”光荣称号的步兵三十一团

张平山

### 飞 兵 兰 州 城

一九四九年秋，在彭总指挥下，我第一野战军发动扶（风）眉（县）战役，一举歼敌四个军，迫使胡宗南残部败退陕南，马步芳见事不妙慌忙西撤，龟缩于兰州。为了全歼蒋马匪军，解放大西北，我一野三个兵团迅速挥师西进，分为左中右三路，日夜兼程，追歼逃敌。

当时，我在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任政委，团长是我的老战友王学礼同志。面对全国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我们都十分振奋，决心率领全团为解放大西北再立战功。扶眉战役后，我团编入西进大军的中路部队，长驱直入，锐不可当，经二十七天长途行军，行程一千五百多里，于八月十九日到达了兰州外围。当晚奉命进入沈家岭下的曼湾一线展开，构筑阵地，与山上守敌对峙。

沈家岭，位于兰州西南六公里处，是一条葫芦形的大山岭，岭顶长约四百米，西接狗娃山，东邻皋兰山，三座大山以半弧形组成了兰州的天然屏障。因此，敌人把沈家岭和皋兰山、马架山称为兰州城的“三把锁”，马步芳以其主力一九〇师防守沈家岭，

摆在第一线的是敌五六九团。敌人在岭上修筑了大量牢固的土木混合结构的碉堡群，挖掘了三道战壕，以交通壕和环山公路互相连接。每道战壕前，都以人工削成一两丈到两三丈高的峭壁。峭壁之下是一丈多宽的外壕，壕边架设鹿砦、铁丝网，埋设了地雷。整个沈家岭到处是深沟断崖，遍布碉堡暗堡，敌人居高临下，构成了立体交叉火力网，确实是易守难攻。我们到达之后，于八月二十一日进行了试探性攻击，虽未能夺取敌人一个阵地，但初步查明了敌人的守备兵力和设防概况。

八月二十一日下午，我和王团长到师部开会。师里宣布我团为师的突击团，由三十二团和三十三团在两翼策应，任务是：歼灭沈家岭守敌，拿下沈家岭，保障军的二梯队直插兰州西关，控制黄河铁桥，切断敌人退路，配合兄弟部队消灭市区守敌，解放兰州城。师首长叮嘱我们说：“攻占沈家岭，这是一场硬仗，一定要砸开敌人这把锁。敌人工事坚固，而且必将拼死顽抗，我们要勇猛顽强，不怕牺牲，压倒敌人。关键是战前要充分准备，切不可轻敌。”

我们回到团部，连夜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我团的作战部署是：二营为团的突击队，从沈家岭正面突破，攻占主峰；一营在二营左翼，从敌人的侧翼助攻；三营为团的二梯队，在一二营突破敌人一、二道战壕后，主攻敌人的纵深阵地，把红旗插上沈家岭。会后，各营连层层动员，全团斗志昂扬，求战情绪高，请战书、决心书不断送到团部。

根据二十一日初战不利情况，野司于二十二日早指示：推迟总攻开始时间，克服轻敌思想，充分做好攻坚和打反突击的准备。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副团长段忠完，带上各营干部详看了地形，部署了各营连战斗任务和战术动作分工，规定各个炮兵各阶段的射

击任务：各连召开座谈会，充分发扬军事民主，讨论进攻中战术动作。二十三日、二十四日阴雨。战士们不顾敌人的炮火轰击，冒着湿冷的秋雨，把一道道战壕一直挖到敌前沿阵地附近。炮兵利用夜暗，把十门山炮隐蔽地推进到距敌碉堡只有三百米到五百米处，瞄准了敌人的主要火力点。最艰苦的是突击营的干部战士，他们蜷曲在对壕的猫耳洞内已经三昼夜了。饭送不上去，就嚼洋芋，嚼小豆，喝雨水，双脚泡在泥水里，浑身都湿透了。但大家情绪高涨，扯下衣服布，擦拭武器弹药上的泥污。我们的突击团如同箭在弦上，只等一声令下，射向沈家岭。

### 激战沈家岭

八月二十五日拂晓，我军向兰州守敌发起总攻。

在团指挥所里，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得到很好休息的王团长手握电话，一声令下，三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配属我团的十门山炮，两门重迫击炮，五十二门八二迫击炮一齐发射。顿时，沈家岭上火光闪闪，硝烟滚滚，弹片横飞。随着强劲有力的冲锋号声，二营的战士跃出了战壕。冲在最前面的是手举红旗的尖刀排。年仅十八岁的排长曹天和，象一只小老虎，敏捷地越过一丈多宽的外壕，飞快地突破敌人第一道战壕，接着，一营一、二连突击排又接连撕开几个缺口，战斗进展很快，不到半小时，敌人前沿的数十座碉堡被摧毁，大部分火力点成了哑巴，第一道战壕已完全被我控制，突击队的红旗插上了敌人阵地。

敌人见失去了前沿阵地，立即驱赶士兵从第二道战壕里猛扑过来，岭上的炮火也一齐向我突击部队扫射轰击。王团长立即命令我炮兵进行拦阻还击，一颗颗炮弹飞向密集的敌群，敌人死的

死，伤的伤，狼狈溃退了。我突击部队端起刺刀跟踪追击，逼近了敌人的第二道战壕。

敌人的第二道战壕，像一条长蛇，蜿蜒地横卧在沈家岭中部的人工绝壁之上。当我突击队越过外壕时，一个原来没有被发现的敌机枪暗堡，突然从葫芦形的弯曲部猛烈开火，排长曹天和中弹负伤，十几名战士伤亡，突击队前进受阻，匍匐在外壕边上。正在这紧急关头，身负重伤的二连连长李应毅同志，挣扎着向敌堡投出了手榴弹，并乘爆炸的硝烟，冲上前去，用身体堵住敌人的枪眼。在这一瞬间，突击队猛冲上去，炸毁了暗堡，而我们的英雄连长李应毅同志却壮烈地牺牲了。四连十九岁的司号员孙明忠，在连排干部全部伤亡的情况下，举起了连长的驳壳枪，吹着冲锋号，带领十几名战士，突入了敌人的第二道战壕。子弹和手榴弹打光了，他又数次钻进敌人的碉堡，取来枪弹，和战友们一起，把反扑的敌人消灭在阵地前。

敌人的第二道战壕又丢掉了，守敌五六九团已被我打得晕头转向。上午八时左右，敌人又调来一个多营的兵力增援，我突击营前进再次受阻，敌我相持在沈家岭葫芦形的腰部，敌人居高临下，二营教导员田有胜、一营副营长杨富荣同志在军事指挥员负伤情况下，勇敢负起指挥部队的任务，并冲在前面亲自投弹打击敌人。顽固的敌人以整营整团的兵力进行反扑，只见满山遍野的敌人有的端着枪，有的挥舞着马刀，吼叫着向我阵地冲来。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王团长及时下令三营投入战斗，粉碎了敌人多次反扑，于下午二时左右，拿下了沈家岭的核心碉堡，控制了敌人的主阵地。敌人退到沈家岭北侧的小高地附近。我突击队的红旗在弹雨硝烟中，飘扬在沈家岭的制高点上。

## 勇敢顽强的部队

攻占沈家岭主峰之后，团指挥所立即前移到岭上。副团长段忠宪同志战斗中身负重伤，部队经过反复拼搏，伤亡很大，建制已全部打乱，全团能参加战斗的只剩下二百七十多人，弹药也剩下不多了。敌人乘我军在岭上立足未稳，很快集结了一个多营的兵力，向岭上扑来。我军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准确射击，打得敌人纷纷倒地，一次又一次地溃退下去。

战斗在残酷地进行着。我方的伤亡越来越多，弹药越来越少，团指挥所里也只剩下参谋、司号员、警卫员总共十来个人。忽然，一股敌人从沈家岭侧后向指挥所悄悄摸来，我叫参谋长许彬立即指挥部队占领有利地形，对付敌人的偷袭。这时，师部来了电话。我拿起话筒，听到高政委高声地说：“三十一团打得好，真顽强！再坚持一下，英雄的三十团增援你们，马上就到了！”电话刚讲完，我回头一看，三十团团长武志升、副团长李友益同志已带着先头部队上来了。我迎上去，向他们简要地介绍情况后，他立即命令部队跑步登岭。刚进入阵地，敌人约一个团，又一次集团冲锋也逼近了岭顶，当即遭到了迎头痛击，丢下数百具尸体，溃退下去。王学礼同志兴奋地指挥部队追击敌人。突然一发炮弹落在他的身边。当我闻讯急忙赶到他身边时，看见他倒在血泊中，躺在山梁上，已经牺牲了。

下午五六点钟，沈家岭上枪声逐渐停息。黄昏之后，兰州外围守敌全线溃退。我二兵团封锁了黄河铁桥和黄河北岸公路。我三军攻入了兰州西关，十九兵团和二兵团主力，从东面和南面攻入兰州。敌人成了瓮中之鳖。我军进入靖城、华林山，追歼逃敌。



## 夺取沈家岭主峰阵地

田有胜

在兰州战役中，我在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二营任教导员。八月二十一日，师指挥部命令我们三十一团担任主攻沈家岭的任务，团命令我营为主攻营。接到命令后，全营指战员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时，通信员报告说，团指挥所通知我和营长霍奎中、团参谋长许彬同志到师指挥部受领任务。

我们来到了师指挥部，首长向我们传达了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兰州战役是解放西北的最后一个硬仗。要把所有能用的人力、武器都用上，坚决打好这一仗，解放兰州城。然后，首长又向我们详细地交待了任务。我们听了首长的指示后，很受鼓舞，勇气和决心都很大。立即向师首长庄严地表示：我们坚决打好这一仗，拼命也要拿下沈家岭，哪怕最后只剩几个人，也要与敌人血战到底。

受领任务后，我们很快赶回营指挥所，立即召开了营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彭德怀司令员的重要指示，研究布置了任务，确定了出发时间。会议开完后，各连分头准备去了。

于当天晚上十二时，我们带领全营部队向经始的冲击出发地域前进。天空漆黑一团，对面看不见人脸，大雨唰唰的下个不停，地面上一坑水一坑泥的，象抹了一层油似的泥泞难走。部队冒着雨在黑暗中敏捷、静肃地行进，不时可以听到战士的脚步声。大约在夜间一点多钟，我们接近到距敌人八十多米的险要地段。

这时，敌人发现我们。“哒哒哒！……”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敌人用机枪向我们扫射了。我们立即命令部队“卧倒，匍匐前进！”这时敌人的射击更加猛烈了。敌人的明碉暗堡喷射出的火舌，密集的子弹呼啸着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去，同志们全然不顾，继续迅速地匍匐前进。到达预定地域后，部队以三至五步远的距离散开构筑工事。战士们冒着雨点般的子弹，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发扬吃苦耐劳和连续作战的精神，争分夺秒地抢修工事。铁锹碰着石块，当当作响，不时地迸出火星。战士们手被震裂了虎口，磨出了血泡，也毫不在乎。大家汗流浃背，紧张地战斗着。部队很快的挖好了散兵壕，在拂晓前四个连队全部进入了工事。

天亮后，敌人发现我们构筑了工事，就用轻重机枪向我们的阵地疯狂地扫射，妄图摧毁我们的工事。阵地上枪声哒哒，弹如雨下，工事被打坏了，我们英勇的战士就冲上去，挥舞铁锹很快地抢修好，再打坏了，我们再修好……。

这时，团指挥所通知我们：暂不攻击，进行教育和准备，要消除麻痹轻敌思想，坚持在阵地上练兵。

按照通知精神，我们在阵地上对部队进行政治动员。向部队传达了上级的重要指示，号召部队发扬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克服麻痹轻敌思想，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教育部队认识到，马家军由于长期受上层军官的欺骗宣传，和历史上遗留下的民族隔阂，对我军非常仇视，经常进犯我陕甘宁边区，当年曾堵截和追杀过我红西路军，残杀我红军战士。经过动员和教育，全营干部战士义愤填膺，情绪十分高涨，纷纷表示决心，坚决打好这一仗。干部和党员表示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领部队完成战斗任务。老战士纷纷争当突击手，新战士争

取立功。许多团员和青年请求组织在战斗中考验自己，争取火线入党入团。另外，我们还开展军事民主，召开“诸葛亮”会，认真总结经验，研究战斗的具体打法。我们除认真做好攻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外，还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反击和偷袭。

敌人为了摧毁我们的工事，破坏我们的前沿阵地，利用黄昏和拂晓前，向我们的阵地实施冲击和偷袭。每当敌人攻到我们的阵地前面，我们就勇敢、迅速地把敌人打回去。

第一天的下午，太阳快要落山了，部队正在开晚饭，敌人突然向我阵地打炮，接着许多敌人就冲过来了。我们立即放下碗筷，迅速拿起武器组织反击。副营长李逢瑞同志端起冲锋枪，大吼一声：“同志们，跟我来，把敌人赶回去！”就带领部队英勇反击，一下子冲杀，打得敌人屁滚尿流，抱头鼠窜，很快就龟缩到工事里去了。这时，躲在工事里的敌人向我们射击。李逢瑞同志一面命令部队向后撤，一面用冲锋枪向敌人射击掩护部队。就在部队撤退时，我们英雄的副营长李逢瑞同志不幸中弹负了重伤。我们把副营长抬回阵地，他脸色苍白，胸部流着鲜血，喃喃地说：“同志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敌人，坚决完成战斗任务。”大家望着副营长，心中悲愤交加，湿润的眼睛迸射出复仇的火焰，一致表示：一定要为副营长报仇，狠狠地消灭敌人，坚决完成夺取沈家岭的任务。

第二天的早晨，东方刚刚发亮，部队正在工事里休息，一股敌人悄悄地从右翼偷袭过来。哨兵发现后，立即向我们报告。我们命令大连很快组织反击。大连排长王立功同志立即带领全连冲向敌人，一排子手榴弹炸得敌人焦头烂额，一下子扫射，打得敌人丢魂落魄，狼狈逃窜。一直把敌人赶下外壕。

在反击敌人偷袭的同时，我们也组织少量部队，由得力干部

带领去袭扰敌人，疲惫敌人，瓦解散人。有时候，我们的部队绕到敌人的侧面，打一阵子，就停下来向敌人喊话：“回族弟兄们，兰州城就要解放了，快放下武器投降吧，我军宽待俘虏……”。我们搞得敌人昼夜不得休息，心神不定，疲惫不堪。

按照上级的指示，我们在阵地工事里坚持了三天。当时，老天爷好象与我们作对，天空黑云密布，阴雨下个不停，工事里泥泞潮湿。战士们浑身是泥水，个个象泥人。我们吃的是后方送来的山药蛋煮扁豆。有时因为敌人封锁，饭送不上来，一天只吃一顿饭。我们就动员部队克服困难，坚持下去。虽然阵地上的生活艰苦，处境困难，但干部、战士的士气很高，斗志非常旺盛。

八月二十五日拂晓，天空升起了三发红色信号弹，我军发起了全线总攻。在我营的阵地上，战士们用山炮直射敌人的地堡，一发发炮弹，把敌人的一一个个土乌龟壳炸得粉碎。敌人的正面工事很快就被摧毁了。这时，五连从正面主攻，四连和六连从左右两翼，向敌人的阵地发起猛烈的冲锋。敌人的轻重机枪喷着火舌，子弹象雨点一样，阵地上顿时硝烟弥漫，如电闪雷鸣。我们英雄的战士在敌炮火下时而飞奔，时而卧倒匍匐前进。当部队冲到离敌阵地十多公尺时，营长霍奎中、副教导员马时友同志负了重伤。当我看到霍营长和马副教导员倒下后，仇恨的怒火燃烧着胸膛。我高喊：“同志们，冲啊！杀啊！为营长报仇……”我带领部队继续奋勇冲杀。部队听说营长和副教导员负伤了，个个咬牙切齿，心中燃起复仇的怒火，都把生死置之度外，如疾风、似闪电冲向敌人阵地。战士们把成捆的手榴弹、手雷和炸药包投入敌人的外壕，炸得敌人粉身碎骨，血流遍地。指战员们用冲锋枪、步枪、刺刀狠狠地杀向敌人。在太阳刚刚露出山头时，我们就占领了敌人的外壕。然后，向敌人的纵深发展，经过五、六次冲杀和

争夺，我们首次占领了敌人的主峰阵地。我和通信员进入敌人的碉堡，里边敌人刚刚切好的西瓜还未顾上吃，电台、电话机和机枪都架得好好地。我告诉通信员：“命令部队改造工事，准备打击敌人的反冲击。”部队很快占领了阵地，迅速地改造工事。工事刚刚改造好，山坡上许多马匪兵，光着膀子，穿着裤头，背着枪，端着明光闪闪的刺刀，嚎叫着向山顶上冲来。我们很快组织部队英勇反击。当时我们已占领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战士们用手榴弹和机枪大量地杀伤敌人。敌人冲上来，我们把敌人打下去，再冲上来，我们再把敌人打下去。敌人的先头部队经过几次冲击，死伤惨重，横尸遍野，被我们赶下山去。这时，敌人的第二梯队以数倍于我的兵力，如洪水猛兽从两侧迂回冲上来了。我们与敌人展开了激烈地拼搏，经过一阵厮杀，由于敌我兵力悬殊太大，我们主动放弃主峰阵地，暂时撤回到已占领的敌人第一道外壕。

部队撤下后，我们很快清理部队，组织突击队，重新编好战斗队形，进行了简短的政治动员后，在军部炮兵的火力支援下，与友邻部队密切配合，向敌人的主峰阵地发起了第二次猛烈地冲击。经过六、七次的激烈争夺，我们第二次占领了主峰阵地，把敌人压下山去。部队到了主峰阵地后，刚刚占领了工事，敌人又调集了大量的部队向山头实施反冲击。这时，我看到漫山遍野、密密麻麻的马匪兵又冲上来了，我又组织部队英勇反击。许多同志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甩光了，就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有的同志腿被敌人刺伤了，鲜血直流，也毫不退缩，继续顽强地与敌人搏斗。有的同志被敌人砍断了一肢胳膊，仍忍着剧烈的疼痛，用另一只手与敌人格斗。有的同志牺牲了，手里还握着带血的刺刀；有的用手卡住敌人的脖子，与敌人一起倒在血泊里。战斗到

的十多分钟，我的左臂也负伤了。这时我命令部队又撤了下来。

部队撤下来后，我看三个连队伤亡很大，已不成建制，不能再继续组织长距离的冲击，就指定四连排长曹天和、五连排长苗兴武、六连排长王立功同志，分别组织各连剩下的人员，转入逐段争夺交通壕的战斗。

从敌人的第一道外壕到主峰阵地，有六、七条约五百米长的蛇腹形交通壕。如果能一节节的夺取交通壕，步步逼近，也能夺取敌人的主峰阵地。

我把剩下来的部队组成几个战斗小组，分别跃入敌人的交通壕内，与敌人展开了激烈地逐壕争夺战。我们用手榴弹炸得敌人焦头烂额，节节败退。但是，敌人是非常顽固的，他们依仗兵力多、地形熟，进行垂死挣扎，负隅顽抗。我们每夺取一节交通壕，往往都要与敌人反复争夺好几次。有时为了夺取一节交通壕，我们的战士就从交通壕跃到地面，悄悄迂回到敌人的背后，突然卡断敌人的退路，前后夹攻，消灭敌人。有时在双方僵持的情况下，同志们就用铁锹将交通壕挖到敌人的背后去，堵住敌人消灭之。六连排长王立功带领全连十几个人，与敌人拼命地争夺交通壕。他们用手榴弹投向敌人，逐节夺取交通壕，正打得顺手，手榴弹打光了，他就躲在交通壕的转弯处，当敌人冲过来时，就一个箭步冲上去，夺过敌人的冲锋枪，向敌人猛烈地射击，打得敌人东倒西歪。子弹打光了，他就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端起刺刀冲向敌人，与敌人拼刺刀。一个个敌人在他的刺刀下惨叫着倒下去了。当他正与敌人英勇拼搏的时候，突然，一颗罪恶的子弹从他的面部穿了进去，他负了重伤。这时，我看到战斗在另一条交通壕里的五连排长苗兴武同志，他的手榴弹和子弹打光了，就拿起六〇炮弹、炸药包和飞雷（土制炸药包）

等，投向敌人，炸得敌人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四连排长曹天和，一边战斗，一边高喊：“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杀啊！”战士们在强有力的宣传鼓动下，英勇顽强，越战越勇。

当我们战斗到中午的时候，因指挥所看我营的伤亡太大，命令我营撤出阵地。我们向指挥所表示：坚决不下火线，哪怕只剩几个人，也要与敌人拼到底。我营一直战斗到下午三点多钟，在友邻部队的密切配合下，一节节的夺取了交通壕，最后终于胜利地占领了敌人的主峰阵地。这时，我头部又负了重伤，担架队把我抬下了火线。

兰州战役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九日开始，至八月二十六日胜利结束。兰州战役结束后，我们军在兰州召开了庆功会，上级为了表彰我们，野司授予我团“勇猛顽强”的光荣称号，给我营记了功，我个人也荣立大功一次。

(学以致用)

## 血战沈家岭

冯有才

兰州战役是西北战场最大的一次攻坚战，而抢占沈家岭又是兰州战役最艰巨、最残酷的战斗之一。

每当我望着雄伟耸立着的沈家岭，我的心里面便有说不出的激动，脑海中便清晰地浮现出一个一个壮烈的战斗场面，一个一个英雄的刚毅面孔。在我们走过的路上，每一步都留下了英雄们、烈士们的血迹。当年沈家岭战斗的英雄们、烈士们，你们在兰州解放的战役中，在西北解放的战史上，谱写了红光闪闪的一頁，在人民的心目中永不磨灭。

继扶眉战役之后，我军又解放了平凉、天水，结束了陇东战役。部队稍事休整，便顶着炎炎的烈日，千里追击，翻山越岭，直指兰州，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九日进占兰州以南四十里的阿干镇，与敌人接上了火。

在阿干镇，我们三十二团接到师部命令，担任四军前卫，扫清外围，向沈家岭、狗娃山方向前进。

我们团从阿干镇南面上山，沿着山梁前进，在距沈家岭四、五里的一个小山头上，发现敌人一个哨所，约一排人，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二营五连包抄过去。敌人也已发现我们，立刻向沈家岭方

向逃跑。五连在后面猛追，敌人在前面拼命跑。三十多个敌人一窝蜂地跑回了沈家岭。

当天，我们攻占敌人第一道堑壕，拿下沈家岭前的山头。部队压向前沿，我们和敌人眼睛盯眼睛，开始修筑工事。

沈家岭是位于兰州正南的一道险要屏障，东接皋兰山，西连狗娃山，山势陡峭，正面是狭窄的簸箕形，兵力很难展开。

敌人利用沈家岭的自然屏障，把山坡削成几条两三丈高的绝壁，从山腰到山顶共有三条。绝壁上挖有堑壕，堑壕前布有铁丝网和埋设着大量地雷。每隔二、三十米就有明碉和暗堡，与堑壕和交通壕相连。山顶前沿是一道堑壕，堑壕后几十米有一个钢筋水泥的大碉堡，有交通壕和周围地堡连接。大碉堡后面有一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叫沈家村，村前只有孤伶伶的一棵大树。沈家岭守敌的指挥所就设在小村子里。沈家岭后是华林山，顺华林山下去，就进了兰州市。敌一二九军军部就设在华林山的花寨子。妄图固守兰州的马匪军决不会放弃沈家岭阵地。

八月二十一日，我军向兰州守敌发起试探性攻击。我团一营主攻沈家岭，二营配合兄弟部队攻击狗娃山，三营做预备队。

“轰！轰……”我强大的炮火，使沈家岭淹没在火海之中。排排炮弹呼啸着飞向沈家岭，打得山上山下硝烟滚滚，响声震天。在炮火和轻重机枪的掩护下，一营冲上山坡，与敌人短兵相接。山坡上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浓烟，呼啸的子弹飞叫着、蹦跳着。面对着居高临下的守敌，一营打得非常艰苦。敌人激烈的枪声不停地狂叫着，集束手榴弹雨点似的从山上甩下来。经过激烈的战斗，一营攻占敌人半山上的一道堑壕。

一个钟头后，枪声稀落下来。突然，敌人的山炮、野炮到处乱轰，轻重机枪、步枪，一齐扫射过来。我正在团指挥阵地上观

察，“嗖——”地一声，一颗炮弹落在身边。警卫员蔡春明同志一把把我推倒，又紧紧地把我抱住。幸亏，这颗炮弹没有爆炸。山上密密麻麻的敌人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嚎叫着拥挤着凶猛地向一营反扑。当敌人冲到跟前时，战士们端起刺刀跳出堑壕，与敌人拼刺刀，拼马刀。战士们激昂的喊杀声，敌人尖厉的嚎叫声，刺刀、马刀的撞击声响成一片。一营是在极其不利的地形下作战的，伤亡较大。敌人以几十具尸体的代价夺回了失去的堑壕。

汹涌着的敌群不断增加，向团指挥阵地卷来，眼看就要冲到团指挥所了。我迅速组织火力支援一营。战士们奋勇争先，浴血厮杀，向涌过来的敌人扫射、投弹、突刺、砍杀。终于，敌人在我团指挥所阵地前丢下了他们横七竖八的尸体，溃退了下去。

在沈家岭左翼、狗娃山方向的我团二营阵地上，炊事班刚把午饭送到阵地，战士们正准备吃饭，有百十来个敌人，手里提着马刀，腰里插着手榴弹，一下子从山上扑下来。同志们饭也顾不上吃，马上拿起枪来。这时，正好团政委李庆寿同志来到二营阵地上，立即组织五连反击。五连长贾保存提着手枪高呼：“同志们，跟我上！”一家伙冲上去，把敌人赶了回去。

我团各个阵地都遭到敌人多次反扑。我们接到八月二十五日拂晓总攻的命令。

为了作好总攻前的准备工作，坚决完成攻坚任务。我们团召开了党委会和连以上干部会议，认真检查了八月二十一日的经验教训。在干部会议上，我和政委李庆寿都讲了话。我说我们三十

二团，从解放战争以来，从没有打过窝囊仗，这一仗也一定要打好。战斗是艰巨的，我们要准备啃骨头，拼刺刀。会上党委提出：“拿下沈家岭，切断黄河桥，全歼马匪军”的战斗口号。

会后，各营各连进行了思想动员。营、连、排、班、战士，纷纷写保证书、决心书。党员提出：“向党交最后一次党费”的口号，未入党的同志提出“争取在火线上立功入党”的口号。每个人都表示，要通过自己和同志们的勇敢战斗，打垮马匪，解放兰州，解放大西北。团部通信员秦有贵坚决要求到连队参加战斗，他说：“我牺牲了，只要英雄碑上有我的名字就行，只要毛主席知道就行”。经过积年累月战火硝烟的考验，刹那间在每一个战士身上迸发出灿烂夺目的火花。这时蕴藏在战士们心中的是激越高亢的旋律，每一个人都摆脱了个人生死的考虑，喷薄着英勇献身的一颗忠贞的心。

雨渐渐沥沥地下着，入夜雨下得更紧。战士们蹲在隐蔽、休息用的猫耳洞里。有人被雨水泡塌的猫耳洞压住了，大家便努力用手挖开泥土，把人拖出来。被压的人满脸泥土，双眼呆滞，差不多喘不出气来了。有个班挖的猫耳洞较深，里面又拐了个弯，夜里睡觉时堵方，全部埋在里面，发现这种情况，我们立即组织大检查，规定猫耳洞不能挖得太深，特别是绝对不能拐弯。

粮秣确实是一个暂时不好解决的问题。后方道路不畅通，一时运不上来，当地老乡都跑光了，无法买到粮食。我军云集兰州的部队有十八万之多，天天都要吃饭。开始吃苞谷，吃麦粒，后来连周围地里的野菜都吃光了。八月的兰州，地里的山药蛋还没有完全成熟。敌人的炮弹打进地里，把山药蛋打得翻出来，有些战士就捡出来吃（战后都付了钱）。连日以来，行军、打仗、日晒、雨淋，大多数同志一连几天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吃上一餐饱

饭。尽管如此，但部队的情绪是高涨的，斗志是旺盛的，信心是十足的。

二十四日下午，师部决定，总攻时我们团从沈家岭与狗娃山之间的沟里攻击沈家岭。我团原来正面攻击的任务交给三十一团、三十三团。我们把狗娃山方向的二营抽回来，二营的阵地交给十师。

我和副团长马克忠同志带着营连干部来到面对沈家岭和狗娃山之间山沟的前沿阵地。面对六、七百米外的山沟，象历次战斗那样，让大伙儿熟悉地形，研究作战方案。

天刚擦黑，我又和马克忠同志带着各营营长、突击连连长、突击排排长钻进沟里，又一次详细摸了地形，回来摆沙盘，进一步仔细研究了战斗部署。我们给工兵连下达任务，让他们在前半夜把沟里疏通一下，以便部队行动。

党委决定，由二营和三营担任主攻，一营前几天伤亡较大，做预备队。三营担任全团突击营。由副团长兼三营营长马克忠带领深入沟的北头，战斗打响后，从侧背直插主峰。二营在沟南头，从侧翼攻击的三营尖刀连为八连，二营尖刀连为五连。我们把全团所有的美制司登式冲锋枪集中起来，配备给尖刀连和突击营。各连都组织了爆破组，随时准备炸毁敌人碉堡。部队全部轻装，每人只带武器弹药和八个手榴弹。尽量找一些老乡上房用的梯子带上，用来强登绝壁。我们命令部队进到沟里，不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发出任何响声，不许有半点火光。由参谋长刘占荣同志带着三个营的三个机炮连和团迫击炮连，共十二门迫击炮和十二挺重机枪，掩护攻击部队。

到处是一派战前严肃、紧张的热烈气氛：有的在扎绑腿；有的在捆炸药包；有的在搬手榴弹……

部队在隐蔽的山沟里集结，静静地在等候着出击的命令。

### 三

午夜已过，开始行动。

天黑漆漆的，没有月亮，没有星光。近千人的队伍，披着沉沉夜色，一个紧跟一个隐没在夜暗中。我随二营出发，部队循着山沟行进。三营在前，二营在后。凉风飕飕，战士们忍受着夜半寒气的侵袭，疾速的行进着。沟窄得很，没有道路，山顶和山腰全是敌人。进到沟里，为了不出响动，大家手爬脚蹬，向上摸索。四周没有一丝亮光，战斗前惯有的沉寂气氛笼罩着山沟。我看了一下表，离总攻时间只剩下二十分钟了。

突然，迸发出一阵剧烈的手榴弹爆炸声，接着枪声大作，子弹和集束手榴弹倾泻下来。敌人密集的大网，划破了夜空。显然，敌人已发现我们。面对这种非常情况，谁都明白，如果继续窝在沟底，部队就会陷入险境。这时，任何命令都来不及下。战士们早已沿着陡峭的山坡风驰电掣般地冲了上去。大家一涌而上，迅速地攻到第一道绝壁前，架起梯子就上，梯子不够，就踩着战友的肩膀上。天黑得什么也看不清，只听爆炸声，呐喊声，拼杀声响成一片。敌人越来越多，疯狂地向我们汹涌卷来。战士们高喊着冲上去。冲在前面的受伤了，倒下了，后面的继续冲上去，又受伤了，又倒下了，再冲上去。战士们扑进敌群中，左冲右突，刀劈枪刺。为了夺取胜利，每一个人都在拼死争夺。

南侧敌人一个地堡里，机枪疯狂地吐着火舌，对二营威胁很大。“立即派人把它炸掉”，我对二营营长宋锦花说。派去的第一个爆破手冲到墙边，倒下了；第二个跟着冲上去，炸开了地堡，

也倒下了。敌人的机枪还在吐着火舌，二营教导员张成威眼看部队被压在山坳里，顿时怒火胸中烧，高声对身旁的机枪手喊道：“跟我上。”他一马当先，闪电般地冲上去跳进敌人的堑壕里，他把手一扬，“轰轰”两声，两枚手榴弹把敌人的机枪炸哑了。最后在和敌人短兵搏斗中，他英勇牺牲了！蜂拥而来的敌人，把我和警卫员蔡春明、二营营长宋棉花、四连连长宋冬生等几个人压下山腰。正在危急的时候，从军教导营回来的一批干部正好上来，才把敌人打退。我们抓到了一个俘虏。据这个俘虏说，敌八十二军的三个团夜黑上山换班，我们正好与这三个团遭遇。

二营尖刀五连，几经挫折打到沈家岭最高峰，上面的敌人举着马刀向他们涌来。他们扔出一排手榴弹，就势冲进烟海，手提司登式冲锋枪，猛烈扫射。刹时，敌人乱成一团，狼狈地缩了回去。五连占领了敌人一段堑壕。

一部分敌人从交通壕绕到五连背后，把五连与大部队隔开。五连弹药已经不多了，有的只有一个手榴弹，有的只有十几发子弹，有的什么也没有了。五连连长贾保存卷起袖子，抓过一支带刺刀的步枪，使劲高喊：“把敌人打下去！同志们，向敌人指挥所冲啊！”几十名战士冲了上去。大家扔出了最后的手榴弹，用刺刀向敌人胸膛插去，用枪托向敌人脑袋砸去。一个马匪举起马刀，从背后照贾保存头上砍去。贾保存一闪，马刀擦着胳膊砍下去。贾保存急转身，跨上一步，大吼一声：“杀——”向敌人猛扑过去，奋起一个突刺，这个匪徒应声倒地。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了贾保存的腿，他感到腿好象被榔头敲了一下，跌倒在地，从山头滚了下来。连部通讯员侯友，冒着炮火把他背下战场。

正当二营在南面和敌人激战时，副团长马克忠和三营教导员李靖民带着战士从北端迅速运动，突上敌人阵地，同敌人展开了

激战。尖刀八连也插入了敌阵地，战斗越来越激烈。马克忠对李靖民说：“老李，我上去看看！”李靖民对他说，“前面情况还不清楚，等通讯员回来搞清情况后再去。”马副团长一边动作敏捷地向绝壁上爬，一边说：“不能等，我得上去看看。”他带着警卫员和一个参谋，一上到绝壁上，就踩响了地雷。敌人非常狠毒，每一个地雷两边都拴着八二迫击炮弹，地雷一炸，炮弹跟着爆炸。马克忠和警卫员、参谋三人一起壮烈牺牲了！

马克忠是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山西人。年龄三十出头，平时言语不多，但眉宇间蕴藏着一股刚毅的气概，遇事不慌不忙。战斗中沉着勇敢，不怕牺牲，总是自告奋勇带突击队。副团长的牺牲，更激起了三营指战员的无比仇恨。全营同志冲上山去，从敌人尸体上解下手榴弹塞进敌堡，冲进堑壕里与敌人搏斗，杀得敌人尸横满山。

天色已明，我们已经占领了敌人山梁上的部分工事，并且站住了阵脚。这时，陷入灭顶之灾的敌人拼命进行最后的挣扎。盘踞在山头上的敌人，集中火力向我们狂轰乱扫。敌人不断从大碉堡两侧包抄上来。同志们抱定一个决心：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在沈家岭上站住脚！

敌人疯狂反扑。一次、二次、三次……每次约一排人或一连人，有时达一营人。一个个光着膀子，举着马刀，腰里插着一排手榴弹，嘴里嗷嗷直叫，似恶狼一样地一群跟着一群扑过来。一排手榴弹倾泻下去，一大批敌人倒下去，又一大批涌上来。面对疯狂的敌人，同志们毫无惧色，浑身是胆。五连的一位机枪手老

张怒瞪双眼，把帽子往下使劲一拉，大声地说：“马匪，看我砸碎你的脑袋！”他端着机枪猛扣扳机，对准敌群扫射。战士们以坚强的意志和惊人的勇敢，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

反复的争夺战达十次之多，从凌晨一直延续到下午。村前大树被浓烟包围着，看来敌人丝毫也没有放弃沈家岭阵地的迹象。为了挽救垂死的命运，敌人孤注一掷，拼命反抗，不断向沈家岭增加兵力，反扑越来越猛，也越来越频繁。

沈家岭上的鏖战在继续着。敌人虽然精疲力竭，但还是拼命地作垂死挣扎，战斗越打越艰苦、越打越残酷。随着一阵炮火，一群敌人又扑上来。“冲呀——”，“杀——”。我们的战士从黄土中爬起来，把脸上血水一抹，端着打弯的刺刀，瞪着血红的眼睛向残敌扑去。反扑的敌人被打下去了。敌人的尸体越来越多，污血几乎染红了沈家岭。我们的伤亡也在增加，不少同志英勇牺牲了。机枪手老张头歪在枪托上牺牲了，鲜血染红了机枪，两手还紧紧地握住枪托，扣住枪机。他头上、脸上、身上到处是伤，几乎成了一个血人；警卫连指导员刘玉秀被砍了十六刀，浑身血迹斑斑，脸上也有几处刀伤，伤口开着花，鲜红的血向下流淌，直到昏过去，他才倒下；秦有贵身负三处重伤，排长齐乃俊让他下去，他说：“不，擦破点皮算不了啥，不把敌人全部赶下沈家岭不下去。我要活着进兰州城，我要走着进兰州城，我要和你们一起进兰州城。”刚说完，一颗子弹又打中了他的胸部，他倒下了。排长齐乃俊把他从血泊中扶起，他浑身是血，面色苍白，脸上浮起了一丝笑意，断断续续地说：“排……长，消灭……消灭……敌人”。他勉强地用手指着上衣口袋，就闭上了眼睛。排长从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被鲜血染红了的小纸包，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几个字“这是我的党费”。排长含着眼泪，久久凝望着这

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战士。又是一个战友，为了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壮丽的青春。

因部队伤亡很大，我们和敌人相持起来。我们把敌人压过去，敌人把我们压过来。后经军师组织三十一、三十三两个团从正面攻击，军预备队十师的三十团也攻上来了。四面八方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被围困的马匪发起了歼灭性的攻击。我们和兄弟团一起拿下了敌人最后一个碉堡和沈家村敌军指挥所，把敌人全部从沈家岭赶下去。山头上躺满了敌人的尸体和伤兵。同志们齐声高呼：“我们胜利了！”

沈家岭雄伟地耸立着，无数浴血沈家岭的烈士们，英勇顽强、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象巍峨的沈家岭一样，万古长青，永垂不朽！

谁想的如此精中之精！太好了！真又喜上加喜的消息。离不打仗，但这次必须打胜仗，不然，这次又是一个新的惨案。在这样形势下的一次作战，人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军心大振，士气高涨，精神振奋到极点。

## 激战沈家岭

许彬

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我团为师的前卫团，从榆中县之马坡、羊寨等地出发，十九日中午歼灭了阿干镇守敌后，前进到阿干镇以北的皋山。站在皋山顶，兰州城尽收眼底。群山环抱着兰州，黄河象一条玉带偎依在北山脚下，蒋、马匪军在各山上加紧修筑工事，沈家岭满坡帐篷，登山道上各种车辆满载着作战物资，络绎不绝。二十一日中午我兄弟部队攻击受挫后，师首长向我们下达了向沈家岭挺进，拿下沈家岭的命令，我们立即推进到沈家岭南尖角地北侧的高地，作进攻前的准备。

沈家岭座落在兰州城西南十里处，与皋兰山相邻，是兰州城南面的屏障，地形险要。守敌是马步芳第八十二军第一九〇师的五六九团。山峰上敌构筑了多道堑壕和数十个土木质的地堡，各堡之间以交通壕相联结。前沿阵地依托山坡构筑有高低不等的四道绝壁，最高处有两丈多。有两道外壕和铁丝网及地雷区。守敌士兵长期受欺骗宣传，对我有盲目仇恨，并善用马刀，习于短兵相接。全团指战员心里明白，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艰巨的攻坚战。当天下午团领导在尖角地北侧高地召集营以上干部勘察地形、分析敌情、研究初步作战方案，决心首先以对壕作业，推进到敌人眼皮下，进行认真准备，然后发动全面攻击。当夜零时，在夜幕的掩护下，进逼到敌人阵地前沿二百公尺处挖掘工事。敌人冷枪频发，不断施放照明弹，照得整个阵地通明。为了尽快挖

好工事，注意保持静肃，缩小目标，减少伤亡。全团经过五个小时的努力，在天亮时，我们的冲击出发阵地和多道交通壕都联结起来了，出现了一个与敌相对立的阵地群。真像神兵天降一般，对敌人造成了严重威胁和精神上的极大震撼。

八月廿三日团长王学礼、政委张平山在曼湾村的一个窑洞里，主持召开了一次有营长、政治教导员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会上首先分析了地形特点，敌人的防御部署：沈家岭东临皋兰山，山高坡陡，又有较为坚固的工事，有较完整的防御配系，是一个永备工事群。其弱点是沈家岭虽是敌防御的重要阵地，但敌人的工事配系尚未全部完成，且山势低便于我接近，拿下沈家岭，不仅能打击敌人防御的心脏部位，而且便于我控制黄河铁桥切断敌人退路，动摇其军心。我们的部队有一定的攻坚战经验，而且部队中甘肃庆阳地区子弟兵多，他们深受马步芳匪军的欺压，有的还目睹过马匪的暴行，所以对敌人有刻骨的仇恨，阶级觉悟比较高，求战心切。“为解放兰州立功”，“为解放大西北立功”，已成为全团指战员响亮的战斗口号。团党委号召广大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一举歼灭沈家岭守敌。王学礼团长当时曾以坚定的口气说：“马匪军与我们打了多年的交道，是我们的死对头，我们这次要解决它，关键是打好这一仗。我团只要有一人在，就要爬上去沈家岭。”在研究打法时，与会人员认识到：这是一场硬仗，战斗中，要掌握好两个重要环节，一是要攻得上去，要不怕伤亡；二是攻击中要随时注意防止敌人反扑。由于地形狭窄，进攻正面受限制，应使用多梯队队形，使用砸钉子战术，要充分发挥火力和炸药的作用，既要善于择时机猛打猛冲，又要稳扎稳打，前进一步巩固一步，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连续反扑。军山炮营二连连长乔志刚介绍了四门山炮直

接瞄准破坏射击的目标和支援各营战斗的方法，更加增强了大家完成任务的信心。会上还研究了火力组织、通过绝壁、破坏敌铁丝网、排除地雷的具体办法。会后各级进行了深入的动员，营、连召开了党委会、支部会、军人大会，传达了上级的作战计划和我们的打法，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广泛听取下级干部和战士们的意见，并开展了表决心、订歼敌计划、立战功等活动，部队的战斗积极性很高，胜利信心很足。

二十五日四时，总攻就要开始了。兰州城还在熟睡中，东方刚露出鱼肚白。指挥所里一片沉静。团长、政委来回踱步，时钟每走一秒钟，都显得是那样沉重。前沿堑壕内却是另一种气氛，战士们正在吃饭，吃的是煮洋芋拌少许面粉。一个个憨厚黝黑的脸庞上显露出坚毅沉着的神情，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突然，沈家岭西南侧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我看了一眼表，总攻时间未到，是兄弟部队提前发起了攻击，敌人的反扑凶猛，我军进攻受挫，情况十分危急，看来处境对我军不利。为了防止严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我团被迫提前发起攻击。天还未亮，目标看不见，只有采用偷袭后转强攻的办法。五时正，我一营二连、二营的六连、五连从左至右，按预定计划跳出堑壕，悄悄接近敌人，摸到敌外壕外沿，用炸药包将敌外壕边沿炸塌，用准备好的梯子，架到外壕内壁上，战士们迅速登上去，向敌人第一道堑壕冲击。敌人各种火器向我猛烈射击，子弹在战士们的头上飞啸，敌人扔下的手榴弹在我们队形中爆炸，有的战士将正在冒烟的手榴弹用脚踢开，有的拾起来又扔到敌人的阵地上去，战斗是很激烈的。

天亮时，敌人全部进入了阵地。在六连的突破口上，按照团的规定，发出了向敌总攻的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的炮火准备开

始了，山炮、迫击炮、轻重机枪火力猛烈地向敌人射击。二营方向在突击营长霍奎忠同志的指挥下，向敌人猛烈攻击，攻入了敌人的第二道堑壕。冲在最前头的是：六连突击排长王立功，五连一排副排长曹天和。过了一会，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向我开始了反扑。仅六连正面就有敌人百余名，他们手持马刀，向我冲来。战士们沉着迎战，用轻机枪、司登式冲锋枪，向敌猛烈扫射，用手榴弹投向敌群，特别是“土手雷”（手榴弹上绑上炸药）发挥了很大作用。二营六连副班长王从兴同志投掷得最远，也投得最多。六连副班长刘忠孝同志带领战士们，用刺刀与反扑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毙伤了大量敌人，击退了敌人的反扑，巩固了我们已占领的阵地。与此同时，一营在副营长杨福荣的指挥下，排除了地雷，破坏了敌人的铁丝网，用架人梯和撑杆上墙的办法，攻入了敌人的第一、二道堑壕。八时许，敌人的炮火又向我猛烈射击，随之敌人以约两个营的兵力向我反扑。我各种火器一齐开火，特别是六〇炮、八二迫击炮弹带炸药，射向敌群，使敌人伤亡惨重。我严阵以待的四连、一连、三连乘敌败退之机，冲了上去，攻占了敌人第三道堑壕。二连在冲击前进中，山峰西侧一个地堡内，敌人的机枪猛烈射击，向前冲击的战士们一个个倒下去。二连连长李应殷心急如焚，两个前去爆破的战士也倒在血泊之中。李连长怒不可遏，他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从牺牲的战士手中拿过炸药包，向敌地堡冲去。在距敌堡数尺处，他的腰部和腿部连负重伤，他强忍伤痛依然向地堡滚去，用尽全力扑在敌人枪眼上。这个年仅二十七岁的共产党员、立过大大小十一次战功的战斗英雄，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十时，我军冲向敌人的核心阵地发起攻击，沈家岭高地前沿中央敌人的一个突出的地堡，喷出了猛烈的火舌，阻止了我部队

的前进。在这紧急情况下，一营三连三排一个十九岁的青年战士（四川人，战后荣立一等功），抱着二十公斤重的炸药包，在我火力掩护下冲了上去，一声巨响，把敌地堡炸开了一个大洞。接着他又扔进去两个手榴弹，扫除了前进的障碍，部队冲了上去，很快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堑壕，冲进了敌人核心阵地，把迎风招展的红旗插上了沈家岭的顶峰。

正当我要一举攻占敌全部阵地时，敌人也在调兵遣将，准备向我发动全面反扑，企图夺回失去的阵地。沈家岭村的南侧、西侧和北面，到处是拥挤混乱的敌群，其后续部队还在向前运动中。团指挥所即令第二梯队（第三营欠九连）跑步上来，迅速展开，投入战斗。果然，敌首先集中炮火向我射击，接着敌人也吹响了冲锋号，在其督战队的逼迫下，约有两个多营的敌人，喊着“天门开了”，“天门开了”，向我冲来。我们的六零炮，八二迫击炮在统一的口令下向敌群开火了，手榴弹也投向了敌人。在烟雾中部分敌人突入了我阵地，战士们端起刺刀迎上前去，同敌人展开肉搏战，敌人的援兵不断插入，战士们与敌经过反复拼杀，反复争夺，山头上硝烟弥漫，尘土飞扬，战斗之激烈，持续时间之长，为过去战斗中所罕见。我们的部队打得英勇顽强，但伤亡不断增加，这时即把预备队第九连和团特务连，也调来投入了战斗。子弹、手榴弹打光了，团政治处组织人员运送来的三千枚手榴弹又打完了，他们就用刺刀和敌人搏。各连的建制也打乱了，连排指挥员牺牲了，班长主动挺身而出担负指挥，班长牺牲了，战士自动站出来指挥。有的连队，虽剩下十来个人，但仍继续和敌人战斗。前沿上人员愈来愈少，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师长郭炳坤在电话里鼓舞我们：“你们打得英勇顽强，要不惜一切牺牲，坚决守住已夺取的阵地”。根据师长的指示，我们也冷静地分析了

情况，认为我们虽然困难，但敌人更加困难，我们立即向同志们发出：“死守已得阵地，绝不后退一步”“坚持战斗就是胜利”的号召，鼓舞了大家的情绪。同时，团指挥所向前移到距我前沿不到百公尺的一个崖边上，命令各级干部都上第一线，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后方的人员也一批批地来到了第一线参加战斗，并号召凡能行动的伤病员都继续参加战斗。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鼓舞了大家的情绪，我们的阵地巩固住了。阵地上只要有一个人发出统一对敌的口令，大家自觉服从和敌人拼杀。

这时曼沟村东沟的匪军约一个营的兵力，偷偷地从侧翼向我接近，直指我团指挥所，妄图动摇我攻击沈家岭的决心，逼我撤退。我们再也没有可供调动的兵力了，我和政委张平山同志，把指挥所的参谋、干事、警卫员、通讯员、司号员组织起来，占领沟畔有利地形，阻击敌人，在我顽强抵抗下敌遗弃了尸体，狼狈溃退了。

下午一时许，军首长及时调来了十师的主力团三十团投入沈家岭战斗。我们这两个团曾多次并肩战斗过，相互都很信任，此时我团的战士们在阵地上，高声欢呼：“三十团来了”，“三十团来了”，部队的情绪更加高涨。

敌人的又一次大反扑被我粉碎了。三时许，敌人约一个多营的兵力，又向我反扑过来，我们的各种火器猛烈地射向敌人。我阵地右翼的一个连队，首先向沈家岭主峰西北侧敌人的一座碉堡，实施冲击，该敌开始后缩，反冲击的敌人，呈动摇之势。我们乘此良机，发出了向敌人总攻的命令。这时军号齐鸣，“冲啊”

“杀啊”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全线人员跳出战壕，一起向敌猛冲过去。敌人开始败退，但仍节节抵抗，继续垂死挣扎。我军一鼓作气，一直冲到沈家岭北侧约一里远的砾石处，攻占了全部沈家

岭，敌人的一个防御主阵地，终于被我突破了。在夕阳下，一双双笑眼闪动着胜利的泪水。人们都很兴奋，兰州城已在我铁拳之下，兰州全城的解放已是指日可待了。但是，在冲击前进中，王学礼团长兴致勃勃地站在西侧一个地堡上，左手提着马刀，右手举着望远镜观察战况时，敌人的炮弹就在四周爆炸。同志们一再催促他赶快隐蔽，他却坚定地说：“这个位置好，便于指挥战斗”。就在这时一颗罪恶的炮弹正好命中在他站着的地堡上，可敬的王团长在爆炸声中倒了下去，鲜血从他的胸部、腿部流了出来，他的脸色很快变黄，向周围的同志们投来了最后的一笑，然后闭上了眼睛。

在争夺沈家岭战斗中，敌先后调用了第一九〇师大部、三五七师的主力和骑兵第八师的一个骑兵团及八十二军军部工兵营等（凡能调用的预备队都使用光了），对我进行了十余次的反扑，但遭到的是一次比一次更惨重的失败，直到敌后备枯竭，再无力进行反扑时，才不得不撤退。晚十时后，马步芳的儿子、八十二军军长马继援离开兰州市北侧庙滩子指挥所，率先向西狼狈逃窜了。

## 断敌退路 巷战歼敌

董仲文

八月二十五日晨，我军向兰州守敌发起了全线总攻，在敌人各防守阵地上激战了一整天，粉碎了马匪军多次反扑。部分敌人虽然还在继续顽抗，但匪军主力部队的实力已消耗殆尽，马匪固守兰州的梦想已经破灭。

枕家岭左面较低的山梁是狗娃山，为马匪一九〇师扼守，阻挡着我军进攻兰州的道路。我三军七师奉命配合四军攻击狗娃山。午夜，当该师十九团登上狗娃山时，发现敌人已经逃走。经向俘虏了解，残敌正向兰州市内溃退，并准备通过黄河铁桥，向河西方向逃窜。

黄河铁桥是通向黄河北岸的唯一交通孔道，也是固守兰州的马匪军的唯一逃路。我军如能迅速控制铁桥，就能彻底消灭残敌，保证战役的全胜。

午夜，静悄悄的，只有暗淡的星光在天空闪烁，微微可以认出山岭上灰白色的小路。我七师部队领导当机立断，立即命令部队向兰州市内进击。

十九团团长坚定的向三营发出命令：“追！压下去！”

部队接到命令后，迅猛的如离弦的箭，一路小跑，飞步下山。在通过第一道大沟时，三副团长气喘吁吁地赶到部队前面，向三营教导员杨文贵说：“黄河铁桥是敌人唯一的退路，要拼命抢占铁桥，把逃跑的敌人卡住，彻底消灭它！”杨文贵应了一声，带

着八连冲在最前面，其他部队在后紧随，向兰州西关猛插。

在接近西关时，发现了敌人。七连迅即占领右侧一座楼房，机枪、步枪一齐开火，猛烈地射向敌人。敌人犹如惊弓之鸟，被这天降的奇兵打懵了。少数顽抗的敌人还在向我射击，多数敌人边打边逃。七连追到西关大街，顺街向前发展，九连登上外城沿黄河向东敞开，八连顺大路扑向黄河铁桥。八连副连长张金生带领着突击排，以三挺轻机枪八支冲锋枪在前开路，炽烈的火力击溃了逃敌，打开了前进的道路。

街两侧零散的敌人仍然不停地向他们射击着。

副连长张金生斩钉截铁地命令部队：“同志们！不要管这些！后续部队会解决他们，我们的任务是抢占铁桥！”

指战员们只有一个心思，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抢占黄河铁桥，截住溃敌退路，彻底消灭敌人！

溃败之敌怎抵挡得住我猛虎般的生力军。部队在敌人中间，杀开了一条血路，直插桥头。

在桥头昏暗的路灯下，丧魂落魄的敌人，正在拥挤混乱中夺路逃生。人、马、驮骡、大车、汽车一窝蜂似的聚集在桥头，象茅坑里的蛆虫一样蠕动着。连长许世奎指挥部队以四挺机枪、三门小炮和八支冲锋枪，集中火力猛烈射击。顿时，桥头为我火力所控制，在密集的火网下，敌人人仰马翻，中弹的汽车冒出浓烟烈火，人马四散奔逃，河边、桥头、桥上混乱成一团。战士何文兴冲上去，抓住了一个还在喊叫“冲呵！杀呵！”的敌军官，缴了他的枪，他乖乖地举起双手当了俘虏。其他敌人扭头就跑。这时，另一股溃敌从八连后面窜过来，指导员朱群立即指挥二排向敌开火，敌人扭头又往城里逃窜。头上负了伤的三班战士韩云升，一面英勇战斗，一面鼓动大家：“同志们，加一把劲，消灭

兰州的敌人，就看这一下！”七班长带领全班，神速占领街道两旁的房屋。

狗娃山到桥头约十五里路。我军从开始追击到巩固桥头阵地，仅仅用了一个半小时。

这时，城内的敌人不断地向桥边涌来，拼命想打开一条退路，但每一次都被我军打了回去。已经涌到桥头的，大部分被我军猛烈的火力击毙，桥头上的死人死马越堆越多了。满载弹药的几辆汽车，勉强开到桥中央，我军集中火力射击，汽车中弹起火，熊熊烈火照亮了夜空。车上的弹药乒乒乓乓响成一片，子弹、炮弹片乱飞，桥上燃成了一片炽烈的火海。

桥头阵地巩固了！

在城墙上掩护八连前进的九连，立即把一面胜利的红旗插在兰州城西北角上。

这时，紧随十九团进入市区的二十一团，也迅猛地追到了西门。四连三排副排长秦自先带领九班走在全国最前面，他提出：哪里敌人多，就往哪里打！全班团结一致勇往直前。他们先后遇到大批敌人，第一次俘虏了四十多个，第二次俘虏了一百多，第三次又俘虏了一百多，就这样他们全班共俘获三百多敌人。他们从西门一直打到十字街口，截断了城内向黄河铁桥逃跑的敌群。前面又是黑黝黝的一大片，街上，院里，楼上都是敌人。楼上的敌人向他们投掷手榴弹，秦自先等六同志负了伤，但谁也不吭一声，坚持堵住了这股企图逃跑的敌人，直到后来我们的大部队赶到，才把这四百多名敌人全部解决了。秦自先他们留下两名重伤员，又随部队继续向前冲去。秦自先看见前面一个大院里有一名敌人跑出来，便喊了一声“右面有敌人！”九班长跑过去堵住门口，梁新贵也跟了过去，两个人在门口一左一右向院里喊话：“弟

兄们，你们是受马匪的压迫，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战士王砍轮也接着喊：“我是在渭河边才解放过来的，赶快缴枪，解放军不杀俘虏！”院里出来一个敌人问着：“当真缴枪不杀？”

“保证不杀！你们院里有多少人？”九班长柴先礼向来人答了话。

来人说：“可多啦！”

柴先礼坚决地命令他：“不管多少，都带出来！”

院里的敌人先送出来三挺机枪，接着一个跟一个往外走。九班长进到院里，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便命令他说：“你给我把队伍整理好！”这人向俘虏喊了声“四路纵队站好”后，队伍不大一会儿便集合好了。把这批俘虏押走后，副连长叫一排接替九班担任突击队，并说：“你们七个人有六个负了伤，让一排接替你们吧！”

战士们齐声回答说：“不要紧还能打，我们才打热了，叫一排留在后面担任下一次的任务吧！”在他们坚持之下，副连长只好同意了。在这次战斗中，他们送了四次俘虏，毫不迟延地转回参加战斗，一直冲在最前面。

天刚拂晓，二十一团二连三排十个同志，押送着二百多名俘虏走向西关时，突然敌骑兵从三面向他们反扑过来。三排长李伦伦端起冲锋枪一梭子扫射出去，把迎头的三、四个打倒，随即命令俘虏贴墙根坐下，并说：“谁要站起来就开枪！”他留一个小组看管俘虏，其余七人对付敌骑兵。他和叶得义两人一个端着轻机枪，一个手持冲锋枪，向敌骑扫射，战士李明金迅速地转压子弹，九班长李雷组织投手榴弹。敌骑还未消灭，又来了二、三十个敌步兵。李伦伦立即喊：“缴枪不杀！”他们十个人有五个负了伤。七班长张喜胜头上挂了花，鲜血流在脸上，排长让他下去包

扎，他还端着机枪向敌射击。他们一连打垮了敌人两次冲击。敌人的火力稀疏了，李伦伦说：“敌人松了！”接着向敌人喊道：“缴枪吧！放下武器就是一家人，我们不杀俘虏。”使四十多个敌人放下了武器。

沿中华路（即现在的张掖路）向东攻击的二十团九连，进至中央广场附近，二排排长赵八维忽然发现敌人骑兵从后面冲来，急命机枪班向敌人开火。这时，走在前面的一、三排听见枪声，知道后边上来了敌人，迅速赶来，一阵手榴弹在敌群里开了花，市街里硝烟弥漫，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敌人一个骑兵营被打得七零八落。接着敌步兵又不知死活地冲了上来，街头上死人死马堆了一层又一层。我军部队手榴弹打完了，便端起明晃晃的刺刀冲了过去，彻底消灭了这股继续顽抗的敌人。在一个小时短兵相接的战斗中，九连指战员人人奋勇，沉着应战，队形丝毫不乱，因而我军伤亡很少，创造了遭遇歼敌战的范例。

在城东，我军部队攻占十里山、豆家山之后，一八七师沿黄河和西兰公路直插兰州城。这时马匪八十二军残部，还有保安团和骑兵乱成一团，一会儿拥向市内，一会儿又卷回野外，象是受了惊的羊群，到处乱撞。

我一八七师五六一团三营追在最前面。黄河北面的山上还有匪军射击，但他们勇往直前，毫不理会，村子里的老百姓也出来参加追击了，他们向部队指点着“快，往那边追！”东岗镇一个老乡自动出来给部队带路。部队一路小跑，终于追上了逃敌。在人民战士雪亮的刺刀前，一股股残敌都乖乖地缴了枪。侦察排长郝玉珍追上了敌骑兵，他一人就俘虏了九名敌人和二十五匹战马。当他们追到造纸厂附近时，厂里的工人们也参加了对敌喊话，并帮助部队收拾武器、马匹、弹药。

成群的敌人最后都拥到黄河边。我军以猛烈火力予敌重大杀伤，敌人更加混乱。前面是滚滚的黄河，背后又是我军炮火的射击，敌人仓惶之状，宛如热锅上的蚂蚁。最后，在走投无路时，一些匪兵抢来了门板企图游过黄河，有的将身子绑在木头上渡河，有的骑兵，脱光衣服，卸下马鞍，嘴里叼着抢来的一小口袋白洋，抓住马鬃，企图过河逃命，但也被黄河淹没。

二十六日晨，天已微微发亮，七师十九团四连从俘虏口中知道了飞机场还有好几千个敌人。他们虽与首部失掉联络，但是他们决心：哪里有敌人就打到哪里去。他们迅速冲到机场，机智果敢地肃清了那里的敌人，共俘敌二千五百余名。

我军各部队押下了一批又一批俘虏。在集结的路上，又有不少逃散隐藏的匪军，穿着刚从老百姓家抢来的便衣，有的穿着学生服，还有穿着妇女的花裤子跑出来的。他们见到解放军真正宽大，便纷纷自动跑来加入了大队的俘虏群。

各追击部队英勇异常，有的从半夜，有的从清晨，一直打到太阳偏西时，还空着肚子。但是，他们却忘掉了饥饿，忘掉了疲劳，心中只是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 黑夜降奇兵 夺桥立首功

邢 利 江

兰州是马匪在西北的战略中心。它南靠皋兰山，北靠白塔山，一条宽不过三公里的长廊在两山之间延伸。长廊北侧横锁着古道黄河，水深流急。河面上架设着一座五孔铁桥，是联接南北两岸的唯一交通枢纽，也是通往青海西宁的必经之路。

### 当 机 立 断

三军七师十九团的任务是配合四军攻占狗娃山敌阵地，于二十五日晚十点左右出发，向狗娃山迂回。当接近敌人前沿阵地时，先遣部队抓获了两名敌散兵，经过详细盘问，得知敌人已败退下山，正向兰州城涌去。为了慎重起见，我们仍按原计划，迅速摸到山顶。阵地上果然空无一人，满目狼藉，这分明是敌人丢盔撂甲，仓皇逃遁的。当时，我是三营副营长，跟随我营指挥作战的副团长申文范同志，他虽然身体瘦小，但英武干练，智勇双全，以指挥有方而受人尊敬。他对我和教导员杨文贵说：“敌人失去沈家岭、狗娃山主阵地，说明已经全线崩溃。现在的关键是要卡住黄河铁桥，把敌人堵在城里‘包饺子’”。接着，他命令我营直插兰州城，控制铁桥，断敌退路。我们立即率领八连、七连、九连向兰州城急速行进。

## 找 桥

八月的兰州，正是雨季时节，当时虽没有下雨，但乌云满天，四野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加之敌人层层设防，地雷星罗棋布，一不小心，就有踩上的危险。我们选择了一条大路：摸黑向兰州方向前进。当行进到现在的少年文化馆的地方时，由南山坡下来一股敌人与我尖兵遭遇了。经过短时间的战斗，抓获了十几名俘虏，其余又逃回原路。由于时间紧迫，我盘问俘虏黄河铁桥在什么地方，让他们带路。这些狡猾的家伙都自称是新兵，不知道。我故意大声吓唬他们说：“一排长，把他们通通枪毙掉！”俘虏一听枪毙二字，一个个吓得胆颤心惊，忙说：“我们带路，我们带路。”我见他们怕了，就让其中一个叫得最响、又是一个结巴子的俘虏带路，其余的交给七连处理。我们大约走了十几分钟的时候，前面突然出现了一道黑洞洞的高大建筑物，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走近一看，原来是土城墙，询问“向导”，才知道到了西关城门口。透过城门口向里看，还亮着稀稀落落的电灯哩！于是，我们沿着城外一直朝东北方向走，走着走着营长和教导员急速跑了上来，说后面发现了敌人。我立即让部队停在马路两旁，叫八连连长许士魁带领一个排往回打，防止敌人从背后插刀子。正说话间，见一支部队黑乎乎地在大路中央走着，我让他们停下，连喊两声他们不理睬，继续往前走。我急忙跑了过去，截住一个领头的，这时才发现那家伙手握马刀，头戴大沿帽。说时迟那时快，我迅速一手抓住马刀，一手用盒子枪照他胸膛，扣动了扳机，并大声呼喊：“敌人！”停在路两旁的战士不约而同地开了火，打死了一部分，一部分拼命向前跑，我们紧紧尾追敌人，一直赶到了武

河桥头。一纵身跃下，冲到前面，大喝一声，跳上土堆，猛烈地向敌人

射击着。敌军当是惊慌失措，纷纷大喊乱跑，被我们打退到西关什字街

的桥头上。这时，我军八连、九连、十连、十一连、十二连、十三连等六连的

部队也冲上了西关什字街，冲到了河桥头。敌军见势不妙，纷纷往北逃

去。我军冲上去，把他们全部堵住，冲到桥头，和他们展开激战。

到了桥头一看，嗬！只见十几米宽的桥面上，挤满了敌人。桥头上黑乎乎的聚集了一大片，你争我抢，拼命往桥上挤。现在的西关什字、滨河马路这些地方更是一片混乱。敌人的步兵、骑兵、马车、汽车，从四面八方潮水般地涌向桥头。

乘敌人混乱之机，我们的十三支冲锋枪同时喷出股股火焰，把敌人打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四处乱窜。霎时间敌尸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桥面、桥头、街道，有的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就一命呜呼了。其他各路逃来的敌人，见桥头已被占领，一个个抱头又缩了回去，有的淌河逃跑，被湍急的洪流卷进漩涡，成了黄河鲤鱼的美餐。

据说，我们占领桥头的消息传到前线总指挥彭德怀那里，他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好啊！”

### 宁 桥

大约在夜十二点钟的时候，我们完全控制了桥头。这时，由西关城门口上城墙的九连也来了，增加了守桥的力量。我让他们继续留在城墙上控制桥头制高点，配合八连坚守桥头。八连因为没有隐蔽物体，只好就地爬下，以敌人遗物死尸为掩体。有些不明真相的小股敌人，仍然不断的奔向桥头争相逃命。一个个都成了八连的俘虏，被关在桥头附近的一个大院里。就这样，我们象抓小鸡似的，伏击小股残敌和散兵，坚守着桥头阵地。忽然间，西

关什字的街道上烧起了一团火，越烧越大，看得见是一排汽车上的汽油燃烧了。我想，如果火着大了，把我们显在明处，不仅暴露兵力，对守桥不利，还会吃不完敌人暗处的冷枪，增加我军的伤亡。我叫两名战士去搞水，迅速把火灭掉。水还没有弄来，汽车上的弹药、汽油桶爆炸了，顿时火光冲天，炸声连片，由汽油桶喷出去的汽油，洒满了街道，成了一片火海，吓得敌人再也不敢靠近黄河铁桥。据说一股马匪败兵准备过桥逃跑，当走到雁滩时，以为我千军万马在桥头厮杀，就泅渡黄河，结果被洪水吞没。烈火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火势才慢慢减弱下来。我听了听周围的动静，四处静悄悄。突然，黄河桥北的白塔山敌人的机枪射来一梭子弹，把我身边的通信员打伤了。我立即组织火力，猛烈地向对岸敌机枪开火，经过十多分钟的战斗，敌人的机枪哑了。可是桥上敌人的汽车被打着了，引爆了弹药，一辆接一辆，变成了一条火龙。从各处涌来的敌人，见桥面被烈火封锁，再也不敢靠近桥头，只等束手就擒了。天亮了，我人民解放军进入兰州城，消灭了残匪，解放了兰州。长期受马匪白色恐怖的兰州人民，从此见到了光明。他们纷纷涌向街头，跳啊、唱啊，欢庆胜利。

八连胜利地完成了抢夺黄河铁桥的战斗任务，从头至尾，全连竟无一人伤亡。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军里特授予八连《夺桥首功》的锦旗一面。

（宋元庆整理）

（宋元庆整理）

## 智 取 飞 机 场

黄 秋 志

每当忆起一九四九年西北战场最后一次大捷——兰州战役时，我们七师十九团四连直插飞机场，迫使投降的动人情景，犹如电影一幕一幕地展现在我眼前，仿佛又回到了那火热的战斗年代。

当时我在四连任连长。原来，上级给我们团的任务是配合兄弟部队攻打狗娃山。八月二十五日晚十时左右，我们开始向狗娃山攻击前进。激战后的夜晚，繁星点点，空气中弥漫着凝重的火药味。从远处时而传来“隆！隆！隆！”的炮弹声和“哒！哒！哒！”的机枪声。我们踏着崎岖的山路，急速前进着。当来到离狗娃山二百来远的地域时，忽然发现山上有两个黑影朝我们走来。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断定是敌人，于是立即派了两名大个子战士将敌人活捉了过来。原来是马匪的两个逃兵，从敌人的口供里得知，狗娃山上的敌人已开始逃跑。此时来不及过多的考虑，我立即一面向营里报告，一面带领部队火速冲上狗娃山。虽然夜色朦胧，道路看不清，但大家却个个精神抖擞，一个紧跟一个，跑步向狗娃山奋力攀登。当我们攻到狗娃山时，果然发现大批敌人往兰州城方向逃跑。敌人逃跑了怎么办？战士们在急切地等待着命令，有的憋不住了：“连长，我们乘敌人混乱的机会追进城去。”“哪里有敌人哪里就是战场，不能失掉战机，追！”我话音刚落，全连同志不顾登山的疲劳，象离弦的箭，迅速向敌人发起冲击。正在溃逃的敌人见我们追赶上来了，有的把武器、弹药扔

掉，拼命地逃，有的干脆缴械，向我们投降。但是大部分敌人仍存着侥幸心理，以为跑到城里就可以保住性命，因而继续往城里逃窜。敌人进了城，我们紧接着打进了城里。霎时，整个兰州城枪声、炮声接连不断。有的敌人听到枪声、炮声，吓得魂不附体，四处躲窜。有的仍凭着城区的建筑物负隅顽抗。我广大指战员个个奋勇当先，所向披靡，越战越勇，在兰州城内街道的灯光照耀下，勇猛穿插，追歼敌人。战士们端着步枪，在大街小巷猛打猛冲，密集的子弹飞向敌群，街道上到处躺满了敌人的死尸，遗弃的枪炮、弹药和其它物资遍地皆是。我连从西关一直打到城东的飞机场。这时天刚蒙蒙亮，我一看，好家伙，飞机场内黑压压一大片敌人，足有二千多。我们的战士边冲边高喊：“快缴枪，我们的队伍冲上来了！”当时我想，这么多的敌人，假若反击一下，我们会吃大亏；但是如果我们一放松，敌人就有逃跑的可能。坚决不能让敌人跑掉。于是，乘敌混乱之际，我有意识地抬高嗓门：“一营向左，二营向右，三营从侧翼插过去，重机枪架起来，对准敌人狠狠地打。”这时全连除七班跟着我外，其他部队很快撤到周围埋伏起来，作攻击准备。同时让司号员不断吹起冲锋号、调动号，俨然是一支大军临阵。没想到这一喊一吹还真帮了我们的大忙。喪魂落魄的敌人，在我们的威胁和迷惑下，吓得手足无措。“把枪都放下，站到一边，不然就打！”战士们仍不停地喊。不多时，只见手拿小白旗、留着一嘴小黑胡的两个保安团团长各带一名副官，走到我跟前哀求地说：“首长，我们乘此良机，解甲投降，全体官兵幸甚。”其他敌人站在一旁耷拉着脑袋，不敢挪动一步。当他们看到顶头上司的行动，便纷纷叫嚷起来，“不要打了，我们缴枪。”敌人很快按照我们指定的位置把枪缴了。为了稳定敌人，我们给他们讲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的

政策。听我们这么一讲，敌人紧张的神情松弛了下来。

敌人虽然被我们俘虏了，但是敌人是狡猾的。决不能掉以轻心，万一有个意外情况怎么办？毕竟我们只有一百四五十号人，当时我心里这样想着。为了防止万一，我把全连干部召集一起，简单地进行了部署，决定将俘虏分两批押送到团部去，但敌团长得扣留下来，不让其与士兵接触。我们认为这样可以控制住敌人，不至于节外生枝。于是我们抽了一个排的兵力，共三十多人，押送俘虏。第一批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正当我们准备押送第二批俘虏时，马匪一个骑兵团的四个连队突然从西面窜了过来，并准备向东逃跑。我即派三排长靳正发前去堵截，迫其投降。与此同时，通知埋伏部队架起重机枪、迫击炮，叫敌人看看我们还有重武器哩。其实，我们哪有这些东西，都是在这次战斗中从敌人手里缴来的，我们都给它派上了用场。马匪的骑兵见此情景，不战而栗，乖乖地放下武器投降了。大约上午九时许，营部带领六连来到了飞机场。最后清点俘虏，共二千五百多人。还缴获了敌人大量武器、弹药、马匹和其他物资。

二十六日中午，解放兰州的战役胜利告捷。这座历史古城，从此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当时，同志们心情十分激动，许多战士高兴得禁不住流下了热泪。战斗结束后，第一野战军授予我连“勇猛机智大量歼敌第四连”的光荣称号。

了。我从心底不理解高岗的决策，但对这一决定表示拥护。但高

岗被刺杀于大同，即断为个人的失败，高岗被批为犯错误的人，又

令人深思。五十年后，我再读高岗的《关于党的政策的一封信》，心

潮一涌而起于胸中，不能平静。高岗的悲剧令我深思，高岗的悲剧令我深思，高岗的悲剧令我深思。

## 张达志

在兰州，我见到了张达志。张达志是兰州人，曾担任过兰州军调部

调停，解放以后任兰州军调处主任，还兼兰州军调处小队长，军调处副处长，兰州军调处主任等职。张达志是兰州人，他与李宗仁在兰州人

称兄道弟，从延安去兰州前就和他一起进入兰州军调处工作。

还在太原前线时，我就接到调往四军工作的命令。四军的老底子是陕北红军游击队，现在是第一野战军的主力之一，正和兄弟部队并肩参加为解放大西北而进行的大兵团作战。我是在这个部队里长大的，熟人很多，所以真想立即动身前往就职。但等到太原战役结束后，临时又去参加了一段和平解放榆林的接管工作，再转头南下追赶部队时，简直是有些望尘莫及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我军解放了胡匪老巢西安。六月中旬，又粉碎了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匪军联合向西安的反扑。随着华北十八、十九两兵团全部到达关中，七月又取得了扶（风）眉（县）战役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不仅歼灭了胡匪四个军四万三千余人，解放八座县城。更重要的是使西北战场起了根本变化，即我军由相对优势，一变而为绝对优势。同时，由此分割开胡、马匪军联合作战的一切可能，使敌人在西北地区再举行战役进攻的主动能力已完全丧失。扶眉战后，胡宗南退守汉中，我军即乘胜向西追击马步芳与马鸿逵匪军。这二马当中，青海的马步芳最为狂妄，对胡宗南之惨败和蒋介石之垂危颇不甘心，俨然以“挽狂澜于既倒，定乾坤于西北”为己任。在其就任

敌西北军政长官时曾大言宣称：“我要拿下西安，杀出潼关，戡定中原，占领全国。”此时，这位马长官的“凌云壮志”仍未罢休，陈兵于兰州城下，妄图阻拦我军。现在我军大举进攻的矛头正是指向青马，决心首先夺取兰州。兰州是西北第二大城，是控制甘、宁、青、新四省的战略要地。如攻克兰州，就能促使整个大西北迅速解放。四军此时已编入第二兵团建制，正向兰州附近集结，准备参加主攻兰州的战斗。

抱着急切赶队的心情，从榆林出发，第一次路经光复后的民主圣地——延安，也未及瞻仰，匆匆而过。赶至西安，贺龙司令员一见面就兴奋地说：“你来得正是时候，刚好赶上打西北战场的最后一仗，再晚一点，这台戏就没有你的份了。”接着他又指示我说：“打这最后一仗也不能轻敌，马步芳的尾巴今天还翘得相当高，他觉得历史上红军吃过他的亏，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者’。现在他蹲在兰州，依靠着三面环山、中间夹黄河的天险，还有抗日时期修的‘国防工事’，准备和胡宗南、马鸿逵三家来个里应外合，想把我们一口吞掉呢。”

“原来马步芳还有这么大的胃口啊！”听了贺总的话，我不禁惊讶地喟叹了一声。二兵团首长也向我介绍了当前的战役部署说：“现在我军已经给敌人撒下一张大网：以五个军攻取兰州，以三个军由兰州南侧绕插西宁，去抄马步芳的老窝。另以三个军积极沿川陕公路南进，镇住胡宗南；以一个军对宁夏方向运动，牵住马鸿逵，这样不管兰州的敌人或逃或战，都逃不脱被歼灭的命运了。”听了这一席话，更使我不能在西安停留。首长们接着向我谈了一些四军的情况，谈完，我即刻辞别首长们，又往西兼程赶路。

从西安出发，正巧四军供给部长王国瑞同志也要赶往前方，

两人结伴而行，乘火车到了宝鸡，又换乘一辆美式吉普，一路上边走边谈，颇不寂寞。一谈起陕北，我们的话就没个完，从红色赤卫军一直谈到今天的主力兵团，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在眼前跳动。我问国瑞同志：“‘黑羊羔’现在干什么？”他乍一听有点愣住了，想了一下，才若有所悟地说：“王学礼呀？现在是个呱呱叫的团长哩！”

王学礼，是红二十七军一团少年先锋连的指导员，我们分别时他还是个十足的娃娃头。小小的个，长得圆墩墩的，打起仗来天不怕地不怕，一哇声就登上地主家的石头窑洞顶。见了老乡，大叔大婶叫的不离嘴，手脚特别勤快，老乡们都喜爱他，有点好吃好喝也给他留着。亲热地叫他“黑羊羔”。所以当时我们也不叫他的姓名了，都叫他“黑羊羔。”这几年长大成人，又当了团长，叫的人可能少些，因之王国瑞同志听了发愣，可是我多么想快快地见到他们啊！

西兰公路上，塞满了支前的民工队和后勤部队，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真是车水马龙，欢声载道。路两旁一条条醒目的标语：“追，追，追，猛追马匪！不歇气，直捣兰州！”“打到天涯海角，彻底解放大西北！”不断映入眼帘，令人振奋。汽车进入甘肃境内，时见戴白帽、穿长袍的回民同胞，对我军拱手相迎，笑逐颜开。过去国民党曾向回胞进行反动宣传，说我军要“杀回灭教，共产共妻”，企图以此煽动回胞起来反对我军。但是，由于我军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不仅使长时期来的民族隔阂得以冰消雪解，而且所到之处，万民拥戴，箪食壶浆，争相迎送。正因为这样，我军才能在旬日之间，前进千余里，解放陇东、陇南三十余县，歼敌五万五千多名。于八月十九日一鼓而直捣兰州城下。

一路上紧赶慢赶，到达我军指挥所，已是八月二十一日深夜，比部队晚到三天。

### 沈家岭阵地

沈家岭，位于兰州西南十里许，是夹在五泉山和狗娃山之间的一道大山梁，面积百多亩，像个横置的葫芦，葫芦底朝外嘴向里，最高处修有土木结构碉堡群，汽车可以沿着环山公路直通山顶。葫芦外面有环形的人工削壁三层，每层高约二、三丈，削壁外又有一丈多深的外壕，壕沿上都附有铁丝网、地雷等防御设施，为敌人防守兰州的三大主阵地之一。如我军拿下沈家岭，即可直插西关，卡住黄河铁桥，截断敌人的唯一退路，所以敌人称此阵地为“兰州锁钥”。

要进取兰州，当然得先将这把“锁”砸碎。就在我到达前线的当天，部队去砸“锁”了：以十一师两个团向敌进攻，攻了整整一天，结果没有攻下，部队还遭到相当大的伤亡。我来到指挥所时，虽然夜很深了，但军党委还正在开会，研究白天攻击受挫的原因。从同志们的发言中听出，主要是部队里有严重的轻敌思想，自上而下不少人这样说：“扶眉战役一下吃掉胡宗南军四、五万，现在马步芳这几个兵算什么！”还有人说：“敌人在平凉、天水、六盘山那样险要的地方，也不加防守，狼狈逃窜；现在他守兰州还不是装样子，保险一冲就垮。”由于这些思想作怪，以致战斗准备很不充分，因而受到了这一血的教训。我在会上传达了贺总的指示，指出在全国即将胜利的形势下，任何松懈情绪和轻敌思想都是错误的。大家在检讨中也都明确了敌人越接近死亡，越要拼命挣扎。特别象青马这样骄横专制、独霸一方的

土皇帝，历史上曾对人民欠下无数血债，目前仍然怀着不可一世的野心，必然更加疯狂。马步芳为了和我军在兰州决战，用了他赖以起家的八十二军一九〇师防守沈家岭，用他的儿子马继援坐镇兰州黄河北岸指挥。马继援曾提出“决心与兰州共存亡”的口号，并对守沈家岭的士兵下命令说：“有沈家岭就有兰州城，你们活着要守住阵地，死了要为回族争光。”还给每人发了三元白洋，以买其心，敌人处心之苦，不为不毒。

军党委会研究了这些情况，重新作出决定：要深入地进行政治动员，反复侦察地形摸清道路，仔细地研究进攻战术，组织后勤人员保证物资弹药的运送；对主攻部队也作了调整，由三十一团主攻。野司、兵团这时也给了我们同样精神的指示，将总攻时间推迟至二十五日。野司的指示中，特别强调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导，要我们“集中兵力，充分准备，连续进攻，坚决歼灭青马，攻克兰州”。

新的决定布置下去之后，部队紧张地行动起来，连我这刚上阵地的新手，也忙得个团团转。那天正在听各师准备工作的汇报，忽然三十一团长王学礼同志来了电话。我一拿起话筒，就听他一叠声地问：“喂，是军长吗？啥时到的？身体好吗？……”这“黑羊羔”还是那股火辣辣的劲，本来想打完仗再去看他，不想他先打来了电话。我说：“你提了一连串问题，叫人咋回答？”他大声地笑了：“政委（这是在红一团时的老称呼），真想去看你，实在顾不上，只好兰州城里见面。到城里你得请我吃西瓜呀！”“好啊，兰州是全国有名的‘瓜果之乡’，进了城，瓜果一定管你饱。”接着我问部队情绪怎样，他说：“上级的指示象把火，把战士们的心都烧红了，都争着要当尖刀，吵得我简直不知道给谁好。”我说：“你看谁合适就给谁嘛，只要你这个娃娃头不吵

着当尖刀就行了。”他又大笑了：“谁都有条件，谁都有理由……”我心想：我们的部队就是有这股英雄劲。扶眉战役刚完，接着连续追击敌人一千四百多里，风里来雨里去，饥一顿饱一顿，已经够累了；到了兰州城下，又投入紧张的战斗准备，在天雨泥泞中修筑工事，整天吃的圆圈豆子、包谷粒、山药蛋。可是他们好象根本不知道疲勞，一听说打仗，又是嗷嗷叫。这样的战士怎不叫人爱呢！我告诉王学礼，他们是主攻团，要特别珍惜部队这股劲，千万不能轻敌。最后特别叮咛他：要掌握住部队，注意隐蔽，不要枪一响就手痒痒，不管部队，自己拼命向上冲。他高兴地说：“请首长放心，保证拿下沈家岭，把兰州的‘锁子’砸开，给你作个见面礼。”他的话也给了我十足的信心，在这样的英雄们面前，没有搬不倒的山。

二十五日，雨停了。天还不明，我站在军指挥所的山顶上，向北望去：远处，兰州城内还残存着两三灯火，半明不灭，就象马步芳的命运一样凄凉黯淡；近处，是黑黝黝两座山包——沈家岭和狗娃山。再过一会，我们就要在这里同敌人展开一场恶战。尚在迷梦中的敌人，绝不会知道今天就是他们生命归宿之日！

雨后的旷野上，一切都显得安谧而宁静，微风掠过，虽略有寒意，却使人更加振奋。我呼吸着从黄河上飘来的新鲜空气，等待着激战开始的时刻。

### 王学礼和他的战士们

拂晓，三颗红色信号弹升上高空，我军各阵地上同时万炮齐发。兰州城东、南、西三面的山顶上，霎时犹如天崩地裂一样。我们眼前的沈家岭，也一下完全被浓密的硝烟尘土所遮盖。不一时

前沿报告：第一道堑壕一、二、三号碉堡已被我主攻部队占领，先头部队已向第二道堑壕逼近。但还没有等我军站稳脚跟，敌人就集中兵力反扑。三十一团的战士们，在三十二团和三十三团的密切配合下，迅速打退敌人第一次反扑，占领了第二道堑壕，并乘势向沈家岭的核心工事逼近。

敌人为了保住这把“锁”，不断从城里调来大批后备部队，整营整团的向我反扑。不分队形，也无法计算次数，只见满山遍野的敌人大背着枪，光着膀子，提着明晃晃的马刀，象凶神恶煞一样的横冲直闯。在他们背后，敌军官也手举长刀，大呼大叫。甚至还有头缠白布，留着大胡子象阿訇打扮的人，口中念念有词，也在后面督战。敌人的嚣张，更燃烧起我军的怒火，阵地上真是刀光血影、杀声冲天。不分干部战士，都奋不顾身地与敌展开搏斗。王学礼同志，一会跑前跑后指挥作战，一会端着刺刀和敌人拼杀；还要不时地向师里报告情况。敌人几次冲到他跟前，都被他带领机关人员赶了回去。经过多次打退敌人反扑之后，三十一团只剩下一百七十多人了，干部绝大部分伤亡，弹药也剩下极少。可是王学礼并没有请求支援，他把团直所有人员都组织起来，把阵地上所有的弹药都收拢起来，投入战斗。他坚定地向同志们说：“在这种时刻，我们不能给上级出难题，叫上级替我们担心。只要大家勇敢顽强，注意节省弹药，我们就有把握守住阵地，消灭敌人。”

王学礼他们团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突击四连十九岁的司号员孙明忠，在连排干部全数伤亡的情况下，他毫不迟疑地举起连长的步枪，向全连只剩下的十多个战士高喊：“同志们，给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冲啊！”他打着枪，吹着冲锋号，带头冲向敌阵，把反扑的敌人消灭在阵地前；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他又冒着敌人的火力封锁，数次冲入被摧毁的敌洞内，背回

七箱手榴弹，三箱八二迫击炮弹，在他的指挥下，他们十几个人坚守住百多人的阵地。机二连三排的同志们，扛着重机枪向敌人核心阵地钻，突然迎面扑来五十多个敌人，来不及选择阵地，就地架起枪就扫，一连打退三次反扑，最后敌人集中三百多人冲向他们，这时，只剩下一挺机枪还能打响，排长张生禄亲自握着枪把打。张生禄负伤了，六班长白生文接着打，不一会白生文又负伤了，六班副金鼎山又接着打，打了一阵金鼎山又牺牲了，指导员赵占国又扑过去……就这样，他们前仆后继，连续打退敌人十多次反扑，始终坚守着阵地，等到增援部队上来。在攻击第二道堑壕时，敌人一挺重机枪封锁了前进的道路，压得从正面突击的同志们抬不起头，因火力点在暗处，我们的炮火很难摧毁；突击队的同志们正发愁，忽然从侧面跑出一个人来，一声不吭，端着雪亮的刺刀，一眨眼就冲到了这个暗碉跟前，用他的身体和刺刀一起，对准枪眼狠狠地刺进去，敌人的重机枪哑了，突击队从正面顺利地飞卷敌阵，当时谁也不知这位英雄从哪里来，他叫什么名字，在第二天打扫战场时，才从他被烧焦的尸体上，找出烧剩下的半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胸章背面还留着：“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排长……”几个字。

英雄们的事迹是数不尽的，残酷的战斗愈战愈烈。尽管王学礼同志不叫困难，我们也考虑到他的处境，决定拿十师的三十团上去支援他们。同时组织军直所有干部和勤杂人员，为他们运送弹药。又命令二十八、二十九团向左翼的狗娃山展开猛攻，以减轻他们的压力。

三十团是扶眉战役中的英雄团，能攻能守，一上去可把王学礼高兴坏了，他一见武志升团长就高兴地喊：“老武哥，你们上

来的正是时候，我们还有一百二十多人，你指挥吧，保证完成任务！”武团长看到他深陷的眼窝，消瘦的面颊，满脸灰尘被汗水冲成一道一道的，知道他还是老毛病，打起仗来几天几夜不睡觉，就劝他下去休息一会。他一听可急了：“老武哥，怎么你一上来就撵我下去，那可不成。”说着就拉上武志升同志亲自向他介绍敌情。

三十团增加上去以后，敌人虽然还连续组织了十多次反扑，但看出来已是强弩之末，气焰大不如前了。我军每打垮敌人一次冲锋，随即乘胜出击，逐步向前发展。到了下午五时，沈家岭上敌人有生力量已被我消灭殆尽，再也无力反扑。

黄昏来临，最后的总攻开始了。敌我双方的炮火更加激烈。即将死亡的敌人，在督战队钢刀的威逼下，犹作困兽之斗。这时王学礼的双耳被炮弹震聋，眼睛也红红的，但他还是精神百倍，提着卜壳枪，跳出战壕，用沙哑的嗓子喊着：“同志们，跟我来！”追向溃逃的敌人。

谁知就在这最后的时刻，敌人的炮弹竟夺去了王学礼同志年轻的生命。这是多么痛心的消息啊！正在战斗着的同志们全都热泪盈眶，悲恸地喊着：“为王学礼同志报仇！”大家举起冲锋枪，举起手榴弹，狠狠地向敌人杀去！

王学礼同志，在这敌人成群跪倒缴枪投降的时候倒下了；在这兰州古城上刚刚飘起红旗的时候倒下了；一听到这个惊人的噩耗，真使人心痛如绞。霎时间，十五年前那个活蹦乱跳的红小鬼又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两天前那个电话里的我吃西瓜的声音又响在我耳鼓里。

胜利，它的得来是多么的不易！走向胜利的每一步道路上，洒遍了多少同志的鲜血啊！望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望着庄严雄伟

的兰州城，我默默地悼诵着：安息吧，王学礼同志！安息吧，为解放兰州而牺牲的英雄们！

### 各族人民的欢笑

我军攻占沈家岭，六军攻下营盘岭，六十五军攻下马梁山，

敌人所吹嘘的三大主阵地，至此全部崩溃。马步芳眼见自己所经营的兰州天险防线已被攻破，而胡宗南与马鸿逵亦顾不上出兵救他，守城的决心已告动摇，诱歼我军的企图则更成为泡影。当夜即全线溃退，想过黄河铁桥逃往青海。我三军一发现敌人有动摇之势，即从七里河方向猛插西关，夺下北城门楼，控制了黄河铁桥，截断了敌人的退路。逃不掉的敌人，仍然企图顽抗，与我军在市中心中华路（现为张掖路）一带展开激烈巷战。等我主攻南山的部队全部压来，六十三军也从城东插入市区，残敌才开始缴枪投降。敌人有些士兵双手高举着枪恐慌地说：“饶命，饶命，我是汉人！”我们的战士则向溃散的敌群大声喊道：“不管是国民汉民，只要缴枪，一律优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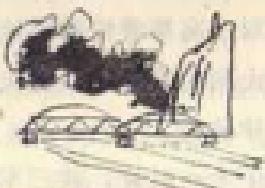
至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许，我三军越过黄河，占领了北岸的制高点——白塔山，解放兰州的战斗始告结束。这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从此回到了人民手中。

枪声一停，各族人民即敲锣打鼓地涌向街头，向我军含笑致意，道问辛苦。过去常听说“八月兰州，瓜香满城”，确是名不虚传，老乡们拿出一筐一筐的西瓜、醉瓜、香瓜、白兰瓜，热情地招待我军，当战士们婉言谢绝时，乡亲们感动地说：“是专给你们留下的呀！”

各族同胞还拿着早已写好的红绿标语到处张贴，有的标语用

醒目的大字写着：“天掘了，地动了，西北人民翻身了！”有的人望着满街迎风招展的红旗，望着满街载歌载舞的秧歌队，情不自禁地喊道：“过年啦！过年啦！兰州人民见晴天啦！”这些标语，这些喊声，代表了西北高原上千百万人的心情！

天高气爽，红旗飘扬，东风在呼叫，黄河在歌唱，高原上的各族人民，在尽情地欢笑！



“快点呀，快点呀，天都黑了，你还不来接我呀！快点呀，快点呀……”这是从兰州城东的一家旅社里传出来的。原来，兰州解放后，许多解放军战士和干部，从四面八方涌向兰州，有的是探亲，有的是执行任务，有的是来开会的。他们中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到兰州，对兰州的情况并不了解，因此，他们常常向兰州人打听情况。兰州人也十分热情地给他们介绍情况。兰州人告诉他们，兰州的气候，兰州的风俗习惯，兰州的名胜古迹，兰州的特产，兰州的风土人情，等等。他们听了之后，都非常高兴。他们说：“兰州真好，我们一定要多住些日子，好好地看看兰州。”

## 鏖战沈家岭 缅怀王学礼

何志瑛

今年八月二十六日，是兰州解放三十三周年纪念日。清明前夕，来自反霸前哨的王学礼同志生前所在部队的战友和老同事、老部下，专程驱车前往曾经浴血奋战的沈家岭。他们站在当年敌人核心工事的山顶上，铺展地图，举目眺望。追忆那英勇杀敌、血战沈家岭的战斗情景，仿佛又回到那硝烟弥漫、战旗飞扬的鏖战中。

远处，重峦叠嶂，烟雾浩渺；近处，梯田环绕，春意盎然，令人心旷神怡。战友们寻踪觅迹，来到沈家岭北侧山梁王学礼同志牺牲的地方。如今，在这块用烈士的鲜血浇灌的土地上，社会主义的光芒大放异彩：黄河提灌工程的水泥管道，象一条巨龙飞腾云端；星罗棋布的喷灌龙头，象引颈高唱的雄鸡，报告着丰收的喜讯。

黄河之滨，华林山上，兰州革命烈士陵园内东侧，座落着王学礼同志雄伟庄严的烈士亭，周围翠柏环抱，鲜花簇拥。战友们怀着无限崇敬和沉痛的心情，向烈士墓敬献花圈，肃立默哀。这些当年沈家岭战斗的参加者，深切怀念王学礼同志！他为祖国的解放奋战了一生，在解放兰州的战役中他建立了不朽功勋！

(一)

王学礼同志是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团长，在夺取“锁钥”阵

地沈家岭的激战中，该团担任主攻团的光荣任务。他冒着枪林弹雨，勇敢机智地指挥部队浴血奋战，全歼守敌五六九团，并击溃数倍于我的敌人的连续反扑，和师里兄弟团一起歼敌二千八百人，俘敌五百二十七人，为解放兰州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洒尽了最后一滴鲜血。战后，三十一团被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和兵团授予“勇猛顽强”“真正顽强”英雄团的光荣称号。还有两个营、八个连立了功或荣获英雄集体的光荣称号。

峻峭挺拔的沈家岭，是敌在兰州城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它南北狭长，是一道绵延起伏的大山梁，东西两侧是陡峭的山谷。由于山大沟深，地形狭窄，大部队作战很困难。我军到达之前，马匪又抓了大量民工加修了原有工事。组成了火力密集、工事坚固、后备力量雄厚的环形防御阵地。我军拿下沈家岭，就象一把钢刀插入敌人的咽喉，即可挥师直插西关，控制黄河铁桥，截断敌人的唯一退路。因此敌人称沈家岭为“兰州锁钥”。夺取沈家岭，就等于掌握了打开解放兰州大门的“钥匙”。马匪妄图和我军在兰州决战，挽救其复灭的命运。布置八十二军一九〇师扼守沈家岭，并对沈家岭的官兵下了一道“有沈家岭就有兰州城，你们要与阵地共存亡！”的死命令。

（二）（二）

八月二十一日清晨，隆隆的炮声划破了黎明的寂静，揭开了攻占沈家岭、解放兰州城的战斗序幕。由于先头部队的指战员求战心切，在没有摸清敌人阵地，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仓促进攻，结果，伤亡很大，未能砸开沈家岭这把“锁”。

当天下午，王学礼团长和张平山政委到师部参加紧急会议。

师部临时设在两孔废弃的破窑洞内，烟火熏黑的墙壁上挂满了作战地图，用土坯石块垒成的办公桌上，架着几部电话机，来开会的各团干部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敌人的炮弹，带着刺耳的尖叫，不时地在附近爆炸，震落的尘土，顿时使窑内的光线暗下来，警卫员连忙点亮几支蜡烛，淡淡的烛光映照着每一张神情严肃的脸庞，会议的气氛显得十分紧张。

郭师长、高政委全面分析了敌情，指出敌人固守孤城，势必作垂死挣扎，我们必须克服轻敌思想，准备打一场恶战，并当即宣布了师党委关于三十一团为主攻团，三十二团和三十三团从两翼助攻的决定。会议结束时，郭师长用信任的眼光看着王学礼说：“要砸开沈家岭这把‘锁’，必将有一场硬仗。你们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切不可轻敌呀！”高政委补充说：“打兰州是解放大西北的关键一仗，要是打不好，就会影响全军的声誉。你们三十一团善于打攻坚战，这次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沈家岭！”

王学礼“腾”地一下站起身来，深邃的眼睛闪射出欣喜的光芒，他坚定地回答：“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沈家岭就是一块锁，我们也要把它砸成粉末！用胜利的捷报迎接全国的解放。”

郭师长、高政委听了王团长斩钉截铁的回答，心里象放下了一块石头，会议的气氛也变得轻松缓和了。师长放心地点点头，他太熟悉这位年仅三十二岁的年轻团长了，就象熟悉自己一样。

王学礼同志一九一七年出生于陕西省神木县王家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少年读书时起，就支持正义，憎爱分明。一九三三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四年参加陕北工农红军，任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一团少年先锋连的指导员。那时他还没枪高，就

带领一百多号十五、六岁的娃娃兵冲锋陷阵。红一团每次作战组织奋勇队，担任攻坚等艰巨任务都少不了他，陕北红军总指挥刘志丹同志非常喜爱他，常爱抚地摸着他的头，夸他是好样的！抗日战争初期，他曾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后回到延安。在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斗争中，成长为年轻的指挥员，曾担任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职务。一九四七年秋末，王学礼到警三旅五团（即三十一团前身，该团是陕北红军的组成部分，现保留十个红军连队）当政委。一九四八年五月的西府战役中，王学礼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在陷入敌人包围的危急关头，毅然带领少数部队抗击敌人骑兵的追击，掩护彭德怀司令员、前敌总指挥部及友邻部队安全撤退，受到上级的表彰。他当团长后，在艰苦的战争考验中，以自己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带领部队越战越强，打了不少漂亮仗，使三十一团成为十一师善于打攻坚战歼灭战的主力团。在一九四九年七月歼灭胡宗南四个军的扶眉战役中，十一师担任穿插迂回，堵敌逃路的光荣任务，王学礼带领三十一团连夜从敌夹缝中穿过，在柏央村与敌约一个连遭遇，立即以两个连包围歼灭敌人，五分钟就干脆利落地解决了战斗。他又利用夜暗的掩护，派出小分队化装成敌人，不费一枪一弹，智取益店镇，俘守敌一个连，扫清了前进的道路，第二天拂晓，占领预定地区。在战斗中王学礼带领两个营由北向南以破腹战术，配合左右邻团歼罗局镇守敌六十五军一部。战后，三十一团三营荣获“钢铁第三营”的光荣称号。

十多年来，王学礼身经百战，三次负伤，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在这次兰州战役前，已准备提升他任副师长了。现在，把夺取沈家岭的主攻任务交给他，寄托了党对他的莫大信任，这付担子确实不轻啊！

### 三

二十一日深夜十二点，三十一团接替了兄弟部队，进入作战地域。王学礼和富有作战经验的副团长段忠亮带领营连指挥员连夜勘察地形。

月色朦胧，夜深人静。凶残愚顽的马匪沉醉在狂欢之中。我军初战失利，敌人自鸣得意，更加相信“兰州是不可攻破的铁城”的狂言。马匪头子们为了给卖命的官兵壮胆打气，连忙组织什么前线慰问团，向沈家岭阵地运送大量的瓜果，庆贺所谓的胜利。

王学礼望着象坟包一样黑黝黝的山头，冷笑了几声：“敌人真是高兴得太早了，秋后的蚂蚱，再蹦跶不了几天了”。在行进的山坡上，段副团长贴着王学礼的耳根说：“明天攻占沈家岭，能上去要上去，不能上去也要上去，要不，就把老祖坟挖了！”王学礼掂量出这句话的份量，他明白，攻占沈家岭将是一场残酷的攻坚战，团里的同志和自己都多少有点压力。但是，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要好好打，拿下沈家岭是解放兰州的关键性一仗，绝不能给老红军部队脸上抹黑。”他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十分坚定地说：“要向部队作深入动员，把战斗口号喊得响亮些。要象打日本鬼子那样消灭马匪军，不拿下沈家岭绝不罢休！”段副团长兴奋地赞同说：“好”。

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接近死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王学礼带领指挥员悄悄地摸到离敌前沿阵地不足百米的鼻子底下，借着灰蒙蒙的月色，测定进攻出发阵地，画好工事和交通壕的位置，立即组织部队突击构筑。并决定把两四大骡子才拉得动的五

门山炮，人拉肩扛至离敌前沿三百至五百米处，好准确地抵近射击，配合步兵冲击。这时，有的炮兵干部提出，火炮离敌人太近了，炮手容易伤亡，影响战斗任务的完成。王学礼曾担任过山地营政委，他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耐心地解释说，近战是我军的传统打法。山地作战，地形复杂，炮兵位置只有靠前，才能有效地支援步兵作战。马匪虽然顽固，却不大讲究战术，冲锋一窝蜂，山炮正好发挥威力。这样，才能出奇制胜。只要我们修好炮兵工事，是不会增大伤亡的。实践证明，王学礼的决心是对的，他这一着妙棋，对保证战斗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学礼把大家招呼在一起，蹲着围成一圈，让同志们充分发表意见，看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小声地交谈着，气氛很热烈。突然，段副团长发现脚旁有一个黑咕隆冬的东西，用手一摸，原来是个露出地面的地雷，真危险！段副团长连忙叫人标上记号。王学礼又交待几句，吩咐注意排雷，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大家明确任务后，就分头准备去了。

#### (四)

翌日凌晨，野司兵团向部队传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集中兵力，充分准备，连续进攻，攻占兰州，坚决歼灭青马。”决定推迟总攻时间，深入进行政治动员，做好充分准备。

接到上级的指示后，王学礼和团里干部深入前沿阵地，向指战员进行认真的战前动员，详细研究进攻部署，反复摸清地形和攻击道路。对火力配合作了缜密的检查，每门炮、每挺机枪都进行了具体分工，组织后勤人员做好物资、弹药的输送和保障工作。各营连召开军事民主会，讨论进攻中的战术动作。在兄弟部

队的支援下，战士们不顾敌人炮火的袭击，抢修野战工事。

二十三日午后，天上乌云密布，雷声在沈家岭上空滚过之后，下起了滂沱大雨。连绵的秋雨，时急时缓地下了两天两夜，淋透了指战员们单薄的军衣。一阵凉风吹过，送来了西北高原的寒意。但是，大家为了早日解放在马蹄铁路下遭受蹂躏的兰州人民，心中燃烧着愤怒的烈火，任何艰难困苦都统统踩在脚下。

全团上下斗志旺盛，求战情绪十分高涨，立功决心书、入党申请书，象雪片一样飞向团部。这个连要求当尖兵，那个营要求打头阵，直缠得王学礼脱不开身。几天来，他忙得一天吃不上一顿饭，睡不上三、两个钟头的囫囵觉。困了，靠在战壕里眯一会儿；饿了，吃上几个山西蛋；部队断粮了，他也同大家一起扎紧裤腰带。但他仍然精力充沛，象永远不知劳累和疲倦似的，日夜奔走在各连检查战前准备情况。

王学礼身穿洗得发白的灰色单军装，腰持一支加拿大手枪，扎着一条黄色的牛皮宽腰带，腰带上系着的小方盒子里，装着一个漂亮精致的指南针，胸前挂着望远镜，显得精明强干，威武英俊。别看他平时话不多，却天性乐观，笑容可掬，和干部战士的关系亲密融洽，大家都非常愿意接近他，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掀起一片欢笑声，把战前紧张沉闷的空气一扫而光。他那洪亮的嗓门，诙谐的话语，真是把大家的劲鼓得足足的，犹如弦上的箭，一触即发。

他走到担任团突击队的二营，提起袖子，向围拢的战士们说：“三营在扶眉战役中荣获英雄营的光荣称号，行军就扛着大锦旗，你们见了眼红，说什么时候我们也弄个旗飘杠杠，别只让三营美得不行。好！这次打沈家岭就看你们的了！”

“没问题，团长，这次要不拿下沈家岭，我们绝不活着见

你！”

“我们的枪又不是泥巴捏的，这次非多消灭几个马匪不可，要扛着更大更漂亮的奖旗进兰州城，让人民群众看看，我们也不是孬种”。战士们“轰”的一声象炸了锅，纷纷表示决心。

“攻克兰州是解放大西北的最后一仗，这次要不立个大功小功的，以后可就没机会了！”王学礼趁势又烧一把火，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打攻坚战是我们团的拿手戏，团长，到时候你瞧吧！”

“我们要向马匪讨还血债，他们欺压人民，围剿红军，还咬过我们几口，这次非要算个总帐不可！”

一位小战士从潮湿的战壕里挤过来，抹了一把脸上的污泥，眨了几下布满血丝的大眼睛说：“团长，打进兰州城，要先尝尝特产白兰瓜，马匪可把咱的肚子害苦了。”王学礼心头一沉，多好的战士啊，自从部队千里行军，挺进大西北，栉风沐雨，风餐露宿，一面行军，一面作战，吃了上顿没下顿，已经很辛苦了。一路上，王学礼把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步行，还抢着替战士扛机枪。兵临兰州城下，部队驻扎在荒凉的山区，人烟稀少，加之远离公路，供给不上，全团才分配了八百斤面粉，只能照顾伤病员。附近的山坡上，零零星星的几块地里长着即将成熟的洋芋和玉米，部队就地筹粮，一天也吃不饱一顿饭。有时没柴禾，就啃生山药蛋、玉米棒。接雨水喝。

三天艰苦的堑壕生活，指战员们蜷伏在阴冷的避弹坑内，互相偎依取暖。担任警戒的战士，趴在满是泥浆的堑壕里，警惕地监视着敌人。为了爱护武器，许多战士扯下仅有的军衣擦拭枪上的油泥。由于土质差，避弹坑被敌炮弹打塌压伤三十多人。尽管如此，但士气却没有受到影响。

王学礼和指战员同甘共苦。他把行军路上剩下的馒头片都分送给了伤病员。一天下午，团部炊事员好不容易给团里几位首长熬了一小锅玉米面糊糊。王学礼刚端起饭碗，就接到报告：敌人两个连从岭上反扑下来。他搁下碗，立即组织部队反击。几天来，他明显地瘦了，但还是乐呵呵地说：“这几天，我们的生活是苦点，可兰州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比我们更苦啊。我们要战胜困难，消灭马匪，解放兰州，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保持光荣 再立战功！”

“消灭马匪，为人民讨还血债！”

“一定要把红旗插上沈家岭！”

.....

雄壮激昂的口号声响彻在沈家岭上空。指战员们忘却了疲劳、饥饿和寒冷，以更加旺盛的斗志，投入到繁忙的战前准备工作中去。

## （五）

二十五日拂晓，风息雨霁，群山未醒。攻占沈家岭，解放兰州城的时刻就要到了，三天三夜没有很好休息的王学礼在团指挥所再也睡不着了。他掏出怀表，遥望东方蓝色的天幕，渐渐地现出一片薄薄的乳白色曙光。这预示着：“天就要亮了，兰州的天就要亮了！”

激战前的沉寂是最难熬的。王学礼穿过交通壕，走进师指挥所，见首长们也一夜未睡。他笑眯眯地对高政委说：“政委，再抽两包好烟吧，打沈家岭，可能要‘升天’了。”高政委拍着他

的肩膀，亲切地说：“打下沈家岭，就立了大功，见马克思也是光荣的。不过，这不会的，马克思嫌你太年轻，还要留着你建设社会主义呢！”……谈笑间，高政委叫警卫员从挎包里把仅有的两盒山西产的五台牌香烟全拿给他。王学礼高兴地敬了个礼，像个孩子似的翩翩跳跳地走了。

雨后的旷野，显得格外静谧。王学礼站在掩蔽部里，呼吸着湿润清新的空气。几天来的疲劳，消失得无踪无影。他反复思考着战斗打响后，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和处置办法，心中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在挺进大西北的前夕，王学礼给在军部医院工作、临近分娩的妻子苏维仁，写了一封深情的短信。信中说，我们南征北战十几年，就是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天就要盼来了。我们现在训练很忙，要集中一切力量消灭马匪，解放大西北。我不能来看你，望你注意身体，带好孩子，让我们在胜利的时候再相会，那时，我们的第三个孩子一定出世了。他们将是新中国第一代最幸福的人，让我们举起双手迎接祖国的新生吧，祝你和孩子们健康快乐。他牺牲时，第三个女儿已经出世十天了，在孩子满月后，这封信才辗转千里，由组织上交给苏维仁同志。她捧着磨损的书信，看着熟悉的遒劲的笔迹，抑制不住的泪水滴落在信纸上，渗透了她多少难忘的回忆。

那是一九三七年的秋天，在山西省偏关县人民政府的操场上，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军民，联合召开几千人的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的大会上。刚参加妇救会工作的苏维仁同志，和姐妹们眼含热泪，唱着悲壮的歌：“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全场群情激愤！这时，一个洪亮的口号声象惊雷在会场上空炸响“打倒日

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回老家去！”“团结抗日，保家卫国！”全场举起森林般的手臂，愤怒的口号声如黄河咆哮，似暴风怒吼。苏维仁惊奇地发现，领喊口号的人是一位年轻的军人。他中等个，宽脸庞，浓眉大眼，白皙的面容，机敏的眼神，健壮的身材，穿着合体的粗布军装，背着一支二十响的驳壳枪，神态潇洒，十分精神。他的嗓音里还带点孩子气，却那么响亮，震撼了每个人的心。苏维仁好奇地打听他是谁，妇教会主任告诉她，他是警卫六团二十一岁的政治处主任王学礼。

事有凑巧。不久，王学礼的父亲找到部队要儿子回家结婚。王学礼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不愿考虑个人婚姻问题，劝父亲回家。父亲要儿子成亲心切，说除非儿子已有未婚妻，否则他决不走。那时，日本鬼子就要进攻偏关县，军队和地方政府准备转移，急得王学礼无可奈何，只好找到妇联主任求援。妇联主任灵机一动，找到苏维仁好言劝说，硬拉着她去见王学礼的父亲，让她假裝应一个名，说她就是王学礼的未婚妻。王学礼的父亲仔细端详着这个俊俏姑娘，满心欢喜，放心地回家了。从这以后，姑娘大嫂们一见到苏维仁就开玩笑，起哄，真弄得她羞涩难言，无地自容。部队撤离偏关县时，王学礼找到苏维仁，真诚地对她说：“我们就要走了，这一走，可能就见不着面了，让你为我背个名，真对不起你。”苏维仁红着脸，低着头，喃喃地轻声说：“没关系，这也是为了革命。”其实，她已在心底里对王学礼产生了爱慕之情，只是不好意思开口。部队撤退后，县政府也很快转移了，在附近山区打游击。一天中午，刚准备吃饭，村庄突然被日本鬼子包围，苏维仁在部队的掩护下冲破重围，妇教会三十五名工作人员只冲出她一人。后来，她就随部队行军打仗。有人见她年小体弱，劝她回家，她坚决不肯。一九三八年四月底她在

山西省昔阳县又遇到了王学礼，俩人终于如愿以偿，结成恩爱夫妻。从此，这对亲密伴侣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十多年来，每当王学礼去执行战斗任务，苏维仁同志都毅然为丈夫整理行装。几次生孩子，她都是一个人操持。打兰州前，她为了不让王学礼分心，没有去部队看望他。

兰州解放后，她盼望着王学礼早点回来，看看刚出生的小女儿。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王学礼会在祖国解放的前夜离开了她。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关怀下，她把悲痛化为力量，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

### (六)

凌晨五点，天还没亮，沈家岭的右侧后，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担任助攻任务的兄弟团提前接触敌人。由于天黑观察不清，炮兵无法实施射击。因此，担任正面主攻的三十一团不能发起攻击。

王学礼听见枪声，习惯地挽起袖子，急得两眼冒火，他举起望远镜，焦急地等待着。待命的指战员们心急火燎，早已盼望进攻的命令了。这天，王学礼要求各连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让同志们多吃上几个山药蛋好好打冲锋。但这也很困难。主攻五连在昨晚煮山药蛋没够吃，今早刚把饭送到，一发炮弹打入堑壕，炊事员不幸牺牲，饭也炸飞了。五连的勇士们就饿着肚子，扎紧裤带，咬紧牙关进入冲锋出发地。

总攻的时间到了，三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刹时间，我方阵地上数十门火炮齐发，沈家岭山头上到处升起蘑菇云似的火焰，震得大地微微颤抖。敌人前沿的碉堡飞上了天，几丈高的屋

壁崩倒塌。在漫天的硝烟中，冲锋号声响了。我三十一团二营冒着敌人的炮火，迅速跳出战壕，冲向敌人阵地。手擎红旗的尖刀排动作迅猛，仅十几分钟就架设云梯登上断崖，越过战壕，突破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把红旗插上敌人阵地。

突击营的勇士们乘胜攻击，指战员们抱着“我们要勇猛冲锋，不夺取沈家岭死不休”的坚强信念，把成束成束的手榴弹投向敌人，又迅速突进了第二道战壕，占领了敌人的纵深工事。从左侧助攻的一营也随之突破敌前沿，不断扩大和巩固突破口。

阴险诡诈的马匪见我左翼攻击很猛，立即留下两个连压制我右侧后的助攻部队，集中一个多营的兵力向我左翼猛烈反扑。勇士们依托敌人工事，用步枪、冲锋枪组成火力网，向敌反突击。由于我立足未稳，弹药不足，重火器没有及时跟进，因而火力明显减弱。敌人乘机集中兵力攻击我插上红旗的阵地，我突击营被迫后撤二十多米，继续和敌人拼杀，反复争夺每一寸阵地。

沈家岭上，枪声大作，浓烟遮暗了半边天。王学礼用望远镜观察着战斗进展情况，命令炮火向敌人实施拦阻射击。这时，他发现一、二营的人数不多了。因预备队三营已适时到达指定位置，他立即命令三营投入战斗。一阵猛烈的射击投弹，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抱头鼠窜，阵地前又留下了几十具尸体。

敌人第三次分几路以扇面式密集队形，一窝蜂似地冲上来。跟随突击营的段副团长见情况危急，准备靠前指挥，他不顾警卫员的拦阻，跃出战壕，没跑几步，突然，遭到敌机枪的射击，使他身负三处重伤。当把他背回团指挥部时，由于大量失血，面色苍白，他忍着剧烈的疼痛，断断续续地吐出几句话：“团长……三营上去了，但情况很不好。要是敌人打下来可不得了……我们要守住阵地，一定要夺下沈家岭。”王学礼噙着眼泪，望着负伤

的战友，心中充满复仇的烈火。他安慰说：“我上去指挥，一定能攻占沈家岭，你就安心养伤吧。”让医务人员立刻送副团长到后方医院抢救。

王学礼向前沿要通电话，鼓励指战员“两军相遇勇者胜，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放下电话，他就跑向前沿。这时，我四挺重机枪到达阵地，当敌人反扑到离阵地只有二十多米时，重机枪突然开火，象割麦子一样，敌人顿时倒下一大片。乘敌人动摇混乱的有利时机，指战员们高喊：“冲啊！”勇猛反击，用手榴弹、刺刀和敌人展开肉搏战，刺刀闪着寒光扎进敌人的胸膛，还捉了几个俘虏。我士气倍增，不仅夺回了失去的阵地，还突进敌阵地一百多米。此时，我三十三团在左侧助攻，打退敌人多次反扑。勇士们在蔽我争夺中，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不顾一切，挺身反冲击，一鼓作气占领了沈家岭核心工事。敌人狼狈地退守北侧的小高地，我突击队的红旗在炮火硝烟中，在沈家岭的主峰上迎风飘扬。

王学礼来到前沿阵地，看见在这一小块不足两平方公里的葫芦形阵地上，布满了敌人的尸体。经过拉锯似的反复争夺，三十一团也损耗很大，全团剩下不到三百人，干部绝大部分伤亡，更严重的是弹药不多了，有的战士只剩下两颗手榴弹。各营不断打电话催要弹药，王学礼告诉他们：“现在弹药没有运上来，敌人冲来了，就用刺刀拼，绝不能后退一步。”指战员们响亮地回答：“是，我们用刺刀拼，用拳头打，用牙齿咬，也要坚守住阵地！”

战士们利用战斗间隙，从敌碉堡堑壕里和死尸身上搜集食品、弹药补充自己，有的还竟然找到敌人的慰劳品西瓜、白兰瓜。大家用刺刀切开瓜，美滋滋地享受了一顿，边吃还边风趣地

说，敌人为我们想得可真周到啊，还没进到兰州城，就送上白兰瓜慰劳我们了。

为了巩固阵地，坚决打退敌人的反冲击，王学礼和干部们在火线上进行战斗动员，他对同志们说：“在这种时刻，我们不能给上级出难题，叫上级替我们耽心，只要大家勇敢顽强，注意节约弹药，我们就有把握守住阵地，消灭敌人。”同时向指战员们提出“人在阵地在，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的战斗口号。并组织团机关能参战的人员投入战斗，重新组织火力，打乱编制，临时组织战斗小组，形成一个个坚强的战斗堡垒，真正做到攻必克，守必固。这时，军师多次打来电话询问战况，每次王学礼都坚定地说：“请首长放心，只要还有一个人，沈家岭就在我们手中。”他在残酷的激战中，不叫苦，不喊累，不请求支援。他钢铁般的决心和顽强的毅力，为军的预备队投入战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为了减轻三十一团的压力，军里命令十师二十八、二十九团向沈家岭左翼的狗娃山展开猛攻，组织军直、师直所有干部和勤杂人员运送弹药。敌人是不甘心灭亡的，他们用汽车载来大批后备部队，驰援沈家岭，总计约一万多人，整营整团地轮番反扑。匪首为了让士兵为其卖命，大肆进行反动的迷信活动。在进攻前，组织匪兵进行所谓以土代水的“洗礼”仪式。他们先跪在地上用土擦擦手，表示有水了，然后从头到身子擦一遍。并欺骗说，只要身上洁净，和汉人打仗死了准能进天堂，阳间的罪过一笔勾销。受蒙蔽的敌人，满山遍野像潮水一般涌来。一些顽固的家伙，提着明晃晃的马刀，裸露上身，腰间系着手榴弹，大摇大摆地嗥叫着往上冲。匪兵累后，敌师、团长亲自督战，谁后退就用马刀砍死谁。敌人的嚣张气焰，更加激起了指战员们的满腔怒火。王学礼指挥全团占据有利地形，一次又一

次地击溃敌人的反扑。有几次小股敌人冲进我阵地，企图偷袭团指挥所，王学礼带领部队冲过去，一阵勇猛的白刃战，把敌人消灭在阵地上。

硝烟滚滚，火光闪闪，弹片横飞。我军指战员个个如同猛虎，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战士，直杀得敌人鬼哭狼嚎，锐气大减，有的吓得不敢接近我阵地，躲在暗处胡乱扔手榴弹。王学礼冷静地判断敌情，果断地组织部队反击，及时地向上级报告情况，把沈家岭主峰阵地牢牢握在我军手中。

到中午十二点，敌人把工兵部队也调上来了。军、师首长分析了敌情，认为敌人的后备力量快要用完了，这时用预备队正是时机。师高政委打来电话，这时，王学礼的耳朵被炮声震得有点聋了，张政委转告他，师里说三十一团打得好，再坚持一下，扶眉战役荣立战功的十师三十团增援来了！王学礼一听，说声好，话音刚落，回头一看，三十团的先头部队正跑步登上山岭。王学礼把手上的马刀往地上一插，见到武志升团长，他就高兴地喊：“老武哥，你们上来的正是时候，我们还有一百多人，你指挥吧，保证完成任务！”“不！还是听你指挥，你熟悉情况。”武团长推让说。王学礼连忙摆手，“还是听你指挥。”“那我们就一起指挥吧。”王学礼让警卫员放下水壶，摇了摇，神态地说：“老武哥，我这还有点酒，咱俩喝几口再打冲锋！”他把水壶往武团长手里一塞，又掏出半包揉烂的五台牌香烟，递过去一支，自己点着一支，神态轻松地吸了几口。武团长看着他深陷的眼窝，消瘦的脸颊，满脸灰尘，汗水渗透的军衣，知道他还是老毛病，打起仗来几天几夜不睡觉，就劝他下去休息一会。他一听可急了：“老武哥，怎么你一上来就撵我下去，那可不成。”说着就拉上武团长去看地形，介绍敌情。

十师三十团进入沈家岭左侧阵地后，极大地鼓舞了三十一团勇士们的士气。三十团刚进入阵地，敌人的一个团，又一次猖狂反扑，当即遭到迎头痛击，丢掉数百具尸体和伤兵，连滚带爬地溃退了下去。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到阵地，我军炮火实施猛烈的轰击。炮弹在密集的敌群中开花，敌人一个个应声倒地，伤亡惨重，狼狈逃窜，狠狠打击了敌人反动气焰。在三十团的密切配合下，三十一团又打退敌人六次反扑，大量地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到了下午五时许，敌人已无力进行大规模的集团反扑，只能拼凑残兵败将进行垂死挣扎了。

太阳钻出了云层，晚霞染红了天际。王学礼望着沈家岭上飘扬的红旗，脸上流露出胜利的喜悦。最后总攻击的时刻到了，面临死亡的敌人孤注一掷，纠集残余兵力进行最后一次反扑。我方阵地上的大炮、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暴雨般的炮弹、子弹射向敌群。敌人也从白塔山方向向沈家岭打炮，枪炮声混成一片巨响，震耳欲聋。王学礼兴奋地拍着武团长的肩膀说：“老武哥，我们先大量杀伤敌人，然后来个反冲锋，把敌人赶下山岭，怎么样？”“好，让兔崽子尝点厉害！”武团长赞同道。王学礼掏出加拿大手枪，奔上北侧山梁，用沙哑的嗓子喊道：“同志们，共产党员们，跟我冲啊！”勇士们一跃而起，杀声震撼山谷，和王团长一起追向溃退的敌人。敌人吓得屁滚尿流，掉头就跑，顺着沈家岭北坡连滚带爬地败下阵去，漫山遍野都是敌人的尸体和丢弃的枪支弹药。就在这即将胜利的最后一刻，敌人一发罪恶的炮弹突然在王学礼的身边爆炸，一块巴掌大的弹片穿透左腰部，把背后的指北针皮盒都打烂了。警卫员扑向团长失声痛哭。王学礼只费力地说了一句话：“快……快叫政委来！”师高政委闻讯赶到，把王学礼紧紧抱在怀里，轻轻地呼唤他的名字。这时，他的

手已经凉了，心脏还在微微跳动，眼睛半睁着，好象太疲劳了，他已经不会说话了，脸上露出自豪而安祥的微笑，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当团里张政委赶到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鲜血染红了沈家岭的土地。干部战士悲痛万分，高呼“为王团长报仇”的口号，举起手中武器，向敌人倾泄复仇的子弹，敌人终于全线崩溃了。战士们乘胜追下华林坪，兰州城已经近在咫尺了。

王学礼同志，人民的英雄，祖国的儿子，当胜利的曙光在兰州古城上空升起的时候倒下了。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王学礼同志安息吧！兰州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你的战友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你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 解放兰州的片断回忆

侯 元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是解放兰州胜利日。

二十五日拂晓，各部队向敌人发起了总攻。由于连续下雨，沿途山高路险，道路泥泞，人马难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连续三天，运输部队、支前民兵上不来，有的部队竟断绝了粮食，但不断和敌人拚刺刀的战士们急需要吃饱饭，这就是当时我们面临的困难。而敌人却在兰州城里囤积着大量粮食，大米白面吃得饱饱的，光着脊梁，打着赤膊，举着马刀，嗷嗷地叫着不断冲向我军阵地，负隅抵抗。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怀着阶级的仇恨，在忍饥受饿的情况下，淋着雨，流着汗，仍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以有我无敌的英雄气概和敌人拚杀着，许多同志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战斗英雄张保英，在狗娃山上用特别的长矛接连刺死了九个敌人，就是这无数英雄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艰苦的战斗是最能锻炼和考验人的，在战斗中凝结的革命情感是最宝贵的。部队的后勤人员、老根据地的民兵和山区群众，为我们的战士们在激烈的战斗时吃不上饭，甚至有的因为拚命厮杀精力用尽，冻僵而倒在积水的战壕里，既愤怒，又焦急。仇恨的火焰在燃烧，满腔的热血在沸腾，不少同志红了眼睛，紧握着拳头向上级请战，要求到阵地上去参战；也有不少做政治、后勤工作的同志，主动向当地群众做宣传动员工作。群众是有觉

悟的，他们从几天来我军的实际行动和严明的纪律中，逐渐地了解了我们，用热情的目光投向我们，积极地贡献出了粮食。可是，那样多的部队，几个长期饱受了蹂躏与剥削的小山村里的人们，那能有那样多的存粮。群众的心毕竟是和我们连在一起的，他们就到自己的地里去挖正在生长的洋芋，去拔尚未完全成熟的玉米，以无限期望的心情，欣喜地抬着一筐筐的洋芋，拎着一篮篮的青玉米棒送往各连炊事班。炊事员、后勤人员和参战的民兵们，大家忙着剥玉米皮，抽玉米缨，把玉米棒和洋芋煮出来，不分白天黑夜，不管雨天路滑，冒着敌人的炮火，背的、抬的，都送到阵地上。望着满筐满筐白生生的洋芋和一篮一篮黄灿灿的玉米棒子，指战员和炊事员们，往往双方都感动得流泪，几乎是忘记了饥饿，顾不得去吃，先互相拥抱起来。有的炊事员放下筐子，立即拿起战士手中的枪，跑到工事里去参加战斗。激战中的战士们，啃上几口玉米棒，吃上几个热洋芋，战斗热情更高，决心消灭更多的敌人。

特别不能忘记的是那激战的主攻阵地之一、兰州的一大屏障——沈家岭的战斗，它给解放兰州的光辉篇章里留下了灿烂的一页。在这个英雄的阵地上，二十五日一天中，敌人大规模的反扑就有四次，小规模的突击不知道多少次了，但一次次都被我进攻部队十一师三十一团英勇顽强地打下去了。战争是无情的，敌人横尸遍野，我军伤亡也很大。为了更好地组织战斗，二十五日中午十二时左右，我四军首长命令十师三十团上去换下三十一团来休整，三十一团长王学礼同志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说：我们一个团，在这里和敌人打了几天几夜，这么多的好同志牺牲了，现在兄弟团上来了，我们不能下去，要和兄弟团并肩战斗，一定要打垮马步芳，解放兰州城！并且高呼着鼓舞部队：同志们，三

十团上来了，我们加油打呀！在王学礼的带领下，该团一直配合兄弟部队作战到最后胜利。在沈家岭负隅顽抗的敌军，为了作垂死挣扎，不断地向我反突击，但都被我们打下去了。鏖战中，许多同志红了眼，不顾自己生命的安危，一心打垮敌人。年轻的李国斌连长，一个人就扔了一百多颗手榴弹，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下午二时左右，敌人又凶狠地发起大规模的反扑，我三十团政委李锡贵率领部队打退敌人的反扑，在紧跟追击敌人时，突然被从左侧敌人的暗堡里射出的子弹击中英勇地牺牲了。到下午四时多，敌人第四次发起了大规模的反突击，没等敌人完全冲上来，又被我们部队狠狠地打下去。经过反复的拉锯战，备受重大杀伤之敌，已呈动摇之势。我们都队愈战愈强，盘踞在沈家岭的敌军，终于支持不住了，慌乱溃退。我军乘胜追击，王学礼同志跑在最前面，他一面追跑着，一面大声呼喊着鼓励部队：同志们，敌人逃跑了，快追呀，不要给敌人喘息的机会。活捉马步芳，解放兰州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战士们猛虎下山般地一鼓作气把敌人赶下沈家岭，这座天然屏障终于被我突破了。

可是，正当王学礼同志停步观察地形，准备进一步打击落荒的敌人的时候，突然一颗敌人的炮弹落在他不远的地方，王学礼同志不幸光荣地牺牲了。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英雄的尸体旁，战士们愤怒极了，响亮地发出了誓言：要为王学礼团长报仇，为牺牲了的战友们报仇！

一个英雄倒下去了，无数英雄继续踏着血迹追击敌人。我人民解放军的另一支部队，在二十五日午夜后，攻入兰州市西关，控制了敌人唯一退路黄河铁桥，堵住了敌人逃往河西的道路。敌人号称“固若金汤”、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兰州，备遭践踏的、苦难深重的兰州，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午终于回到了人民的

怀抱。而妄想把人民解放军消灭在兰州城下的不可一世的马步芳军队，在求告无门，乞援无路的困境下，看到了末日的来临，只得夹起尾巴纷纷狼狈溃逃。但是，黄河铁桥被我军强有力火力封锁住了，不少妄图泅水逃跑的匪军连人带马被滔滔的黄河淹没了；也有不少敌人被打得懵头转向，目瞪口呆，无可奈何地纷纷放下武器投降了。

八月二十六日，太阳出来了，红旗迎着朝阳飘扬在兰州城头，天公好象故意作美，一连几天都是大晴天。我军打扫了战场，进行了休整。八月三十一日举行了隆重的解放兰州的入城仪式。这一天，战士们穿上了新洗的军装，把枪擦得亮亮的，开着缴获的汽车，骡马拉着大炮，军乐队吹奏着嘹亮的军号，擂着咚咚的大鼓，大队人马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了兰州市。广大人民群众欢欣若狂，男女老少一齐涌上街头，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第二天，我一野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在司令部驻地举行了团以上干部庆祝会，贺龙司令员、习仲勋政委等许多首长都到会，热烈欢庆兰州战役的胜利。那天，彭总格外兴奋，他满怀激情的表扬了参加沈家岭战斗的部队和参加解放兰州战役的全体指战员，并号召全体将士：解放兰州是我们第一野战军的一次伟大胜利，但是，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还要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要取得完全胜利，必须准备继续战斗！

兰州解放已经三十三年了。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蓄意迫害彭总，故意对兰州战役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无耻地歪曲。但是，历史是最有力的见证，事实是谁也歪曲、抹煞不了的。“八·二六”无疑是留给人一个永远值得怀念的日子，它将激励着我们在四化的征途中奋勇前进！

## 砸开西进的大门

——忆固关战斗

陆 岩 石

一九四九年七月，我第一野战军主力三个兵团分三路向太西北进军。红旗所指，人民欢声雷动，踊跃支援我军西进。

马步芳妄图继续称霸西北，抱残守缺，负隅顽抗。为了阻止我军西进，命其儿子马继援调集八十二军的骑兵十四旅、骑兵第八旅等八个骑兵团的兵力，集结在固关、关山岭、马鹿镇一带，妄图阻止我军西进。并在两个旅的后方庄浪、静宁、隆德等县，集结八十二军的一百师、一九〇师、二〇八师和一二九军的两个师，共五个步兵师的兵力，企图增援固关地区，将我军就地歼灭。

由此可见，固关既是敌人防守的第一个咽喉要道，也是我西进大军通往甘肃必须打开的第一道大门。它位于陇县西北六十里陕、甘交界处，四面高山耸立，旧西兰公路由此盘旋而上，山势险要，沟壑纵横，灌木丛生，地形复杂。唯一的一条公路夹在东西走向狭长的深谷里，易守难攻，是历史上兵家必争的秦陇要冲。马匪所谓的“精锐铁骑”十四旅，依山构筑工事，凭险扼守在这里，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究竟让谁来打头炮，首先砸开这西进的大门呢？各部队都盼望能把这一艰巨任务抢到自己的手里。每个指战员的心里都很明白：眼看全国即将解放，再捞不上多少仗可打了，都想借此机会再好好打几仗，为人

民多立功，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同时，大家一提起马步芳匪帮，无不切齿痛恨。多少年来，他们大搞封建割据，以极其残酷、野蛮的手段压榨盘剥西北各族劳苦人民，使甘、青、宁三省成了最黑暗、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广大人民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就是这伙匪帮，一贯与我为敌，曾杀害了我们多少红军健儿！今天，终于该轮到收拾他们的时候了。战士们把枪擦了一遍又一遍，刺刀磨得明光雪亮，心急火燎地等待着指挥员赶快把主攻任务抢到手。彭总和兵团王震司令员好象看透了战士们的心思一样，终于把这一光荣任务交给了我们一军一师。

当把具体的主攻任务下达到二团、三团后，战士们高兴得什么似的，这是两个亲如手足的老红军团，一向以英勇善战而著称。从一九二七年创建以来，长期并肩作战，密切配合，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在红军时期，他们曾一起开辟过湘鄂西根据地，共同参加过多次反“围剿”。长征路上，一个曾担任前卫，当先锋、打头阵，以顽强的意志，勇猛的战斗作风，杀开血路，冲出重围，为大部队开辟了通路。一个是后卫，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阻击敌人成百个团的围追堵截，掩护大部队的安全转移。抗日战争时期，又一起挺进敌后，驰骋冀中平原，转战晋察冀，开辟晋绥根据地，保卫陕甘宁。解放战争以来，他们一起肩负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的光荣任务。陕北高原，长城内外，黄河两岸，踏遍并肩战斗的足迹。今天，在消灭马步芳匪帮，解放大西北、迎接全国胜利的战斗中，再次并肩作战，更是高兴异常。两个团谁都不甘落后，分别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动员。各营、连、排、班和个人之间，都展开了挑应战，决心“彻底消灭马匪军，为人民报仇，争取立功当英雄”。三团八连战斗英雄郭生生班提出在战斗中开展七比：比谁服从命

令听指挥；比谁战斗最勇敢，比谁抓的俘虏多；比谁执行战局纪律好；比谁最能吃苦耐劳；比谁最爱护群众利益；比谁团结互助好。二团九连战斗英雄、排长齐万禄代表全排要求上级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他们。并坚决表示：上级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坚决做到冲得猛、守得住，不怕流血牺牲，敢于刺刀见红，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多抓俘虏多缴枪，为人民再立大功。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二时，夜深人静，星光点点，山影幢幢。我攻击部队以每小时十五里的速度，沿着通往固关的公路急速前进。七月的夏夜，天气十分闷热，战士们个个挥汗如雨，终于在拂晓前赶到了固关的前哨打火落。此时，敌人正在固关以东的公路两侧和南北山头上赶修工事。我二、三团立即成钳形向固关守敌猛扑过去。三团前卫三营，直插固关西南，实施迂回包围。二团三营在团特务连和师警卫连配合下，由陈家山登上固关北山，向守敌发起攻击。其余部队沿公路和西侧高地实施正面攻击。七军也同时向敌侧击。顿时，宁静的山谷里，枪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很快就扫清了外围之敌。

敌人遭此突如其来打击，个个懵头转向，慌了手脚。敌旅长马成贤一边督令其部下仓促应战，一边观察我军情况。恰好这时我军炮兵大显神威，头一炮就击中了敌旅指挥所，紧接着无数炮弹雨点般地倾泻下来，敌旅长马成贤的左臂被炸断，狼狈逃走了。敌人失去了指挥官，更加惊慌失措。

趁敌人懵头转向之机，我三团一、二、三营同时向固关南侧守敌展开猛烈的攻击。这时天已黎明，部队运动已被敌人发觉。担任前卫营的三营便分兵五路，向固关镇东南大小山梁上冲击，此时敌人也企图抢占阵地。三营的勇士们动作迅猛，跑在敌人前面，首先抢占了低处的几个阵地，随即向固关镇东南的制高点大

咀山进行攻击。

大咀山孤峰矗立，灌木杂草丛生，南北是悬崖，东西两侧仅有单人爬行攀登的小路。敌人在山峰上架有一挺轻机枪。地势险要，攀登不易。但在我军英勇无畏的战士面前，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九连以二排为突击队，他们在背的三挺重机枪和连组织好的火力掩护下，强行仰攻。从冲锋出发地到山巅，他们手持钢枪，迅速攀登前进。敌人以机枪、步子枪和手榴弹阻拦他们。排长郑德英把三个枪榴弹筒组织好，射手刘大洲、熊文平七发七中，五班乘机发起冲锋，一排子手榴弹打入敌群，班长曹吉修第一个攀登上去，副班长王广忠、战士王吉荣紧跟着冲入敌人阵地。机枪班副班长李凯的轻机枪也紧跟上去，他端起机枪向敌人一阵猛扫。战士们将红旗插上了最高峰。接着二、三排也冲了上来，九连的战士们顺着西道山梁向敌人压下去。敌人开始还想固守低处山包，作垂死挣扎，但抵不住勇士们居高临下的猛打。山是陡直的，杂草有半人深，战士们不顾一切地滑下陡坡，猛追、猛打，消灭敌人。战斗中，机枪射手曲万福负伤，班长薛德华接过机枪猛打，薛负了伤，战士陈长生又接上去打，弹药手张树林牺牲，最后这挺机枪只剩陈长生一人，他一直坚持到战斗结束。

一、二营的部队随着三营，也很快攻了上来。我军的重迫击炮和山炮打在敌群里，敌人象热钢上的蚂蚁到处乱跑。

与此同时，我二团三营对固关北山之敌正展开激烈地鏖战。至上午九时，三营九连突击队在战斗英雄齐万禄的带领下，一举攻占了姚家店西北一号阵地，使河滩守敌的腹背直接受到严重威胁。敌为挽回此种被动局面，立即组织成连的兵力向我实施反冲击。我二团三营的战士们与敌展开了肉搏战，阵地上刀光闪烁，杀声震天。战斗英雄齐万禄，杀得满身鲜血，耳朵被子弹打穿

了，仍不下火线，一面继续坚持战斗，一面鼓励大家：“同志们！好好打，坚决把敌人杀下去，为人民报仇。”在他的鼓励下，战士们越杀越勇，越战越强。机枪手们没有刺刀就举起枪托，抡起圆铁，照着敌人的头上猛砍。敌人的反冲击一次一次地被打了下去。接着，三营乘胜前进，又连续攻下了二、三、四号阵地。北山残敌纷纷向河滩固关镇内退去。至此，固关南北山主要阵地均被我占领，对敌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沿公路两侧正面攻击的二团一、二营和三团二营迅速向前推进。二团四连政治指导员刘廷友瞅准敌人防御的弱点，率一排战士迅速隐蔽接敌，勇猛直插敌人中心阵地，一阵手榴弹打得敌人懵头转向。手榴弹打光了，指导员刘廷友喊道：“同志们，用刺刀和敌人拼，杀敌报仇的时候到了！”霎时，明晃晃的几十把刺刀端起来冲进敌人阵地，壕沟边刀光闪闪，杀声震天，顽抗到底的敌人，都死在英雄们的刺刀下。机枪班的吴景山同志，提着铁锹勇猛地冲上去，对准一个顽抗的敌人脑袋猛砍，几下就把敌人的脑袋砸开了花。战斗中，刘廷友手擎大红旗冲在最前面，红旗指向哪里，战士们就冲向哪里。各连密切协同，迅速拿下了五、六、七号阵地，向镇内逼去。

我攻击部队在强大炮火支援下，紧缩包围圈，战到上午十一时，敌人全线溃退，纷纷向西南山沟逃窜。我炮兵抓紧时机，集中射击，炮弹呼啸着飞向敌马群。顿时，几千匹战马被炸得四处狂奔，互相践踏，烟尘蔽日。固关完全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

为了尽快解决战斗，我“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英雄第一团投入了战斗，他们协同二、三团，以泰山压顶之势，向混乱的敌群猛扑过去，大炮的轰鸣声，刀枪的撞击声，战士的冲杀声，战马的嘶鸣声，直冲霄汉，震天动地。狼奔豕突的敌人，被杀得人仰马翻，尸横遍野。其余的残敌拼命向西逃窜，我攻击部队穷

追不舍。战斗英雄郭生生带领全班冲在最前头，他们连续翻过三个山头，终于追上了敌人。一阵猛打猛冲，将一个连的敌人冲了个稀巴烂，生擒活捉三十多人，缴获战马一百余匹。恰好这时我七军二十师部队已先敌一步插到了三桥子，将正在投命逃跑的敌人当头一棒打了回来。敌人唯一的逃路也被堵死了，完全成了瓮中之鳖。我追击部队赶来将敌四面围住，残敌一个个跪在地上举起双手投降。

七月的太阳，炙烤着激战后的战场。枪声渐渐稀疏下来，硝烟四散。川道里，山坡上，工事边，河沟旁，到处横七竖八地躺着敌人和战马的尸体。马匪的所谓“精锐快骑”十四旅，只经过我军半天的冲杀，就被我歼灭了。曾企图与我决战的八十二军等匪部，闻风丧胆，不战而退，龟缩回兰州去了。

固关——我军西进的第一道大门，终于被砸开了，我各路大军象开了闸的潮水，汹涌澎湃地向西涌去，红旗跃过六盘山，直指兰州城下，大进军的凯歌声，随着红旗震响在西北高原的长空。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解放军的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进！人民解放军的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进！人民解放军的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进！”这是毛泽东对全国军民的殷切嘱托，也是对人民解放军的希望和鼓励。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攻克固关，打开通向河西走廊的大门，使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跨过大山，挺进河西走廊，直指兰州。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次战役的意义，决不亚于万里长征。”

## 陇东八百里追击战

陈 宜 贵

一九四九年七月，为了配合西北野战军在扶风、眉县地区消灭胡宗南匪军，我华北野战军十九兵团在乾县、礼泉一线担任防御任务，阻击青海的马步芳和宁夏的马鸿逵南援。扶眉战役胜利结束后，西北战场的敌我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胡宗南残匪被逼到汉中一隅，青宁两马成了惊弓之鸟，慌于被歼，纷纷向西北逃窜。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自从华北野战军东渡黄河以来，我师指战员无不为能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而感到自豪。特别是经过“军队向前进，解放全中国”的教育和“三好立功”、“磨刀练兵”运动，部队的战斗情绪空前高涨；三个团先后召开了誓师大会，营与营之间进行了挑战，各连纷纷上请战书争当尖刀，战士们个个表示要在战斗中完成自己的立功计划。他们只要一见师的领导，就围上来纠缠不休，请求战斗任务：

“兄弟部队尽吃饺子，光让我们喝汤呀？”

“再不打，坐飞机也赶不上趟了！”

“向上级请求战斗任务吧！……”

“……”

其实，我们的心情也和战士们一样，轮不上仗打，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但我这个政治委员还得耐着性子向大家解释：“同志们，不要性急嘛！整个西北战场，好比是一盘棋子，该动哪一个

子，上级自有考虑。你们好好准备，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面。仗呀，保险有你们打的。”

一天上午，军里通知我和副师长孙树峰同志去参加军作战会议。

……屋子里烟雾腾腾，人坐得很满。正面的墙上挂着标好了的敌我态势图，上面大圈套小圈，红箭头指着蓝箭头，醒目的点，各种线符号，显示出我军在整个西北战场上的大好形势。曾思玉军长兴奋地对我们说：“胡宗南在扶眉地区被我一野吃掉四个军以后，残敌已逃到汉中去了；青宁两马也沿着西（安）兰（州）公路向邠县、平凉方向退却，估计敌主力可能要在固原、瓦亭、六盘山一带利用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以确保兰州和宁夏的安全。为了配合第二野战军入川，防止胡匪过早地退入川境，野司决心暂缓向胡宗南进攻，集中兵力穷追猛打青宁两马匪军，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为最后的西北决战创造有利条件。”他一边说一边用手在地图上指划，最后，手停在一个又粗又长的红箭头上，笑了笑说：“这次兵团把追击敌人的任务交给我们六十四军，这个任务可不轻哟！”首长讲到这里，会场上顿时活跃起来，议论纷纷。曾军长顿了顿，接着说：“经我们研究，决定由一九一师为前卫师，沿西兰公路，向青宁两马追击前进；一九〇师和一九二师……”听了我们师的任务，我和副师长不约而同地互相看了一眼，彼此心中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心情，为我们师担任整个兵团的刀尖而感到高兴。

曾军长交代了具体的部署之后，王昭政委站起来说：“你们可不要轻看这‘两匹马’，过去我们红军吃过他们的亏，骄蛮瘋狂得很！同一般国民党军队比，有他的野蛮性和顽固性。因此，要教育部队不可轻敌，要遵照毛主席‘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指示，打胜仗。”

重视敌人”的思想，猛追狠打，敌人不投降，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它！”王政委最后强调说：“陇东地区人烟稀少，沿途又是些群众基础较差的新区和回汉杂居区，部队要冒着烈日酷暑追击四只蹄子的敌人，困难肯定少不了。要注意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教育部队发扬英勇顽强，不怕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追歼马匪的光荣任务！”

曾军长和王政委的讲话，激励着我们每一个指挥员的心。各师领导纷纷表示：要和兄弟部队赛一赛，看谁先立进军大西北的头一功。

## 二

七月二十一日，浩浩荡荡的大军开始由乾县、礼泉向马匪追击前进！

西兰公路上，黄尘飞扬。两旁雄纠纠的步骑兵和中间隆隆的炮车队、坦克车队、供应汽车汇集而成一股铁流。战士们雄壮的歌声一阵阵响起：

快快地向前进！快快地向前进！

跑步追击，包围上去，勇敢冲杀，

把那凶恶的马匪一个不留消灭净！

解放大西北，

反动势力全扫清。

.....

我骑在马上，望着这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西进大军，心里不由泛起一阵阵激情：我们一九一师这支有着红军基础的老部队，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经历了多少艰难和胜利呵！解放战争

这几年，我们转战绥远地区，奔驰于平张（北平到张家口）线上，参加平津战役，解放石家庄、太原……几乎打遍了整个华北。今天，我们遵照毛主席《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又要解放大西北啦！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如何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虽然，我们已经开过几次师党委会，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研究，并制定出多种歼敌方案，但心里仍觉得不踏实，生怕第一仗打不好，影响了整个战局的发展。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不轻呀！……

“麻政委，”副师长孙树峰同志从后面策马赶上，勒住马缰，气喘吁吁地说：“行军的速度还应该加快，咱们一起到前面看看！”他是我多年并肩战斗的战友，虎将脾气，行军打仗总喜欢往前头跑。我拉起马缰绳，夹了一下马肚，两个人飞也似地朝前面奔去。

沿途，到处可以看到熟悉的面孔。战士们在炎热的阳光下，迈开大步急速地行进。汗水渗透了他们的衣服和绑带，黝黑的脸庞在阳光下被晒得闪闪发亮。从一张张笑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内心的喜悦。我们的战士就是这样，只愿当刀尖，不愿当刀背，只要听说前面有仗打，就是再苦再累也甘心情愿。现在，他们只有一个念头：追，追，快快地追！跨上马匣军，狠狠地揍他一顿！

不一会，我们赶到担任师前卫的五七二团。团长张怀瑞同志向我们报告说，先头部队除了发现马匣小股的骑兵和地方武装外，仍未发现敌人主力的踪迹。从各种情况判断，敌人主力继续向西北逃窜。

“不管他，敌人逃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前进一里，就是解放一里。”孙副师长笑了笑，接着说：“不过，不要光顾着追，当心疯狗回过头来咬你一口。”

“对！”我点头表示赞同，心想自乾县发起追击以来，我师连克邠州、长武两座县城，均未遇到敌主力的抵抗。现在，离泾川县城只有十几里路，仍未发现敌人固守的迹象。马匪主力还未遭我沉重打击，敌人是不会这样一直把我军引到他的老窝，迟早要有一场硬仗要打。

经过短暂的研究，我们决定加快部队的行军速度，朝着马匪逃跑的方向继续猛追！

泾川又是一座空城，敌人匆忙地破坏了桥梁和公路以后，已经逃走了。一群居民向我们迎来，围住战士们，纷纷控诉马匪逃跑前烧杀掠夺的罪行。据他们讲：马匪在城里抓了一些群众，说其中的几个河南人是共产党的探子，用马刀剥去手脚，扔到坑里活埋了。并恐吓老百姓说：“共产党来了以后，就用这种方法杀你们。”一个老太太哭着告诉我们：几个马匪兵不仅抢光了她家的粮食，还打伤了孩子他爹，抓走了儿子，轮奸了她的儿媳妇……

对于西北马匪的残暴和反动性，我是有切肤之痛的：一九三六年冬，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利后，有不少红军战士被俘，身强力壮的被强迫服苦役，不从者用大刀砍死；还有一部分伤病体弱的红军战士，被马步芳匪徒一刀一个，不论死活全部活埋……我这个西路军的幸存者，永远也忘不了这笔血债！

马匪军的暴行，点燃了我们胸中的怒火，战士们挥舞着拳头高呼：“消灭马匪军！为乡亲们报仇！”

这是第八天的连续追击！

解放泾川以后，我军查明马鸿逵的一二八军已退守三关口、瓦亭地区，妄图与兰州守敌遥相呼应，负隅顽抗。为了消灭该敌，创造解放兰州的有利条件，军命令我师离开西兰公路，取捷径直插重镇固原，迂回三关口、瓦亭侧后，协同沿西兰公路前进的六十三军歼灭一二八军。

黄土高原的山路崎岖起伏，一会跌落深谷，一会又爬上山腰。战士们全副武装，沿着山路顽强地前进着。经过七昼夜的急行军，已是人困马乏，战士们背的步枪、手榴弹、圆锹、干粮和背包，也变得越来越沉重了。然而，全师上下士气高昂，团结一致。五七三团团长杨守愚把马让给伤病员骑，他和警卫员背着伤病员的背包和枪，和战士们一起挥汗行军。五七一团战士魏凤泉患寒腿病，自己拐着腿，还帮别人扛一支枪，被大家称为“拐腿双枪将”。我和五七三团一起走，发现前面队列里有一个小战士，走路就像扭秧歌一样摇摇摆摆，我叫警卫员把他唤来。

“小鬼，是不是脚打泡了？”我问。

“不咋，再有几门‘炮’，咱也拖得动！”小战士带着山西口音，笑嘻嘻地回答。

“嗨，你那是山炮，还是野炮？可以看看吗？”我与他开玩笑。

“看就看，”小战士就势路边一坐，脱下鞋把脚一伸，露出几个圆鼓溜溜的大白泡，调皮地说：“当榴弹炮总够资格了吧！”我叫警卫员从马尾巴上揪下一根马尾，帮他把水泡一穿破，用纱布简单地裹了裹，然后让警卫员把马牵过来。小战士见此情景，急忙从地上站起来，一跛一拐地跑出几步，回过头来冲我一笑：“首长，马留着您自己骑吧，咱保证掉不了队！”

在这片少人烟，山大沟深的大西北高原上，大部队行军，因

难是很多的，但这些困难都被意志坚强的指战员们克服了。途中没有房子住，大家就用夹被搭起帐篷，在野外宿营；做饭没有炊具，就用马槽当面盆，门板当面板，铁锹当锅烙饼；有时赶上大雨，浑身被淋透，身上的负荷更重，加上道路泥泞难行，一不小心就是个筋斗，个个摔得跟泥猴似的，但没有一个人叫苦。战士们的口号是：“战胜困难就是胜利，前进一里胜利一里！”

最大的困难，要算是缺水了。这方圆百里见不到水井，连一个小河沟也很难找到。当地老百姓吃的都是窖水（地窖内存的雨水），但部队众多，耗水车薪。在骄阳的灼烤下，山上蒸发出的热浪简直令人窒息。战士们一个个口干舌燥，渴得连话也说不出来。有的战士支持不住了，走着走着，便一头栽倒在地上；有的战士不得不喝自己的尿。但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同志们没有忘记互助友爱。五七二团机枪连连长何增魁，为了使战士们能喝上水，连夜到山沟里去挖。有时找回很少一点窖水，大家都是互相谦让，很多干部、党员忍着干渴，先让战士、群众喝……

在部队行军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师宣传队最活跃的时候。他们站在高高的山坡上，打着竹板，敲着小洋磁碗，用干得嘶哑的嗓子，表演着临时自编的节目。

开展互助不疲劳，  
争挑油担抢背包。  
你追我赶快步走，  
不怕干渴路途遥。  
叫声同志听仔细，  
立功计划要记牢。  
千里行军追马匪，  
争当英雄立功劳。

刘中田：……战士们高兴地向他们挥手，鼓掌，咧着干裂的嘴唇向他们报以微笑，忘记了疲劳和干渴，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 四

七月三十一日凌晨，天刚蒙蒙亮，部队就踏上了征程。山岭上，一阵阵凉风送爽，吹拂着战士们的面颊，扫去了连日行军的困乏。

当部队追至镇原县一带，我前卫五七二团尖刀连，突然发现东北方五百米处的公路上，有一队马匪骑兵在徘徊，战士们不等下命令奋起直追。敌人见势不好，掉转马头，撒开四蹄就逃。战士们架起重机枪，朝敌人逃跑的方向狠狠地射击了一阵子。

五七二团团长张怀瑞，向我和副师长孙树峰报告了敌情以后，我们根据马匪的作战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骑兵机动性强，进退迅速，这股骑兵很可能是马匪的警戒部队，敌人主力离我们不会太远了。于是，我们一面命令先头部队利用这股敌人逃跑的踪迹紧追不舍，一面命令各团做好战斗准备。

部队开始跑步前进，队伍里除了一片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嘶嘶的脚步声，手榴弹、步枪、铁锹的碰击声外，没有别的声音。沿路上，可以拣到敌人丢落的帽子、鞋子和马刀等物；还发现两名被遗弃的敌人重伤兵，他们指着敌人逃跑的方向，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们：前面仓惶逃窜的是马匪骑兵二十团一部。

大约十一点左右，我们在文家沟附近，终于追上了这帮匪徒。敌人正在休息，准备埋锅做饭，自以为他们的四条腿已把我们远远地抛在后面，可以放心地喘口气了。当我们的先头部队突

然出现在公路上时，敌人吓得魂飞胆丧，丢下枪支，没命地四散而逃。但战士们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了火，敌人死的死，窜的窜，二十多人当了俘虏。战马被枪声惊吓跑得满山都是，我们的战士围上去，一人牵一匹，高兴地说：“马伙计，别替马匪卖命了，为咱解放军驮炮吧！”马匪的一个排长哭丧着脸说：“你们追得这样紧，吓得我们马不停蹄，人不下鞍地昼夜逃命，一天只敢停下来吃一顿饭，满以为可以逃脱，想不到还是被你们追上了。”我计算了一下，这天自凌晨起，我们一口气就追了九十里路。

部队继续追击，当日下午二时左右，当部队沿着慎（原）固（原）公路追至古城川以西时，前面突然传来一阵重机枪和迫击炮的声响。原来我们的先头部队，在任山河地区的南北山上，发现了敌人构筑的工事，已经和敌人接上了火。指战员们听说前面抓住了敌人，高兴得忘记了饥饿和疲劳，战士们挽起袖子，拔出锋利的刺刀，兴奋地说：“几百里路没白追，这次该让刺刀见见红了！”

我们怕敌人再逃脱，即令五七二团和五七三团，向敌人据守的山头分别发起进攻。师指挥所就设在离敌人不太远的一个小村头打谷场上，我们用望远镜观察着战斗的进展。

五七二团一营，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刚刚攻到半山腰，突然天降暴雨，一阵冰雹把战士们打得无处躲藏，头上的草帽也打破了。很快，雨水顺着山沟，哗哗地倾泻而下。有的战士躲闪不及，被山水冲倒；有的战士向山上爬，一连几次都被泥水滑了下来，敌人的机枪这时也狂叫起来。就在这最困难的时刻，二连支部委员葛一平和三排副排长祖小偷高喊：“共产党员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爬上去就是胜利！”战士们奋不顾身，冒着敌人

猛烈地射击，顽强地向上攀登。山陡路滑，大家就用刺刀、小铁、小碗挖坑，抓住草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当快接近敌前沿时，战士们投出成排的手榴弹，借着烟幕攻上了前沿阵地。敌人连滚带爬地往主峰溃退，二连的重机枪一阵猛射，当场就撂倒了十几个。此时，从主峰上滚下来一股敌人，个个光着膀子，手提大马刀，嚎叫着：“天门开了，冲呀！”凶猛地向我们扑过来，妄想乘我立足未稳，重新夺回前沿阵地。二连就象一颗钢钉，牢牢地楔在阵地上，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反扑，又一鼓作气攻占了主峰，残敌向一八六八高地逃窜。与此同时，五七二团三营和五七三团二营也攻占了几个前沿阵地。

但是，由于雨越下越大，山洪暴发，后续部队难以继续前进，不利再战，我们决定除五七一团一个营警戒监视敌人外，主力暂时撤出战斗。

经过一番侦察，很快查明，当面之敌是七月三十日刚刚由长武、平凉一线仓惶撤退下来的马鸿逵的十一军和八十一军约四个师的兵力。敌人企图在任山河、黄帽山地区组织防御，掩护一二八军在瓦亭、三关口之线防御的侧翼安全。为了迅速歼灭或驱逐当面之敌，割断一二八军与青马的联系，达成兰州战役的企图，军首长决心：于八月一日，以三个师的兵力，一齐向任山河村、鹏鸽咀、罗家山和哈拉山等处的守敌发起总攻。我们一九一师的任务：攻占罗家山和哈拉山，得手后向敌纵深阵地猛插，迅速占领黄帽顶，切断一二八军的退路。

## 五

八月一日十二时，总攻开始了。

山野炮、山炮、迫击炮组成的猛烈炮火，集中轰击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掩护突击部队展开冲锋。我站在师指挥所前头，从望远镜看去，只见敌人的阵地像个开水锅，硝烟弥漫，尘土飞扬，炮弹落处升起了一团团黑色的烟柱……

兄弟师也在激烈地展开攻击。不一会，我接到作战科长齐正钩的报告：左翼五七二团和右翼五七一团已先后攻占敌人的警戒阵地。“好家伙，真是一群猛虎！”我心里一阵高兴，随手看了看表，才不过十分钟。猛烈的炮火在延伸射击，我们的突击部队继续向敌主阵地攻击，枪炮声和冲杀声响彻山谷，战斗异常激烈。

可是不久，前面的冲杀声渐渐地减弱了，枪声稀疏了。这时，孙副师长急步朝我走来，凭着我多年的作战经验和老孙一脸的表情，我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

“右翼哈拉山主峰敌火力很强，五七一团连续攻击受挫，部队伤亡很大。”他告诉我。

“真糟糕，”失利的消息使我焦急不安，连忙问：“主攻部队呢？”

“二营伤亡严重，被敌人火力压在主阵地前抬不起头，已没多少攻击力量了。”

“应该马上派二梯队支援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哈拉山！”

“我也是这么考虑，”孙副师长转过身对作战科长说：“命令五七一团三营和五七三团三营立即投入战斗，配合哈拉山的攻击。”

恰在这时，一位参谋叫我接电话。我拿起听筒，耳边响起了曾思玉军长的声音：

“怎么，撞墙了？”

“是呀，敌人火力太猛……不过，我们已经把二梯队撤出去了！”

“对，要尽快把右翼山头拿下，侧击任山河的敌人，配合你们左翼一九二师的正面攻击。你们要亲自到前面去……”

“是，请军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我和孙副师长商量了一下，就带着几个参谋和通讯班到前面去了。敌人从罗家山上打来的炮弹，不时地在我们前后爆炸，溅起的泥土暴雨般地洒落在我们头上、身上。一路上，不断遇到从罗家山方向抬下来的伤亡人员。有一个机枪射手，胳膊被打断了，还苦苦央求抬担架的同志，不要把他抬下去，他还可以当通讯员。又有一个担架从我们身旁抬过，上面的人已奄奄一息，半个身子被炮弹炸的血肉模糊，鲜血顺着担架一滴一滴往下淌着……

“他是谁？”我一时辨认不出，连忙向跟在担架后的一个小战士。

“我们指导员杨凤良。”小战士用手抹着眼泪。

担架上的伤员仿佛听出我的声音，睁开眼睛，用低弱的声音吃力地对我说：“政委，没完成……任务，部队……伤亡大，我……要检讨……”我心里一阵激动，安慰了他几句，嘱咐抬担架的同志说：“告诉救护所，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活他！”

五七二团指挥所设在一个小山头上，这里离敌人的阵地很近，只不过五六百公尺。指挥所里，团长张怀瑞正用炸雷般的嗓门，对着电话筒大声嚷着：“什么，攻不动？限你半个小时再拿不下来，我就把你这个主攻营换下来……”张团长见我来了，简要汇报了战斗情况后，说：“政委，你放心。罗家山他们一定能拿下来，三营长刘东起和我一样，都是不打胜仗不要休的硬性

子，骂将不如激将嘛！”果然，没过五分钟，前面的枪炮声激烈起来，三营又发起了猛攻。该营八连的勇士们是那样英勇顽强的战斗着：

……敌人的十几挺轻重机枪疯狂地扫射着，一串串子弹在前沿织成一片密密的火网，整个封锁着三营前进的道路。八连伤亡很大，全连没有一个完整的连制班，五挺机枪打坏了四挺，六〇炮弹也打光了。但这些困难吓不倒英雄的八连，指导员王震同志将剩下的三十多人重新组织起来，又向敌人发起了第四次顽强的进攻。机枪手王化兴操起全连唯一的一挺七九机枪，边拣敌人丢下的子弹边打，枪身在他怀里急剧地左右摆动着，一串串子弹打得敌人不敢抬头。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机枪突然不响了，连续发射了四千多发子弹的枪管变红了。王化兴灵机一动，往枪管上蘸了泡尿，机枪又重新嘎嘎地欢叫起来。在机枪的掩护下，王震同志率领突击队，顺着左侧交通壕，迅速接近敌主峰工事。这时，山下的迫击炮及时地将炸药包打到敌工事上，趁着爆炸掀起的烟雾，突击队一跃跳出交通壕。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敌人惊恐万状，慌忙投出一排子手榴弹，当场炸倒十几个战士。仅剩下的十几名勇士，在王震同志的带领下，以迅猛的动作冲上工事，消灭了敌人的一个重机枪点。爬在阵地前沿的同志们，见突击队打开了缺口，从地上一跃而起，喊叫着象洪水一样涌了上来。战壕里满身泥土的敌兵，见我们攻上主峰，端着刺刀冲过来，战士们用冲锋枪一扫，吓得往山下跑。敌人一个排长，躲在敌尸体堆里继续和我们拼手榴弹。八连战士曾梅甫大喝一声，一跃而上，两刺刀结束了他的性命。经过一场激烈的肉搏战，敌人尸横满山，血流遍地。剩下的几个敌人，吓得跪在地上哭求：“大爷们饶命，我们也是汉人呀！”我们的战士说：“不管是回民还是汉

人，只要缴枪我们一律宽待！”

随着后续部队，我也紧跟了上去。山坡上坐着一群光着头，浑身泥土，被慑服的马匪俘虏兵。我们政治部的一个干事，正在给他们讲我军的宽俘政策；几个卫生员，也在为负伤的俘虏包扎伤口。

爬上罗家山主峰，从高处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整个防御工事的全貌：罗家山和对面的鹏鸽咀互成犄角，控制着经任山河通向固原的公路。山上，敌人构筑了一道道马蹄型堑壕，交通沟环山绕梁，每个山头都构成支撑点，各点能相互火力支援，整个形成了密集的交叉火力网……为了打开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我们的战士不知付出了多少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啊！

下午五时，五七二团攻占罗家山以后，又协助五七一团消灭了哈拉山守敌。此时，兄弟师也先后攻下了鹏鸽咀和任山河，越过废墟和堑壕，踏着敌人的尸体，向纵深攻击。下午五时半，马匪军开始全线溃逃，敌纵深三十里宽十里的野战防御体系全部被我军摧毁，共歼灭敌人五千余人。我军各路勇士们如鹰扑兔，乘胜展开勇猛追击。五七二团一个排，连越四个山头，将逃敌一个连压缩在一个深沟里，迫使全部交了枪。五七三团一营不顾疲劳，狠狠追过黄帽山，直抵固原城下。敌人一路溃逃，狼狈不堪，背包、马匹、伤兵、帐篷、鞍具、汽车、军械，甚至肩章符号……丢得满地都是。马鸿逵匪军深恐我军直下其空城银川，忍痛放弃瓦亭、固原一线阵地，不顾青马匪军，星夜逃回宁夏保窝去了。而青马也感到侧翼受到威胁，放弃六盘山逃往兰州。至此，我军从地理上割裂了青宁两马的联系，造成了各个歼灭的有利条件。

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挽救其即将灭亡的命运，保住西北，屏障西南，精心策划了一个兰州作战计划：以青马坚守兰州，吸引我军于兰州城下，然后宁马由固原方向转向兰州，胡宗南主力进击陇南，对我形成包围，合歼我军于兰州城下。可惜，蒋介石这一着“臭棋”，早在彭德怀司令员的预料之中。为了粉碎敌人“兰州决战”的计划，我第一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决定：以五个军的兵力攻取兰州；以三个军由兰州南侧迂回青海，抄马步芳的老窝西宁；另以三个军沿川陕公路南进，镇住和进击胡宗南；以一个军钳制马鸿逵，防止他援兰。周密的部署，给西北的敌人撒下了天罗地网。根据上级的精神，兵团把钳制马鸿逵匪军的光荣任务交给了我们六十四军。于是，自八月五日起，我师在胜利完成八百五十里追击战以后，又奉命在黑城镇南北的八营、七营、六营、五营、四营一线构筑工事，严阵以待，准备随时歼灭敢于南援的马鸿逵匪军。

八月二十五日拂晓，兰州战役打响了，我第一野战军以强大的兵力向固守兰州的马步芳匪军发起全线总攻。马步芳张惶失措，连连向马鸿逵发电告急，催促他火速援兰。但马鸿逵的援兰兵团，被我们钳制在海原以北地区不敢前进，坐视兰州守敌被我歼灭。

八月二十六日，传来了兰州战役胜利结束的捷报！

（杨建平整理）

## 鲜血浇开英雄花

原 星

六十三军是参加了石家庄（据沟筑垒）和太原（依城守碉）两个战役的部队。兰州战役之前，军领导对部队中滋长的一种轻敌情绪，曾多次进行教育，但未能引起干部战士的足够重视。第一次进攻，因对北依黄河，南环群山筑垒的兰州之敌基本特点认识不足，各方面的准备不够充分，因而首次攻击未能奏效。这一原本胜券在握，但由于轻敌而造成失利的战斗，对战役行动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事实告诫我们，战力强大而又连战皆捷的部队，对顽敌的垂死挣扎绝不可掉以轻心，战役上的弱敌在战斗上不按强敌打，是难免要吃亏的。

彭总阵前授机宜

久闻彭总指挥历来亲临前线。在兰州战役中，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了，确是名不虚传。就在我们军的主攻突击师出现问题后，彭总带领少数随行人员，直达师与团指挥所之间的一个无名高地。兵团杨得志司令员，郑维山军长等首长闻讯后，先后急速赶到现地。彭总严肃指出兰州战役迅速得手的重大意义，详细部署

了敌我攻防的长短情况，还亲自观察了敌我阵势。当即指令比较擅长打山地战的一八九师去进行侧胜的突击，必须成功。杨得志司令员也对战术指挥作了具体要求。郑军长当时坚定地表示，立即调整部署。随后，现地召开作战会议，确定：加强和配属两个炮团，以主要火力支援一八九师主突豆家山；一八七师则坚决突击十里山；一八八师为二梯队。战斗打响后，及时在豆家山方向进入战斗。坚决做到一举突破，全歼马匪军。实践结果，完全证明彭总的指挥有方，是我们军突击成功的首要原因。这使我们深深感到，彭总不顾艰险亲临前线现地观察，当机立断解决问题的优良作风和高度的指挥艺术，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 步炮机智歼顽敌

八月二十五日十时五十分，我军一鼓作气，前仆后继，突破前沿，歼敌于纵深，马匪军苦心经营的豆家山、十里山筑垒防线被两支利剑彻底穿透摧毁了。就在红旗插上豆家山之际，郑军长把烟头一丢，手指前方，兴奋地说：“成功了，赶快向上报告！”王宗槐政委也笑了。此战，除少数残敌逃逸外，敌主力被歼，死伤累累，敌已无还手之力，我军胜利的红旗，很快插满了城区。

这里要指出的是，兰州战役无空中顾虑，敌又无坦克战车，故敌我双方指挥上的决斗，就看谁步炮协同的铁拳占上风，谁就必操胜券。事实证明，再狡猾多诈的马家顽军，终究敌不过我英勇善战的解放军。略举一例，第一次突击马敌，我火力准备时，敌即躲入洞穴，待炮火延伸，部队发起冲击时，敌手持大刀，呼啸而出，敌我拼搏，我暂时受挫。而这次最后突击，我先以突然复燃火力狠狠打击敌人，继则以炮火猛烈延伸诱敌出洞，再次火力

猛烈复盖密集暴露之敌，待我冲击部队突然出现敌前，马匪军已成难以招架之势，我收“兵不厌诈”之利。步炮同心协力，智勇胜敌，是这次一举突破成功的关键所在。难怪敌军俘虏口口声声地说：你们的炮火真厉害，弹炸人倒，我们实在没法招架。

### 英雄血汗开红花

一八九师主攻豆家山，五六六团第三连是尖兵连，在我火炮准确的支援下，从敌第一〇〇师第二团与青海保安第一团接合部突破第一号阵地，以大量手榴弹歼灭反扑之敌。七班长杜英奎，三班副李福成，你克二号洞，我夺三号洞，打退敌六次反扑，保证第一营迅速打下第一号阵地。

此时，五六五团七连一排攀登二米高的削壁，占敌第一道堑壕。二排大功臣班长张致和率全班战士以人梯过壕越障，打退敌反扑，迅占三道堑壕，形成威逼第三号阵地侧后敌一〇〇师第二团指挥所之势。敌反扑多次，均被我击退，战斗十分激烈。此时，一营进入战斗，王瑞副营长率三连力战顽敌。第六次反扑时，敌副团长战场悬赏，令赤背挥刀匪兵连续反扑，一场白刃格斗展开，我战士马占树一人力毙三敌，将敌副团长当场刺死。敌犹作困兽斗，猛扑五连，二排长李沙沙指挥全排一阵手榴弹猛打，即与敌肉搏，杀敌四十余人。

我夺取第一、三号阵地后，一八九师五六七团和一八八师五六二团加入战斗，猛烈地连续攻击，占领第二号阵地。接着，五六五团三营经苦战，终于攻克敌青海保安第一团据守的十五号以及十四、十三、十二号阵地。

我打退敌四十多次反扑，敌全线溃逃，我乘胜追歼，歼敌大

部。时至黄昏，豆家山阵地全部被我夺占。其他兄弟部队相继得胜，各路大军象滚滚的洪流，直冲城区。二十六日十二时，兰州终于回到人民手中。战火中绽放的朵朵红花，激励我们在欢庆声中，不禁振臂高呼：光荣无畏的英勇战士万岁！

### 上洋专家抢修桥

兰州黄河铁桥的木质桥板烧毁了，严重阻碍计划北进宁夏的一八八师和其它渡河部队。军领导得知后，首长命我立即赶赴市区。我和一八七师徐信副师长一同前往请示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同志。他令我组织人力尽快抢修，一定要保证北进部队渡河。

我们赶到桥头时天已黎明，见火势沿桥板底部已延烧到桥北头了。于是，一面组织部队扑灭烈火，一面筹集材料，进行抢修。

我们请来了当地的技术专家，同部队的工兵干部共同研究抢修方案。专家们提出：此桥经火烧之后，钢架结构可能发生物理性变化，承受力会大大减弱，重新搭板过重兵有一定危险性。经过技术测定后，我们确定迅即集木铺板，定时完成。为了确保安全，部队过桥采取三种办法，即以连为单位，保持应有距离分批过桥；驮载火炮辎重均采取分解法，靠人力输送，单畜行进；所有人员过桥均以轻步缓行。这样，北进部队按时安全地越过黄河，乘胜急进。

## 积极主动支援友邻

韦国林

一九四九年八月，我军向兰州挺进。那时，我在三军施工团一营任营长，全营装备的都是骡马驮载的山炮。在大部队行军序列内，我营驮着炮、堆糞糞地沿着公路和大路向西北进军。部队到了定西，距兰州不远了，我们炮兵营脱离了西兰公路，沿内官营、马莲滩、阿干镇直插兰州之敌的侧后。八月二十日，我营由西果园登上杜家岭山，经过胡家湾、岗家营到西律村以北二里多远的山梁上占领了阵地。

三军是进攻兰州的第二梯队。在我营阵地的正前方，是我四军要进攻的沈家岭和狗娃山。由于我营阵地位于沈家岭和狗娃山敌阵地的侧后，与狗娃山仅隔一条深沟，对敌阵地的构成和敌军活动情况都看得清清楚楚。

沈家岭和狗娃山，位于兰州市区西南，地势险要，敌人在这里构筑了坚固工事，在主峰特别是南侧（即我四军进攻的方向），敌人依山形削成二、三丈高的绝壁，周围布满了碉堡，狗娃山上还配有敌人的山炮阵地。敌人认为，依靠这样的阵地和火力，兰州的防御就“固若金汤”了。

我们架起炮队镜，将沈家岭、狗娃山、四墩坪（今伏龙坪）、九间楼（今华林坪北端）、黄河铁桥等主要地物及敌工事都画入了我们的炮兵射击图中，并反复测、校了诸元。这样，哪里出现目标，就可立即向哪里射击了。

二十五日拂晓，全线总攻开始了。我们在炮队境内，既看到我军部队架起云梯奋勇向敌攻击的情景，也看到敌前沿部队垂死挣扎、疯狂地向我军反扑的情况。正当两军前沿反复争夺呈胶着状态时，沈家岭北侧敌纵深阵地内，集结了大群的敌人，看样子又企图向我军作更大的反扑，而我军的攻击部队，则完全看不到这一情况。在这一关键时刻，沈家岭北侧密集之敌，既是重要目标，又是有利目标，应抓紧时机主动打击；但我三军是第二梯队，在四、六军攻占兰州南山阵地以后，我军就要向兰州市区进攻，而我们的炮弹又很不充裕，现在主动打了，会不会影响本军的战斗？应不应马上射击，确实存在着矛盾。但当我们一想到沈家岭、狗娃山等山地是兰州市的主要屏障，攻占这些山地是解放兰州的关键时，就毫不迟疑地向团里提出了立即对敌密集部队实施集中射击的建议。团里很快批准了我营的建议，并令我营与二营一起集中炮火猛烈轰击该敌。由于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我们反复地查校了各项射击准备工作，一群群炮弹象长了眼睛一样在敌群中开了花，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敌人这一次大规模反扑就这样完蛋了。这时，狗娃山上配置的敌炮，发现我们的炮兵阵地时，就密集地向我们射击，企图取消我炮的“发言权”。这怎么行呢！我营迅即转移火力，向敌炮猛烈还击。虽然敌人发射的炮弹比我们多，但由于我营的阵地是在一条很窄的山梁上，前后都是深沟，敌炮的射击准备工作又较仓促，敌人发射的炮弹不是落在我阵地前的沟内，就是越过我炮阵地，落在后面沟里，尽管敌人的炮弹在我阵地附近轰轰地直响，但我营无一伤亡，而敌炮阵地由于配置在狗娃山坪地的中心，且我营射击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只几发炮弹就将敌炮打哑了。敌炮手慌乱地离开了阵地，不久又发现敌人的炮兵也从原阵地转移了。

二十六日清晨，我们进到了市区，团里指定铁峰主任和我徒步前进，察看东教场有无敌炮。当我们路过中山路一个两层楼的小商店时，许光达司令员接见了我们，并指示我们行动中要注意防止零散敌人的袭击，在收缴敌炮时要注意与友军的团结。在我们继续向东运动途中，我各路攻城部队已将城内残敌全部肃清，国民党反动势力在甘肃和西北凭借固守的最大据点——兰州，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 马架山英雄赞

王 埃 王 钦 书 林 鸥 刘 尔 宁

青马匪军以其主力八十二军一〇〇师，守卫在马架山一麓山区，作为兰州的东南屏障。他们依仗着“永久性”防御体系，妄图作困兽之斗。我六十五军健儿奉命攻击马架山，发扬了我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攻如猛虎，守似钢钉，人人奋勇，英雄辈出，广大指战员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了一曲英雄的赞歌。

### 马架山上的钢钉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整个马架山的峦头，打成了一片火海，闪烁的红旗在硝烟里不停地往前挺进。马匪军官督战，匪兵们对我进行着绝望的反扑，在这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曾在三关口以刺刀竖成的第三连，接受了攻占右侧山顶两间房的任务。命令要求：“占领了房子，钉住钉子，巩固阵地。”

冲锋发起，副连长率二班旋风似的冲上二道沟，迎头碰上向下反扑的敌人。这时，二排长大喊了一声：“立功的时机到了！”话没喊完一梭子手榴弹已打入敌群，一阵巨响，敌人被打得东倒西歪，余下的扭头便跑。

“冲啊！发扬三关口的战斗作风呵！”共产党员贾祥边向前冲击，边喊着鼓动口号。

机枪二班战士郝原奇勇当先，端起机枪横扫敌人。部队进到一道塄坎上，敌人又反扑了过来。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连续打退了敌人六次反扑后，又继续向前冲击。二排长冲在最前面，自己的手榴弹打光了，捡起伤员的手榴弹打，前进中他头部负了重伤。三排长马上代替了他，领着二、三排合攻，一气又冲进二十公尺。在打退敌人第七次反扑时，三排长胸部挂了花。上来的代理人是三排副，他领着大家又打退了敌人的第八次反扑，一直猛冲到山顶的塄线。塄线上敌人被打死了一大片，只剩下三个敌人跑了回去。

“前进一丈，不后退一寸！”口号还没有停，一排的战士已冲到了最前面。共产党员排刺英雄任秉恒手擎大红旗，边冲边喊“同志们上啊！”一群敌人从对面又反扑过来，机枪一班的岳俊端着机枪一梭子复仇的子弹扫了过去，接着就是一阵手榴弹。在硝烟弥漫中，一排副刘振江同志一马当先，领着大家占领了房子。

天渐渐黑了，战斗越打越激烈，一场争夺房子的激战展开了。双方的机枪子弹交织成一片火网，手榴弹四处爆炸，声震山谷。

“坚决钉住钉子呵！”一排副向大家鼓勵着。

一班的刺杀英雄陈振忠同志，头部负了伤，但他坚决不下火线，还不停地给大家递手榴弹。连长和指导员都劝他下去。他摇着手说：“我不能下去，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连长这时大声喊道：“向重伤不下火线的陈振忠同志学习！”同志们精神振奋，越杀越勇，四班副班长一个人独挡一面，他冲到房子的前面，一个手挖工事，一个手打手榴弹，一连打退敌人四次反冲锋。机枪一班贺金钢同志的机枪卡壳了，顾不上排除故障，抓起手榴

弹，接二连三地投向敌群。

接着又打退了敌人两次较大的反扑。敌人终于在三连的勇士面前发抖了。在马匪军官威逼下连续十四次反扑，均惨遭失败。百余具敌人的尸体被丢弃在三连的阵地前。三连的阵地始终像钢钉一样钉在那里，夜空里，红旗在山顶耸立着。

#### 四勇士直插敌阵

八月二十五日午后，五七九团二营向马架山马匪军一百师发起了冲锋。六连战士任喜礼、李新、张友福、吴城英四位勇猛的战士，手擎红旗，冲在部队的最前面。在冲到第二道壕沟时，敌人用火力封锁住后续部队的前进。他们四人在三面受敌威胁的情况下，奋起迎战，毫无惧色。敌人的手榴弹在他们身边爆炸，子弹象雨点般地打来，他们的米袋被打穿了，小炮、枪柄被打坏了。这时敌人的一个连向他们冲过来，一面打手榴弹，一面摇晃着大刀，督战队疯狂地喊叫。紧急关头，吴城英同志负了重伤，临牺牲时还说：“同志们要坚决顶住！”眼看敌人已经冲到离他们十多公尺远的地方，剩下的三勇士拿起手榴弹猛打过去，倒下去了一片敌人。接着，敌人又冲上来了，这次上来的敌人更多。这时候，李新、张友福专揭手榴弹盖，任喜礼一个人不停地甩。敌人死的死，伤的伤，然而并未停止进攻。最后，他们的手榴弹打光了，枪和刺刀都被打坏了，只得退下几米，在沟里拣了一些手榴弹，又猛冲上去，夺回了原来的阵地。

三勇士守住这块阵地，象是一把钢刀插到敌人的心脏里。敌人多次反扑失败，督战队暴跳如雷，可是我们的革命战士临危不惧，沉着应战，绝不后退半步。他们打了半日，水米未沾牙，又

饥又渴。共产党员任喜礼同志不断地鼓动说：“沉住气，坚决地打，给吴城英同志报仇！”手榴弹没有了，在附近拣来敌人丢下的手榴弹；敌人打过来的手榴弹，他们手疾眼快抓起来又打过去。敌人的多次反扑被粉碎了，英雄的阵地始终屹立不动。

敌人象是抽光了的赌徒，红了眼，最后竟集中了一个连的兵力，向三勇士的阵地扑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左右两侧我军部队冲上来了。一阵激烈的肉搏战，敌人被彻底压下去了，三勇士随着大部队向敌人冲杀，我军最后终于胜利地占领了马架山。

### 共产党员刘维民

五七九团三连的任务是攻取马架山右翼，还没有进入阵地，三、四十个敌人赤胸露背手拿大刀，凶神恶煞似的扑来。一班长刘维民一看敌人来势突然，很快地指挥全班抢占了第三道壕沟的右角。敌人距我越来越近了，一班战士一颗手榴弹打过去，刘维民自己来不及撤盖，便组织两个人帮他撤盖，一颗颗手榴弹接连在敌群里爆炸，敌人一个跟一个倒下去，有的滚在沟里，剩下的连滚带爬钻回地堡。刘维民紧紧抓住战机，带领金义和于世元冲上去占领了三道壕沟。他们离敌地堡只有六十米，敌人的机枪朝他们疯狂扫射着。

这时，指导员刘福海从后面上来嘱咐道：“刘维民，你们守住这个阵地就是完成任务，记住，你是个共产党员！”

“指导员，你放心！看着吧！”刘维民向指导员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指导员回去以后，刘维民心里想，党和人民培养我四年多，这回正是我用行动回答党和人民的机会。这时敌人又从左面摸了上

来，他们的手榴弹也打完了。刘维民和于世元架起机枪，于世元压子弹，刘维民朝着敌人猛烈射击。刚要摸过来的敌人又逃了回去，只躲在沟里地堡里打冷枪，一露头就吃上子弹，敌人再不敢露头了。

枪声稀少起来，刘维民叫于世元去运手榴弹。刘维民说：“你告诉指导员，只要我在，阵地就在！”

刘维民和于世元两人坚守阵地，直到四连前来增援，他们才转到左翼阵地。

### 尖刀英雄杨顺文

二十五日强攻兰州马架山时，杨顺文同志接受尖刀任务后，带领二班冲在前面，要通过一块三十多米的开阔地，敌人的火力封锁着这段地带。当二班向前跃进时，敌各种火器向他们密集射来，只见他们时而卧倒，匍匐前进，时而迅猛向前冲击。子弹打穿了杨顺文的衣服，接着又打伤了他的右臂，他忍住痛仍冲在最前面。

杨顺文高喊一声：“二班跟我来！”说着他已冲到敌人一个地堡跟前。他把一个手雷塞进地堡，一声巨响，敌人的地堡被炸毁了。这时杨顺文才发觉他又负了一次伤。接着一百多名敌人反扑过来。杨顺文率领着二班和敌人对拼起来，他们顶住了敌人，吸引住敌人，给部队冲锋杀开了一条血路。

后续部队冲杀上来了。不幸杨顺文同志在第三次负伤时光荣牺牲了。

马架山战斗下来，四连战士纷纷议论着：“我看杨顺文这次得立大功。”

“立大功？二班长那么勇敢，全连金营谁比得了？非立特功

不行！”多数同志都同意后一种意见。领导上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在评功会上给杨顺文同志立了特等功。

### 马架山上三排立大功

二十五日，总攻开始了。我五七七团七连三排为突击排。他们冒着炮火的浓烟，勇猛前进，首先夺取了第三道壕的一个大地堡，俘虏了五个敌人，缴轻机枪一挺，步枪三支。

三排副排长甄正祥机智沉着，他为了弄清突击道路，把八班长刘玉山叫过来，登上人梯到一丈多高的外壕边观察，发现侧面有一个斜坡坎，他带领全排穿着腰带摸上去，一阵手榴弹，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趁势又夺取了第二个地堡。这时侧后出现了一股敌人，七、八班的勇士们猛烈向敌射击，敌人丢下五具尸体向后溃逃。他们又接连打垮敌人第三次、四次、五次反扑。三排机枪班长李富生和马占魁端着机枪扫射敌人。机枪打热了把手烫起了燎泡，他们还不停地射击着。张富才、李振生的六〇炮准确地射击敌人，炮弹一步紧一步地阻击着敌人，敌人在遭受巨大伤亡后溃退了。八班赵有合同志负了重伤还往前爬着。

三排的同志经过浴血奋战，现在只剩下三个人了。三排副甄正祥、八班长刘玉山和战士田文贵怀着满腔仇恨，怀着为伤亡的战友复仇的决心，跟随冲上来的一、二排的同志，又攻取了敌人的两个地堡。他们始终攻在最前面，三排副甄正祥和八班长刘玉山他俩虽是两处负伤，仍和田文贵同志三人互相鼓励，一直坚持到战斗结束。在全连评功大会上，给三排评了大功，三个班也评了大功。

## 古城岭突破口激战五日记

王 刚 林

为迅速解放兰州，我们部队于八月二十一日六时，向据守古城岭之敌发起了进攻。经三次突击，激战十小时，仅占据敌第一道外壕，发展不够顺利。为了迅速突破敌人的防御，上级首长把突击排的任务交给了我们一连一排。当时我在这个排任排长。接受任务后，全排同志把刺刀磨得飞快，每人带十二颗手榴弹，每班三包炸药。我们正副排长除手枪外，每人还带步枪一支。营、连领导明确指出：“为了迅速突破敌人防御，扩大战果，全歼纵深之敌，首先巩固住突破口，消灭向突破口反扑之敌是关键。因此，你们上去后，必须把突破口巩固好，稳住阵脚，象根钉子似的钉在那里，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你们这把尖刀插入敌阵。”为了保障我排完成任务，对营连支援我们也作了具体部署。

出发前，我排班以上同志到突破口的后侧，请二连的同志给介绍了地形、敌情及经验教训，经实地观察与研究了敌人可能反冲击的规模、路线和我们的打法，做到了心中有数。

全排做好了一切准备，迅速隐蔽地进入了阵地，换下了兄弟分队。就在这时，三十余名敌人在炮火掩护下，有端着刺刀的，有举着马刀的，嘴里喊着“升天、升天”，向我扑来。我排当即以各种火器向敌猛扫，当敌靠近时，又以排子手榴弹向敌猛投。接着一班端着刺刀冲了上去。激战了三十分钟，残敌狼狈逃回。我排抓紧时间修筑工事，抢救伤员。

敌人见正面反扑吃了亏，就改变战术，在对我阵地先进行二十分钟炮火猛烈轰击，然后以五十余人分兵两路，正面只有少数敌人，主力则从右侧向我猛扑过来。我们利用有利地形向敌射击。六〇炮班集中对付右侧敌人。神炮手张大奎向右侧敌人突然开火，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东跑西窜，接着就瞄准敌指挥官和督战队，连发几炮，使敌指挥中断，督战失灵。三班长李有勇趁此时机带领两个小组，利用土坎突入敌后，与二班协同前后夹击敌人。敌人见断了后路，没人指挥和督战，就夺路逃跑。我二班跃起追击，三班冲入敌群，用刺刀、手榴弹消灭敌人。三班长李有勇左臂被敌马刀砍伤，两腿骨被打断，站不起来，还用手榴弹消灭敌人，后头部中弹牺牲。三班战士张玉明和敌人扭在一起，在乱枪射击中，与敌同归于尽。经与敌反复拼搏，毙伤敌二十多人，使敌龟缩于阵地前。

二十一日，我们与敌激战了一整天。突破口的阵地始终在我手中。入夜，敌人仍不断组织反扑，但均被击退。

我们利用敌人反扑的间隙，及时调整组织，抢修工事。至二十二日拂晓，我们已打退了敌人七次反扑。还构筑好了各种掩体、堑壕、交通壕、防炮猫耳洞、冲击出发阵地和道路。全排同志越战越强，表现出战胜敌人的高度信心。

为了抗击敌人再次反扑和准备向敌进攻，在天亮前，七班被派来加强我排。这时我们了解到，经二十一日试探性攻击后，其它各主要阵地我军均已停止攻击，各兄弟部队在继续进行战斗准备和动员。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我们这里已经突破敌人阵地，并且巩固住了突破口，就要象钉子一样钉在这里，等全线开始总攻时，再继续扩大战果，歼灭纵深之敌。我们遵照上级的意图，调整了人员，将二班所剩几个同志投入一、三班。连里弹药组在

军械员刘连池带领下，做到了弹药随打随补，并储存一部分在工事内，足够我们再打一整天。他们提出“为了巩固住突破口，消灭反扑之敌，需要多少弹药，保证按时送到，让敌人吃饱喝足！”

二十二日天明后，敌人见不仅没消灭了我们，而且在我们阵地上还有了工事，就改变了花招：以轻重机枪和狙击手，严密监视和封锁，使我抬不起头来难以行动。如观察射击动作稍慢就会头部中弹，我排当天头部中弹牺牲的就有七人。同时集中所有炮火向我猛烈轰击，企图破坏我工事。我们也相应地改变了对付敌人的办法：多数人进入防炮洞隐蔽，少数人以突然抬头观察射击，打一次换一个地方，以监视和消灭敌人；工事随坏随修，并以六〇炮压制敌人火力。当敌反扑时，全排迅速占领阵地反击敌人。

我们一直坚持到十一时许，敌突然集中所有火力向我袭击约三十分钟，我工事大部被击毁，又以一个连的兵力分成三路：以少数兵力正面吸引，主力则从东西两侧向我反扑。我们适时提出“人在阵地在”的口号，并利用残存工事和堆积起的敌人尸体，以一、七班首先集中火力消灭西面距我最近，威胁最大之敌，尔后以七班协同三班消灭东面之敌。战斗打得非常激烈，一班伤亡过半。七班长吴洪亮和一班副袁广田见敌人从正面攻得猛，就各带一个小组主动从阵地左侧，利用地形隐蔽地迂回到敌后，勇猛冲入敌群，以手榴弹、刺刀消灭敌人。七班长吴洪亮左臂被敌砍一马刀，左小腿中弹鲜血直流，仍端着冲锋枪向敌扫射，一连打倒七个敌人。一班副袁广田见五个敌人在洼坑内，一下拉着两个手榴弹扔过去，将敌全部炸死。一班战士刘有见敌人往回跑，一个箭步紧追上去一连刺倒两个。敌人的督战队用手枪、马刀往回赶也无济于事，这路敌人终于丢下伤员、死尸跑了回去。此刻东

路敌人直逼三班阵地跟前，该班已伤亡一半，情况十分危急。七班返回头来和机枪班协同三班一齐向敌人猛打，消灭其一部，击退其一部。

战至十二时，我们打退了敌人十二次反扑，敌弃尸三十多具。我们排虽然伤亡较大，但越打越勇顽强，战斗情绪饱满。五名负伤的同志说啥也不下火线。

为了再次打退敌人反扑，我们立即让七班接替三班阵地，三班剩下的四人补入一班。连又调来五班归我们指挥，并补充了弹药。

战士们越战越有智慧，越战越勇敢。一班长赵双慎提出：“为减少敌炮兵火力杀伤，更有利于向敌发起冲击，将我阵地向前推进。”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于是我们在火力掩护下，开始挖掘堑壕，向敌逼近约二十米。敌见势不妙，企图以炮火摧毁我堑壕。可是这前进的二十来工事很少中弹，后面的工事中弹最多。这又使我们认识到，越靠近敌人，敌炮火越难发挥威力，越能使敌人丢魂丧胆。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以劣胜优，避开敌人的炮弹，减少自己的伤亡。因此，我们更加积极的一边打一边向前挖，步步向敌逼近。战至天黑，不仅使整个阵地向前推进了五十米，还打退了敌人四次反扑，而且改变了我们的不利态势，并大大减少了伤亡。

二十二日夜，敌人唯恐我夜间向其发起冲击，天黑后又组织向我反扑。尤其是在夜晚十一时，敌首先以猛烈炮火袭击我阵地二十分钟，接着以一个多连的兵力向我反扑。他们在正面以少部分兵力佯攻，吸引我们的兵力火力，而主力则在我侧后猛攻。敌人的阴谋企图是分割我与营、连的联系，打乱我部署和指挥，断我弹药补充，相机将我围歼，夺回其已失阵地。当时，我们已失去

营连指挥和上级炮火支援，被敌四面包围，处境极为困难。但是全体同志沉着应战，坚决听从指挥，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我们除以五班和机枪班重点对付侧后之敌外，对东、西、北三面都配置了反击力量，并以一、七班的机动组作为机动力量，哪里需要，就支援哪里战斗；六〇炮班调到排阵地中间，以猛烈炮火杀伤敌人。一股敌人突然从五班阵地突入，情况非常紧急。这时五班已伤亡过半，但仍然顽强扼守阵地与敌搏斗。班长张有才身上虽然多处负伤，仍然坚持战斗，直至晕倒。机枪班长赵昌明和副班长各端起一挺机枪向敌扫射。机枪班的战士一面压送弹夹保障正副班长射击，一面用手榴弹消灭敌人，打得敌人再也不能前进。这时，一班和七班迅速隐蔽地插到敌侧后，协同五班用刺刀、手榴弹将突入的敌人消灭。此时，又一股敌人沿外壕突然从一班左侧突入我阵地，直逼我六〇炮发射阵地，妄图割裂我战斗部署，打乱我战斗队形，情况十分危急。为消灭突入之敌和阻敌继续进入，六〇炮班以手榴弹消灭敌人。机枪班立即调转头来从侧面，以猛烈火力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我们正副排长组织各班仅有能机动的五人，和其他班一起消灭了突入之敌。随即由副排长武佩吉带两个步枪组和一挺机枪，向企图切断我与营、连联系之敌出击，与兄弟分队协同，将敌击退。

激战了一个小时，敌人的第十九次反扑终于被我粉碎。敌人在我阵地内外弃尸近四十具，狼狈逃回。大家高兴地说：“敌人‘升天’，就是为我们加高掩体送来做工事的‘材料’，我们欢迎敌人多来几次。”

击退敌人这次反扑后，我们派一班副官广田等二人向上级报告战况。团首长鼓励我们说：“你们打得好！”并由连将二排四班和机枪班加强给我们。



## 西进途中散记

### 刘 孚

一九四九年的九月六日是西宁解放的日子。我作为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宁的前卫团的一员（团宣传股长），每当回忆起当年向西北大进军那种艰苦豪迈的战斗生活，一些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令人怀念。

### “再剥一条牛尾巴”

这年七月，扶眉大捷以后，我第一野战军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时间，集中力量消灭向西北撤退的马步芳、马鸿逵匪军，迅速挥师西进。进军部队以沿西兰公路前进、直捣兰州的中路为主，另外还有左右西路：我们一军二师五团，为左路兵团的部队。

七月二十九日，我们从陕西边界的陇县出发，向陕甘交界的固关山前进，踏入了甘肃境内。

进军的部队日日夜夜向西挺进，队伍成平行多路纵队，卷起了冲天的黄尘。我们有幸参加这个伟大进军的战士是多么自豪啊！是啊，西北战场经历了三年多艰苦的鏖战，打垮了胡宗南匪军，现在，我军矛头所向，直指青、宁二马，是多么痛快啊！毛主席《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鼓舞着我们：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

酷暑天气，烈日当头。我们团的后卫收容队，遇到一个同志，他体克了，脸色通红，嘴角吐着白沫。我们立即实行急救，把他身上被汗水浸湿了的子弹带、手榴弹带、粮袋等等取下来，让他呼吸舒畅一些。然后，医生把冷毛巾敷在他的头上。他醒来后，又服了些救急水和仁丹，环顾四周，看到众多陌生的面孔，他立即坐了起来。“怎么回事，我掉队了吗？我还是副班长呢。我们班有几个新同志，大家都商量好，参加大会战，争当模范班，第一条就是行军不掉队呀！”说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整理好着装，不管同志们劝慰，不要别人搀扶，顽强地一步一步上路了。

这个战士的名字叫李元福，是一九四八年二月瓦子街战斗解放过来的，四川仁寿县人。大进军动员时，我去过他们那个连，听过他诉国民党如何欺压他家，如何抓他当兵的苦。当时我问他行军怕不怕苦？他用很重的四川口音爽朗地说：“苦啥子哟，仗快打胜了，蒋介石快完蛋了，剥牛剥了四条腿，剩下一条牛尾巴了！”——好一个比喻啊！至今他那响亮的话语，还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这晚，我们在夜色中翻越陡峭的固关山。四周黑黝黝的，“不见青山色，但闻流水声”。路旁的小河哗啦响着。头一天，我军在这里打了一仗，消灭了马匪骑兵第十四旅。部队经过时，因天气太热，敌人遗弃的人马尸体，发出恶人的臭味。不知是哪个兄弟部队在这里宿营，在河边埋锅做饭，篝火照耀着山间的林木和前进的队伍，影影绰绰。天色大亮以后，队伍下到山脚下，一个叫马鹿的村庄，骇人的景象使大家怔住了：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挂在路边的白杨树上，尸体倒在草地里，双臂还反绑着。几位老汉向我们诉说，死者是本地一个长工，三天前被马匪抓住，说他

是解放军的探子，用马刀砍了。部队抓住马匪这个野蛮残忍的罪行，进行了现场教育，同志们进军的心情更急切了。

八月四日，我们向秦安前进，翻越二十里长的一座大山。傍晚时分，西面远处的山峦起伏处，卷起一团团阴云，跟着白茫茫的“雨脚”扎了下来。接着冷风阵阵，大雨哗哗。西北高原的黄土路是那样的泥泞，大部队行军十分困难。人们的背包，干粮袋等越加沉重起来。在雨中，战士们不顾自己全身湿透，而用雨布把炸药、炮弹包起来。在泥泞的路上，那些背行军锅和牵骡马的同志们，摔跤就更多了。夜里，道路全然不可辨认，大雨如注，电闪雷鸣，大家只好艰难地行进。就这样，部队在雨夜中坚持行军十多个小时，挨到天明，当部队下山到秦安县城的时候，群众前来欢迎，年轻人用镢头挖土垫路，老汉们提来米汤和馍。宿营以后，大家拧干衣服，围在屋子里烤起暖烘烘的火来。

### “火药桶”问题可以解决了

我们气喘吁吁爬到山顶的时候，广袤秀丽的夏河川豁然展现在眼前。夕阳西下，霞光笼罩着临夏（河州）城。河川里大军云集，红旗飘扬，几路部队奔向临夏而去。

河州是回族聚居的地区，是西北五马的“老窝”。对于这伙几十年来骑在西北各族人民头上的官僚、军阀和土皇帝，我们是从血的教训中熟知他们的。一九三六年冬，红四方面军西路军有多少红军战士丧身在马匪的屠刀之下；一九四八年五月西府战役，马匪配合胡匪在陇东夹击我军又是何等疯狂。马匪对革命欠下了累累血债，对西北各族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而马步芳在国民党全国政权即将崩溃的时候，还认为他的反共势力不可一世！就

在我军发起向大西北进军的前夕，马步芳于一九四九年五月，捡起了蒋介石送给他的“西北军政长官”这顶高帽子，从他经营了几十年的青海西宁爬出来，跑到兰州，总揽了西北军政大权。马步芳曾得意地对其部属说：“先人没有办到的事我们办到了！”可见反动、狂妄、颟顸到了何种程度。

到临夏的当晚，我们宿营在城南三里路的大王家村。房东王锡厚老汉向我们诉说马匪的剥削压迫，据他说：河州平川、夏河两岸的广大土地，多为马步芳、马步青（马步芳之兄）占有，老百姓一年辛苦打下的粮食都交了租。马步青一年要收五千大石租子。河州城有引自夏河的几条水渠，几十座水磨也被马家垄断，每座水磨一年要收十二大石面粉。王老汉特别给我们讲了马步青的新公馆“蝴蝶楼”。据说中心建筑是一座由主体和伸向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个角的二层楼，因形状好象蝴蝶而得名。它是在马匪的皮鞭下，靠几百名工匠和农民吃青稞面糊糊奴隶式劳动修成的。王老汉说，今年二月，马步青的儿子和马鸿逵的孙女结婚，流水席请了两个月，结婚的嫁妆用汽车拉了十几车。第二天，我们去参观蝴蝶楼。马匪家人刚刚逃走，蝴蝶楼一片狼藉，在满是雕梁画栋的庭院中，到处扔着绸缎衣被和什物。就在当天行军途中，我们曾碰到一件拦路告状的事：一位七十多岁的回民老汉双手捧着状纸，同一些回民群众一起，向进军的队伍喊冤，“我们百姓死得冤啊！死得冤啊！”我们看状纸上写道：“平善乡第九保马贤，呈告乡长马福禄杀侄之冤……”马贤老汉抖索着状纸说：“六月三十日，马福禄抓我的侄子阿芳给马步芳当兵，阿芳没心去，马福禄就说我的侄子通共产党，一刀把他砍了！”

马匪对各族人民的统治太残酷了。在近代和现代史上，马匪集团利用国家政治风云变幻，特别是利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矛

盾，逐渐膨胀了自己的势力。而在我军西进以前，马匪基本上还没有受到过决定性的打击，因此特别猖狂。我军西进时，马匪狂妄地要与我军进行“兰州决战”，以挽救其必死的命运。为此，马匪还在民族问题上进行煽动，给我军西进制造困难。然而，我军迅猛而强大的进攻和追击，加上严明的民族政策和纪律，马匪那些反动欺骗宣传，什么共产党“杀回灭教”的煽动没有人听。部队从临夏出发时，街头拥满了各族群众，一些人牵着角上缠着红布的牛羊热情慰问，回民群众按照自己的民族方式，手执亮晶晶的大肚茶壶，不断地招呼解放军喝茶。沿街贴满醒目的标语：“欢迎劳苦功高的解放军！”“欢迎为民除害的解放军！”“解放军是西北各族人民的救星！”是的，随着我们进军的步伐，马家小王朝的罪恶统治就要完蛋，新的社会制度就要建立，历史上遗留的民族问题也将从根本上解决，河州各族人民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了。

## 西北人民解放军对新编骑兵第三旅的追击战

# 抢修洮河浮桥

社 稿

我左路军第一兵团顺利跨过洮河以后，第一野战军前线指挥都特地打了一个电报祝贺。

的确，这是一件惊人的创举。我军工兵团用七十多个小时的时间，在水深六米，水速每秒三米的洮河上，架起了一座长一百二十五米，载重五千斤的大桥，使我追击大军，从激流滚滚的洮河上跨过，从而保证了按预定时间完成歼灭青马的作战部署。

还是在八月十六日夜里，敌新编骑兵团第三旅，在晚上十时逃跑前，把用船搭成的浮桥烧毁了。兼程前进的我二军工兵团，于当日下午二时，从会川奉令进发，以六小时八十里路程的强行军赶到洮河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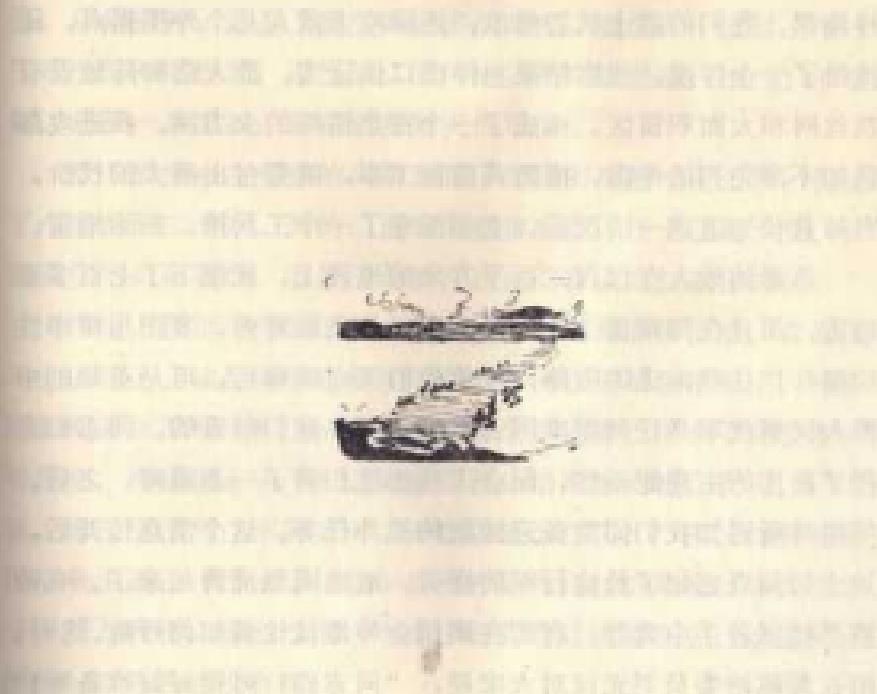
洮河水从宝鼎山的绝壁下流过，水流甚急，最浅的地方三四米，最深处达八、九米。洮河上的渡口很少。敌人凭此天险，作为甘肃第三道防线。工兵团团长尹保仁望着洮河，仔细观察，下定决心抢架大桥。

部队走访当地群众，调查了解情况，群众得知我军欲在洮河上架设浮桥，数十位深知水性的水手和居民马上积极参加帮助抢修。紧张的战斗开始了，战士们有的扛木料，有的找绳索，扎木筏。在严寒的早晨，脱光衣服在急流中操作。他们用十根到二十根直径一尺五寸，长三丈余的大木料扎成筏子，然后用铁索和碗口粗的大绳，倾斜的缚在岸上两旁的大树上。扎好了一个又扎第

二个，用了近两千根大木料和千百条大绳铁索，扎出了无数的木筏。

在团党委和尹保仁团长的领导下，全团干部战士夜以继日，片刻不息地紧张工作着。在午夜里，河两岸生起了篝火，火焰通红，照耀如同白昼。砍伐声、锯木声和战士们的歌声汇成一个雄浑悦耳的交响曲，彻夜不息。在狂风暴雨袭来时，他们顶风冒雨坚持工作。很多同志被急流冲走，又从激浪中挣扎出来，有的不幸被浪涛吞没，为架桥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全团同志经过整整七十多个小时的艰苦奋战，架起了一座一百二十五米长，九米宽的大桥。当源源而来的解放军跨过大桥向西挺进时，每个人都记着人民英雄工兵们所创立的奇迹，人们齐声欢呼着：“工兵们立下了第一功”。



## 踏着烈士们的血迹前进

刘小林

三营子位于兰州东南方向，地势十分险要，可谓兰州的东南门户。因此，敌人调集了重兵预先控制了这一带制高点。

战前，师指挥所指示我们五十团派出侦察分队，到敌阵地前沿勘察地形与敌火力配置情况。当时我是团侦察参谋，首长叫我带领一个排前去完成任务。我们刚刚接近敌区，外围据点的敌人从隐蔽的碉堡里向我小分队射击。这时是夜里十点多钟，天空一片漆黑，我们的战士机智勇敢，连续攻击敌人几个外围据点，还抓回了一个俘虏。侦察结果和俘虏口供证实，敌人防御阵地设有铁丝网和大面积雷区，构成了一个密集错综的火力网。我进攻部队如果不事先扫清地雷，摧毁其防御工事，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当师首长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刻派来了一个工兵排，扫除地雷。

恶毒的敌人在仅仅二百平方米的地段上，就埋下了七百多颗地雷，而且在每颗雷上还拴了三颗二号飞机炸弹，妄图用貫串性的爆炸拦住我前进的道路，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可是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任何艰难困苦都阻挡不住他们前进的。同志们发挥了高度的主观能动性，配合工兵迅速扫清了一条通路。之后，师指挥所通知我们团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这个消息传开后，战士们简直忘记了长途行军的疲劳，战地顿时沸腾起来了。有的摸黑擦拭着手中的武器，有的在聚精会神地谈论着如何歼敌。这时，团长兼政治委员刘光汉对大家说：“同志们！可得好好准备呀！”

打马步芳可不同打胡宗南，准备工作不能有任何疏忽，我们要把死老虎当作活老虎打。你们说对不对？”

“对！”指战员们的回答声像山崩雷鸣，在山谷里久久回响……

二十一日拂晓，整个战斗打响了。为了减少部队不必要的伤亡，师指挥所决定我团一、三营为主攻部队。任务主要是歼灭三营子一带之敌，尔后设法迂回到敌人右侧，突破前沿向纵深发展，给部队打开通路。战斗一开始，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控制了九条路口与三营子附近地区敌外围据点。这时，敌人见我攻势勇猛，便调集了大量火力，疾风骤雨般地向我军压来。由于地形不利，第一次攻击没有成功。为了不给敌人喘息之机，上级命令我们第一梯队（三营）继续投入战斗。就这样同敌人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蘑菇了整整两天多的时间。直到二十三日上午才突破敌第一道外壕，逼近第二线阵地。第二线是敌人的防守要地，如果一旦突破，他们就有复灭的可能。

敌人借助左右延伸的山梁设置了坚固的钢筋水泥工事，构成了一道宽约二十米，长约二百米的悬崖陡壁，在上面架了五、六挺重机枪对准我们，看样子是要在这里同我们死打硬拼的。

当时，秋雨不停的下着，我们的后方运输非常困难，食品供不上。加上长途行军和两昼夜的激战，同志们的确很累了。我们团长两昼夜没咽一粒米，不知是谁从老百姓家里弄来了几块麦面黑馒头，可他怎么也不吃，而且要我分给同志们吃。我说：“团长，你是指挥员，年岁又大，不吃饭怎么行啊！”团长却笑盈盈地对我说道：“小伙子，我年岁大才能经得起饥寒哩！你们小伙子不能与我比，你们吃吧，吃饱了好到前边搞情况去。”就这样，团长一口东西也没有咽。

八月廿五日，部队向敌人的第二道防线发起了总攻。在战斗中，我团第一梯队（三营）七连向敌人发起攻击后，一直没有消息。团长命令我带两个人到前边去寻找。我带着两个侦察员从一个山洼向三营子主攻方向摸去，当刚翻过山梁时，看到半山坡上有一排窑洞，最高处有敌人的好几个碉堡，构成一个环形阵地。整个工事形成一个严密的火力网封锁了上山的通道。敌人碉堡的左右两面是悬崖陡壁，无法进攻。碉堡下面的窑洞前有几个战士，还挂了一面红旗。这时几个战士发现了我们，连忙进了窑洞，只见窑洞里出来一个人，我看好象是七连指导员，赶紧喊：“你是曹德荣指导员吗？”“是”。曹指导员答道。“我是刘参谋。你们还有多少人？”他说：“我们还有一个排”。我又说：“你们坚持到晚上，部队就要攻上来了，我回去向团长报告”。我回去后，向团长报告说：“七连找到了，他们已冲到敌人的阵地中心，被敌人的火力压在山洼里”。我还报告了阵地上的情况。杨怀年副团长听后对我说：“刘参谋，战斗已向纵深发展了，我们到前沿去。”当我们刚走到靠近三营子的一个麦场上时，敌人的一排枪弹从窑洞上边的碉堡里射出来，杨副团长的警卫员受了伤，我们边打边前进，终于靠近了三营子的三营营部的窑洞前面。

在窑洞里，杨副团长弄清了战斗情况：总攻击已到了最后，现在敌人依仗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死死地扼守着这个山峰，严密地封锁了前进的道路，使我们部队进攻受阻，伤亡很大。杨副团长问三营长：“你们三营还有多少人？”“我们还有十几个人”。三营长回答道。“有没有共产党员？”杨副团长又问。这时三营七连指导员曹德荣双手捧着一个包，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望着副团长说：“这是我们连的最后一次党费”。杨副团长接过包，紧握着他的手，半晌才说：“战斗结束后，我给你们请功。”曹指

导员给杨副团长敬了个礼，带着十几个战士向敌人的碉堡冲去。当他刚前进不远，腹部中弹受伤，鲜血从衣服里流了出来。但他仍然顽强地向前爬去。战斗已进行到最关键时刻，总攻部队被敌人碉堡里打出来的子弹死死地压在下面，如果不尽快地解决这里的敌人，整个战斗的进展将会推迟，部队也会受到更大的伤亡。这时杨副团长命令我带特务连的两个排前去支援七连，一定要拿下碉堡，为彻底解放兰州赢得时间。

我带着阶级的重托，人民的希望，冒着敌人枪林弹雨的袭击，一步一步向敌人的碉堡靠近。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敌人疯了似的将大量枪弹倾泻下来，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紧接着往前冲。有的战士被打断了腿，有的被打瞎了眼睛，有的牺牲了，双手还紧握着枪，眼睛盯着前方。看到这一切，我们活着的人，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拿下碉堡，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这时，曹德荣指导员抱着受伤的身子，终于靠近了敌碉堡下面，他手托炸药包，突然，一声震耳巨响，敌人的碉堡化为灰烬。曹德荣指导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部队打通了前进的道路。（为了表彰七连浴血奋战的革命精神和纪念这位董存瑞式的曹德荣烈士，部队将七连命名为曹德荣连。）

正当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刻，五连三排长赵连海看到敌人碉堡里喷出来的火舌，将部队压在山洼里无法前进，他英勇地挺身而出，带领两名战士，机智地迂回到敌人背后，从悬崖陡壁向上爬。他们不顾生命的危险和攀登山崖的艰难，终于登上了最高峰，向敌人的阵地打出了一排排复仇的子弹，这时我总攻部队乘势冲了上去。师长在观察所里用望远镜看见最高峰上我们的战士同敌人顽强拼搏的情景，激动地对着话筒，向杨副团长喊道：“你

给我记住这三个战士，我要给他们记特等功。”突然，一发炮弹打中了他们，两名战士牺牲了，赵连海的一只胳膊也打断了，但他一直顽强战斗到战斗结束，用自己的行动为三营子之战，为解放兰州，谱写了一支气壮山河的战斗凯歌。

三十三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起三营子之战，就好象发生在昨天一样，许许多多艰苦卓绝的战斗情景，许许多多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友们英雄形象，一幕一幕地展现在我面前，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在兰州战役中英勇献身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 十五万人千里支前

吕致寰

第一野战军向甘肃进军以后，后方补给线，随着军事的不断胜利，由西安延伸至兰州以及黄河以西。在此漫长的供应线上，由于解放区人民和部队各单位后勤人员日日夜夜的紧张工作，终于战胜种种困难，保证了前线的供应。

战役过程中，解放区人民参加运输、担架、战勤等工作，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动用的民工共计约十五万人。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帮助部队抢救伤员，警卫物资，打扫战场，捕捉匪匪，维持地方治安。在甘肃、青海乍热骤寒的大陆性气候下，他们不顾艰险，野营露宿，长途跋涉，对战役的胜利起到了有力地保证作用，对西北解放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人民的全力支援，不仅从根本上保证了对前线的物资供应，而且也给了解放军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成千上万的民工冒着敌人的炮火，日夜不停地在护送伤员和抢运粮食、弹药。在敌人的炮火下，无数的担架队员不顾自己的安危在抢救战士的生命。随一九四师的民工担架队，宁肯自己不吃或少吃，把他们所带的五百斤小麦赠送给了前方战士。这种伟大的阶级友爱精神和无私的英雄主义行为，大大地鼓舞和增强了我军广大指战员的杀敌勇气和决心。

我们的支前民工队，同时又是新区工作队。他们到了新区，模范地遵守政策纪律，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向新区人民宣传革

命道理，讲解我党我军的政策，启发新区人民的阶级觉悟，成为带动新区人民支前的一支重要力量。陕北老区民工们说：“我们是老解放区过来的，我们要作榜样。”新区人民称赞说：“解放军好，带出来的民工也好”。

人民支援了战争，战争又教育了人民。民工们带着全家和乡亲们的嘱托走出家门，经过长途行军和战火锻炼，学会了不少军事知识，懂得怎样去适应战争的需要。他们一直把解放军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学习解放军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陕北定边县民工袁光发参加支前，由定边赶队，一直赶到兰州，终于赶到民工主管部门报到。甘泉县担架队出发时，在欢送大会上，全体队员写了保证书，提出立功入党，保证完成任务。他们随军转战数千里，小心翼翼地爱护伤员如同自己的子弟。从陕西到甘肃，又青海，光荣地完成了支前任务。很多民工经过锻炼，大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精神面貌，他们个个已经不是一个普通农民，而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了。

工作中他们不怕苦不畏难，处处抢先完成任务。在新解放区的陕西三原、大荔、咸阳、渭南等地区的人民，也主动支援了四千六百余辆大车，日夜为前线运送弹药、粮食；渭南地区大车队和西安市人力车队，为支援大军西进，他们向陇县仓库运送面粉时，到达该地后，仓库同志忙得没法接收，叫他们拉到六、七十里路以外的固关镇去，他们二话没讲，慨然应诺。当快到固关镇时，有一段山路不能走车，于是就大家动手，将面粉一袋一袋背过山去。

民工队长们以身作则，学习解放军遵纪守法，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了前线的胜利，他们带头苦干，把支前当成份内事，经常超额完成运输任务。运输九中队在过河时，因为乱石很

多，该队陈队长、杨指导员唯恐车上拉的炮弹出危险，就动员大家并和大家一起把炮弹箱背过河去；他们学习解放军，到达驻地后，还帮助当地群众犁地、铡草，用了群众的草料，或作价或归还，从不损害群众的利益。四中队二分队的干部们，动员大家自己拾柴，把省下的钱，给牲口买了麦麸料，给大车买了车油。人力车一、二、三中队的领导同志，深入群众，注意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自愿参加支前运输的王善廷和黄清、张春发等，他们从西安车站往仓库拉炮弹，别人一次拉四、五箱，他们拉八、九箱，而且跑得快，有时天虽然快黑了，他们还动员大家多拉几趟。

搞运输的汽车、大车，满载着弹药，沿西兰公路、宝天公路翻过崇山峻岭，星夜驰赴前线。运输汽车的司机和民工往返前线后方，随到随走，很少休息过。某次四辆运输汽车由火车站向军火库运送弹药，往返不停，装卸工人和汽车工人，在副分队长马恩惠领导下，五、六天没有睡觉，大家跟随汽车运输百余次，一直坚持到最后，胜利完成任务。汽车队由陇县向西转运弹药时，开始两天往返一次，二分队司机马桂林首先创造了一天往返一次的记录，掀起了全队的立功竞赛，数天后，全部车辆都做到了一天往返一次，很快就把弹药运转完毕。汽车队在路过关山时，适逢大雨，又因部队及大车等拥塞，汽车不能通行。加之，该地区又是歼灭马匪骑十四旅的战场，匪军的死人死马散发着腐臭气味，荒山野谷又没有人烟，在被阻两天两夜的时间里，他们只找到了几个山药蛋充饥。

在整个支前过程中，一大批民工立了功，许多人被选为模范，不少积极分子锻炼成为干部，并且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从陇东追击到兰州战役，战场绵延千余里，连续作战几个

月，粮食、弹药及其他军需物资的消耗是巨大的。而作战地区大部分还是新区，粮食、弹药主要是靠后方运送，从解放区后方到作战前线的西北高原，不仅要翻山越岭，而且是千里供应线，道路漫长（陕北老解放区的担架队长期随军转战三千余里，陇东老区民工也随军转战千里）。我们当时虽有少量汽车运输，但大量是靠马驮、车载，这就使我们的支前后勤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对此，西北全党全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决战的胜利首先建筑在全民动员的基础上。党不仅在老解放区领导农民实行了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为解放战争创造了巩固的后方，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为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支前的积极性创造了根本的条件。而且在战役以前和战役过程中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动员和组织工作，特别是陕北和陇东老解放区各级党委和广大人民群众，全力以赴地对部队作了巨大支援的英雄之举，又带动了新区人民群众向他们学习，因而保证了千里追击的供应，保证了兰州战役的胜利。

## 运 粮

杨 士 超

为了充分保证卫生部、特别是伤员的粮食供应，师供给部派了一名山西籍的粮秣员，协助我部弄粮食。先是在一个沟洼里，借用老乡的水磨加工面粉，然后运回直沟门驻地。

管理科长杨炳春同志，派我到水磨上去帮着照料粮食的加工。记得是在一个激战正酣的夜晚，我只身扛着一支七九步枪，沿着蜿蜒起伏的山道行进，途中要经过很长一段逼近前沿阵地的战场。虽然是夜半行进，但满山闪烁着炮火耀眼的亮光，照明弹将整个山岗照耀得如同白昼，流弹吱吱地从头顶飞过，那情景真比节日的焰火还要壮观、热闹。群山在脚下颤动，冲杀声听得更加真切，如同置身于战场一样。

由于山上的粮食供应不足，过了两天，又派我同粮秣员一起，到榆中去组织运输粮食。我俩从山上出发，每人骑一匹没有鞍子的光背骡子下山，骡背上各搭了一条空麻袋。这是我第一次学乘骑，我站在土坡上，好不容易地爬上了骡背，但骡子一阵小跑，行不多远，便将我摔了下来。如此反复多次，所幸我所骑的那匹骡子性情温顺、老实，才使我免遭踢伤，最后我只好挟着麻袋，牵着牲口步行。就这样走走骑骑，骑骑走走，累得我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才到了榆中县城。

在攻打兰州时，榆中是我军的一个后勤补给供应基地。这里虽然是曾受马匪长期统治的新解放区，但由于解放军进驻该地

后，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以同当地群众的关系，很快就水乳交融，亲密无间。我同解放军都寄宿在居民家中，房东待我们非常热情，毫无生疏隔阂之感。我除了去搞粮食，只要在家，就主动地向老乡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虽然只呆了短短一两天，但相互之间的军民鱼水情，却是愈来愈深。当我离开了榆中时，和房东全家真有些难分难舍。

粮食筹集齐备后，八月廿六日早晨，我带领五名乡亲，连同我一行共是六人。除去我往榆中时骑的一匹骡子外，还有老乡的六、七头毛驴，每头牲口都驮了满满荷荷一大长口袋的面粉。吃饱了早饭，各人还随身带了一些大饼，作为干粮。为了沿途安全起见，我肩扛了一支步枪，从榆中县城出发，径直向卫生部驻地直沟门进发。在我们一行人中间，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位小学教师，他高高的个子，年约二十三、四岁，同我很能谈得来。其余几位老乡，都是县城的居民，年龄大都二、三十岁，最小者也有十七、八岁，和我年纪相仿。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兰州城，众多亲亲自赶着他们自己的毛驴，冒着战火的危险，同我一起往战地运送粮食。一路上我们谈笑无间，并不感到陌生，简直就是战友和亲人。

我们循着原下山的路径，又复上山，在接近直沟门卫生部驻地的山丘间，一排排新坟，掩埋着为解放兰州而英勇献身的烈士，我们肃立在坟墓前，向烈士们致哀！

使我感到诧异的是，山上一派沉寂，再也听不到大炮的轰鸣和子弹的呼啸声，只是间或从远方传来稀疏的枪炮声。当我们赶到卫生部驻地，已是人踪全无，老乡告诉我们，部队去追击马匪，解放兰州去了。当时日已过午，我同几位支前乡亲商议之后，顾不得登山的疲勞，立即又依原道下山，而后沿着西——兰公路，

向兰州方向前进。这是我离开部队第一次单独外出执行任务。通过半天来的接触交谈，我和乡亲们的心靠得更紧了，他们把我都当作亲人小弟弟一般看待（当时我还不满十八岁），我也将他们视同兄长。

沿途公路上，马匪军狼狈溃逃时遗弃的武器、弹药、物资等散乱地丢弃满地，燃烧着的车辆及军需物资，火苗尚未熄灭。远方及近处，零乱的枪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马匪军溃败后的零星散兵，拄着拐杖一瘸一跛的伤员，蜷缩着身子，垂头丧气地艰难地移动着。一路上偶然碰到个别散兵，由于他们已是赤手空拳，被解除了武装，所以我并没有予以理睬。当时我和这些支前的乡亲们已是风雨同舟，对眼前出现的情况，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以应付随时可能会发生的料想不到的事情。这时除了我扛着一支步枪外，乡亲们也都人手一棍。眼看日落西山，已是黄昏时分，这时距离兰州市区大约还有二十余华里。四野枪声更加密集，近处不时有冷枪飞弹划破夜空，发生刺耳的尖叫。为了安全，以防不测，在征得乡亲们的同意后，我们就地宿营，待明天亮再走。于是就近找了一户村民，向其说明情况，房东欣然应允，将我们安置在一间空房内，并抱来一些干草铺在地上。我和乡亲们随即把粮食卸放屋内，牲口牵到场院拴起来喂饮。为防止突然情况的发生，老乡们自行轮流放哨，照看粮食、牲畜，这就使得我心中踏实多了。经过整整一天的长途跋涉，寻找部队，我也早就很疲乏了。但一想到我独自远离部队，重任在肩，又怎么能够睡呢？我双手紧握着步枪，默默地坐在靠墙的角落里，静听着四周的动静，有时又到外面去巡视察看。乡亲们见我一直未合眼，很是不安，执意让我稍作休息，由他们代劳，但我哪能睡得着？

次日，天刚发亮，大家起床后，先将住房打扫干净，我又将所驮面粉盛了一些，留给这户生活困难的老乡，感谢他对我们的照顾。然后打马上路，继续向兰州进发。一路上见到部队就打听询问。到达兰州后，好不容易总算首先找到了十七师司令部、政治部的驻地——当时的西北大厦。随后便很快地找到了我所在的卫生部（驻兰州南门外原公路局）。

管理科长杨炳春同志，见我带领众多乡亲，赶着毛驴运粮归来，很是高兴。同志们也都关心地前来问长问短。我内心真是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更加感受到革命部队的温暖和阶级情深。当时部队根据仅有的条件，盛情接待了这些积极支前的老乡们。

如今，兰州解放已经三十三年了，我仍然怀念榆中支前的这几位乡亲。



## 回忆兰州战役前后的 第二野战医院

薛 峰

原西北野战军第二野战医院（以下简称“二院”）在兰州战役中，担负着医治伤员、接受敌伪医院等项任务。当时，我曾担任该院政委，院长是刘允中同志。现将兰州战役前后“二院”的一些情况作一回忆。

“二院”的前身，是抗日战争初期组建的八路军延安柳荫医院（院址在城东三十里的柳荫镇，故称柳荫医院）。一九四〇年改名为“诺尔曼·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迁驻柳树店、刘万家沟两地的六、七年间，曾是八路军延安医科大学的教学医院。经过延安整风，医院的服务态度、技术水平和医护质量明显提高，不少同志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还有几位同志光荣地出席了陕甘宁边区英模代表大会。一九四六年冬，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又由一个分设“五科、二室”（即：内、外、小儿、妇产、传染病科和干部病房、门诊室）的分科医院，改为分设三个所的第二后方医院。医院全部工作人员、家属和几十名伤病员，一起疏散在离志丹县城十多里的四个村子里。一九四七年春，战争开始以后，在三个所的基础上扩编了六个连，改名为第二野战医院，一直跟随西北野战军前总转战于陕、晋、甘三省。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院完成了从扶眉战役前线，向临潼某后方医院突击抢运伤员的任务后，紧接着就进行兰州战役的准备工作。当时，蒋、胡匪军已处于彻底崩溃局面，我军在全国不断胜利。在这一大好形势鼓舞下，全院人员的战斗情绪非常高昂，“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思想都很明确。只要伤员一到，人人都能积极主动，想方设法做好本职工作。因此，在简短地进行思想动员后，根据当时面临的新情况，作了以下几项具体准备工作：一是在院、所两级主要负责干部中，传阅了《兰州市各医疗卫生单位的情况介绍材料》。此材料对各医疗单位的住址、人数、技术状况，主管人姓名、籍贯、学历、技术专长、政治面貌等情况都介绍得比较详细。据说是当时甘肃地下党组织的同志调查编写的，对我们胜利以后的接管工作，很有参考价值。二是对全院人员分别进行了宗教信仰自由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教育。当时上级规定，我军人员一般不准进入教堂、清真寺等。三是对一些新同志进行了我军光荣传统和行军常识教育。这些新同志有西大医学院来二院实习战伤外科的十多名男女毕业生，有在扶眉战役中收留的敌青年战俘中几个有文化的青年士兵，有在关中零星接收的几个知识青年。四是对我军途中的安全保卫、宣传鼓动、饮食生活、文娱活动以及宣传群众、为群众治病、筹购粮食和饲料等项工作作了安排。由于准备工作比较扎实细致，行军途中，大家情绪高涨，新老、强弱互相帮助，顺利地到达了兰州附近。

当时的医药用品、医疗器材、生活供应等，主要依靠新区人民的支援以及在前线缴获敌军的物品来解决。实质上，也就是一切依靠前线胜利的“以战养战”的供应方法。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解放兰州的当天下午两点左右，“二院”随同前总机关先后进入兰州城。此时，暂时集中在城内

三个地方的大批伤员，急盼医院到来。知此情况后，院部马上带领三所奔向小沟头的兰州师范和兰州中学（该两校只有一墙之隔）。刘允中院长和三所的同志们看到两校的教室、宿舍里都已挤满了伤员，背包一放，立即投入了察看伤口、喂药、打针、换药、输液、输血、开取弹头弹片和施行手术等紧张的诊治中去了。一所的全体人员跑步赶到萃英门内的兰大医学院，也用最快的速度，接收了集中在那里的全部伤员，开始了紧张的医治工作。二所直奔黄河铁桥南岸的敌伪“警官学校”旧址，日夜不停地战斗着。

当时，二院有六百六十三名工作人员，共收容了五千一百八十名伤员，平均每个工作人员要担负九名伤员的医治、护理和物质供应等工作。一九四九年春，宜川瓦子街战役中，“二院”的三所曾在工作人员和伤员一比十三的情况下，担负过半月左右的伤员转运工作。那时，有的医护人员因劳累过度而昏倒，有的用手指为重伤员掏出大便，还有不少同志自动献血。当时的总后卫生部长曾育生同志在“庆功授奖”大会上表扬了“二院”，并发通报号召各医院向二院学习。兰州战役后，二院的全体人员继续保持和发扬了这种吃大苦、耐大劳，全心全意为伤员服务的精神，医务人员在头三天中间，忙碌地为一千七百名伤员换了绷带。接着，天天都要施行手术。六个医生每天平均施行急救手术二十个。二所曾在一天施行四十个破腹手术。医生们以共产党员特有的自我牺牲的高贵品质，在“一切为着伤员”的口号下，忍受着过度疲劳，昼夜不息地工作着。医生贺建柱自己有病，仍日夜夜地工作，一次晚上曾两度昏倒，苏醒后休息两小时又继续工作。担任护理工作的男女护士，也是昼夜不停地给伤员端水倒尿，问寒问暖。一所有十几个大小便失禁的伤员，护士们为他们撑高床头，并在床板上挖一个洞，使大小便顺洞口流至床下便桶。

内，减少伤员的痛苦。何润生等五个护士不怕脏累每天给伤员擦两次背，使他们护理的八十多个伤员，均未发生褥疮。经他们精心护理，两个头部负伤，半身失常，大小便失禁的伤员，恢复了常态。还有院里的四十个炊事员，每天要做二千多人的流食、软食和普通饮食，从清晨干到夜晚，早晨天还黑着就起床，为伤员的早日痊愈辛勤工作，搞好生活保障。全体医护、行政人员就这样持续战斗了一年多，使伤员全部治愈出院归队。据一九五〇年九月统计，平均每天出院十名。从当时西北地区的外科技术水平、技术装备及技术力量来讲，这个数字是较高的。记得当时西大医学院一位名叫马载坤的外科教授（此人后来参军并加入了党）称赞说：“真想不到，解放军医院对战伤外科的治愈，有这样高的出院率。应该说，这是衡量一个外科医院的首要标准。这说明你们真正都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伤员服务的心。”

除医治和抢救我军伤员外，进城后，领导上还传达了彭总向医院下达的两条命令：一是要医院实行“两个统统包下来”（即对俘获的两个敌军医院的全部官兵统统包下来，把战场上收容的敌军伤病员统统包下来），二是限定在一天内接管两个敌军医院。为了尽快执行这一命令，我们首先分别找两个敌军医院的正副院长交谈交接事项。先找来的是敌第五十七后方医院的院长薄鉴文和分管行政的副院长赵子阳。薄自我介绍说他是山西人，四十来岁，上校医官。并说他和薄一波同志是同乡、同学，他早年也参加过革命活动，后来失掉关系才去日本留学的。赵副院长是内蒙古人，他谈了医院人员和财物等情况，我要他们立即负责造具出一式三份的人员、财物清册，并要他们安心做好各自的原职工作。接着又和敌二四九兵站医院院长魏仙品（河南人，三十多岁，中校医官）、副院长焦圣陶（山西晋中人，三十来岁，中校

医官)进行了交谈。在一天之内很顺利完成了敌两院(六百多人)的接管工作。据当时两院上述人员介绍,这两个医院都隶属于驻兰州东教场的联勤第八补给区司令部。一九四九年冬,我们将这两个医院的全部军官集中在华林山,用回忆对比、忆苦思甜的方法,进行了四十多天的政治整训,并结合对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谍报等人员进行了登记,特别是对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进行了初步审查,这对后来这批人员的留、去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1950年1月,我随同胡耀邦同志到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等地考察,对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有了初步了解。同年5月,胡耀邦同志派我到山西长治任中共长治市委书记兼市长,同时兼任山西省副省长。长治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首府,也是八路军的根据地,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我到长治后,首先与中共长治市委和长治市人民委员会的同志一起,研究了长治的经济建设情况,并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长治市的工农业生产基础比较薄弱,工业生产水平较低,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不高,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社会文化教育事业也比较落后。针对这些情况,我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发展工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交通运输业,改善交通条件;发展商业服务业,繁荣市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人民文化素质;等等。这些措施得到了长治市委和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并在实践中逐步得到落实。通过这些努力,长治市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同时,我也加强了对长治市的领导,提高了工作效率,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 党的民族政策威力无穷

叶 驾

八月二十一日，我左翼兵团渡过洮河后，直驱临夏。

临夏，是回族的中心地区，又是马步芳、马鸿逵等官僚军阀的老家。反动统治的根基极深。由于历史上的回汉纠纷，加之国民党的欺压蹂躏，造成了长期以来严重的民族隔阂。特别是马步芳为保其反动统治，大肆进行反动宣传。诬蔑我军“杀回灭教”、“共产共妻”，造成了回民对我军的恐惧心理。马匪还令其匪徒，伪装我军，烧杀淫掠。致使回民间悉我军将至，便携家纷纷逃避一空。当时，如何正确对待少数民族，如何粉碎敌人的反动宣传，成了我军西进中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直接影响到我军的进军速度和新解放区的巩固。为此，各级党委和领导都把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作为一场大的政治战役来打。根据西北局印发的《回民工作手册》，反复对部队进行教育。同时，各级领导亲自下到连队督促检查。各连普遍建立了宣传组、纪律检查组。每到一个地方宿营时，宣传组便深入村庄进行宣传。有时还请清真寺阿訇介绍回民风俗习惯，然后，印发《回民风俗习惯》的小册子，教育部队严格遵守。经过教育，部队指战员都能自觉地严守纪律，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徒的圣地，部队行军路经清真寺时，都在寺门前贴上了“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清真寺，解放军人员不准随便入内”的标语。部队行军路经或在清真寺附近驻宿时，都能

严格遵守，没有擅自进入清真寺的。回民忌猪肉，部队就在村外做饭吃，不借用回民的锅、碗、瓢、勺。做饭及饮水，尽量用河水。如果用井水，也按照回民风俗，请他们帮助打，我们给换工。我们自己打水时，在井台边放一个脸盆，打水前必须先洗手。各单位改善伙食时，买的羊都请阿訇宰杀。群众住房困难，部队宁愿露宿街头，也不进占民房。三师炮兵营一连在行军中，突遭大雨，部队即在附近村庄避雨。村民见我们进村，惊相闭门，战士们就站在树下、泥棚下避雨，没有一个人去敲老乡的门。村民从门缝中目睹了这一情景，十分感动，纷纷打开大门，要求战士们进屋避雨，战士们都婉言谢绝。一位回民老大娘擦着眼泪说：“好队伍，好队伍，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好的队伍。”十一团二连宿营马家营时，村中空无一人。连队马上派人到附近山坡上的树林中去寻找。凌晨一点多钟，村民都被找回来了，二连的同志从睡梦中起来，把房子让给村民住，他们露宿在院子里。第二天，一位老大爷带着全村的男女老少，拉着两只羊送到二连，感激地说：“你们还没有来时，马步芳造谣说：‘解放军杀回灭教，要把五十五岁以下、二十二岁以上的男人都抓去当兵’，可是你们来了，对我们一点也不侵害，还怕我们在山上露天里提心吊胆，受寒生病，把我们都找回来，并让出热房子给我们住。你们真好，是我们回民的救命恩人，可惜我今天才知道……”

进军途中，我军还开展了为群众管家运动。对于马匪抢劫过的村庄，部队进驻后，首先帮助村民把房屋修整好，东西放整齐，毛驴给喂饱，鸡蛋收藏好，院子打扫干净。部队每离开一个地方，即派出纪律检查组严格检查群众纪律，对违犯纪律的现象及时予以严肃处理。三师警卫连炊事班班长，已经是个有六、七年军龄的老兵了，违犯纪律后，立即逮捕严惩。回民群众看到我军

如此严格，纷纷跑来求情，连受损失的人家也跑来说“饶了他吧，让他将功补过。”由于群众的坚决请求，我们虽然减轻了他的处分，但将此事通报了全军。

进军途中，我军对于战斗中俘虏的回民官兵，严格执行了不杀、不打、不搜腰包、不侮辱人格，受伤者给予医治，愿回家的发给路费等宽大政策外，还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给予另起伙食、做礼拜念经等特殊优待。被俘虏的回民官兵，经教育，有的补充入了我军，有的被释放回家，他们沿途宣传我党我军政策、纪律，扩大了我军影响。

由于我军严格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俘虏政策，模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马匪残暴扰民，形成了鲜明对照，使广大回民群众看清了我们是真正解放劳苦群众的好军队，从而使千百年来的民族隔阂，有所消除。原来害怕我军的不怕了，逃出去的也纷纷返回家园；他们主动把房子让给我们住，水井、炊具让给我们用，妇女也揭去了面纱，积极帮我们烧水做饭。不少回民群众自动给我们带路。有几位老大娘还主动把当过敌兵的儿子找回来，把枪交给我们。受过马匪迫害的回胞，纷纷控诉马匪的残暴统治和罪行，要求我军给他们报仇伸冤。我各级政治工作干部，抓住这些典型事例，及时组织部队到现场参观，请受害的回民同胞现地控诉马匪罪行，更加激发了部队对马匪的仇恨，密切了同回族同胞的阶级感情。我军所到之处，广大回民群众箪食壶浆，争相迎送。我则进一步组织家属劝降团，通过喊话、散发传单等，向敌人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敌军纷纷不战自溃，投降的投降，回家的回家，近两万人的新编军就这样溃散了。

我党英明的民族政策和我军严格的纪律，赢得了广大回民群众真诚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使我军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加快了解放大西北的进程。

## “朱总司令来了吗？”

记者，作家赵文华——忆藏族老人嘉罗

——忆藏族老人嘉罗

马春融

临夏解放不久，一位名叫嘉罗的藏族老人和六位藏胞，走进了我们的营房，劈头就问：“朱总司令来了吗？我们特地跑了二百多里路来看他老人家。”当我们告诉他朱总司令正在指挥全国人民解放战争，我们就是他的队伍以后，老人频频以双手作礼。“好！好！见了朱总司令的队伍，也就和见他本人一样。”

我们用特备的酥油红茶，热情地招待来客，老人坐下来，呷了一口，马上安详地谈起十四年前的往事。老人数着手指说：“唉，十五个年头啦，远在民国二十四年的旧历八月二十三日，朱总司令带着人马，来到咱迭克草原（岷县以南）。那时红军粮食困难，没有房子住，但是却最讲规矩，不拿人民一针一线，我们把食品递给红军吃。他们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象一家人一样的亲热。”老人接着说：“这么多年来，草原上的人们一直没有忘记了红军，也没有忘记朱总司令，老年人经常给自己的儿孙讲着红军的故事。”老人振了一下精神滔滔不绝地叙说：“红军走时，杨步雪（陌务五旗总土司）派了两个藏人和一个汉人给咱红军带路，我就是两个藏人中间的一个。当我走进了红军的营房，有一位身穿破旧军服的同志，招呼我和他住在一起，亲热的问我家有几口人？过得好不好？我和他一块住了三天。后来我给咱的队伍带了

路，临返回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就是朱德总司令。这时我吃了一惊。他送我一张照片，一套缎子衣料，和四川红茶、信单，并且告诉我：“红军一定会回来的！”现在你们真的回来了。我们卓尼一带的男女老少，早已准备好酥油、糌粑，来欢迎你们，你们是藏民的救星！”老人虽然赶了一天路，却忘记了疲乏，继续向自己的队伍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和马匪带给他们的灾难。他说：“自从红军走后，草原上的藏民受着蒋贼、马匪的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光是最近一次就强要五百匹藏马，四万多块银元，陇南山区的许多藏胞，简直活不下去了。”

十四年以后，当他又见到宋总司令指挥的队伍时，老人激动得流着热泪对王震司令员说：“司令员！藏民的苦难，请你牢牢记在心头，早早就搭救我们跳出火坑。我今年七十七岁，又和革命队伍会面了，我现在就是死了，也可以瞑目了。”

## 军事响导

——可敬的一位掉队红军

张国维

在六盘山东侧，有一个非常险要的关口——三关口，它是西去兰州，北至宁夏两条公路的咽喉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古代传说杨六郎就曾把守在这里。关口两侧都是悬崖峭壁，中间只有一条狭道可通，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然屏障。马匪骑兵扼守在三关口南山和北面太白山，居高临下，遥相呼应。他们把公路破坏，在关口设置鹿砦，挖好沟壑，构筑暗堡，遍地埋设装有航空炸弹的“王八雷”。敌人幻想着在此与我决战，凭借三关天险和坚固的防御工事将我军吃掉。

在扶眉战役中，我军大获全胜，胡宗南损兵折将四万三千余人。马匪吓得心惊肉跳，眼看扶眉失守，未敢轻举妄动。而是夹着尾巴望风而逃，企图在三关口阻止我军追击，然后借六盘山，华家岭等天然险要山区，背靠兰州，节节抗击，进行垂死挣扎。

我一九三师奉命强攻三关口，为后续部队扫清道路。七月三十一日黄昏，这支英雄部队进驻蒿店地区进行战斗准备。师首长决心首先以五七九团强攻太白山，待攻克后再乘机向纵深发展，以全歼三关口守敌。任务下达后，五七九团的指战员个个磨拳擦掌，决心打好这一仗，把红旗插上太白山。

盛夏的空气，本来就有些沉闷，担任主攻任务的五七九团三营指挥所里，心里布满怒云的教导员向福盛，更感到燥热难忍，不时用毛巾拭去脸上的汗水。是啊，敌情摸不清，地形又不熟悉，作为一个指挥员，怎不感到火烧火燎呢？“哈哈……发愁了？”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团长周庆云快步走过来。在第一线指挥，是他的老习惯了。只见他的脸上现出严肃的神情，对向福盛说：“毛主席朱总司令经常讲，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个重要条件，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有难题就向群众请教嘛……”“对，我去走一趟！”向福盛转过身喊了声：“八连赵捷庆跟我来！”

八连四班长赵捷庆是个老机枪射手了，战斗经验很丰富。刚才还和战友们念叨这场战斗的事呢。听到教导员喊他，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便一个鱼打挺站起身，跟上教导员向村庄匆匆走去。

二人转过一道山梁，顺着小路向前望去，只见从远处走来一位老人，肩背粪筐，手拿粪叉，一边走一边四下里张望，好象在寻找着什么。看着他急匆匆的样子，真不象是在拾粪，倒是象在赶路。莫非是找我们送情报的？二人觉得有些蹊跷，就加快脚步，迎着那位老人走去。老人见两个陌生人迎面走来，便用疑惑的目光上下打量他们。向福盛上前很和蔼地说：“老大爷，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您有什么事，就大胆地跟我们讲吧！”老人一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眼睛顿时一亮，随即又疑惑地摇摇头。向福盛又说：“我们是来打马匪攻三关口的，对这一带地形不太熟悉，您能帮助我们想些办法吗？”老人这才开口讲起话来。他手指远处山上的太白庙，气愤地说：“马匪可把我们老百姓害苦了！听说你们来了，附近村里的人们都高兴极了，我就是来找你

们送情报的！”闻福盛拉住老人的手，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三人爬上一座山梁，顺着老人的手指望去，敌人的阵地工事尽收眼底。就连敌人暗堡的位置，哪个暗堡住有多少兵力，老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赵捷庆把老人所述一一记录下来。末了，老人又提醒他们，要想进攻太白山，必须拔掉的钉子是哪个，进攻时最好的队形是扇形横队，这样才会减少伤亡等等。原来，老人曾是红军长征途中掉队的一员呢！

闻福盛和赵捷庆将侦察结果进行了汇报，周团长立即决定，当晚夜袭太白山首哨凤凰咀，为总攻太白山创造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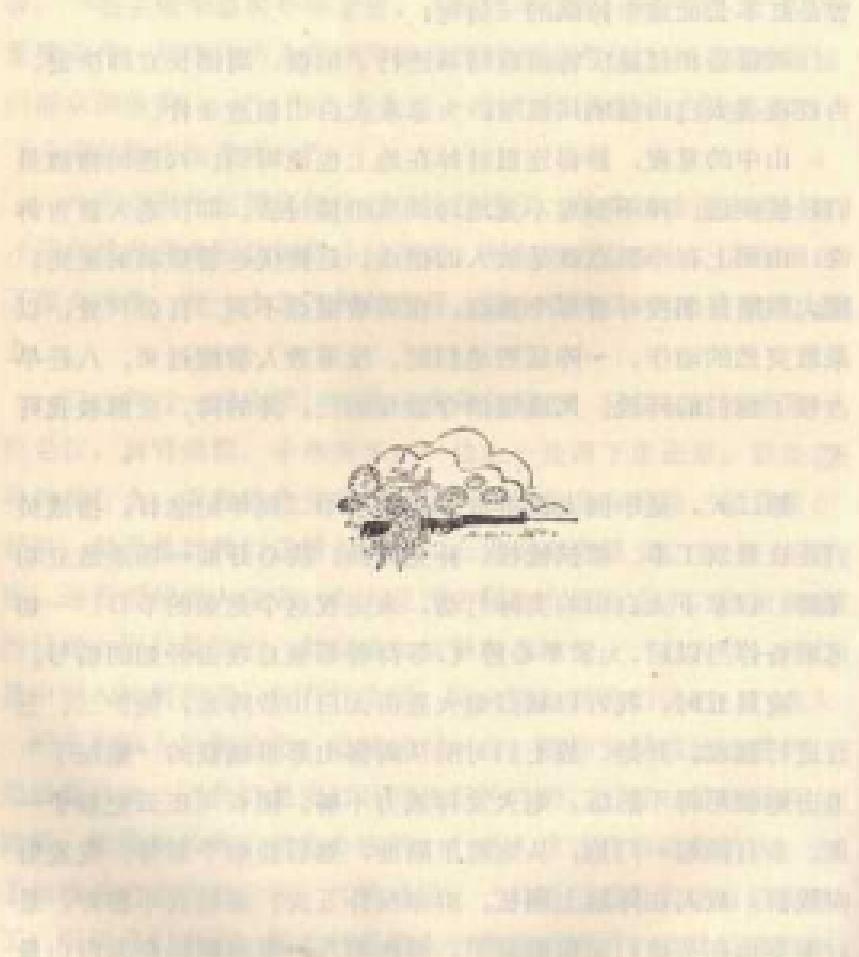
山中的夏夜，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到。八连的指战员们轻装疾进，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凤凰咀摸过去。那位老人曾告诉说，山梁上有个黑点就是敌人的据点。赵捷庆趁着微弱的星光，瞪大眼睛仔细搜寻着那个黑点。在离敌据点不到二百公尺处，以果敢突然的动作，一阵猛烈地扫射，没等敌人清醒过来，八连早占领了他们的阵地。凤凰咀的守敌死的死，降的降，全都被我歼灭。

第二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二周年纪念日。指战员们连夜修筑工事，擦拭枪枝，补充弹药，决心开展一场杀敌立功竞赛，以拿下太白山的实际行动，来庆祝这个光荣的节日。一切都准备停当以后，大家平心静气，等待着那颗总攻击开始的信号。

凌晨五时，我方以猛烈炮火轰击太白山敌阵地，掩护二、三营进行强攻。开始，战士们对刚从闻福山那里缴获的“磨坛子”迫击炮使用得不熟练，炮火发挥威力不够。团长周庆云把袖子一挽，亲自操起一门炮，从炮眼里瞄准，然后让炮手装弹，发发射向敌群。敌人在阵地上顽抗，拼命反扑五次，都被我军粉碎，最后乖乖地在英雄们面前溃退了。鲜红的八一军旗飘扬在太白山最

高峰。他们再次冲向山腰，向山头上的敌人猛烈射击。一个敌军被击倒

战斗结束后，闻福盛下山邀请那位老人在阵地上召开庆功会。他向参战部队介绍老人是这次战斗取胜的“军事向导”，和赵捷庆同志一样为人民立了功。老人高兴地说：“我是革命途中掉了队的普通一兵，如今能为革命再做点贡献，是我应尽的责任。祝大家在追歼马匪的战斗中建立更大的功勋！”



## 行军路上

扶眉战役胜利结束后，青、宁两军仓惶向西北逃窜。我军奉命沿西（安）兰（州）公路展开战略追击。进军途中，由于部队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千里行军，秋毫无犯，受到新区人民的热烈拥护和衷心爱戴，涌现出许许多多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故事……

### 九条肥皂

部队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地来到一座小县城。三营的几个战士看见北街东头一个小杂货铺里摆着肥皂，心想：行军这些日子，衣服该洗一洗了。于是，等部队驻下后，战士们就请假去买肥皂。

小铺掌柜的叫彭发，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爷，全家就靠这点小本买卖维持生活。彭老汉见一下来了这么多当兵的买肥皂，心里又喜又怕，连忙搬凳子倒水，殷勤地接待战士们。一条肥皂值西北农币八十万，折人民币四百元，可是，由于彭老汉没花惯人民币，再加上有些紧张，错折算成四十元一条。战士们这个买，那个也买，一会儿功夫就卖出了九条。

等人走了以后，彭老汉高兴地把票子抓在手里，一张一张地数，一元一元地算，这才猛然发现算错了账，少要了钱：“唉呀！这可咋办？人都走了，到哪里去找？就是找到了他们，当兵的也

一定不认帐，说不定自己还要吃亏。算了……”彭老汉赶忙把铺门关得紧紧的，听着大街上“唰唰”地过队伍，心里一阵阵难过。这一下，可把好几天赚的钱白白地搭进去了！

部队驻下后，战士们都想洗衣服，听说四十元一条肥皂不贵，很多人都到街上去买。可是一问价，几家小铺都是四百元一条，战士们心里很纳闷：他们买的是四十元一条，为什么小铺都要四百元，怎么差这么多呀？副教导员冉山林听见战士们议论买肥皂的事，也觉得奇怪：四十元能买一条肥皂，不能那么便宜吧？一定是掌柜的算错了帐。冉副教导员问清了卖主的姓名，就赶紧沿街打听彭老汉的店铺。

“掌柜的，你卖的肥皂算错了帐吧？”冉副教导员敲开门，向满脸愁云的彭老汉问道。

“没关系！长官，没关系！”彭老汉感到很愕然，但又不好意思说啥。

“不要紧，老大爷。”冉副教导员安慰他说：“我回去给你查一下，尽快把肥皂退回来！”

九条肥皂很快查出来了，也很快交到了营部。冉副教导员把肥皂亲自送到彭老汉家，乐得老汉合不拢嘴：“谢谢长官，谢谢毛主席，毛主席把你们教育得真好呀！快坐下来喝茶，我给你们退钱！”彭老汉也许是太兴奋了，本来九条肥皂，四九三百六十元，可他退给四百元，冉副教导员赶紧说：“大伯，你又算错了，多退了四十元！”

这件事很快传为佳话，谁听了都伸出大拇指夸：“除非是解放军，才这么规矩，才这么爱护老百姓呀！”

（标题：解放军来了以后，群众对解放军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对解放军有抵触情绪，现在对解放军有了新的认识。）

## 二营买猪肉

二营在一个叫义和的小村子住下后，五、六连和机枪连决定合买一口猪，给连队改善伙食。可是司务长事前没有调查当地的肉价，卖猪的老大伯也不好意思先开口讲价钱，大家闷了好半天。最后，双方一致同意由村长评价，定多少算多少，多一点，少一点也没关系。

义和村的村长是敌占时的旧保长，对我军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还是用应酬敌人的那一套，一见解放军就点头哈腰，百依百顺。他听说部队要买猪肉，马上不加考虑地说：“每斤肉人民币九十元。”司务长们不知底细，觉得肉比华北的便宜些，都表示没意见。卖猪的老大伯心里大不满意，可嘴里不敢说啥，就这样把猪杀了。

钱还没有付，村长就找来抱歉地说：“实在对不起，肉价定错了，是每百元一斤。”司务长就按一百元一斤付了钱。村长拿着钱去给卖主，那位老大伯还是不满意，还嫌给的钱少。这时村长觉得不好意思再到连里去说了，就到营部将情况说明，又重新议定按每斤一百三十元付价。可是这次卖主还是嫌价低，闹得村长进退两难，非常生气，就对卖主说：“人心不足，要是国民党军队白吃这口猪，你也不敢说什么，卖给解放军也不该三番五次地涨价呀！”他真想把钱甩给卖主不管了，可又一想政府讲过：“凡事实行民主，不能强迫，不能再有仗势欺人的坏作风……”怎么办呢？自己定价九十元，一连增到一百三十元，再去找部队也太说不过去了。左右为难了好半天。

团里知道这件事后，马上派民运干事调查了当地的肉价，然后

把村长和卖主请来，首先说明人民解放军的各种政策和纪律，共同议定照市价每斤二百五十元付钱。老大伯终于满意地笑了，村长也感动地说：“解放军真是买卖公平，不让我们老百姓吃亏，和国民党军队简直是天壤之别呀！”

### 老乡们救活了我

向镇原前进的公路上，有许多老乡端着开水欢迎解放军，其中有一个身体长得很粗壮的年轻小伙子，迎上来和战士们打招呼。他一口的四川口音，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刚要问他时，小伙子从新花条布衬衣里掏出一封信，上面写着：“一纵队三五八旅七一四团一中队第一连三排九班副班长朱清全，现住镇原县屯字镇阳阴村。”接着，朱清全同志讲起了他的一段经历：

一九四八年三月，朱清全同志所在的部队，在离阳阴村四五里的地方与马匪作战。在掩护部队撤退时，敌人的一颗子弹从他的右胯骨附近射了进去，一直穿到后背背上。他当时滚到一个沟里，就昏迷过去了。他醒来后，部队已经撤走了，自己只好慢慢地爬到阳阴村，被老乡们收藏了起来。朱清全同志是一个立过两大功、两小功的好战士，而且是共产党员。那时，马匪挨家挨户搜查得很紧，并威胁说：“谁家窝藏共军伤员，九家连坐”，但没有一个人检举他。老乡们把朱清全藏到沟里的土窖里，轮流送饭送水，等敌人离开后，就把他抬出来治伤。为了给他请医生、买药，大伙摊了六石小麦。有一次，马匪突然来查户口，没有来得及把他藏起来，就让他装哑巴（因为他不是本地人口音），又把敌人瞒了过去。现在，朱清全的伤口虽然好多了，但子弹还没有取出来，老乡们什么活也不让他干，只让他挨家挨户轮流吃饭。

连他现在穿的新衣服，都是老乡们凑钱给他买的。有时候，他感到焦急、烦闷，大家就在土窑里围坐一圈，请他讲解解放军打马匪的故事。老乡们听得津津有味，常常提问道：“什么时候咱们的队伍还回来？”

“快了，咱们的队伍早晚要回来的。”他充满信心地回答。

讲到这里，朱清全同志含着眼泪说：“要不是伤没好，我早就找部队去了。我走不了，就只好盼着部队来，现在终于盼来了。你们快告诉我，彭副总司令来了没有？三五八旅来了没有？老乡们把我救活，为的是让我为他们杀敌除害，我要不到前线去，真对不起乡亲们！”

### 拔麦子的故事

夕阳西下，暮色渐渐地降临了。走了整整一天的三连，宿营在六盘山上一个叫刘家沟的小村子里。

三排住的那家房东，由于对解放军不很了解，态度十分冷漠。战士们和和气气地向他家借做饭用的炊具和睡觉铺的柴草，他们推说没有，想借粮食就更加困难。

战士们凄凄合合吃了点干粮，排长提议为这家老乡割麦子。大家走了一天路，又困又乏，真想美美地睡一觉，但一想到排里订的公约：每到一地首先为群众做好事，全排同志又打起精神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排长的建议。

排长领着几个战士去找房东借镰刀。老大爷一听吓了一跳，心想：哪有这等怪事，军队怎么会给老百姓干活？可能是为了讨报酬吧，说不定还要把麦子抢走哩！老大爷越想越害怕，连忙对战士们说：“穷人家地少，雇不起人，麦子从来都是自己用手拔

的。”不论战士们再怎么解释，房东老大爷就是不信。自然，镰刀也没有借成。

没有镰刀，战士们也一样帮助房东收麦子。大家跑到地里，捋起袖子就干起来了。到吹熄灯号时，已经一口气拔完了二亩半地的麦子。九班的薛瑞昌和徐广耀还拔了许多苜蓿草，掺和着麦秸给房东铡了满满三大筐喂牲口的饲料。

这一切，都被躲在一旁的房东老大爷看在眼里，解放军原来是这样的队伍！他拉住战士们磨得又红又肿的手，激动得连一句感激的话也说不出来，只是自言自语地嘟哝着：“活了这么大岁数，就没听说过世界上还有这样好的军队。这回可好，麦子连根拔下来，烧柴也不愁了。”

为了感谢解放军，房东一家忙碌了一夜，他拿出自家的麦子，簸扬干净，磨成白白细细的面，给战士们蒸馍馍吃。

部队出发了，老乡们都出来相送。房东一家老少把三排送得很远很远，恋恋不舍地嘱咐战士们：“解放完了大西北，可千万别到我家来看看！”

部队出发了，老乡们都出来相送。房东一家老少把三排送得很远很远，恋恋不舍地嘱咐战士们：“解放完了大西北，可千万别到我家来看看！”

## 鱼 水 情 深

高 东 生

一九四九年八月的兰州战役，是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战役中，我们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还积极地开展群众工作，揭穿敌人的欺骗宣传，争取群众。这充分体现了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也体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情谊。每当我回忆起那些感人的情景时，犹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

### 一

八月的兰州，阴雨连绵，大街小巷遍地布满了水洼，道路泥泞难行。坚守在七道岭作为预备队的我团，由于找不到群众（当地群众在马匪的造谣宣传下，早已躲开了），买不到粮食，加上天气关系，我们搞后勤的工作队还没有运回粮食来，全团指战员在风雨中已经挨了几天饿了。

一天上午，天气雾腾腾的，低垂的云雾在七道子岭的顶端回绕。秋风夹着雨点不停地扑打在人们的脸上、身上。我一营正冒雨站在山顶上担任警戒任务，突然发现山下有一股约二百多人的队伍，慌慌张张地越过河跑进了西山的大沟里，便立即打电话向团指挥所报告。团里认为这可能是一股流窜的敌人，便命令三营立即下山，进西山的大沟里，弄清情况，追歼敌人。三营接到命令后，由营长温福堂同志带领，急速而下，朝西追赶。他们沿沟

一直追了二十华里，前面已出现岔路，温福堂同志便叫部队停止前进，休息待命。他把各连连长叫到一起，用很短的时间分析研究了敌情后，决定兵分三路：一路沿大沟继续前进，另外两路分别从拐沟和山路搜索。并约定：不论哪一路先发现敌人，就立即吹号联络；另外两路听到号声后，要迅速前去配合歼敌。

九连连长王金山带领全连向拐沟前进，他们转过一道湾后，一阵急促的哭叫声传到耳边，旋即，一群衣衫褴褛的农民，从沟里飞奔而来。王连长和其他干都迎上去，叫他们不要乱跑，并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老百姓见前面来的人穿着军衣背着枪，吓得惊慌兢兢地问：“你……你们是……”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迎在最前面的战士，一面扶住一位脚步蹒跚，快要跌倒的老大娘，一面又说：“请大家都站住，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你们不要害怕。”

谁知这些农民一听是解放军，更加惊慌，不顾遍地泥水，又四散奔逃，任王连长和其他同志再三劝慰也无济于事。连那个脚步蹒跚的老太太也挣脱战士的手，跌跌撞撞地跑了起来，眼看又要摔倒，王连长便赶上去把她扶住，急问：“到底咋啦？请你老人家给我们说明白呀！”

“你们解放军干的好事，是不想叫我们活啦！”那位老太太一面指着那个小沟，一面哭着说：“刚才已经来了你们的一大群人，把我们糟蹋得不成样子了，你们又来做甚？”

王连长闻言，心里才明白了。原来那股敌人来到了这儿，他们正打着解放军的旗号在大干坏事哩。于是，他立刻叫司号员吹起了号。从山路上搜索到半山腰的七连听到号声后迅速赶来，从大沟进去的八连也从后面赶来了。

马步芳反动军队在我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垂死挣扎

扎，负隅顽抗。在我军到来之前，他们就进行造谣宣传，胡说共军“共产共妻，杀人放火……”使不明真相的当地群众人心惶惶，逃出家来躲藏起来。为了进一步破坏我军民关系，马匪军又伪装成我解放军，糟害群众，破坏我军声誉，这些兵痞在兰州盘踞了很长时间，因而对当地的地理等情况比较熟悉，群众躲藏在哪里，他们很容易就侦察出来。当他们知道七道子岭村的老百姓藏的地方，便赶来把群众的口粮、财物以及破旧被褥等一抢而光，还侮辱妇女，干尽了坏事。同时，还大喊大叫，说他们是解放军，先偷穷鬼们尝点苦头，叫老百姓知道共军的厉害！敌人得意忘形，正在胡作非为。一阵嘹亮的军号声响过后，我三营便包围了那个小沟，对这帮害虫进行了惩罚。经过一场紧张、激烈的战斗，敌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趴在地上磕头求饶：“共军饶命，共军饶命！”最后，没被打死的都缴枪投降了。我军一面把俘虏集中起来，令他们全部交出抢去老百姓的东西，一面在小沟内外喊叫老百姓都来认领各自的东西。

回头再说跑出这个小沟的群众，他们遇到解放军后，先是惊吓地四散逃奔，后来军号声响过后，又有两股解放军接连赶来冲进了小沟。霎时，枪声大作，他们都吓懵了，不知小沟里这会儿为什么打枪，只是一个劲儿地往这里跑。小沟里正在受蹂躏的群众，特别是妇女，见我军冲进来与“解放军”打了起来，便惊奇地站在一旁发呆。有些青年人看我军是好人，有了胆量，也帮我军打那些坏蛋。当我军消灭了这股敌人后，老百姓围在我军跟前，噙着眼泪说：“要不是你们，我们今天就完了。”并问“你们是什么军队？”温福堂同志热情地对他们说：“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是咱受苦人的队伍。”老百姓一听是解放军，都瞪大了眼睛，顿时鸦雀无声，一片沉寂。半晌，一位叫马立波

的老大爷将信将疑地问：“你们解放军为啥还打解放军？”三营教导员罗贵才解释说：“我们解放军不打解放军，专打欺压老百姓的国民党军队。”他又问马大爷：“老人家，你咋知道我们解放军打解放军？”

九连的王连长指着被俘虏的马匪兵对大家说：“是不是他们打着解放军的旗号呢？”

马立波老大爷也指着马匪说：“这些丧尽天良的坏蛋糟害我们，可他们也说是解放军呀！”

罗贵才同志对俘虏说：“你们必须把你们的来龙去脉和来这里干坏事的目的对大家讲清楚，不然的话，我们是不客气的。”俘虏一听，都抢着说：“我说实话，我说实话。”便把他们如何打着解放军旗号肆意作恶的罪行说了一遍。群众十分气愤，都大骂马匪这群坏蛋。并派了一些小伙子出了小沟，喊叫那些逃散的乡亲们，并向他们说明了情由。过了一会儿，那些群众陆续返了回来，围在我军跟前，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纷纷拿出自己的东西，要送我军，以表示感谢之意。我三营指战员对老百姓说：“救咱受苦人，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职责，不用谢。”并说，如果谁不想回去，还可先住在这儿。群众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都要回去，再也不离开你们这些好军队了。如果不回去，再来一股马匪军我们就没命了”。于是三营指战员，除了押送俘虏外，其余全部扶老携幼，提篮挑担，帮助七道子岭村的老百姓顺利地回到自己的家里。

群众回家后，看见自己的苹果、梨儿依旧挂在枝头，熟透的西瓜仍然在地里躺着，家里一切完好无损，而听说人民解放军却在忍饥挨饿，都十分感动，非常惊奇。他们纷纷伸出大拇指，称赞我军是“仁义之师。”并拿出自己的粮食支援我们，还摘下自

己的苹果、梨、西瓜、甜瓜，以及许多蔬菜，送到我们部队，为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他们还赶着自己的小毛驴，从河里把水驮到山顶上支援我军。我们搞粮食的工作队把粮食运到洮河岸边，七道子岭的群众闻讯后，不顾山高路滑，都积极前去肩扛手提，或赶着毛驴往返三十里的驮载，帮我们运回粮食。

## 二 “七道子岭的群众真好呀”

为了支援解放兰州，陕北老区派出许多担架队随同我军开到战地，我团有一个三十多人的担架队，是陕北的农民，其中有十多位是共产党员。在党员的影响下，这个担架队不仅政治思想觉悟高，而且能吃苦耐劳，争挑重担。七道子岭村的老百姓回去后，见到了他们，便问他们是不是被抓来的？担架队员们笑着说：“解放军从来不抓老百姓，我们是自愿来支前，解放兰州的穷苦弟兄的。”当地老乡又问：“那你们出来以后，家里怎么样了？”

担架队员告诉他们：“我们家乡的地主已被打倒，受苦人都分到了土地，再不受剥削和欺负了。乡亲们还成立了互助组。我们出来后，有互助组哩，不用操心。”

军爱民，民拥军。七道子岭村的老百姓，在陕北担架队的带动下，很快组织起来一个二十多人的担架队，协同老区担架队转移我伤、病员。我们的医院在医护、治疗我军伤病员的同时，还主动热情地为当地群众看病，而且，还尽力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我团参谋长李云殊同志在访贫问苦时，来到一个十分贫苦的农民家里，见到一个叫王瑞的姑娘，她已经十五、六岁了还没有衣裳穿，被风吹雨打生了病，躺在炕上。李参谋长回到团部找到自己的一套衣服，即叫警卫员拿去送给了王瑞。我到马立波老大爷家里看

望他，见他们老俩口只有一条用破麻袋片连成的烂被子，非常可怜。我回去找到自己的一条毛毯，让警卫员送到他的家里。我们三营教导员罗贵才同志去一位姓曹的大娘家里，见曹大娘的老伴没有鞋穿，就把自己脚上穿的鞋脱下来送给了他，而自己则光着脚板回到了营部。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许多干部、战士都纷纷拿出自己的东西救济群众，群众十分感激，都高兴地说：“哪辈子见过这么好的军队哟！”

(宋风金 刘海波 汪占功整理)

## 军民关系两例

程再予 汪天纯

### 一、“只要是解放军就行”

一九四九年初秋，我第一野战军沿着西兰公路向西挺进，追歼溃退的马匪军。七月三十日中午，炮兵团进到平凉以东四十多里的郿郿镇，部队停下休息，准备吃饭。这时，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急急忙忙地从公路北边的小道上，走到哨兵跟前，向哨兵恭恭敬敬地弯了弯腰，开口问道：“我们送来些馒头，交给谁呀？”哨兵一听，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只想到这是新区，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解放军，怎么会来给我们送馒头来呢？便赶紧追问：“是谁买的呀？”老人笑着说：“不是卖的，是给你们送的！”哨兵还是半信半疑的问：“你送给那一部分？有信吗？”老人说：“不管那一部分，只要是解放军就行。”哨兵这才明白，连忙请老人到团部见首长，老人回头便走，边走边说：“我回去叫他们去！”

不大一会，从原路又走来十四个庄稼人，都是四十岁上下年纪，每人胳膊上挎一个斗大的篮子，里面装满雪白的馒头，由方才那个老人领着到了团部。团部立刻忙碌起来，找烟、端水、搬凳子。客人坐下以后，部队里许多人都围上来。大家一看这么多东西，总怕收错了叫老乡吃亏，还是再三的问：“是谁做下的？”

“是不是抵交公粮的呀？”那老人忙着摇手：“不是，不是！早就准备下慰劳你们呢！不光这个，还有面条、开水，都弄齐了……你们再不来，人们真活不了啦！”他这么一说，把那些人的话都引出来，十几个老乡们毫无拘束的倾诉个起来。

原来他们都是长沟门村派来的代表。这个村，在泾河以北，离郿城镇十里路。全村三十多户人家，在马匪横退的几天里，被派去十四个青壮年，抢去十三条耕牛和很多粮食。人们在北山上躲了两天以后，听说解放军到了泾川。可谁也没见过解放军是什么样子，只是从传说中得知解放军规矩，是好队伍。在陕西打仗时，老百姓不能收麦子，解放军就帮助割麦子。想到这些，人们便觉得苦日子到头了，今后有了指望，有了活路。谁都想早日看看解放军到底是怎么个好法。大家预计解放军一到泾川，顶多再有两天准能来到这里，于是全村人都回到家里，连夜蒸馒头，擀面条，烧开水。可是等了两天，总不见一个解放军的影子。大家耐不住了，便选出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刘士英带着十几个人，捧上馒头篮子到公路上去找，现在可找到了！……

大家谈论得非常亲热，部队上的同志兴趣更高，都想向老乡打听些这里的情形。许多战士也围拢来，屋里挤得满满的。团长决定把十五个代表分到各营连给战士们讲话。把慰劳的馒头分下去，让每人都吃一点。

各营连一见代表到来，马上召集了全体军人大会，战士们兴致勃勃的圆瞪着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代表讲话。这些代表谁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过话呢？但这次都讲了话，谁也不拘束，不胆怯，象给自己家里人说话一样，又诚恳又亲热，他们想说的话太多了。有的说：“过去没有见过你们，只听说你们好，现在一见真是比说的还好。咱们头一回见面，只带来几个馒头，也有黑麦的，

也有白麦的，蒸得不好，很对不住你们……”有的说“前几天县里自卫团还要补兵呢，限三天，三天补不齐就抓。你们如果再晚来三天，还不知又要死多少人呢！”还说：“千万别让马匪再回来，你们要占住这块地方，要把马家的地方都夺回来，救出我们的人，替我们报仇……”

战士们每人都吃到一块馒头，他们知道这馒头的来历，现在又听到这激愤的话语，便情不自禁地喊起口号来：“馒头吃到肚里，老乡们的话记在心里，坚决为西北人民报仇！”“马匪跑到哪里追到哪里！”“誓死解放全国人民！”

## 二、“西北天晴了！”

一支部队驻在兰州东南六十公里地的清水镇，听老乡说这村王拴子无辜惨遭马匪击伤，在他岳父家里养伤。我们去看他时，后勤部魏同志正给他治疗，弹伤在臀部，好大一块黑红的伤口，他咬牙皱眉，看来十分痛苦。从他岳母口里，知道他是在马匪败退时，因从躲避的山沟里出来追赶脱僵的骡子时被打伤的。骡子也被马匪军抢走了。他岳母含着泪悲伤地说：“他家里还有两个娃娃，种着几亩地，每年打的粮食总不够吃，一家四口全靠他和他那只骡子拉脚做买卖赚钱吃，这回全完蛋了，孩子大人还靠什么呢！”这些伤心的话，句句刺痛了王拴子的心，他流着眼泪，紧握住我的手，抬头凝视着我们说：“你们太好了，我从来就没想到天下会有这样好的队伍，总算人不该死有救星。如今西北也晴天了。这块地方，过去国民党军队走来走去全都是些狠心贼，吸老百姓的血，还要敲老百姓的骨髓吃。这回他们作了我三块白洋，抢走我的骡子，还硬拉我去当马匪军，当时我急得什么也不

顾了，走到村北口，便急忙跳墙逃跑，这时狗娘养的就给了我一枪。这就是‘国军’干的事”。

这时魏同志给他上好药绑扎好，临走亲切的嘱咐说：“伤口不痛，绑带没胶水时，你们就不用管它，如果很痛或胶水浸透绑带，你们就来找我们看。不要吃蒜葱辣椒，不要喝酒。”魏同志关切的嘱咐，全家人感动得望着他，但说不出一句话。王拴子伸出两只手紧紧的握住魏同志的手，两人眼光互相对视着，好久默默不语。小学教员张仕儒深受感动，他说：“如果咱们军队里有新闻记者，请他把这件事记下来，让全中国人民都知道生长在西北的老百姓，在国民党长期黑暗统治下，是怎样过着血泪的日子！现在终于把共产党的队伍盼来了。西北也见到了太阳，这是人民的幸福！”

王拴子的岳父刚从地里回来，见到这情形，把双手一捧放在胸前说：“我今年整整六十岁了，还能看到解放军解放我们，真有福气。姑爷的命是让解放军救活了。现在西北的天真正晴了，苦难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我兵团到了西海固地区，遇到第八集团军三十六军吉得禄由固海南撤，不料被我军包围于水洛河谷，该军司令吉得禄说：“老子是鸟，老子是狗，老子是猪，”因我军的前方堵截和追击，他不堪忍受，不得不向我军投降。此次，我军俘虏了八千人，缴获枪支弹药数万支，这是我军取得这次战役的又一个大胜利。

## 优待俘虏政策结硕果

李 长 民

我第一兵团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直捣马步芳的老巢——临夏。部队途经临夏城东黄家丈，该村回民群众担着开水，提着馍馍跑到二里外的大路上迎接我军。回民马成才双手端着两碗开水送到战士们跟前笑着说：“同志们辛苦了，喝口水吧！”宁定城西北三字沟的回民群众马仲云、马维富领着本村十余人牵着两只白色大绵羊也来慰劳我军，他们对四团的同志说：“你们是救百姓的队伍，我们没有别的东西相送，全村人商议送给你们两只羊，慰劳咱解放军，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请你们收下吧！”

我军进入新区以来，一些地区群众由于受到马匪反动宣传的欺骗，有的弃家出逃，有的躲入山中，有的甚至全村空无一人。为什么这里的回民群众担水牵羊成群结队欢迎我军呢？

从马维富老汉所说的一番话中，使部队同志了解到，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他说：“你们投来时马步芳的队伍说，共军来了要把回民杀光，糟蹋妇女，强迫回民吃大肉。我们很害怕，可是前几天我们庄里回来一个在马步芳骑兵十四旅当兵的，他在固关镇和解放军打仗负了伤，战斗结束后，解放军的医生给他上药包扎，放他回来时又送给他四块白洋作路费。他还向我们说，亲眼看见解放军不抓兵，不要款，买东西给钱，对老百姓很和气，大家不要听信马步芳队伍的瞎话。这两天过队伍，我们看到解放军果然名不虚传！”战士们向他们宣传了解放军主张回汉族人民平等，

宗教信仰自由和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婉言谢绝了他们送来的羊。感动得马仲云说：“马步芳的军队逼着老百姓要羊，你们来了，白送都不要。你们真是咱们老百姓的好队伍！”真是好事传千里，部队过闵家沟时，村里群众也是夹道欢迎，拉着两只肥羊要慰劳我军。一个老乡说：“解放军的弟兄们规矩得很，真是仁义之师，老百姓都热切地盼望你们。”

通过这件事，指战员们也受到了教育。部队宿营后，同志们又重温了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印发的“对回民俘虏各项守则”和“优待回民俘虏的补充指示”。大家对执行我军的俘虏政策的自觉性更高了，都说，认真执行优待回民俘虏的政策，不仅可以减少敌人的顽抗，同时还可以把过去回汉之间的某些民族隔阂，化为回汉人民的亲密团结，获得回民群众对我党我军的真诚拥护。

## 同甘共苦 深情厚谊

李水源

解放兰州时，我军遇到了多方面的困难。每一个困难的克服，每一项工作的进展，每一次战斗的胜利，都体现着艰苦奋斗的好传统，体现着革命队伍里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深情厚谊。

一天，司令部大灶已经没有一点米了，出去买粮食的工作组刚刚买回来一些山药蛋，炊事人员煮了一大锅。不一会儿，后面回来的同志把买到的二升小米交给司务长，请他送给师首长。司务长说：“对呀，应该让首长补补身子了。”便拿出二斤小米给师首长送去了。司务长见到师政委李赤然说：“首长，这点小米给你们熬点汤，补补身子吧！”说罢，把一个小袋子递了过去。

李政委很惊奇，他说：“不是还没有搞到来吗？”

“这是刚买来的。”司务长说。

“买回来多少小米？”政委问。

“嗯，”司务长思忖了一下，还是照实说：“就这点。”“那别的同志吃什么？”政委又问。

“吃……吃山药蛋。”司务长说。

“别的同志吃山药蛋，我们怎能咽下去小米呢？”李政委说，“把小米倒进煮山药蛋的大锅里去吧。”司务长见李政委执意要

把小米倒进大锅里，便照办了。

我们做饭时，袅袅的炊烟，被敌人看见了。万恶的马步芳军队便向这里打了一阵炮，炮弹轰轰地爆炸，不仅把正在烧饭的锅炸破，而且，我们的几位战友也牺牲了。我军当即用大炮回击，压住了敌人的炮火。我们把流在地上的山药蛋糊糊一碗一碗地收起来，大部分山药蛋糊糊粘上了泥土，只有两碗是比较干净的。炊事员把这两碗给师首长送来了，郭宝珊师长和李赤然政委看着这两碗挺干净的山药蛋糊糊，都问炊事员：“刚才敌人的炮火不是把煮饭锅炸了，咋还是这么净的饭呢？”炊事员说“我们从地上一点一点收起来的，这是最净的两碗，大家都说给首长端来。”两位首长沉吟了一会，相对看了一眼，然后不约而同地说：“给李纪儒和其他伤病员同志端去。”李纪儒是师部作战科的一个参谋，身患重病，他和其他伤病员，受到师首长力所能及、无微不至的关怀。炊事员说：“首长也该补补身子了，伤病员的饭，我们大家正在想办法。”郭师长说：“快给伤病员送去吧！”李政委说：“再添上一点水，用小锅热热，给伤病员端去。”炊事员见两位首长执意如此，只好把两碗山药蛋糊糊端上走了。

一天晚上，我们作战科的参谋八、九个人在临时作战室（一间破房子）里开会。开会间，郭宝珊师长来了。一个姓王的参谋便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黑面馒头（是用黑豆和包谷面做的）向师长递去，并说：“首长，我代表大家，”他看看我们八、九个参谋，接着对师长说：“请你把这块馒头吃下去。”师长问道：“哪来的？”王参谋说：“买来的。”师长说：“我知道这两天你们

都没有出去啊！”王参谋说：“是侦察队买回来，他们让我们送给首长的。”师长说：“那你们吃了就行了嘛！”

“哪怎么行呢？首长是上了年纪的人，总不能老饿着肚子呀！”我们一齐对师长说：“请首长快吃下去吧！”

在大家的一再要求下，郭师长接过黑面馍，只咬了一口，便对大家说：“现在我请同志们每人吃上一口，要不，我可就要生气了。”大家见师长下了“命令”，只好照办，一人一小口，把这黑面馍吃完了。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中，能吃上一口黑面馍是不容易的，它充分体现了革命队伍中官兵一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深情厚谊和优良传统。

(王占功、刘玉柱整理)

## 彭总处处想着战士和人民

刘 克 东

彭总热爱党，热爱人民，关心群众，爱护部下，以身作则，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我在野司工作期间，跟随在彭总身边，亲身聆听教诲，有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 一定要成立回民社

一九四九年七月，我第一野战军胜利结束了扶（凤）眉（县）战役后，立即挥戈西指，向甘肃挺进。越往前走，回民聚居的村庄越多。头戴白帽子的回民，三五成群地站立路旁，以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支秋毫无犯的队伍。部队里的回族战士看到回族同胞，感到格外亲切，好象回到了家，一个个喜上眉梢。

但是，在这大进军的日子里，汉、回族战士之间由于玩笑开得过度也偶尔发生过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有一次，彭总召集一部分部队领导干部汇报工作，我为了听听部队对通信联络方面的意见，也参加了这个会。有个领导干部向彭总汇报部队情况时，捎带提到了这样一件“小事情”：有个别汉族战士当着回族战士的面，说回族战士不吃猪肉是迷信，还说了些违反民族政策的话。还有个调皮战士在开饭时和回族战士闹着玩出了些格，曾引起回族战士很大反感，闹了几天情绪。

“这是件小事情吗？这是闹着玩的问题吗？”彭总打断了他

的汇报，批评着说：“不是这么回事，是不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问题，是大汉族思想的具体表现。对这种问题，可不能马马虎虎！”

彭总一下子把问题严肃地提到了原则的高度，尖锐地提出了问题，使在座的同志们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和教育。

“回民不吃猪肉就是迷信吗？”彭总环视了大家一眼，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又继续说：“不见得吧？我们有些少数民族干部，已当了高级领导干部，只相信马克思，早就不存在迷信观念了。但是，他们还是不吃猪肉，吃了肚子不舒服嘛，思想不愉快嘛。这是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是民族的生活习惯嘛。”大家听了，都微微地点点头。

彭总郑重地指出：“我们一定要认真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维护少数民族的自尊心。凡是有回民的伙食单位，一定要成立回民灶。宣传部门要派人调查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教育大家切实遵守。”

各部队都遵照彭总的指示办了。我们通信分队只有两个回族战士，我们根据他们的意见，每逢杀猪加菜时，都另外给他们煮牛羊肉或炒鸡蛋吃；在行军途中，在回民村庄宿营，不借用回民的厨具，在水井打水都经回民的手，杀牛宰羊都请阿訇帮助；在战斗中，也特别注意保护清真寺、祠堂、庙宇、拱北，不使损坏。因此，我军所到之处，受到回民们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时刻要想着革命

一九四九年八月，我军兵临兰州城下，野司驻扎在城东的乔家营。

这一天，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一个电话员在指挥所门前躲雨。彭总看见了，叫他到屋里去坐。他进去了，却不免有些拘束。

彭总上下打量了他一会，高兴地说：“啊！原来是老战友。”

彭总叫他“老战友”，是过去曾跟他见面谈过话。

那是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下旬，宜（宜川）瓦（瓦子街）战役即将开始，这个电话员从指挥所架线到观察所，作业完毕正准备往回走，彭总来了，便和他谈了起来：

“你是哪里人？”

“陕北人。”

“陕北老乡对革命的贡献大哟！”彭总接着提出了一个问题：

“听说陕北人离不开家乡呀？”

“活的下去，谁愿意离开家乡？”

“你们队那两个人不是自愿出来当兵的吗？”

彭总说的“那两个人”是开了小差的。在元大滩战斗后，我军即将转入外线作战，打到蒋管区去，扩大解放区。但是，就在这胜利进军的时候，有少数战士产生了怕艰苦的思想，电话队的那两个陕北战士不辞而别了。这个电话员意识到彭总是问他们为什么要开小差，思索着这两个人开小差前的一些表现。他看彭总在等着他的回答，便嗫嚅嗫嚅地说：“他们主要是没有离开过家，大概也是因为家乡解放了，回家种地没有那么艰苦吧。”

“唔。”彭总点点头，然后笑了笑说：“当兵打仗是要吃苦的，我们就要打到蒋管区去，比在解放区转圈子更苦一些，你开不开小差？”

“干革命就不怕苦，决不当逃兵！”

“很好嘛！”彭总稍微停了一下，又说：“当然啰，开小差回家种地，多打粮食，支援前线，也是贡献。可是，都回家去种地，前线没有人打仗，能取得全国的胜利吗？你分到的那小块地能保住吗？”

彭总看电话员目不转睛地听着，又兴奋地往下说：“我们的革命队伍，来自天南海北，从江西长征到陕北，他们也是娘生爹养的，都有个家；他们浑身也是肉长的，都懂得苦。但是，要想着为人民解除痛苦，就得自己吃点苦；为了大家，就顾不得小家。”

电话员听得频频点头，等彭总的话音一落，就接上去说：“彭总，我懂啦，就是千难万苦，我也不开小差！”

彭总赞许地拍了拍电话员的肩膀，走了。

一年半过去了。彭总还记得他这个电话员，叫他“老战友”，这使他感动，情绪也显得轻松了些。于是，他们真的象老战友见面那样，又亲切地交谈起来。

“你们队还有没有开小差的呀？”

“没有，眼看就要进大城市了，谁还那么傻？”

“大城市是怎样的呀？”

“听说好着哩！人家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群众不睡觉，花毡铺地上，大姑娘穿着打扮也美气……。”

“啊！还有一套词哩！听谁说的啊？”

“西安解放来的同志都这么说。”

“进了城该怎么办啊？”

“总算革命到头了！该享受点哩！”

“唔，可不对，还远着哩！时刻要想着革命。你们啊，进了兰州城，可不能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眼花缭乱，思想开了小差。”

哟！”电话员不懂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故事，直轱辘着眼睛。彭总把故事从头到尾地讲了一遍。电话员哈哈笑了起来。

彭总一板一眼地说：“进了兰州城，就想过舒舒服服的生活，就不愿再过陕北的艰苦生活，也是革命不到底的表现啊！”

这个电话员名叫葛振清，彭总和他的两次谈话，当时电话队领导同志都曾向我汇报过，至今记忆犹新。我们把彭总每次谈话精神对大家进行了教育。彭总的这些话，象嘹亮的钟声在晨空回荡，驱散了迷雾，使战士们朝着旭日前进。

### 党的胜利，人民的胜利

西安解放了！兰州解放了！新疆解放了！大西北全境解放了！

在这胜利声中，迎来了一九五〇年春节。兰州市繁华的街道上，到处张灯结彩，人民群众的家门两侧，贴着红光耀眼的春联：“翻身全靠共产党，幸福不忘解放军。”

“每逢佳节倍思亲。”人民政府和各界人民对亲人解放军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慰问活动。中央和西北各省都派来了文艺团体，进行慰问演出。大礼堂的精彩演出，一场接着一场。总政文工团演出了《刘胡兰》，新疆文工团演出了别具风格的民族歌舞，常香玉剧团演出拿手好戏《木兰从军》，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表演了精彩节目。

但是，最引人注目的，使人永志难忘的，还是“三爱堂”举行的慰问大会。大会开始，军乐高奏，爆竹震天。慰问团总团长

代表西北五省人民，向彭总赠送了锦旗，并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解放军指战员在解放大西北的战斗历程中，为人民建树的丰功伟绩。总团长的讲话被一阵阵掌声打断。解放军指战员高呼着口号：“感谢亲人的慰问！”“决不辜负亲人的期望！”会场上的气氛热烈、和谐，军政、军民亲如一家。

彭总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全体指战员致答词。他的话朴实无华，但是十分深刻。他说：

“西北解放，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特别是西北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国各个战场的紧密配合下，全体指战员英勇战斗取得的。因此，这个胜利，是党的胜利，人民的胜利！人民政府和各族人民高度赞扬我们，热情慰问我们，是对子弟兵的爱戴和鼓励，我们切不可以功臣自居，务须为戒骄傲。”

台上、台下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彭总接着说：“西北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任务还非常艰巨。海南岛、台湾、西藏还要待我们去解放；失败了的敌人不会善罢甘休，必然会捣乱破坏，新生的革命政权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我们去保卫，我们决不能松懈斗志，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必须紧握手中枪，为人民再立新功！”

话音刚落，会场上又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彭总的这番话，在部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指战员们感到天高海阔，心明眼亮。

在这慰问活动期间，还有一件事，虽然平常，但感人至深。

有一天，我在“三爱堂”院子里走着。彭总夫人浦安修同志喊了我一声“刘处长”。我抬头，见她迎面匆匆走来，手里拿着一包东西，到了跟前便递给我。我疑惑着，正要问是什么东

西。她说：“这是糖果，慰问团送给彭总的，彭总让我分给各个处，大家都尝点吧！”

“那不能要，留给彭总吃！”我边说边把糖果往浦安修同志手里推。

“你们一定得要！”浦安修同志用手挡着，解释说：“彭总说了，这是慰问大家的，我彭德怀只是一个代表，没有大家的努力，我彭德怀能打胜仗吗？”

我只好把糖果带回处里，把来历向大家讲清楚，动员大家吃。同志们一边吃一边感慨地说：“彭总处处想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按照彭总的指示，戒骄戒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争取为人民再立新功！”

（鹿大升整理）



# 硝烟散尽红日出

——回忆兰州解放入城式

张振川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兰州城战火的硝烟刚刚散尽，早晨的太阳温和的光芒迎接着胜利之师。这是兰州解放的第五天。我六十五军一九四师五八一团，光荣地参加了庆祝兰州解放的入城式。这天，战士们早早地吃过早饭，欢天喜地，整装待发。

几天来，我们进行了战评和休整。洗净了与马匪军拼杀沾满血污的军衣，缝补了千里追击战中磨破底的华北纳帮鞋，擦拭了武器，操练了步伐。站在队列前一看，战士们都是红扑扑的脸膛，个个威武雄壮，淳朴可爱。他们刚刚进行了一场殊死的决战，还是那样精神焕发，神采飞扬，准备为解放全中国贡献自己的一切。

天接了！地动了！翻身了！

八时三十分，我们怀着胜利的喜悦，列好雄壮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从东稍门进入这个古老的城市。千百年来，在反动阶级的统治下，人民受尽了苦难。特别是在蒋马匪帮统治下，残酷地压迫和奴役劳动人民，把搜刮来的大量财富尽情挥霍，过着

荒淫无耻的生活，根本不进行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建设。当我们刚刚解放兰州的时候，“马路不平，电灯不明”便是解放前兰州市容的写照。

今日，大西北天晴了，万众齐欢腾。当兰州庆祝解放，我军举行隆重的入城式时，工人、市民、商人、学生，手持红旗小旗，汇成人海，拥到东关道路两旁欢迎。在我军雄壮的队伍通过街道时，人群中响起热烈的欢呼声和雷鸣般的掌声。走在步兵后边的，有各种炮兵、摩托化步兵、高射炮部队……宛如一股钢铁的巨流。其中最令人兴奋的是我十九兵团用汽车牵引的大口径榴弹炮和坦克部队。这是我们从华北战场上缴获的。它们在兰州攻坚战中，发挥了强大的威力。

队伍穿过东稍门时，一条鲜艳夺目的大红标语展现在我们眼前：“天翻了，地动了，兰州人民翻身了！”兰州大学、国立兽医学院、志果中学等校的学生们，兴高采烈地放着鞭炮，争着往大炮筒上贴标语：“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女学生们跑着，跳着，把五彩缤纷的鲜花撒在炮车上。当我们通过甘肃伪省政府前的大街时，成千上万的市民夹道欢呼，人们载歌载舞。古往今来，西北大地上，数不清的王朝更迭，数不清的杀戮和争夺，无休无止的苦难岁月，从此结束了，苦难的人民从此当家做主了。真是惊天动地的大变化！人们拉着解放军的衣襟，象见到了久别的亲人……。

我们几个团干部，骑着在千里追击战中缴获来的青海马，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当我们缓缓走近十九兵团驻地时，发现杨得志司令员等兵团首长站在门口。我们正要下马，杨司令员亲切地挥手道：“不要下马了，你们要走整齐，威武，有情况要沉着……。”老首长是那样的和蔼，使我们感到非常温暖和亲切。这

些老首长对毛主席、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战略决策，领会得十分深刻，执行得非常认真和坚决；他们按照彭总的战役指挥，精心运筹，机智果断，将帅密切合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 敌机给马匪吊丧

扶眉战役后，发动了陇东追击战，我军像一把利剑把青、宁两马的战线劈开。当我军夺取三关口占领瓦亭，突破六葢山敌人的防线时，使兰州、银川暴露于我军攻击矛头之下，迫使敌人失去平凉地区这一有利决战的阵地，陷于空前不利的困境。这时，青、宁两马向国民党中央告急，引起已从南京逃往广州的国民党政府的极度恐慌。这对反动政府妄图保守西北与西南为其反革命基地的梦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时，已被我军在太原战役打得落荒而逃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以国民党行政院长的身份，在广州召集了两马和胡宗南参加的所谓西北联防会议，策划兰州决战计划。

八月十九日，马步芳带着败将阎锡山主持拟定的兰州决战计划，从广州匆匆飞回兰州，亲自部署。他以其战斗力最强的八十二军和一二九军（两个主力军共约五万人）据守兰州，妄图依托外围强固工事，挫我锐气后，以宁马和胡匪攻我侧背，用正面抗击和两面包抄的战术，歼我军于兰州外围，真是白日作梦，异想天开！

当时，青马一再致电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在会战期间，“逐日派强大机群参加助战。”八月二十四日，青马又以十万火急电告国民党中央政府：“……空军再不迅速行动协歼，深恐兰

州、西宁均将震动。”

八月三十日，正当我兰州军民欢欣鼓舞庆祝解放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政府终于应马步芳的请求，派来两架飞机，窜入兰州上空。敌机一来，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但是，我们行进在大街上的人民解放军队伍镇定自若，队形没有变化，步伐更加雄壮。我们骑在马上小声地向后传着口令：“走好”，“不要看敌机！”“炸弹下来也要继续前进！”群众在我军坚定沉着的影响下，游行秩序井然。这时，我军游行队伍内高射炮兵突然对敌机开火，一架敌机被击中冒烟，仓惶逃去。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老首长敏锐的预见。不但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指示我们，遇到情况要沉着，就在八月二十八日我和团长杨万华同志到师部接受光荣参加入城式任务时，师长赵文进同志、政委陈亚夫同志也一再叮咛，要求我们组织好，遇到情况要掌握好部队。我们的首长早就预见到，进行入城式时，国民党可能派飞机来捣乱。但在我高射炮火的猛烈射击下，敌机无可奈何地转了几个圈，就带着我军高射炮火的伤痕狼狈地逃跑了。

### 胜利来之不易

解放兰州，歼灭了西北地区敌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青马主力，宣告了西北战场的决战胜利。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要准备付出较大的代价……。”彭总也曾明确指出：“攻打兰州将是一场艰巨的攻坚战。”

当我野战军主力以坚韧顽强的战斗意志，克服了重重困难，于八月二十日追击到兰州外围咬住青马匪军主力时，我六十五军根据兵团命令，以两个师四个团，对马架山、古城岭、大山顶之敌

发起进攻。经过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两天的攻击，部队打得非常勇猛顽强，并多次同敌人展开肉搏，给敌人很大的杀伤。虽没有夺得敌人阵地，却摸清了敌人的部署和决心，为尔后的总攻创造了条件。

参加这次入城式，走在部队最前头的步兵，是在大山顶战斗中与马匪一〇〇师血战过的五八一团第一营，其中还有曾在华北的新保安歼灭蒋匪第三十五军时，在城西北角完成爆破任务的爆破英雄徐学顺同志（他后来参加了全国第一次英模代表大会时，光荣地见到了毛主席）。在大山顶战斗中，当第一营向敌人展开猛烈进攻时，曾一度突破敌前沿，同马匪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夺战。他们用刺刀、手榴弹把敌人打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

我军攻取马架山、古城岭的一九三师，是一支以红军为基础的英雄部队，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在江西永丰县藤田编队时的红一师，编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它走过了漫长的战斗里程，参加过许多重大的战役战斗，英勇善战，功绩卓著，涌现出大批的英雄模范，有的早已成为我军高级将领了。在这个部队工作过的老首长有：陈赓、杨得志、杨勇、杨成武、耿飚、肖华等同志。这支部队在战争中参加过许多重大战役：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它参加过五次反“围剿”；长征路上强渡大渡河，涌现出“大渡河十八勇士”（原来说十七勇士，杨得志总长说应是十八勇士，应包括营长孙继先）；抗日战争中，坚持和开辟晋察冀的抗日根据地；参加过平型关、黄土岭、百团大战，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战火中救出日本小姑娘美秀子姐妹；反扫荡中出现了血战狼牙山的五壮士；解放战争中转战华北、东北、西北，参加了许多有名的战役。特别是在清风店战役中，一昼夜奔袭二百四十里，直捣国民党第三军罗历戎军部，两个团荣立大

功。在光辉的战斗历程中，这个师出现了五千三百四十五人荣获各种功勋，以及英雄连、特功连等单位。这个师的指战员一直保持着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英勇善战、敢于献身、严守纪律的优良战斗作风。

这次兰州战役中，在八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两天的血战中，一九三师发扬了打硬仗打恶仗的光荣传统，几个团轮番攻击，反复拼杀，曾一度占领敌第三道堑壕。马匪一〇〇师，乘我突击队触响敌连环地雷和航空炸弹，伤亡很大之机，匪兵嚎叫着向我冲来。我突击队虽然伤亡很大，但士气高涨，前仆后继，反复与敌血战。经过两天激战，终因敌居高临下，工事隐蔽，火力密集突然，而我军思想轻敌，准备不充分，因此多次攻击未能突破敌古城岭阵地。

根据彭总指示，部队暂时停止了攻击。我军政委王道邦同志、副军长肖应棠同志立即召集会议（军长邱蔚同志因病未到）研究了部署及战法。因一九三师伤亡过半，拟换另一个部队担任总攻的主攻部队。师长郑三生同志庄严的表示：“我就是死在阵地上，只要我们部队在，马步芳一〇〇师休想得逞。”他还明确的表示决心说：“我们只有更勇敢的进攻，不惜一切代价，歼灭一〇〇师，夺取兰州城，别无出路……。”这种英勇顽强誓死歼敌的英雄气概，代表了我们部队的最强音，是建立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坚信我们革命力量的基础上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是我军克敌制胜、压倒一切敌人的重要因素之一。最后我军根据兵团命令，攻击大山顶任务划归六十三军，夺取古城岭。马架山任务仍由我六十五军担任。军决定：一九三师仍担任主攻，并将一九四师的五八〇团、五八二团划归该师指挥。尔后，部队认真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准备。八月二十五日，在彭总的统一号令下，在

师长郑三生、政委史进前同志的具体指挥下，我军展开排山倒海、气势磅礴的猛攻。整个马咀山都激荡着猛烈的炮声。战士们带着深仇大恨，勇猛的冲杀，为了惩罚敌人，排子手榴弹砸向敌群，打得敌人血肉横飞，敌人受惩罚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们的战士端着明晃晃的刺刀，逼向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经过激战，我军终于占领了敌阵地，把红旗插上了古城岭主峰。

这里还应提到的是，受到野战军政治部甘泗淇主任表扬的一九四师五八二团，这个团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原是冀热辽军区的四十八团，当地群众誉它为“四十八打”的英雄团。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疯狂进攻我唐山以东的路南根据地时，他们勇敢地迎击了敌人，经过苦战，打败了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保卫了解放区。受到冀东军区通令嘉奖，并荣立了大功。他们在大山顶血战后，配属一九三师指挥，夺取古城岭。在八月二十五日的恶战中，他们从左翼投入战斗，在敌人疯狂反扑的严重时刻，团长孟平同志到阵地前沿，对战场进行了详细侦察。由于古城岭具有黄土高原的特点，山不高而谷窄涧深，又经过敌人多年的改造伪装，设置了大量的障碍。他以对战士高度热爱的阶级感情和对战争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抵近观察，真切的看到战场上的情景，看到两军拼杀，看到了敌人反扑特点。发现了敌人利用暗道进行隐蔽、运动和出击；看到敌防御阵地建设、火力配置得很严密，有交叉火、侧打火等；同时，也发觉我军突击队在敌外壕内的狭小地形上展不开，活动很受限制，对敌火力压制不住。他认真地分析了以上这些情况，迅速下定决心。指挥七连从沟内和沟上同时狠狠反扑的敌人。调上来二梯队，并组织火力进行了有效地掩护。我突击队在沟内用冲锋枪扫射，沟上在我火力掩护下，以排子手榴弹猛砸敌人，这一着很有效，确实把赤膊

举刀嚷叫着要“升天堂”的敌人通上了天。经过几个回合的猛打猛冲和肉搏，最后突破了敌阵地，胜利的红旗插上了最高峰。

战场上炮火连天，我军指挥员在激烈战斗中，能临危不惧，一秒钟也不迟延，及时地了解情况，正确地下定决心，采取对策，指挥部队，使战斗迅速向胜利方向发展。这是我军这次战胜青马主力一〇〇师的重要因素。

这次战役，我军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不论是侦察战，还是总攻击，部队的英勇顽强，敢于和敌人刺刀见红，敢于独胆作战，敢于死打硬拼，这是克敌制胜的非常重要的保证。兰州战役，我军有八个连队立了一等功，五七七团三连荣获“尖刀扎上古城岭”的光荣称号，两个团受到野战军甘南副政委的表扬。甘副政委在总结大会上说：“……攻击兰州时，部队以无比顽强，英勇击溃和歼灭马匪无数次的反扑，夺取了敌人的坚固工事，特别是十九兵团的五六六团、五八二团、五七九团及其他许多部队，都表现了人民英雄的坚毅战斗作风，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许多同志多次负伤不下火线，有的连队伤亡只剩下几个人，仍然奋勇当先。……这些战斗英雄与模范工作者的热血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是此次战役干净彻底歼灭马匪主力的基本因素。”野战军首长的表扬，对我们永远是一种鼓舞和鞭策！

这次战役，我军在禹门口渡过黄河以来，所向无敌。在三关口战斗中，兵团的坦克和装甲车组成的战车队，还有汽车拖着的强大炮兵部队，成了对付马匪军骑兵的“铁拳”。在我一九三师夺取三关口的太白山时，一九四师五八〇团——这个在自卫战争初期京津塘三角地带玉丰等战役中立了大功的英雄团，在已负伤的团长武宏同志的指挥下，猛插分割敌人，正当战车队包围马匪之际，步兵上去迎头痛灭了敌人。有个战士故意向被俘的敌兵问

道：“你知道这是啥家伙？”俘虏兵想了一会说：“不知道。这个小铁房子还会跑！”我军战士听了哄堂大笑。我们的战士看到马匪兵如此愚昧，更增强了战胜敌人解放大西北的信心。当我军“铁拳”直捣兰州城下时，部队情绪十分高涨。

但另一方面，我们在胜利的追击战中，却产生了轻敌思想。有的简单地认为：“这回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拿下兰州城！”我军有一位团长曾说：“保证两个小时拿下古城岭！”谁知在攻击发起后，开头几个冲锋就遇到了障碍，没估计到青马一〇〇师受封建迷信的欺骗宣传，造成对我军的盲目仇恨，匪兵们表现了很大的疯狂性。我们没估计到敌人设防的复杂，火力配系的狡猾，使我军碰了硬钉子。加上我们没有作攻坚战的准备，一上来就冲，火力组织不严密，突击队没分几个梯队，爆破器材也不足，最关键的是我们没有准备把敌人当作老虎打，忘记了毛主席“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教导。因此使我军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是我们应当永远记取的教训。

### 民族政策暖人心

当我们参加兰州入城式时，雄壮的行列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纵情地欢呼，亲切地握手，好似久别亲人又重逢，使人十分感动。正如野战军首长讲的：“敌人已成强弩之末，虽作垂死挣扎，但因众叛亲离，天怒人怨，挣扎正加速其死亡。而我们则万民拥护，箪食壶浆，特别是由于民族政策、俘虏政策的正确，使数千年的民族隔阂得以雪消冰释，这对我军顺利前进，一鼓而下兰州，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入城式的第二天，八月三十一日，在兰州南门清真寺举行

回、维族庆祝解放及欢送解放军的盛会。军管会韩炼成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大会。会场非常隆重，两旁立柱上贴着“共产党是回胞的大救星！”等大幅标语。工人代表马德义、兰州大学教授吴鸿业都在讲话中指出：“国民党匪帮与马匪都造谣说，共产党杀戮灭教，是胡说八道。我们现在得到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自由和幸福。”吴教授痛斥和揭发了马步芳、马鸿逵借口保护教门以愚弄回族人民的事，他激昂地表示：“现在我们解放了，回族同胞要积极支援解放军，彻底消灭马匪军！”

自从我们六十五军进入回民区以后，就认真执行了野战军政治部的指示，军政治部曾下达了九条具体要求。各部队执行得非常认真。如：一九五师五八五团步炮连进驻平凉西十字路村时，首先在清真寺门口立了一块木板，上写“清真寺不准擅入。”回民看后非常高兴。军炮兵团七连在平凉刚买好猪肉，进入民房时得知房东是回民，便马上把猪肉让给四连吃了。特别是五八四团一营机枪连，在崇信县柴家沟宿营时，房东大多是回民，他们便向房东打听回民风俗习惯并将随身带的回民手册拿出来，念给房东听。战士们在行动中处处留心，深受回民欢迎。房东李德忠深受感动地说：“你们部队真是好得很！”由于我们认真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才得到了回族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这也是我们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我们胜利地回来了！

我们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胜利地行进在皋兰山下这座古老的城市里，遥望祖国的苍茫大地，回想起我们的老前辈——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过无数高山峻岭，渡过无数急流险

拂，途经六盘山时，毛主席意气风发地写下的壮丽诗句“……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当时，青马就杀害了我无数的红军指战员。当年的红军——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总的英明指挥下，以秋风扫落叶的战斗姿态，神速歼灭了盘踞在兰州的青马匪军，解放了兰州，粉碎了几千年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封建势力和反动枷锁，使广大人民重见了天日。这时我们 also深深怀念着当年被马步芳匪军屠杀的红军官兵。当年红军战士们曾发誓要打回来，如今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回来了，可以安慰的是，从红军到今天的解放军，打出来了一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没有辜负先烈的忠魂和人民的期望。

我们以坚定的步伐通过兰州古城，到十一时走出西稍门，盛大的解放军入城式才圆满结束了，我们还要继续沿着解放全中国的道路勇敢地向前进！

这个胜利确实来之不易，是千百个烈士的鲜血换来的。今天回想起我们一些牺牲了的老战友，他们那种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他们的革命精神将激励着我们今后沿着十二大开创的新局面，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为保卫祖国的四化建设，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 兰州人民的欢笑与哭诉

宵 池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是兰州人民从黑暗的旧社会，迎着新中国诞生的曙光，获得解放的纪念日。这天，我作为第一野战军一个部队的新闻工作者，跟着一个英雄的连队，在战火纷飞中走遍了兰州市区。所到之处，看到的皆是人民欢庆胜利的笑脸，同时又是对马步芳匪军统治下处于悲惨生活的哭诉。笑与哭，这个看起来互相矛盾着的两个极端，却在这一特定环境条件下，表现得如此统一。这就是它给一个目击者留下的深刻印象，以至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记忆犹新。

“八·二六”这天拂晓，我在兰州以东十里山下一个营指挥所里，部队正准备向守敌发起攻击。因为昨天，即二十五日，兄弟部队从兰州以南和西南方向，突破了豆家山、马架山、沈家岭等要点，今天准备从东、南、西三面向兰州发起更强大的攻势。攻击之前，战士们怀着紧张而兴奋的心情，为迎接新的战斗、新的胜利而忙碌准备着。

从十里山以北遥远的黄河里，忽然传来一阵阵呼喊声，隐约可以听到：“救命呀！救命呀！”大家惊奇地望去，只见黄河象一条灰白色的绸带，在黑黝黝的南北两山之间穿过，水面上朦胧胧有一星一星黑点，由西向东漂流。那呼喊声，就是从这些黑点上传来的。慢慢天稍亮点了，用望远镜可以看清，这漂流的黑点是人、马，在滔滔黄水中沉浮。我不解其意地想，为什么有这样多

人在黄河中落水？

一阵枪炮声，把我的注意视线，从黄河水那边吸引过来。前沿连队在电话中报告：“十里山上的敌人向兰州方向逃跑了！”得到这一情况，上级命令部队立刻追击，向兰州城前进。我和追击的战士们一起，翻过敌人的阵地，追到兰州以东的东岗镇。小镇上处处可以看到敌人匆忙逃跑时所遗弃的车辆、马匹、弹药等，还有几天来从阵地上拉下来的伤兵、死尸，混乱不堪，满目疮痍。担任追击的先头连队有人报告说：“缴获了敌人近百匹战马，还缴获了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十二汽车修理厂的十几辆卡车。”营长命令追击部队乘缴获的卡车、战马向兰州前进！我也和战士们一起登上了卡车。

太阳已从东方升起，天空万里无云，瓦蓝瓦蓝的，是西北高原一个典型的好天气。我们这支追击小分队，乘着卡车，沿着西（安）兰（州）公路，风驰电掣般地向兰州进发。战士们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威风凛凛。公路上不断有敌人撤退时撇下的伤兵、散兵，见我军追来，都弃枪举手投降。有的妄图逃跑，都被战士用火力消灭了。一路上没遇多大障碍，便一直追到了兰州城东门。东门有个高高的城楼，约有百十个敌人乱作一团。他们想要弃城逃跑，又象要企图顽抗，一见我军如神兵天降，便一个个呆若木鸡，不知所措。战士们大喊一声：“赶快缴枪投降！”守城敌人这才如梦初醒，急忙缴枪投降。几个战士从卡车上下去，收容俘虏，占领城门，防卫流窜的小股敌人袭扰。

我们这支追击小分队，乘着卡车沿一条东西大街向城里前进。路两旁的店铺、居民户，门窗紧闭，街上空无一人。当我们来到市中心一个“十”字街口时，忽然听到一片群众的呼喊声：“欢迎解放军！”

“欢迎解放军进城！”

只见三、四百市民蜂涌而来，围住了我们乘的卡车。有的手里举着红旗彩旗，使劲的摇动，有的举着双手，使劲呼喊，一张张喜笑颜开的面孔，一句句发自肺腑的慰问话，象久别重逢的亲人，象患难与共的兄弟。战士们看到这一片欢腾的人群，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突然，从一条斜街里窜出来的一、二百敌人，象拼命夺路逃跑的疯狗，一边打枪，一边向北冲。战士们怕伤害群众，一边打枪，一边招呼群众：“老乡们，快躲避，快躲避！”欢迎的人群躲进到路两旁的房屋里去。经过一场小小的战斗，这股敌人很快给消灭了。这时兰州城内搜剿残敌的战斗枪声，还一阵紧似一阵。

我们又乘车前进，来到了伪“甘肃省政府”前的中央广场，和从西边打进城来的兄弟部队会合了。他们押着一群群俘虏，刚刚结束了战斗。我们跳下车去，两军会师，分外高兴。大家互相祝贺，互相慰问，沉浸在一片胜利的欢笑声中。不一会兰州城里枪声停了，炮声停了，战斗从此胜利结束。

“嘟——嘟——嘟——！”一阵哨子声。“集合！到黄河大铁桥去救火！”指挥员在紧急集合队伍，要去救火。我听到后，也跟着他们一块向西跑去。这条路叫“中华路”（即今张掖路），路上到处是敌人的死尸、死马，横躺竖卧，密密麻麻，可见这里刚刚经过一场激烈的巷战。队伍来到桥门街（即今中山路），向北看去，只见黄河上横跨南北的大铁桥燃烧着熊熊烈火。原来昨夜敌人仓惶逃窜，秩序十分混乱，大铁桥上争相夺路，人员、马匹、车辆等拥挤不堪。我军占领了铁桥，用重机枪、迫击炮向逃窜的敌人猛扫、猛轰，打得桥上的汽车燃起大火，想逃跑的敌人

无法过桥了。现在，战斗刚结束，为了保护铁桥，战士们又冒着生命危险在救火。

住铁桥附近的人民群众，看到战士们在救火，也纷纷从家里出来观看。后来群众也自动参加，从少数人到多数人，这可以说是兰州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军民并肩救火的场面。

我忽然想起来，刚才大街上出来欢迎我军的人民群众，有没有受到那股残敌的伤害？于是我沿着来的路又回到了那个“十”字街口，只看到这里又聚集了比上次更多的群众。男、女、老、少，十分热闹。有的围着战士们询问情况，有的听战士们讲述战斗经过，一位衣着长衫的中年人说：“哎，马步芳当了西北军政长官，兰州老百姓可遭殃了！”一位约六十多岁的老人，接过话来说：“解放军打兰州，马步芳借慰劳戡乱将士委员会的名义，搜括民财，金银财宝、物资、药品不用说，只缴‘劳军款’一项，就有二十万元哩！”一位年轻人说：“马步芳宣布，要‘破产保命，挽救危急，拼命保命，确保西北’，结果兰州没保住，还有不少马家军丧了命”。

街头上群众你一言我一语，成了向战士控诉马匪罪行的诉苦会。有人讲，上月底，马步芳在兰州大肆搜捕进步人士，不少人惨遭杀害。有人讲，马步芳无恶不作，强奸妇女，被他糟蹋的女学生、唱戏的不少哩。人们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可见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群众，多么盼望早日解放！

我沿着东西大街，走出了城东门，正碰上一队战士，说是在黄河岸边打捞敌人遗弃的武器、弹药。我穿过一片片青菜地，来到黄河岸边。河水东去，日夜不息。岸上滚动的水车，叮咚作响，真有一派优美、谧静的劳动景象。据捉到的俘虏讲，昨晚从南山上撤退下来的敌人，企图从黄河铁桥向青海逃窜，那知铁桥被我

炮火封锁，于是狗急跳墙，妄图泅水过河。这里水深流急，下水的人大部分冲走了。听到这一情况，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拂晓前在十里山上看到的黄河水中有人、马漂浮，呼喊，竟是这帮亡命之徒。

我听到一阵哭声。原来在不远的地方，围拢了不少男女群众，一位年迈的老大娘，神情焦急，痛苦地望着滚滚东去的河水，哭诉说：

“昨晚半夜，有人乒乓敲门，吓得一家人不敢吭气，不敢动。有九个马匪兵，吵吵嚷嚷闯了进来，抢走了羊皮筏子，还硬逼着儿子去护送长官过河。我的娃被他们强拉走了，还不如下落！……”

战士和乡亲们听着老人的哭诉，深表同情，可是谁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就是我在解放兰州这天的所见所闻。虽然这些事中无名、无姓，但都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兰州人民这天的欢笑与哭诉，我的记忆中是永远不能磨灭掉的。我常常想，那些自动上街欢迎解放军的群众，你们今天的生活可好？那在黄河岸边寻找儿子的老妈妈是否还健在？你那被强拉走的儿子后来下落如何？我希望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兰州过去的苦难历史，也希望我们这一代从战争烽火中过来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从人民欢笑和哭诉中揭示出的真理：得民心者才能得胜利！

## 陇东追击、解放兰州大事记

一九四九年

七月

24日 我第一野战军第一、二、十九兵团和十八兵团之六十二军，以追歼青宁两马为目的的陇东战役开始。一、二、十九兵团分为左、中、右路西进。六十二军为总预备队尾左路军前进。十八兵团主力位于西安、宝鸡线，钳制该线以南的蒋、胡军。

我右路军进占旬邑、永寿、彬县。

25日 我右路军解放灵台、长武县；左路军进占陇县，青马骑十四旅两个团向西北逃窜。

26日 我中路军解放千阳。

27日 我右路军解放泾川、宁县、正宁，歼敌正宁、白吉自卫大队共七百余人大队。

28日 我左路军于陇县以西之固关镇歼灭青马骑兵十四旅，敌旅长马成贤带伤逃跑，俘副旅长马维奎。敌人依靠陇山险路阻我西进企图失败。

配合主力西进的我庆阳分区部队，收复庆阳。

29日 我右路军解放崇信，伪崇信自卫队二百六十余人投降；中路军解放华亭、化平（现泾源）；左路军经马鹿镇、张家川西进。

30日 我右路军解放平凉、镇原。

青、宁二马原准备于平凉同我“决战”，因宁马不愿作马步芳的“马前卒”而成泡影。

31日 我左路军解放清水；右路军一部于平凉北击溃宁马骑十师之二十团，并截俘西逃的伪反动武装三百余人。

我第六军之十八师由晋南开抵西安归建。

## 八 月

1日 我右路军一部于固原东南之任山河地区击溃宁马八十一军、十一军等三个团的兵力，歼敌五千余；一部攻占三关口、瓦亭，控制了六盘山，割断了青、宁二马的联系。敌马继援兵团（原“陕东兵团”）、卢忠良兵团（由原“援陕兵团”改为“宁夏兵团”）各自背向兰州和宁夏老巢撤退。

3日 我左路军解放天水，俘获国防部少将都员杨殿克，敌一二〇军沿渭河上游西逃；右路军解放陇德。

我军进占陇东重镇平凉、天水，标志着陇东战役结束。穷途末路的马步芳，竟然贼心不死，妄图凭借兰州的有利地形，与我决战。

我军调整兵力部署：以右路军十九兵团（六十四军位于海原、固原地区钳制宁马）沿西兰公路直驱兰州；中路军二兵团经陇县、通渭西进，与十九兵团合歼兰州守敌；左路军一兵团（七军位于天水）附六十二军取道陇西、临洮、临夏，直捣马步芳的老巢西宁，切断兰州守敌的退路。

我第一野战军政治部颁布《对国民俘虏各项守则》和《对优待国民俘虏补充指示》。

- 4日 我左路军解放秦安，中路军解放庄浪。
- 5日 我左路军解放甘谷。
- 6日 我中路军解放通渭，右路军解放静宁。
- 9日 我右路军以浩大的声势，从隆德、静宁地区出发，沿西兰公路向兰州挺进。
- 10日 我左路军解放武山，敌二四七师骑兵团、天水督办区一个营、伪武山县自卫总队等部起义；中路军由秦安县莲花镇、通渭出发，沿西兰公路北侧，隐蔽向兰州急进。
- 11日 我右路军解放固原，左路军分别由秦安、甘谷、武山地区西进。
- 12日 我右路军解放会宁及华家岭，守敌八十二军一九〇师骑兵团、骑八旅退定西一线；左路军解放陇西，俘敌自卫队二百余人。
- 13日 我左路军解放漳县，伪甘肃督办区补充第一团于漳县以西之红土坡、补充第二团于礼县以西之间井镇、补充第三团及补充第四团一个营于陇西以西之汪家街向我投降；右路军解放西吉，伪县保安大队长率部百余人向我投诚。
- 14日 我右路军解放定西，守敌继续西逃。
- 15日 我左路军解放会川、渭源，歼灭伪甘肃保安旅旅部及保安第八团全部，俘旅长陈学浩，正副团长冯运坤、康耀清及伪县长张应麟等以下一千四百余人。驻临洮之青马新编军及骑二十二旅，烧毁临洮以西洮河上下百余里仅有的一座桥梁后，向西逃窜。
- 16日 我中路军解放榆中；左路军解放临洮，伪县长及自卫队四

个中队共三百八十余人向我投降；左路军于定西、会宁稍作休息。

19日 被马匪烧毁的洮河桥，经我左路军第二军积极抢修，于二十一时竣工，该军连夜通过洮河向西追击。

我中路军二兵团第三军解放洮沙，伪县长率保警队五百余人向我投诚；六军攻占榆中西北要点九条路口，四军进占兰州以南四十里之阿干镇。

我右路军一部进至兰州东南之乔家营、定远铺、金家崖地区。

20日 我左路军解放康乐；中路军、右路军会师兰州城郊，进行战斗准备。

马步芳以精锐八十二军一九〇师守沈家岭、沟娃山，二四八师守营盘岭，一百师及青海保安第一团守古城岭、豆家山、马架山一线；一二九军一八一师守十里山、东岗镇和飞机场，三五七师守七里河、十里店。骑八师及其各步兵团属骑兵团，防守黄河北岸盐场堡至河口一线。兰州城守敌共约五万余人。城外围左有九十一军、一二〇军（位于靖远、景泰地区），宁马八十一军（位于靖远、打仗池地区）；右有新编军（位于临夏、康乐地区）。马步芳妄图凭借兰州东、南、北三面环山，中央黄河的有利地势和抗战时期修筑的国防工事坚守兰州，疲惫、消耗我军。然后，策动宁马和胡宗南残部夹击我军，妄图歼我军于兰州城郊。

21日 我左路军解放和政，敌新编军骑一旅第二团团长张子容率两个连于苏家集向我投降。

我进攻兰州的第二兵团、第十九兵团，向兰州东南高地之沈家岭、营盘岭、马架山、古城岭、豆家山、十里山诸阵地

作侦察性攻击。

22日 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向进攻兰州的部队发出战术指示，要求克服轻敌思想，总结交流作战经验，做好攻城的充分准备。

我左路军解放临夏、宁定。

23日 因天下雨，进攻兰州的部队进行战斗准备和动员。

我左路军解放永靖。

24日 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发表进军甘肃第一阶段（7月24日——8月11日）作战公报：共歼青、宁二马及甘肃、宁夏保安兵团一万一千九百余，收复和解放县城二十三座。

因天下雨，进攻兰州的部队继续进行战斗准备和动员。

25日 进攻兰州的部队，经过三天准备，拂晓对兰州发起总攻，激战至午夜，先后夺取敌人东南山屏障沈家岭、营盘岭、古城岭、马架山、豆家山等主要防御阵地。敌全线溃败，我军乘胜追击。夜晚，我三军神速地攻入兰州西关，控制了敌人唯一退路黄河铁桥。

26日 凌晨，我进攻兰州的部队主力，从东、南下山追歼溃逃之敌，攻入兰州城，围歼残敌。十一时，我三军通过黄河铁桥攻占城北高地白塔山，黄河北残敌分别向永登、西宁方向逃窜。是日午，我军完全占领兰州。是役歼灭马步芳精锐之一百师、二四八师、青海保安一团、甘肃保安一团、四团全部；一九〇师、一八一师、三五七师大部。共计二万七千余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及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进驻兰州。

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张宗逊任主任，张德生、吴鸿宾、韩练成、任谦任副主任。

30日 兰州市十余万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我军入城。

## 九月

- 6日 我第一军开进西宁市，受到回、汉、藏族同胞热烈欢迎。
- 18日 宁马八十一军军长马焯靖接受我和平条件举行起义，听候整编。
- 23日 宁马十一军、一二〇军、贺兰军残部派代表到中宁签订和平协定。
- 十九兵团先头部队解放宁夏省会银川。
- 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派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为代表到酒泉与我军进行和平谈判。
- 24日 逃至河西走廊的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八补给区及九十一军、一二〇军残部等于张掖、酒泉地区起义。
- 25日 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通电起义。
- 26日 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新疆保安司令鲍尔汉通电起义。

## 编　　后

兰州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国西北战场上最后一次大决战，兰州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为了宣传这一伟大胜利，为了教育人民和后世子孙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为了永志不忘革命老一辈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牺牲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组织、编辑出版了《兰州战役》这本革命回忆录。书中记述了我军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特别是革命老一辈所撰写的有关毛主席和彭总的战略策略思想在战争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也是一部很好的革命传统教科书。它的出版问世，必将受到广大读者和史学工作者的热烈欢迎。

本书在组稿过程中，承蒙参加兰州战役的、其中不少是目前还担负着重要领导工作的一些老同志，在百忙中热情地为本书撰写了稿件；北京部队政治部宣传部、济南部队、南京部队、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以及兰州部队《人民军队》报社等单位都在工作中给予了我们以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是中央军委后勤学院院长杨秀山同志、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世泰同志的热情关怀和指示，使本书比较顺利地得以完成。在此，我们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本书因篇幅所限，只能采用一部分来稿，请谅解！

本书在编辑时，对一些稿件虽然也作了某些加工和核实，但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难免有疏漏、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